松花江的浪

趙淑敏 著

中央日報編印

松花江的浪

趙淑敏 著

中央日報編印

滔滔松花江

——自序「松花江的浪」

文章是逼出來的！從前就認為這個說法有道理，現在更肯定它的正確性，因為「松花江的浪」硬是被逼出來的！

雖然我的腦海中儲存了許多素材；胸懷中有許多感情，必須用經營長篇小說來表達，但因俗世的責任，迫於現實，不得不壓制這慾望。十多年前，王鼎鈞先生主持「人間」編務時，曾鼓勵我寫一個長篇，由於家庭與工作的牽絆，揮淚封稿，半途而廢，後來的一場水災，泡成了泥紙漿；幾年前夏鐵肩先生也力促我提供一個長篇，可是當時正陷在一個接一個的研究計畫裏，整天與舊紙殘篇奮鬥，再也沒有餘力報命。於是，將熱番薯扔給姐姐趙淑俠，結果「逼」出了一部「我們的歌」。像我，一個在寫作習慣上拿得起放不下，又缺乏毅力的書呆子，自知至少在不肯把教學的活兒當應付差事以前，是絕對不可能試着寫長篇小說的，為了滿足創作的慾望，也只能「長痛不如短痛」。

但是，就有那長了三寸不爛之舌的人。

記得很清楚，民國七十三年的九月一日，旅行夜歸的我，甫進家門，尚未放下行囊，家人就告訴我代我接了一個重要電話，要我立刻聯絡；來電話的人，竟是一個暌違多年的名字。連繫過，再進一步接觸，終於弄清楚，原來一些籍屬東北的學長，其中包括一位名導演，計議爲「東北精神」拍一部影片，缺席裁判，要我爲鄉人「貢獻」作品，充做電影故事。遊說良久，終激起了我的使命感，遂提出唯一的條件，是不肯只寫電影本事，寧願寫篇小說，即使非用長篇小說來表現，情願破例接受這挑戰。他們表示尊重我的創作意願，欣然並且欣喜地同意我的計劃，共約七十四年元旦前完稿；因而，就這樣我把自己套上了。

十分慚愧，一向重然諾的我，即使利用所有可用的時間，到最後集中心力日夜趕工，還拖到元月十日方完成初稿，所以算來仍是「短痛」的產物。有的好朋友勸我宜乎宣稱如何嘔心瀝血構思數載又撰寫經年，我不敢撒謊。書稿完成，客觀環境已經改變，拍攝影片之議暫息，但仍高興向自己挑戰勝利，總算克服了沒有耐性和毅力的缺點。不過，雖得算做急就章創作的歷程與心態，卻是認眞而嚴肅的。

一向主張做人做事都該篤實誠信、當仁不讓，然而在受委託之初，卻百般推卸；其原因在於常戲稱五湖四海人的我，生在外長在外，無有東北的生活經驗。雖然抗戰勝利後的第三年初，曾跟隨父母到瀋陽住過一年，領受過嚴冬酷寒的凜威，而大部分冰封雪困的日子，皆在暖室中度過

」從未親見過祖先用血、汗、眼淚灌溉成的大原野；不曾體驗過一日典型的故鄉生活，例如火炕依然僅爲常識中的一個語彙。這的確是無法解決的難題，難題！不過想到先人能在荒原中與參天老林，與野火猛獸，與雪地冰天，與暑瘟疫病對抗，爲子孫闢下賴以安身立命的家園，他們的後代似乎不該克服不了這一點點困難。遺憾的是鄉前輩們惜墨如金，廣爲搜集而後，儘管因於本行的訓練，處理分析資料比較熟悉，整理出來可用的東西，還是非常有限。所幸有很多熱心的鄉賢肯接受我攪擾，容我訪問、錄音、筆記，更替我畫出街市、田宅、器物圖，並隨時忍受我的電話騷擾。此外，便只好揣摩、尋思、苦想，舉一反三暗暗摹擬，戰戰兢兢地「創造」了。

寫作的過程是痛苦的！不全因資料與經驗的欠缺，那些長留在心底聽來看到的人和事，都活了過來，在模糊的銀幕上飛舞，一些零零碎碎的影子雜沓奔騰，跑進我佈置的舞臺。他們每跑一步、跳一下，都使我的心情受到震動。但是，不管怎麼樣努力塗畫臉譜、塑造型性，一個後生晚輩，必然無法描繪出那個大時代的眞正悲壯，畢竟所着墨界限出的歲月，對於個人大多是「史前史」。

非常非常感謝！那籍貫包括山南海北人士的信函電話，乃至於直接面告與間接轉達的勉勵。祇抱歉限於時間與精力，實在無法一一回覆那些寄自海內外各地的指教與期許。不管寫了多少年，最大的獎賞仍是讀者朋友發出的共鳴和贈與的關切；所能回報的，當是繼續不斷的勤勞耕耘。

不祇林海音與王藍二位文壇前輩向我建議，似乎應當改換一個恰當的題目，以符合這小說的

格局。按我的想法，彷彿命名「滔滔松花江」更爲切題；「松花江的浪」，本是原來被指定的書名「遼河的水，松花江的浪」，由報社剪截而成，一個創作者竟接受「指定」也叫人害羞。但是既然用了，便用下去吧！松花江的洶湧波濤不會見過，然而翻騰於松花江上有形無形的滔滔巨浪，卻必然生生不息，正像我們的先祖斬荆披棘征服了大自然，以及上代的鄉人亡土不亡心永做中國人的精神，長與天地共存。

為撰寫這麼一個小東西，麻煩了太多的人，幾乎聽見有一些東北口音的耆碩彥宿，都忍不住要趨前執禮討教；而須特別感謝的有謝鍾璉教授、王守儒教授、趙嬰教授、劉建昌校長，其中尤對謝教授打擾得最多。頂想邀爲顧問，卻始終不敢相煩的是我的老父，但是他老人家不久前所賞賜的珍貴史料，則幫了大忙，豈可不謝謝老人家？另外還應感謝「純文學」與「道聲」兩出版社，辱承抬愛，均表示願意代爲出版。然而最後爲尊重約定俗成的慣例，仍交中央日報經理，亦領的是一份盛情，謹此申謝。

一

天氣眞是冷得嘎巴嘎巴的。人常說下雪不冷化雪冷，完全不是那麼回事，旣沒下雪，也沒化雪，可就是冷。才晌午剛過，那一點點陽光又縮了回去。坐在大車上，身後堆了貨可以擋擋風，前頭可啥也沒有，又不能像老頭兒老太太腿上蓋塊氈子，雖然不濟大事，多少可以擠擠寒。

中東路的火車總是這樣的，到了冬天，要它不誤點簡直不可能，從龍江到哈爾濱才誤了三個鐘頭，也就不錯了。聽說南滿鐵道株式會社經營的南滿路就好一點兒，誤點沒有這麼厲害。也有人說是因爲北邊比遼河流域冷了一些，火車也怕冷，像人一樣，冷大發了就動彈不得。難怪那火車頭停在哈爾濱車站上，就像爬過山的老牛，呼哧呼哧，喘得什麼似的，眞不知道它會不會一下子就斷了氣兒。

金生跟他老叔高鐵屛兩個，下了火車，就直奔他老姑奶奶家；老姑奶奶是他爺爺的老妹子，比他爹大不了幾歲，可已經沒有公婆，自己當了老太太，多少能當個家做個主，比較能照顧娘家人兒。依金生的意思，在街上隨便找點兒什麼吃食，吃了喝了，弄個車回家要緊。老叔（註一）

偏說不行，老姑奶奶知道了不好，到了家門口兒，過門不入，倒像有意生分似的；尤其老姑奶奶的馬家糧棧、馬家燒鍋都是大字號，也不怕多管兩個人的飯。可是金生有他說不出的理由，儘管老姑奶奶家的飯，一定比自己家裏好，說不出爲什麼，有點兒怕她，讓她多看兩眼，就混身不自在；其實不祇金生有點怕她，連爹跟二叔、三叔、四叔他們，都有點怕這個姑姑。倒不是因爲她是太爺太奶跟前兒最打腰的老疙瘩，爺爺他們哥兒幾個，都得擔待這個唯一的妹子，就是她說話老是那麼佔住了理跟身分，兩個眼又特別亮，人還沒等想冒壞水呢，已經叫她看透了，天生的有點兒娘娘的威嚴。祇有老叔不怕她，過哈爾濱的時候，總要到馬家跟老姑奶奶照個面兒。

還是老姑奶奶有主意，知道車準會晚到，沒有讓一大家子人傻等着一塊吃飯，就是把飯放在灶上騰着。給預備了醬好的豆角兒，切了幾段兒葱白兒，還攤上幾個雞子兒，熬了個白菜粉條兒湯，湯裏還有海米，可眞是當貴客待了。平常老叔就愛吃好喝好的，到了自己的姑姑家，倒裝起相來了，光數高粱米子兒，不大吃菜。已經端上桌兒的，就是讓人吃的，何必瞎客氣？不過看小表叔跟表弟圍在灶桌邊兒上眼睛直鈎鈎地瞅着，嘴裏拚命嚥吐沫的樣子，吃那東西，眞像從肋巴上下去的。

吃了飯，老叔就說要走，免得到了家天就黑了。大表嬸兒還虛留着，直說：

「喲！他表叔呀！你今天就帶着金生在這兒存（註二）吧！過一宿，明天一早再回去！」

「不了！不了！往後兒再來，這是金生到省城唸書第一個寒假，有半年沒回家了，我大哥大

嫂一定盼他早點回去呢！」

大表嬸兒還想讓，老姑奶奶瞧她一眼，她才不說了，忙着叫夥計去張羅車。

在哈爾濱找車過江到呼蘭去，不是什麼難事，可總不如讓老姑奶奶調度方便。老姑姥爺在八站這一區，可是有頭有臉的人，那個不尊那個不敬，只要支個嘴兒，出個聲兒，大夥兒都上趕子幫忙；其實馬家糧棧那能沒車，但是來到年下了，買賣特別忙，車怎麼會在家裏閒着。再說爲一大一小兩個人，簡單幾件行李，就套一輛四套馬的大車，也太張勢了。天天有人運糧運貨到呼蘭去，問問順道的，跟着回去就行了。

這還是一輛四套馬拉的大車，前頭三四馬拉套，後邊一匹轅馬坐坡，大概平常因爲又拉貨又坐人，倒比糧棧的車還體面，雖然不像遼南一帶那麼窮講究，轅馬常弄匹「雪裏站」，再配上三匹高矮胖瘦差不離兒的黑騾拉套，求個又堂皇又穩當，也相當不錯了。屯子裏的車能有這種賣相的牲口駕轅拉套，也就不錯了。這位大把姓董，運豆子到糧棧，正要帶貨回呼蘭，再到包家井。眞是找對了地方，運貨到呼蘭城裏的大車不少，能一直送到家再去包家井的還不多，這就是找老姑奶奶的好處。

金生活了十二歲，還是第二次到哈爾濱；第一次就是半年以前，由老叔帶着坐火車到哈爾濱，然後換車到省城龍江去上學。那次，從屯子裏到縣城，已經是大開眼界，再由呼蘭城到哈爾濱，那簡直是到了花花世界。老姑姥爺讓大表叔叫輛斗子車，道裏道外還有什麼新市街商埠地轉了

一圈兒。喲！那樓房，那馬路，還有亮得跟白天似的電燈，都是見所未見。在屯子裏私塾的老師也形容過，可還是想不出什麼樣子。那時眞想多看看，又急着趕到省城去報到。就是那麼繞了一圈兒，也知道了省城遠比不上哈爾濱，特別是道裏一帶。這回經過哈爾濱，倒不想看什麼，只想趕快回家，爹娘、爺爺，還有二姐、三姐和銅生小小兒都快半年沒見了。老叔的兒子小鎖子恐怕也會坐了，連更信老佟和那幾個長工都挺想的；可也怪，不知怎的，就是不想老嬸兒。

車已經到了江沿，馬上就要過河了。這匹轅馬，是比家裏那匹好，大把不用吆喝也不用抽響鞭，就把車帶得周周正正；拉套的馬也聽指揮，沒有哪匹耍賴偷懶。坐火車過松花江，經過大鐵橋，居高臨下，看江裏的帆船汽船挺好看，好像天地都變大了。但是還不如坐大車在冰上跑過去。而且冰上來來往往好多大車，比河裏的船還熱鬧。要能坐爬犂就好了，能拉貨爲什麼不能坐人？也有人坐爬犂！還有狗拉的，拉得飛快，那才夠勁兒。

「老叔，咱們爲什麼不坐爬犂？」

「別混了！坐爬犂回頭過縣城怎麼辦？你老實點，把嘴捂着，江面上風大，小心凍掉你下巴！」

金生慚愧了，自己好像娘說的，想一齣是一齣，怎麼就沒想過縣城大街上沒見過爬犂。問得眞笨！扭過頭看看老叔，雖然皮帽子蓋到眼睛，也看得出眉頭皺着，兩眼向前瞪着，一動也不動，祇偶爾動動腿腳，省得把腳凍壞了；圍脖圍住了整個嘴巴，露出來的那一小塊臉，也看得出面

上沒有一點兒喜色。想多問幾個問題，就不敢再問，只好悶聲兒坐着，也學老叔不時換換姿勢。坐大車過松花江實在比坐在火車裏過大鐵橋強，看着天好像都高了好些。一大片鏡子似的白裏，好多大黑點兒小黑點兒在動。遠望江北岸，塔尖和山坡都是白的，可是也鑲了一線線邊兒，那大概是不落葉的松樹、柏樹和冬青吧！什麼都好，就是江上怎麼裂了長縫子，叫人看了心裏不舒服，也害怕。

「老叔，這江裏冰上都裂了縫子，咱們會不會掉到水裏去？」

「別傻了！從來沒有的事，三尺多厚的冰，凍得結結實實的，要打漁都得用冰穿鑿出冰眼來！」

「又是車又是爬犂，這麼多，這冰上禁得住嗎？」

「怎麼禁不住？歷來都是這樣，不過開春就不行了！」

老叔總算是耐住性子回答幾句。老叔平常並不是這麼容易不耐煩的人，在省城的時候，再忙也是有說有笑的。爲什麼這麼煩，難道是爲了要回家，又要跟老嬸兒見面了？實在猜不透！奶奶在世的時候，聽過老叔跟奶奶說老嬸兒是他「一世的魔障」；不敢跟爺爺抱怨，祇敢跟奶奶使性子。五年以前，老叔到北京去上大學，爺爺說不娶親就不許去，野馬沒個籠頭，到那種地方就會變壞。再說訂下已經六七年了，原比老叔大四歲，都等成老姑娘了，磨到中學都畢了業，還不娶，再也說不過去。屯子裏的人都在說爺爺的不是，管不好兒子；爺爺火兒了，說老叔再不聽話，

就不要這個兒子了。老叔這樣才娶了親。老嬸兒一進門兒，就帶着氣兒來似的，過了三朝，氣性就都出來了，除了降伏不了老叔，她是誰都敢沖，連爺爺也敢頂。有人說是老姑娘的脾氣，也有人說是把對老叔的氣，全出在別人身上了。要說老，也不能算老，二十三歲，在屯子裏人家都叫「小媳婦兒」呢！老嬸兒也收拾也打扮，弄得像城裏的太太，可怪的是老叔正眼兒也不瞅一瞅；更怪的事還有，公母倆兒，一點兒也不和美，可是也生下了小鎖子。眞是怪！心裏想着，嘴裏可就說了出來。

「怪呀！眞怪！」

「你說什麼？什麼事兒怪！」

老叔像是被驚醒了，立時的反問。金生彷彿連想也沒功夫想，立刻衝口而出。

「你老跟我老嬸兒呀！」

「我怎麼了，你老嬸兒又怎麼了？」

「公母倆兒老像烏眼兒鷄似的，怎麼會生下小鎖子呢？」

「混球兒！你胡說的什麼？你怎麼忽然想起這個來了？這是跟我說，要給你爹聽見，不給你兩撇子才怪！怎麼，想娶媳婦啦？要想，我跟你爹說！」

不等爹給兩撇子，老叔一巴掌已經打在背脊梁上；這倒不要緊，眞怕老叔跟爹去說什麼！

「不是！不是！才不是想娶媳婦呢！是聽歲數大的同學說，夫妻倆一定要你喜歡我，我喜歡

你，才會生孩子。可是老叔老嬸兒……啊！沒有啦！我才不要娶媳婦兒呢！看老叔娶了媳婦以後，也沒快活到哪兒去！」

老叔帶笑的眼神又不見了，定定地望着前頭，不言不語。平常老叔一出這神兒，金生就怕了，所以還是不出聲的好。

過了江，大把把車停下，拿出掌鎚敲掉馬蹄下的釘腳（註三），然後再走，再過呼蘭河。呼蘭河不比松花江，走在河面上，沒有那種天寬地濶的感覺；尤其已經近呼蘭縣城了，怎麼還顧得看河景。呼蘭城可不陌生，姥姥家就在西崗公園的南邊，小時候跟娘回過姥姥家，所以呼蘭八景去過好幾個地方；可是自從姥爺姥姥都老（註四）了以後，老人不在了，娘就不大回去了。

過護城壕，進了東門，董把駕着車順大路走，到老爺廟頭停下，把帶的貨，給市場的幾個舖子卸下來。好想跟老叔說，爺兒倆買碗油茶暖暖心；看老叔的樣子，又不敢說。娶媳婦眞沒什麼好處，老叔娶親以前不是這樣，是最跟孩子貼心的長輩，也會打人，也會罵人，可是不會悶着頭拉拉着臉子發愣。

「金生呀！下車活動活動喝碗油茶麵吧！回頭出了縣城，還有小二十里地要走呢！」

老叔還是老叔，金生心裏怎麼想，不用猜就知道，那還客氣什麼？趕快爬下車，腿眞是凍僵了，一雙腳也凍得不知姓什麼，連邁步都不靈便了。要是……

「怎麼，腳凍僵了？快跳一跳！你大概想還是靰鞡（註五）實惠，對不對？」

老叔眞行，又看到人心眼兒裏去了，要是有董把那樣一雙靰鞡，就不會這麼受罪了。可是……

「可是，上學不能穿靰鞡呀！」老叔點了一句。

「哈哈……」

忍不住跟老叔一起大笑；老叔就是金生的老叔。打小兒就這樣，兩人對看一眼，就像打過電報似的那麼明白；不像差着一輪的叔姪，倒像換過帖的兄弟。老叔教認字，教打嘎兒（註六），帶着捉蛐蛐，到高粱地打烏米。奶奶就說金生像老叔的影子，直到老叔去省城唸中學，到北京上大學，那八年不在家，才沒有當跟班兒的。等老叔畢了業，從已經改名叫北平的地方回來，到省城的省立女子師範教書，老叔又把金生帶去唸書。

董把卸完了貨，金生和老叔也喝完了油茶，又上了車。這回不停了，先向北拐，再向西拐，經過東二道街，到頭就是有名的十字大街，然後再向北拐，就是北大街。北大街巴角兒的兩家老字號，一個是義和謙藥店，一家是義和隆金店，家裏有人鬧病的時候，常光顧義和謙；娶老婆兒的時候，首飾都是義和隆打的。順着北大街走，過了順記胡同，就慢慢荒涼了，十字大街的熱鬧勁兒，一點兒也沾不上。出了北門，就更不同了，一眼望過去，都是野甸子。路旁兩排剩下空枝的白楊樹，在風裏搖啊搖的，樹上再站幾隻老鴰「ㄍㄨㄚ　ㄍㄨㄚ」幾聲，實在像國文課老師所說的那種「淒涼」；不像哈爾濱，不像呼蘭城，連松花江的江面也不像，沒有幾輛車在路上走。

按理說快過年了，大夥都忙着辦年貨，車應該多才對；可是要隔好老遠，才有一輛車。

「噹啷噹！噹啷噹！」

「噹啷噹！噹啷噹！」

原來聽不見的鈴噹聲怎麼都聽見了，那鈴噹原來一直掛在馬脖上的。

「噹啷噹！噹啷噹！」

「噹啷噹！噹啷噹！」

「噹啷……」

「金生！不許打盹兒，小心睡着了招涼！」

「唔！不睡！不睡！」

望過去除了一抹白，就是一抹灰，前一里跟後一里都沒有什分別。怎麼樣才能不睡，是數白楊樹的空枝子，還是數手指頭？手指頭套在手套裏，想數也不能數。不睡！不睡！不去聽馬脖子上的鈴噹，就不會打盹兒。

「噹啷噹！噹啷噹！」

「噹啷噹！噹啷噹！」

「噹……」

「金生啊！怎麼啦？叫你不要睡！」

「老叔！老叔！我也不想啊！」

金生被老叔搖醒了，可是保不準會不會再睡着，眞不知怎麼辦才好，要是有法子想就好了。

「金生呀！別睡，跟老叔落個科兒（註七）吧！」

「說什麼呀！說不對背脊梁上又會挨一巴掌！」

「少將你老叔的軍！要沒大沒小兒，老叔眞會揍人！找點有意思的話嗎？你平常也挺機伶的！」

「什麼有意思?!哦！老叔，你在女子師範教書，她們會不會開你玩笑？」

「有時候！難免的。不過她們知道我是有家眷的，好一點兒。」

「老叔，女子師範的女學生好看，還是北平的女學生好看？」

老叔愣了！

「你問這個幹嘛？剛上一年級，專注意這個！別不學好啊！」

「不是啦！老叔，是聽老嬸兒跟娘說的，北平的女學生都迷死人的，夏天敢把整個胳膊都露在外頭！」

「哈哈，聽她胡扯，她又沒去過北平！」

「老嬸兒……老嬸兒還說你外頭有人！」

「她……你老嬸兒眞是會胡扯，這半年在省城你跟我住一個屋兒，你看見誰了？」

「可是，老叔！你那本兒孟子裏有一張像片！」

「啊?!啊！別亂猜。那是以前的同學。」

「我没有亂猜。老叔……」

老叔又不開口了，眼神又冷了下來，定定地望着没有盡頭的前路；車怎麼顚，怎麼搖，都像没有感覺。董把一上車就很專心，除了「駕」「迂」地跟牲口打交道，絕不插嘴。那轅馬很聽使喚，也不很要人去操心，就把車拉得合轍合路，董把的那根鞭子不大用得着。車在平川上行走，馬又老邁的一種步子，眞是單調得厲害，再加上那鈴噹，就像催眠曲；老叔叫金生別睡，他倒閉上眼睛了。

叫他吧！不敢！

會招涼！應該叫醒老叔，叫他！

也不一定，看老叔好累，讓他睡一會兒吧！

金生到底没叫，祇端詳着老叔。老叔此刻讓皮帽子大氅包得嚴嚴實實的，看不出臉貌，也看不出身量兒；可是在省城，人都說老叔是標準的美男子，高鼻子大眼睛，國字口面，站起來個頭兒比一般老毛子還魁梧。爹他們哥兒五個，長得都體面，其中就數老叔最全可；四叔最俊，可是像奶奶說的，老有點兒屁里光嘰的，二流子似的，不主貴。爺爺奶奶生了五個兒子兩個閨女，結果兩個小姑姑都得臍風丟了。老叔眞成了心肝寶貝的老兒子。老叔可没自來嬌的毛病，書唸得好

，品行又好，要不然才二十四歲的男人，女子師範就敢請去教女學生？他的一幫朋友，不論年紀比他大，還是書比他唸得多，還是以老叔爲中心。

端詳老叔，就想起那些叔叔，都分了出去。兄弟幾個本來都挺好的，一個個娶了媳婦兒就不一樣了。到老叔入關去北平上大學，那幾個叔叔就鬧分家。爹傷心得什麼似的，爺爺倒一力主張，說圖個耳根子清靜。分了家冷清許多，可是也好像有好處，至少家裏不再有吵吵鬧鬧；不再爲幹活兒多少爭來爭去；不會整天有人刺探娘究竟存了多少小份兒（註八）；不會再有孩子打完架已經沒事兒，大人再罵來罵去，弄不好還撕衣裳拉頭髮幹一仗。

想起叔叔，又想起奶奶，去年中東路發生事變，奶奶以爲又會鬧老毛子，愁了幾天，中了風，一口氣上不來，活活嚇死了。還有大姐，前年出了閣，就再也沒回過家，連奶奶出殯都沒回來；聽說有個惡婆婆，吃飯不許吃菜，鹹菜疙瘩都撈不着吃，每天累個賊死，一星半點兒做得不好，婆婆還會用柴火棍打人。娘一想起來就擦眼抹淚的。唉！不能想，不能想……好多事，好多事，想不完的事。

啊呀！好冷的風呀！叫人忍不住要打個寒顫！不行，得叫醒老叔。弄不好眞招了涼。

「老叔！醒醒！」

「高五爺，醒醒吧！你們的屯子快到了！」

董把也回過頭叫老叔，順着董把的鞭梢看，可不是，前頭就是屯子口了，老宋家圍子角上的

炮樓，已經可以看見了。

老叔醒了，有點抹不開，訕訕的。

「坐了一天車，累了啊！不要緊，已經到地頭了，你們收拾收拾東西，回頭下車別忘了什麼！」

順着董把的話尾子，老叔把東西歸至（註九）到一塊；行李捲、網籃、皮箱、還有包袱。

「別着急，我送你們進屯子。」

「謝謝你呀！董把！兩個人，行李多了一點！」

眞要到家了，有五個月沒回來了，會變成什麼樣？金生禁不住心裏砰砰跳了起來。

「金生，男子漢啊！別那麼要哭要哭的模樣！」

老叔拍了拍金生的肩膀。

車進屯子了。

過了宋家，又過了老汪家，再過去就是家了。

看見卡子門了！大車走在冰地上，像壓碎了玻璃，脃生生的劈里叭啦，叫人心跳得跟那一般兒快。

「迂！迂！」

車停住了，車聲驚動了裏頭的人，是更倌兒老佟出來張了一眼，回過頭去衝着屋裏嚷嚷。

「老爺子，大先生！五先生帶着學生（註十）回來了！」

眞到家了，宅院、場園、影壁牆、大門口的土堆，都跟原來一樣，除了都上了凍，都跟原來一樣！

註一：東北把父母年老生的最小兒子叫「老兒子」，父親最小的弟弟叫老叔。

註二：東北人留親朋住宿，不可以用「住」，也不可以說客人。那是青樓女子的用語，一般家庭極爲忌諱。

註三：馬因在雪地長行馬蹄上結冰凍在馬蹄上的冰塊。

註四：老人故去，不說死了，說老了。

註五：用整塊羊皮做成鞋，內絮烏拉草，爲一般勞動大衆用來過多的鞋子，十分溫暖。

註六：一種遊戲。

註七：落科兒，東北話的聊天。

註八：一家的私房錢。

註九：整理、收拾。

註十：東北大家下人對年輕一代並不稱「少爺」，讀書的男孩都稱學生。

二

炕已經慢慢涼了，迷迷糊糊裏，金生好像覺得有誰把什麼給壓在腳上。把身子儘量蹺在一塊兒，好像好一點，可也不當什麼用，還是覺得冷。札板牆那邊，也有人翻身，老叔他們那邊兒是炕梢兒；炕頭都不暖和了，炕梢當然更涼。二嬸、三嬸、四嬸他們早不滿意，跟這個也有關係。爺爺奶奶住東間兒的炕頭，那是老人，誰也沒話說。憑什麼長房就住西炕頭，他們總得住炕梢，到冬天小孩兒由爸爸媽媽摟着睡，還冷得直哼哼。

翻一個身，金生眞醒了；過去幾個月，在省城雖然比較冷，老叔學校的房子除了有火炕，爲了晚上看卷子預備課程不凍手，老叔還弄了個鼈拉器，可比這屋裏暖和多了。金生摸一把腳上剛壓的是什麼，毛乎乎的，再摸摸，原來是爺爺的皮袍子。皮袍子給金生壓腳，那爺爺呢？還是給爺爺吧！老人更怕冷，六十四了，比好些人家的爺爺都年輕，可也是老人。悄悄坐起來，摸着再把皮袍子蓋在爺爺腳頭上。

「不用啊！金生，爺爺腳上有皮坎肩兒！」

「爺爺，我不冷！人家說男孩兒身上有火，抗冷！老人家不行，你老（註一）凍着，又會咳嗽！」

「那皮坎肩兒你拽過去壓腳兒！」

金生只能按爺爺的命令做了，要不然他知道爺爺準會爬起來，還是得按老人的意思做。

「睡吧！坐了一天的車，累了！睡吧！」

爺爺嘴裏含含糊糊說着，又睡着了。

金生把身體蜷成一團，還是睡不着，也不全爲着冷，也不知爲什麼，就是睡不着。腦子裏像跑馬似的，一直停不下來，都是事，都是事！

今天一進宅院，就覺得情形不對，好像大家精神都不對；進了堂屋，娘跟老嬸兒正在灶火臺上忙着，顧不得多說話，就說了一句：

「金生，你可回來了！」

說着眼圈可紅了，金生不明白爲什麼，才不到半年就想成這樣，要是以後也像老叔到北平上大學，或是像老叔的好朋友宋三叔、于大叔他們到日本去遊學呢？

進了東屋兒，爺爺跟爹正跟地戶謝爺爺、謝大叔坐在炕上落科兒，難怪堂屋裏堆着半地的東西，原來是謝家爺兒倆帶來的禮。謝爺爺除了閨女，只有這麼一個兒子，跟他的獨生子兒，兩個人兢兢業業，也掙出自己的地來了；可是還不夠，還得種一點兒金生家的田。每年都守着地戶的

規矩，來給塲炕修車淘溝，到年下也會送些打來的野味什麼的。往年來就是敞開懷兒地大吃大喝大說大講，今年好像有點不對勁兒，像躭着什麼心。進屋兒時，二姐正把一盤菜放在炕桌上，謝大叔說：

「大哥，讓大嫂別張羅了，菜夠了！早點吃完，早點回去！」

怪的是爹沒說：「慢慢喝嘛！也沒啥事；天晚了，路不好走，就在這炕上存！」倒跟二姐說：「帶子，告訴妳娘，還有什麼菜，快着點兒，妳謝爺爺跟謝大叔吃完飯要趕緊回去！」

二姐答應着去了，老叔帶着金生進去問了安打了招呼，爺爺眉眼上立刻現出喜色。謝爺爺說了：

「鐵屏啊！你可帶你姪兒回來了，你爹跟大哥正煩心呢！就怕天黑還趕不到家，現在路上不太平。」

「怎麼不太平？」

「你們在省城沒聽說啊！一個多月以前，鬍子又來『靠窰』（註二）；因爲屯子口老宋家用了幾個新炮手，那幫鬍子沒能進屯子，不然咱們家也會遭大殃。再往北邊的包家井就沒守住。這樣，他們還不滿足，聽說還要向路上的車下手，就怕你們碰上了！」

爹爲老叔解說着，心裏彷彿不知有多安慰；鐵屏叔姪能逃過這一刼，就像撿着了什麼那麼高

興。

「在省城聽人說鬍子進了包家井，沒聽說要進咱們屯子的事。幸虧他們沒進來，人家都說老狼頭這一股可厲害，手上都是從老毛子跟小日本買來的火器，張少帥要招安他，不知怎麼沒談到一塊兒去。現在少帥帶兵進關去湊一場熱鬧，他又大幹起來。在路上動手怕不會，小門小戶的，還不夠塞牙縫呢！怕什麼？再說那麼老遠來的，躲哪兒？」

老叔一邊跺腳上的冰渣兒，一邊回爹的話，像是沒把老狼頭那一夥放在心上。爺爺聽見沉下了臉：

「年輕人就是不懂事，說話大咧咧的。站在地下瞎白話什麼，還不把東西放下，上炕來陪謝三叔說說話？」

老叔見爺爺拉下了臉，不敢再多說了，趕快垂手答應着，把手上的行李捲皮箱子放在地下，脫了鞋到炕上去。金生原跟爺爺在一個炕上睡，現在炕上有外人，當然不能隨便上去，正不知該怎麼辦，爺爺叫了：

「金生，還傻楞在那兒幹什麼，沒人要你的網籃和書包，就放在地下沒人拿，還不上來暖和暖和，讓爺爺聽聽，你都長了什麼學問？」

對兒子跟對孫子口氣眞是不一樣，這是金生早就知道的；連爹都快四十了，爺爺想督叨（註三）就督叨一頓，對孫子就和平得多，尤其是對金生，怎麼說怎麼好。二叔家的銀生，比金生小

一歲，爺爺對銀生也不差什麼，分家以前也帶在一個炕上；可是二嬸就嫌爺爺奶奶偏心，硬說爺爺看見金生連眉毛都會笑。金生倒不希望這樣，可是由不得自己，誰叫娘一口氣生了三個丫頭，大姐小名叫翠鐲，二姐就叫了帶子，三姐叫帶小兒；二叔家的老大也是女的，比三姐大一歲叫領弟；三叔家的老大比金生早一個月生，還是女的，就叫了招弟，屯子裏的人背後都在笑老高家成了瓦窰了。

爺爺奶奶、爸爸媽媽、叔叔嬸嬸，心裏都憋着一股氣，可巧的金生就在秋收剛過的好日子裏降生了。喲！那可是高家的大喜事，連姥姥都覺得有面子，到義和謙打了金帽正兒，到屯子來給爺爺奶奶道喜。可就那麼怪，不生都不生，要生都生，娘生了金生，不到一年，二嬸就生了銀生；娘又生了銅生、玉生；三嬸又生了寶生、石生；二嬸又生莊生，全都是男孩。所以連後來四嬸進了門沒生沒養，大夥兒雖替他們公母倆難過，爺爺倒不提；有趣的是老嬸兒進門三年都沒動靜，大夥兒都以爲必又是和四嬸兒一樣，結果卻得了小鎖子，由着老叔給取個學名叫天生，好像越過所有的哥哥去，也沒人在意。孫子那有嫌多的，但不管怎麼樣，金生是第一個；尤其那年又有好收成，在呼蘭城裏添置了半街房子，都租了出去，就是不種地，也斷不了嚼穀。爺爺奶奶都把金生看成福星，凡事都另眼看待。要是還沒分家，金生有資格上炕跟客人一起吃香的喝辣的，銀生以下其他的男孩兒，未必有這運氣。

謝家父子雖然是莊稼佬，也是曉事的，挺有眼力見兒，會順着爺爺的話頭說。謝大叔說：

「高大爺（註四），你老有福氣，連孫子都唸了洋書，趕明兒像他老叔一樣，也到北平去上大學，再出洋，回來就能做大官，連縣長都比下去了。」

「學好上進就行，做不做官沒關係！」

「高大爺，還是做官好。你看宋家老二，從日本回來就做官，連縣長都看他的顏色。那老三，就是跟鐵屛常在一塊兒的那個，從日本回來就開了造紙廠，專搶日本人的生意。現在誰對宋老爺子不特別尊敬呀！」

「那都是外場的，空好看！依我看過兩年給金生說個媳婦兒，早點抱重孫子，圖個財富丁旺才實惠！」

謝爺爺截住了兒子的話頭兒，表示了他的意思。

金生聽着大人當着面拿自己做話題，已經臊得不知如何是好，等謝爺爺勸爺爺給他早娶媳婦早抱重孫子，眞是又氣又恨，就怕爺爺聽了勸；所以瞧謝爺爺那喝得腦門子鼻頭兒都冒汗，滿臉通紅的樣兒，特別討厭。用眼睛瞅着爹瞅着老叔求救；爹不搭碴，老叔出救兵了。

「他還小，這些都還談不到，別說了，瞧他臊的！看白肉血腸端來了！吃！吃菜！」

自己坐在熱炕頭上又吃又喝，姐姐在地下跑來跑去侍候，娘跟嬸子在灶上忙湯忙菜，忙得連喝口水的功夫都没有，本來不覺得怎麽，可是在省城裏看過些關裏出的報刊雜誌後，就覺得挺不安的；尤其看見二姐手背上皴成那樣，一道一道就像松花江冰上的縫子，心裏眞有點疼。不用說

，二姐幫着端菜，老嬸又跟娘一起在做菜，三姐一定在替老嬸抱小鎖子。銅生跟小小兒也一定在娘的屋裏聽着，什麼時候來人走了，好過來搶吃喝。唉！

謝家老小終於走了。爺爺一聲令下，銅生、小小兒、二姐、三姐都來了，連娘和老嬸兒抱着小鎖子，都倚在炕沿兒上一起吃飯。爺爺跟爹雖然已經吃飽了，也坐在一邊看。爺爺酒足飯飽瞧着大夥兒狠吞虎嚥，笑嘻嘻兒的，彷彿因爲看見一家人一個不漏，都聚在一起，有十分的滿足。爹的顏色倒不像爺爺，必又是想起沒分家的時候的景況。爹就是想不開，哥兒幾個加上妯娌幾個又吵又鬧，當家人簡直成了罪魁，爹就是覺得那樣好。有一次娘不知怎麼露出還是分了家好的意思，爹當着兒女就給娘一拳頭，說臭娘們兒把孩子教壞了；其實不用教，從大姐到小小兒，都覺得現在比以前好。至少沒有人合起來對付娘，娘還無處訴寃的那種苦處。二嬸、三嬸、四嬸平常也老口角，甚至於動手，就是對付娘的時候很齊心；好像爹當家，娘就罪該萬死。老嬸兒也不省事，她只是氣性不好，陰陽怪氣，倒不鬥心眼兒使壞招。

金生的想法跟爺爺和娘一樣，與其那一大家子湊在一起天天鬧口舌是非，不如這樣簡簡單單地過。自從老叔出去上大學以後，這麼一家子人湊在一塊兒的時候也不大有，所以每當這時候，爺爺的興致都特別好。金生也同樣想法，總覺這樣才像學校國文老師說的「溫暖的家」。

一想到幾個鐘頭以前的那個熱哄哄的場面，屋裏的涼氣，雖然冷得人睡不寧貼，心裏還暖絲絲兒的。爺爺翻了個身，嘴裏也不知哼哼着什麼，又睡了。金生在雜誌上已經看過「失眠」這個

名詞，也知道自己是失眠了，可不知爲的什麼；也没誰好想，也没誰可掛念，就是睡不着，越睡不着越冷。其實進了冬天就是這樣的，怎麼這一晚特別冷？大概是因爲失眠吧！

爲什麼失眠？難道是爺爺後來的話叫人放不下心？以前爺爺酒足飯飽，也會說點什麼，給孩子大人點兒訓示。今兒個爺爺說的不一樣，他說：

「咱們今天有這個家業，不容易呀！當年金生他太爺帶我們兄弟來開荒的時候，啥也没有。今天咱們有宅院，有場園，街上有房子，還有三百多晌（註五）地，這都是血汗眼淚換來的；要不鬧分家，產業更大。不過分了好，要不將來哥兒幾個成了仇就不好了！老大、老五你們是没分，要是有一天分了，可得好好守着，可別成了敗家子兒！」

別人揷不上嘴，爹跟老叔對瞧了一眼，老叔說：

「爹！我和大哥不會分，別說我不會經管這些事兒，就是會，我也不願意跟大哥分！」

「說是這麼說呀！就怕以後不這麼想。世道都變了，想當年你們兩個叔叔跟我一起開荒的時候，多齊心呀！唉，他們到死一天福也没享過。」

「爹！又想這個，現在三弟、四弟不是承祧二叔、三叔了嗎！就等於二叔、三叔也有了自己的家業！」

爹怕爺爺傷感，忙忙勸着。爺爺直搖頭，直搖頭：

「不一樣呀！不一樣呀！一天福也没有享過。還有你娘，也吃夠了苦，也一撒手一伸腿兒就

走了，連一句話也沒留下。不一樣呀！」

「你老別難過嘛！屯子裏的人還說娘善人善終，沒受一點苦！這是前生修來的！」

老叔勸爺爺，自己眼眶兒紉紅了，爹瞪了他一眼，趕忙說：

「你老別淨想這些了，跟孫子們說說老話吧！他們就愛聽爺爺說那些老事兒！也叫他們別忘了本。」

「今天不說那些了，你娘也過了週年，今年好好過個年吧！該預備的都預備啦？別忘了老佟，他一個孤老頭子，沒家沒業的，苦哇！」

爹跟老叔又互相瞅了一眼，齊聲說：

「不會，怎麼能忘了老佟，他是咱們高家的功臣，要養他老，送他終的！」

「唉！」

爺爺嘆了口氣沒搭碴。這次是爹娘跟老叔、老嬸兒四個人對看了一眼，像是明白了什麼；可是一句話沒說，也不知到底打的什麼啞謎。想來想去猜不透，反正爺爺今天反常，倒寧願爺爺把那講了一百遍也有的墾荒歷史再搬出來講，怎麼樣伐樹，怎麼樣犂地，怎麼樣防野火，怎麼樣找水源，怎麼樣跟索倫人套交情學本事；不喜歡爺爺像今天這樣。

吹燈睡覺的時候，爺爺跟往常不一樣，雖然替金生把肩膀頭子的被掖好，可不說什麼話就鑽進了被窩兒。金生聽見爺爺左翻身右翻身，就是睡不着，一直到金生迷迷糊糊睡着又醒過來，才

聽爺爺打呼兒。當時話到嘴邊兒好幾次，又嚥下去了，連爹都不敢深問呢！

現在輪到金生睡不着了，怎麼想爺爺的意思是什麼，也想不明白。不想吧，想想那守更的老佟吧！

坐更的更倌兒老佟，在卡子門角上的炮樓裏，已經打過三更了，要依自己的心意，跑出去跟他做伴兒；那可不行，讓爹知道，一定說是沒事諸作，管保給打個半死。更倌兒老佟也兼豬倌兒，那是爺爺手下的「開國元勳」，從在這裏落戶就來家，也有三十多年了；現在重活兒不能做，晚上打更，白天補過覺來就放放豬、餵餵豬。他肚子裏故事成筐成車的，好喜歡聽他說故事；什麼誰叫黑瞎子舔了，誰抓住人參精了，禿尾巴老李守黑龍江之類的，還有他怎麼樣兒幫爺爺墾荒拓地。在他的故事裏，不但爺爺三頭六臂，連他老佟都是北大荒的英雄。如今這個人物也有了歲數，只能守更坐夜了。此刻他是不是在一邊喝着白酒，一邊嗑花生豆兒？爺爺說了，慢慢也不能再讓他逞能打更了；萬一磕着碰着凍着都不好，說不定還誤了事。老佟總是不服氣，還要跟人比槍，打家雀兒的眼睛。這次聽說可能再鬧土匪，又上了炮樓。

在爺爺的話裏，在北大荒打下基業，可不像老佟形容的那麼熱鬧好玩；那根本是用命跟冰、跟雪、跟熊瞎子、跟山林野火、跟惡虎狡狼拚。前兩輩兒的老人，爲了逃荒，從山東曹州府，挑着行李和孩子到關東開荒，好不容易在本溪湖紮下根基，人口又繁殖得太多，不得不分枝。由太爺帶着三個兒子，帶着分得的大車工具，再往北走，尋地墾荒。只聽說呼蘭大多是外來人，最不

欺生，就渡過了松花江和呼蘭河，再往北走，到呼蘭縣北邊駐下腳。

砍倒了蔓草和榛樹棵，先搭好馬架子，再開地。馬架子沒搭好以前，就得露宿。太奶帶着老姑奶奶和奶奶只能暫時留在本溪湖；一去四年，所以爹到五歲，才隨着太奶和奶奶、老姑奶奶到新家去。可憐的是金生的兩個叔爺，在本溪老根兒，娶不起親，剛剛成就點家業，還沒等喘口氣，一場瘟疫，兩個人就都死了，太奶差點沒哭瞎了眼睛。幸虧奶奶會生兒子，一到呼蘭就連氣兒生了四個小子，可以把三叔、四叔分別過在二爺、三爺的名下，要不他們就眞成了絕戶。

其實不祇爺爺，就是爹提起當年都有一肚子辛酸；才過五生日的六歲孩子，就得每天放五六十口豬，趕回來時少了一口都不行，挨過打還得再去找，找不着也不敢回家。自從兩個叔爺死了以後，老佟就來了，當奶奶急得要上吊的時候，老佟敢不理爺爺的制止再出去到野地裏找爹。這就是爺爺跟爹始終願意養着老佟的原因。明知道他時常貪酒誤事，都將就着他，隨他選一個他能幹的活兒，別的長工也只好乾瞪眼。而那時候養了五六十口豬，現在還不到二十口。不過那時候養了豬，連塊豬肉皮都挨不上邊兒；那是要賣了置房買地的。現在是主要年節自己用，多餘的再賣出去。同時再也用不着銅生和小小兒出去放豬了。金生永遠忘不了小小兒那次挨打。小小兒嫌冷，賴在炕上裝病，說肚子疼，不肯到學塾裏去。奶奶跟娘都拉不住，爹用鞋底抽小小兒的屁股，一邊打一邊數道：

「好米好麵把你養成秧子（註六）了。六七歲了，啥活兒也不會幹，我比你還小，就得去放

豬，拾麥穗；大人能做的我就能做，也沒難死人！你可好，完全拏現成兒的，有書給你唸，你還賴學。唔們那時候，是求大人讓我們認幾個字兒。你可好，有學可上，還裝病不去！看我一頓鞋底抽死你這個沒出息的東西。什麼他媽的玉生，簡直是屁生！抽死你以後省事！」

要不是爺爺說教訓得夠了，小小兒眞會給抽死；以後小小兒再也不敢賴學。這兩年來，早上都是自己起來，連叫都不用叫。

「噹！噹！噹！噹！」

已經是四更天了！怎麼還是沒有睡意？杋板牆那邊，是誰摸摸索索下地拿了尿盆子撒尿；這麼冷的天起夜可不是滋味，能憋就憋一下的好。最好是晚上少喝湯水。南邊人老笑話關外人髒，不喜歡洗澡，最好讓他到屋裏來洗洗看。聽人說，再往北走，像海拉爾、滿洲里那些地方，要在野地裏尿尿，到地上就成了冰溜兒；可是，那地方也有人活。像爺爺說的，生在北大荒，就得像個北大荒的男兒漢，得抗得住冷，抗得住餓，抗得住累；要不老天給你三尺黑土，你不會用，也是白搭。熱餡兒餅沒有從天上掉下來的。儘管很多人發了家，也有好些落魄漢子衣食不週，回不了老家。宋家老爺子不就專騰出一個院子收留那些人，等開了春再給他們路費返鄉？

北大荒的冬就是這麼冷的，北大荒的夜就是這麼冷的！怕也沒用，只有好好抗它；抗不過去，就只好躲開它，再蜷緊一點兒，一點兒……

五更聽不到了，金生睡着了。炕更涼了，可是金生睡着了。睡得好香好甜！

註一：東北人對長輩「你」的敬稱，不管年紀大小，皆稱「你老」。
註二：土匪攻打村莊。
註三：出言責備，申斥。
註四：北方人稱伯父，讀做大爺（˙ㄧㄝ），與大爺（ㄧㄝˊ）不同。
註五：晌，田地的單位，一晌十畝。
註六：紈袴子弟。

三

金生回家好幾天了，也沒啥事兒好幹，打嘎兒找不着伴兒，地戶家的孩子都已開始忙年；老叔白天又去跟他那一幫朋友約會，有時候還吃過晚飯才回來。爺爺說他是野馬成性，來到年下，也不肯在家消停消停。銅生差着兩歲，小小兒差着四歲，本來還玩得到一塊兒去，自從去過省城，又是中學生了，好像沒什麼好說好講的；要去找老佟，他晚上打更，白天又要補覺，眞是挺沒意思的。

在學校裏，教國文和教修身的老師，都教他們要愛自己、愛家、愛家鄉、愛國家；還告訴他們，不要唸了幾本書，受了幾天新式教育，就瞧不起自己的家鄉，看着那兒都是毛病，把家鄉人都看成老土疙瘩。回家以後應當好好看看自己的家；再不好，那都是先人的血汗成績。金生倒沒有看不起自己的家，可是去過省城以後，的確覺得屯子裏好些事都比不上城裏；但是雖然如此，要是有人拿什麼來換，那也是不肯的。老師說得不錯，呆着沒事兒，該多看看自己的家。回家以後這幾天，就屋前房後到處轉，已經熟得不再熟的地方，很想再發現點兒什麼不同的可愛處；讓

娘直說他中了邪，數九寒天的，老在外頭窮逛。

老高家當然比不得屯子裏的大戶老宋家，同樣是佔山戶，人家人丁旺，財力厚，創下的家業就不能比；不說城裏跟哈爾濱都有房子字號，屯子裏有兩三千晌地，他家一個圍子就抵別家好幾個，場園還沒圍在裏邊兒。圍子四角有四個炮樓，大門還有門樓，僱來的炮手都能住在裏頭。圍子是用垡子牆（註一）砌起來的，牆外有壕溝，又防火又防匪。聽爹說，圍子裏是個好大的四合院，連正房都是兩進，到冬天燒的是火牆，豬圈馬廐比別家正宅還大。房子四角都有「老虎不出洞炮臺」，挖了地道，要是有事，可以直接從「老虎不出洞炮臺」走到圍子牆的炮樓；炮樓裏也有地道通到護圍子的壕裏。鬍子每次靠窰，都把老宋家當目標，每次都得不了便宜，只好另打主意。

高家是一排房子五開間兒，進門是堂屋，左右很傳統的，兩個大灶火臺，順下去各邊一溜炕。正房以外，有個東廂房，人口多的時候，正房住不下，也只好住廂房。茅屎欄子（註二）就在東廂房頭上，拉土（註三）挺方便。西邊是豬圈馬棚，地窖在後院兒。出了圍子，轉過影壁，對面就是場園。圍子跟場園連成一氣兒，兩頭兩個卡子門。炮樓東西邊各一個，風聲不好的時候，更倌兒就在西院牆角上的炮臺裏守夜；要是緊急了，兩邊都有人守護。場園裏也有左右兩排房子，打頭的老何、更倌老佟還有三個長工原來都住在裏頭，等東廂房空出來，一半就做了伙房，場園的房子做了堆棧。場園平時種菜，秋收打場。這麼一個局面算不得大宅門兒，可也差不離兒了

。這還是從太爺兩三輩子積下來的產業。

從茅房的夾障子（註四）裏拉出來的土，都倒在大門邊上；從金生有了衛生觀念以後，覺得眞不像回事兒。踩在這片冰地上，每一步都能照出長輩的辛勞，後人實在該尊敬又尊敬，惟獨把跟屎尿攪和在一起的土，就倒在大門口，實在不像樣兒；可是既不敢跟爺爺提，也不敢跟爹提，連老叔都不敢，因爲老叔也沒說不對，只好悄悄問二姐爲什麼？二姐叫他少混，沒有肥料，春天地裏怎麼下種？沒見出去放豬，豬倌兒都得留神別讓豬把屎尿留在別家地裏。

這倒是眞話，不下種，長不出莊稼；不種莊稼，一家大小吃什麼？上省城唸書用的那些白花花的大洋從那兒來？看了幾天，那茅屎欄子，那土堆，又不那麼不順眼了。人活着要吃地裏長的東西，拉出來的又還給地裏，這大概就是老叔常說的眞理吧！

東轉西轉，房前那幾個大缸特別順眼；金生知道裏頭裝的都是包好的餃子和豆兒包，要吃到二月二的。房簷下掛着的筐裏放着大塊糖，不知是買的還是換的，有金生愛吃的管子糖和蔴糖，除了祭灶，那當然都是留給孩子吃的了。房也掃了，屋子也拾掇了，白肘子、灌腸都做好了，再過兩天就要做凍子和野鷄脖兒，娘正用黃米麵蒸餑餑。每年都差不多的程序，殺了豬，再過了小年，連夥計都換了伙食，家裏大人孩子吃的自然跟平常不一樣。難怪銅生、小小兒每天淨等着吃飯，就是把娘、老嬸兒、二姐、三姐累個濊死。

「喲！大嫂！我可沒壞意啊！我沒你能生能養，生了八個，丢了兩個小子，還有三個小子，

妳要知道，爹要再弄個人，爹也沒老得不行了，萬一要生個小仔兒，往後可得多分一股啊！妳可酌量酌量，誰最不合算？我可就小鎖子一個，還不是長房呵！妳怎麼不識好人心呀！」

老孀兒的嗓門兒怎突然提高了，嚷個什麼勁兒呢！

「他老孀兒，我也沒說妳不對，我只說爹的事咱們管不着。妳想想，妳我都是兒媳婦，方便侍候嗎？老人急着想弄個人，就讓他弄去，咱們白操那心幹嘛！」

「妳呀妳！我不是說妳，就是愛充濫好人，也沒落下個好兒來。恐怕以前二嫂、三嫂、四嫂說的全是眞的，一定攢了不少小份兒，才啥都不在乎。幹嘛呀！動不動拿大道理壓人！」

「妳！妳！像話嗎？要是嫌累得慌，抱着小鎖子回屋歇着去。妳……妳不能血口噴人，妳才攢小份兒呢！」

娘說着像是哭了！娘幹嘛哭呢？倒讓人瞧着像理虧似的。

「老孀兒！妳不能花會（註五）押輸了，就拿我娘撒氣！妳又不是輸給我娘的！」

三姐一向嘴快，這次又加入戰團了。

「放妳媽的屁，什麼花會不花會？妳呀我呀的，有沒有規矩？大嫂，妳怎麼教的？敢跟長輩頂嘴！」

老孀兒眞氣了，嗓門兒更大！

「帶小兒，妳省兩句，不可以跟孀兒頂嘴！」

「長輩也得有長輩的樣兒！老嬸兒押花會誰不知道？老叔還沒回來的前兩天夜裏，跑封兒的在卡子門外吆喝，把我和二姐都吆喝醒了，妳老當我們不知道呢！妳老把盤簪子都輸了！爺爺那兒，老叔那兒，我們都裝不知道，給妳老兜着。幹嘛不識好人心，欺侮我媽呢！」

娘也攔不住，三姐一點兒也不讓份兒。

「喲喲！喲喲！我怎麼這麼命苦，老高家人怎麼都這麼厲害，連十四五的丫頭片子都這麼壞，看妳往後修個惡婆婆來治妳，像妳大姐一樣。」

老嬸兒老羞成怒了，口不擇言。

「老嬸兒，妳就省省吧！還有五六天就過年了，大家和和樂樂過年不好啊！再說大姐又沒招妳惹妳，何必說她？帶小兒要是攤上個惡婆婆，對老嬸兒也沒好處。她小不懂事，我替她賠不是，行了吧！」

二姐也出聲了，倒是少見。老嬸兒不嗑聲了，也抽抽搭搭地哭了。

金生在門口繞了兩圈兒，也拿不定主意進不進去；要進去，說不定老嬸兒會拿自己當靶子。不進去吧！在外頭呆功夫大了，實在很冷，尤其又下雪了。

還是不進去吧！以前每次碰上這種情形，都恨不得鑽炕洞。每到這時候，就覺得還是一個人過好，弄個女人不省事實在麻煩，難怪老叔回了家也不愛在家呆着。聽大人說一有花會出來，這左近就會有邪門歪道的事兒；老嬸兒輸了盤簪子，最好讓老叔察覺，要不以後不知還會輸什麼。

爺爺不在家，爹也不在家，都到那兒去了？要不然這一頓吵，一定會把事吵出來。也許爺爺他們在家，老嬸兒不敢吵？老嬸兒要橫了心，也不一定不會！以前不是爺爺說了她兩句，她就專挑爺爺上茅房的時候，到茅房裏呆着不出來；爺爺看見有女人的褲腰帶在夾障子上搭着，又進不去，差點兒憋死。

「金生，你在這兒傻里瓜嘰地站着幹嘛，要進去又不進去？」

一回頭，是老佟，什麼時候已經起來了。

「磨牙！拌嘴！我怕這個！」

「你老嬸兒跟你娘呀？你老嬸兒這幾天氣兒不順，又忙年忙得喘不過氣兒來，是會找碴兒的！」

金生小聲說，老佟也把聲兒放低。

「我知道，老嬸兒押花會輸了體己！」

「人小鬼大，你怎麼知道的！」

老佟在金生後腦杓上敲了一下，兩人做了個怪臉兒相對一笑。

「喂！你知不知道我爺爺跟我爹上那兒去了？是到縣城買東西，還是到地戶家去收賬？」

「年貨大先生早辦好了，賬也早收過了，哪能等現在？都不是！是去了一個好地方！」

「什麼好地方？」

金生看老佟滿臉的神秘，耐不住了，扯住了他的襖袖子直搖晃。

「別扯！別扯！我告訴你！打頭的（註六）駕了車，你爺爺急着跟你爹去相一個人！」

「相一個人?!」

「是呀！哈哈！相中了，你馬上就有新奶奶了！」

老佟說着，打着哈哈走了！

「老佟，老佟別走，你說清楚點兒！」

「我沒功夫閒磕牙！我得去餵豬呢！」

老佟揚長走了，留下金生站在臺階下發呆。

相人！相個人?!相中了就有新奶奶！新奶奶？不大能接受，來了個人得叫奶奶；奶奶不是才過去一年多?!而且，要是有個「人」來了，爹叫她什麼？娘叫她什麼？老叔、老嬸兒管她叫什麼？叫她新奶奶，老嬸兒願意讓小鎖子叫嗎？家裏會不會以後更不太平？而且，何必這麼急，馬上過年了。

金生沒來由的多出了些煩惱。

喔！喔！喔！雪下大了，好冷！誰說下雪不冷？還是進去吧！瞎操心也沒用，反正自己也當不了家。要是爹都不反對，還有什麼話說！大人的事就這麼奇怪，爺爺從來沒說要弄個什麼人，可大冷天的套了車去相人，還這麼急，實在不懂。

老婦兒果然不在堂屋，娘帶着兩個姐姐做黃米麵餑餑，把餑餑放在高粱葉上擱在籠屜裏蒸。長工吃飯的桌子上都擺滿了。這麼多什麼時候吃得完？幹嘛要做這麼多，三個人三雙手都是紅的，娘的鼻子窩兒眼窩燒火燒得都是黑的，眞想告訴娘也歇一會兒。

「娘！歇歇吧！做了一頭晌兒了。」

「那怎麼成？不光是自個兒家裏人，人在咱們家過年，嚼穀總得預備夠。」

娘連頭都不抬，兩個姐姐也不吭聲兒，使勁兒揉那黃米麵。小豆（註七）餡兒看着倒挺香，能不能嚐一口？算了，不要攪場子了。

「娘！我來幫忙！」

「嗳！嗳！金生，別鬧！你從外頭來，手挺埋太（註八），不許碰！」

還沒等碰着邊兒，三姐已經叫起來了。

「金生，別鬧哄了，男孩兒那有弄這個的，叫你爹看見，少不得又嘮叨你。你要是實在沒事幹，到我屋炕上去看看銅生和小小兒幹啥呢！」

娘也攔着，也好！別弄這個，爹看見準會說沒出息。爹他們還不回來，也不知相中了沒有？這麼數九寒天的，到底跑到那兒去了？在屋裏呆着眞沒意思，叫銅生和小小兒到院子裏打滑蹓溜兒玩吧！要能找個爬犁出去跑一趟也挺不錯的。打滑蹓溜兒費鞋，要讓娘看見又會說不知好歹，不知道體恤娘。

大車的軲轆聲老遠就傳過來了，一定是爺爺跟爹回來了，快出去看看，看看結果怎麼樣？不！不能讓爺爺知道大夥都知道他去幹嘛了。

車進院子了，打頭的鞭梢都沒動，磨了一圈兒。「迂！迂！」車停下了，看爺爺跟爹說什麼？

他們進屋了，二姐、三姐還是一聲不吭，幹她們的活兒。娘的眼睛看着爹，走過去接爺爺的帽子，嘴上可說：

「爹！回來啦！金生，把爺爺的帽子拿屋裏去！」

「不用，我這就回屋去！」

說着走了，爺爺臉上沒有高興，也沒有不高興。

娘瞧着爹，爹看着站在一邊兒的金生，金生趕快裝沒看見，蹲下去撥灶裏的柴火。

「怎麼樣？」娘小聲問。

「不行！是個跳大神兒的，還有點齣兒巴（註九）！」

爹也小聲回答，眼睛掃了掃正包餑餑餡兒的兩個姐姐；二姐、三姐也跟金生一樣，裝着什麼都沒聽見。

「金生！」

冷不防嚇金生一大跳，趕緊站起來，不知道爹又要有啥指令。

「你老撥弄那火幹啥，你老叔呢？」

「不知道啊！一大早就出去了，沒聽說他那兒去了。」

「你們得寫春聯啦！」

「往年不都是爹跟老叔一塊寫，我還沒寫過。」

「我這拿鐵鍁的手……算了。你已經上中學了，怎麼說連寫春聯也不會？呆會兒老叔回來，兩個人合計合計什麼時候寫，馬上就是三十兒啦！」

爹的話還不就是命令，要不哼哈趕快答應，一定脫不了一頓駡。可是眞沒寫過那玩意兒，要糟蹋了紙，也還是會挨頓駡，金生眞是又添了心事。要是不長大就好了，光等着吃喝就好了。不管，反正到時候有老叔可賴。替他研墨拉紙，都讓老叔一個人寫。

「金生！你老擺弄那火筷子幹啥，你爺爺問你話呢！」

喲！啥時候爺爺又出來了，爺爺說了啥？

「金生，你老叔跑那兒去了？」爺爺也問的這個。

「不知道呀！老叔沒說。白鼻頭兒不在馬棚，大概讓老叔騎走了。」

「眞是！這麼大的人，有媳婦兒有孩子的人，還是野性不改！」

看見爺爺皺起了眉頭叨咕着，金生不敢搭話碴。

「鐵良！呆會兒小五子回來，說我找他！」

「是！爹！」

「我這不回來了！」

爹剛答應着，老叔就推門進來了。老叔可回來得眞巧，爺爺的火兒不小了，那嗓門兒怕場園那邊都聽得見。看見老叔，爺爺虎下了臉，金生不知老叔會挨什麼樣駡。

「你像不像啊！大年下！你跑哪兒去了？」

「昨天我去給娘上墳碰見老王頭兒，說他們家小三兒鬧感冒，就是不好，愁得什麼似的，問我怎麼辦？我把上回老姑托人捎來的同仁堂銀翹解毒丸，給他送兩丸兒去。老王頭兒就這一個孫子呀！」

「就是你有理，出門兒也不說一聲！不會叫別人去送呀！春聯還沒寫呢！」

爺爺臉上的烏雲散了，可是還是沒有好聲氣。

「北平捎回來的藥，不容易啊！怎麼能讓別人送？再說，你老不說越對地戶好，地戶越會對咱們地好！寫春聯我跟大哥那年誤了事？」

爺爺臉上有了點笑意，可還繃着。

「好了！好了！別站在那兒購白話，還不把肩膀頭子上的雪撣撣！」

「還敢撣雪呀！你老不生着氣嗎？」

老叔乾脆放肆地咧開嘴笑了，除了老叔誰敢呀！爹就不敢，眞是老兒子吃香。爹永遠得規規

矩矩，垂着手說話。

「爹！今年我想叫金生跟他老叔寫春聯，我這不常寫字的，拿筆不如他們順手。」

「中！」爺爺眞開懷地笑了：「讓金生歷練歷練，過年有人來，看見連咱們金生都能寫春聯了……，好！」

說着扭頭回屋了，手裏那兩個鐵彈子兒轉得飛快，看得出來心裏挺高興，剛才的不痛快不知到那兒去了。爹也跟了進去。金生心裏可打鼓，要寫春聯，從來沒寫過！

「得了！別愁眉苦臉的，一回生二回熟，有老叔保駕，你還怕的什麼？」

老叔就是老叔，金生心裏怎麼想，一猜就透。娘可一直瞅着老叔笑。

「他老叔，你除了送藥，還冒着雪去了哪兒呀！老王頭兒他們那兒不遠呀！」

「雪是將才下的，我出去的時候沒下。什麼都瞞不過大嫂，我去會了一個人。大嫂你別笑，不是你想的那樣。」

「會誰？」

「地戶周家的老大，被他爹攆出去的那個！」

「他不是不着調，除了會唱秧歌什麼也不會，好吃懶做！」

「聽說他現在在外邊混，也不知混的啥。反正比以前是人樣兒了，老王頭兒說昨天他在屯子口轉了一天了，要見我，我只好去會會他。也沒啥，就是還不敢回家，託我捎點錢給他家裏。要

我告訴他爹，就說在縣城碰見他的，別說他回來過！」

「這是幹啥？來到年下，到了家門口也不回！」

娘也撇撇嘴，因爲周家老大除了長得體面，沒一點招人喜歡之處；不過他唱「黃氏女遊陰」，打扮成小媳婦兒，實在比女人還好看。這麼一個人，難怪老叔不敢告訴爺爺眞話。

老叔就着灶火炕烤着手，半天才說：

「一定有他的難處吧！」

「你替他送錢了？」

「送了！以前小時候我在小河裏扎猛子，差點兒沒淹死，是他把我撈起來的；他託我這點兒事兒，我怎麼好不管？」

「你眞能作！給爹知道，你落不下好來！」

「全仗大嫂遮掩啦！」老叔作了一揖。

「你喲！你喲！你姪兒都在跟前兒呢！」娘笑着用手指頭點着老叔。

老叔笑着跑了！二姐、三姐都被逗笑了。都樂喝喝的呢！除了老嬸兒？希望老叔不知道老嬸兒輸了簪子的事，全家都過個好年。

外頭的雪越下越大，最好能下大一點兒；以前奶奶在世的時候，告訴過金生，瑞雪兆豐年，過年最好是下雪天，多多的下吧！

註一：以河邊泥草地劃正方塊，乾後砌成牆，最具抵擋槍彈功能。
註二：露天廁所，爲平地。
註三：用人糞、田土混合的堆肥。在露天廁所裏，一層人糞一層土，到相當厚度，拉到大門外堆置。
註四：用高粱稭編成的矮牆，參差而列，可遮視線，但無門。
註五：賭博之一種。
註六：長工的領班。
註七：東北把黃豆叫大豆，紅豆叫少豆。
註八：埋太，爲諧音的形容詞，骯髒之同義語。
註九：氣喘病患者。

四

過年了，民國二十年的元旦早送走了，馬上又要送辛未的新正。屯子過年永遠一樣，吃什麼喝什麼，能做什麼𠅘不能做什麼事，都有一定規矩。

年三十的程序都一個樣兒，吃年夜飯，給爺爺磕頭辭歲，拿壓歲錢、守歲。在屯子裏爲了省燈油，向來早起早睡，守歲就得熬夜，眞是睏得嘀哩嗒啦的。小鎖子早就挺不住去睡了，銅生和小小兒趕紅點兒玩，玩了半天也撐不住，就想往炕上倒。爹說不行，小鎖子是小小孩兒，小小兒也不小了，過了年就九歲，得學學規矩；金生也想睡，聽了這個話，不敢再說什麼，過年再挨罵的那頓。那倒好，累是累，至少不老想閉上眼睛；按金生心裏的想法，眞想也一塊兒去忙呼忙呼多不好。灶上也不知怎麼那麼多活兒，娘、嬸子，還有姐姐她們，剛忙完晚上那一頓，又忙夜裏。但不敢，就是爹許，娘也不會許。

銅生、小小兒實在撐不住了，老佟跟長工帶他們在院子玩炮仗，叫金生，金生不想去。也說不上爲什麼，頭年因爲奶奶剛走了，誰也沒那心情；今年爺爺說要好好過個年，還是不想跟他們

去起悶，倒寧願坐在爺爺的熱炕上，聽他們爺兒仨聊天兒。雖然是過年，說的話也不都是過年的。一年忙到頭，這樣的機會也不太多，二姐給沏一壺好香片，放在棉囤子（註一）裏焐着，就守着那壺茶，爺爺和爹抽着煙兒，父子三個人說體己話。有的也聽不進去，有的不想聽也會鑽到耳朵裏去。一到過年爺爺就感慨多，前塵往事都會跑上心來。

「想那時候，那有熱炕頭坐？搭好馬架子，把樺樹皮舖在地上，上頭再舖狍皮，就那麼睡了。過年那有餃子吃？什麼野兎、雉雞，隨便燉燉就湊和了。等你們奶奶和娘來了那年，才能包頓餃子過年。」爺爺的眼睛都是半閉着的，好像那一幕幕又重現在眼前。「那樹呀！那草呀！什麼叫開荒，那就是開荒！咱們的人丁不旺，財力也不夠，只有一副馬犂，侍候那牲口侍候那犂，侍候得像祖宗似的。鬪柞樹岡榛柴溝，都得用牛犂，就得跟人換工搭具。你爺爺帶着我們哥兒仨，每天乏的，倒下來連身都不翻。唉！那地又好又多，可是開不了哇！就這樣，也就難為我們了，掙下這副家業。你們兩個叔叔眞是沒福！沒福！」

「爹！爹！」金生的爹一聽又提起那兩個早死的叔叔，就怕又引動了老人家的傷感。

「我不難過，我不難過！現在叫我煩心的是把老四過繼給你三叔，是不是不合適？整天遊遊逛逛，愛吃好的穿好的，幹活兒淨打馬虎眼，他會不會沒兩天就把他那一份敗光了。他到現在還沒有一男半女！你看看！你看看！唉！」爺爺提起四叔沒孩子的事了，好像眞是很憂心，菸袋鍋都快燒着衣裳了，還不知道。

「你老也別急，四哥也沒有那麼壞，好玩是好玩一點，還不是敗家子兒。」老叔把爺爺的煙袋接過來，放在炕桌上的銅茶盤裏。

「唉！當時就是你奶奶說，老二身體不好，怕養不大；老四壯實多了，把老四給你三叔好。你看看，他們到現在連個貓仔兒都沒有，這可怎麼好！他們還在家的時候我不能說，乾着急！唉！唉！」

「爹！你老別急，金生他們這輩兒，小子不少，都是骨肉親，都可以過繼！」金生的爹說。金生一邊兒聽了可急了，自己是老大，不會出繼，可別讓銅生、小小兒過給四叔吧！娘一定捨不得。

「再說吧！老四夫婦還不到三十，再看看吧！鐵良啊！你可別怨爹！」爺爺睜開了眼睛看着爹。

「爹！這話怎麼說起的！」爹像給錐子扎了一下，差點跳起來：「怎麼會？我有什麼好怨爹的？」

「因爲你三弟承祧你二叔，你四弟承祧你三叔，都當大股分的。老二夫妻氣不平，心不服，下能不多給他們一點，對你就不公平了。從小你吃的苦比他們多，又是長房，這對你不公平！」爺爺說着眼裏都有淚光。

「爹！沒關係，我跟大哥不分家，我的也就是他的，家裏把我供到大學畢業，產業有沒有都

沒關係！」老叔寬慰着爺爺。

「小五子，你放的什麼屁！」爹跟爺爺一樣，生氣或着急的時候，才叫老叔小五子，平常早改口叫學名了。爹一定急壞了，跪在炕上跟爺爺說：「爹，我一點也不怨，根本沒什麼可怨的！老話不說好男不吃分家飯，好女不穿嫁時衣，我才三十九，家業可以慢慢再創，一定讓爹過得舒舒服服的！」

金生看見爹給爺爺跪着，也趕快爬起來跪在炕上。

「老大，你坐下，別急！你不怨，爹心裏過不去！好！我不說了！說起嫁時衣，帶子是不是該給說個人家兒了！」

爹又坐了下來，聽見爺爺問起，想了半天說：

「因爲翠鐲給的人家不好，女婿嫌她不識字兒，又嫌她是放了的民裝腳，婆婆也太厲害，很受點苦，所以金生他娘捨不得把閨女太早給人。」

「那也不行呀！姑娘總要給人的，帶子過年就十七了。」爺爺很不以爲然。

「爹！再晚個兩年也不要緊，現在城裏姑娘，過了二十才出閣的多的是；倒是該叫帶子她們姐倆兒認幾個字，要不然以後給了人家，又挑咱們孩子沒唸過書不識字。」老叔出了個主意，挺小心的，好像怕爺爺不高興。這個主意二姐、三姐一定最高興，就不知道爺爺答應不答應。果然爺爺拿起了菸袋，點上火，巴答巴答，垂着眼睛想了半天。

「論理，像咱們這樣的人家，姑娘給了人，祇要會孝順公婆，管家過日子就行了，寫寫算算有男人。可是，要是因爲不識字挑不到好人家，那就得叫她們也唸兩本書才行。可是……咱們這種人家，怎麼請得起先生？」

「爹！這個不愁！」老叔很興奮，像打了個大勝仗似的：「我來辦！金生他們學墪趙老師的太太就能教。平常趙老師教不過來，都是他太太幫着教。」

「聽說他太太是南邊人！」爹狐疑地說。

「南邊人也沒關係，入鄉隨俗，跟咱們吃一樣的東西，說一樣的話。」老叔緊盯着不放。

「那就這麼辦！開了年，鐵屛去問問，女學生叫女老師教方便一點兒，就上半天學吧！姑娘總得在家裏幹幹活兒！」爺爺最後交代老叔，就是正式的命令了。

「是！」老叔繃着不笑出來！

金生好想馬上跳下炕去，把這個「喜訊」告訴姐姐；可是他沒有，他怕告訴了兩個姐姐，她們太高興了會把菜刀往手上剁，到時候大人會說還沒上學呢，心就野了。自從知道了宋家的幾個閨女，不但請了老師教課程，還有兩個上了省立女子師範，宋家的大姐師範畢業，還到哈爾濱去唸醫專，就羨慕得什麼似的。可是高家跟宋家不一樣，心裏再想，也不敢說。老叔眞好，眞好！兩個姐姐從來沒提過，老叔就替她們請准了。

爹的樣子很特別，不像十分高興，難道是爲的又要多拿出兩份學費？趙老師要的束脩不多，

老高家雖然不像宋家那麼財大業大，再多出這兩份兒學費也不會太困難。要說不特別高興，也不對，爲什麼爺爺做了決定，爹拿菸袢兒的手，都有點發顫，只是想法子穩住自己。聽說爹當年在學塾的窗戶外頭偷聽上課，兩年下來，比正式學生的功課還要好。那時候還在前淸，還可以考功名，那位陳老夫子跟爺爺說讓爹讀書，爺爺没答應，長子將來一定要管家；再說，要是專心去唸書，家裏的活兒誰幹？所以爹那點兒書，都是在放豬的時候，在窗戶外偷學來的，陳老夫子没收一個磞子兒、一斗糧食，祇是每年偷空兒到陳家去幫幾天工。聽娘說，陳老夫子過世的時候，爹哭得什麼似的。爹小時候身量長得小，十三四還不能到地裏幫忙，還得放豬；等到十六歲以後，就下地頂一個工了，再也輪不到他放豬。爹會背四書，能寫對聯，全仗那幾年的偷學，跟陳老夫子的額外指點。提起了唸書認字兒，爹恐怕又想起了那一段。

爺爺茶喝多了，大概也吃多了，要上茅房，就下了炕，爹叫金生跟着去；爺爺嚷着不要，金生還是跟下了炕。金生聽見爹小聲說：

「鐵屏，謝謝你，我替孩子謝謝你！」

「幹嘛呀！大哥！別說你跟大嫂怎麼照顧我，那是我的姪女兒呀！」

到了外屋，老嬸兒還在揉麵，二姐拿個大菜刀剁肉餡，三姐把大白菜從鍋裏撈出來，媽很小心的把留下的白菜心兒切成細絲兒。這是爺爺的小鍋菜，爺爺最愛用來下酒。爺爺剛才的話，金生到了嘴邊又嚥了下去，暫時別說吧！

院子的炮仗放得乒乒乓乓的，天上下着雪，銅生和小小兒也不管。老佟的眼毛上都結了霜。

「大哥也來，來嘛！放一個！」小小兒叫着。

「大哥，最後一個頂大的，這個讓給你！」銅生拿了一個地雷子。

金生點了半天，又是個瞎火兒的，心裏不由得有點懊喪；老佟接過去，用手捻捻弄弄，金生又放到地上，用紙媒子點着，「砰」的一聲，直飛上天，恐怕方圓一里都聽得見。在東廂房玩牌玩得什麼都忘了的四個人，趕緊推開門探頭問。

「啥事！啥事！」

「怎麼，老狼頭又來打窰了？」小黑兒楞楞地問。

老佟聽了又笑又氣：

「死……臭小子，你睹昏了頭啊！大過年不說點好聽的，老狼頭也得過年。」

打頭的老何，原是從山東下關東打天下的漢子，結果十來年沒混出個啥來，就不願意回家；他家鄉還有一妻兩兒，預備再做一兩年攢倆兒錢兒，就要回家了。另外的三個長工一對兒弟姓張，全是沒家的單身漢。那半樁小子小黑兒，死了爹讓後娘趕出來，沒地方去。他過年才十七，力氣還不足，倒跟他爹學了一手駕車的本事，工錢又要得不多，爹就把他留下來，等打頭的回老家，就得用他來趕車；到那時候，也頂一個大人做活兒了。他什麼都好，就是說話老說人不愛聽的。老佟罵的就是他；老佟愛罵他，可也疼他。

爺爺繫着褲子從茅房出來，也說：

「小黑兒呀！過年挑點吉祥的話說，別叫你佟大爺嘗叨你。老何呀！你們幾位也辛苦了，撐着點兒！可別睡着了，回頭有白麵餃子吃！」

「謝謝老東家，我們不睡，我們守歲呢！」老何替大夥兒答應着。

爺爺又拍拍小小兒的腦袋瓜子，叫着銅生。

「行啦！銅生，帶小小兒回屋吧！雪濕了棉鞋凍腳！老佟的眼毛上都結霜了，不能再在院子裏玩兒了！」

老佟嘴裏叨咕着「不怕，不怕」，可走回了東廂房。

小小兒一跑一跳地問爺爺：

「爺爺，吃白麵餃子能不能管夠？」

「管夠！管夠！」

金生帶着弟弟進了屋兒，娘她們開始包餃子，還是二姐擀皮，足供三個人包。銅生趴到餡子盆邊兒聞聞，三姐推了他一下，笑着罵他：

「饞相！別把涎拉子掉裏頭！」

金生想總得給他們找點事做，要不回頭一定會捅漏子。

「別在這兒搗亂，走！到爺爺的炕上去玩升官圖。」

「行！可是二哥不許賴！」

「誰賴？你才愛賴呢！賴不過就哭，到娘跟前兒去告狀，再賴沒人跟你玩兒！」銅生一點兒也不客氣。

小小兒很抹不開，舉起拳頭，大概想想是過年，又放下去了。看看這個，看看那個，看大夥兒都沒注意，就一挺脖鑽進了爺爺的屋去。

爹跟老叔兩人還是盤着腿聊着，像商議過什麼事，看見爺爺帶着孫子來了，就不說了。爺爺上了炕，還坐在那塊最暖和的地方，小小兒跟銅生也像猴兒似爬上炕，金生從地下的几子上，把升官圖拿到炕上，打開舖在炕蓆上。

「老叔！跟我們一起玩兒。」小小兒叫着，可不敢叫爹。

「你們自己玩兒吧！我們大人也說說話。」

金生跟弟弟玩着，耳朵心思可在大人的話上。他知道爺爺、爹、老叔平常不大能湊在一塊兒，在一起不光是落個科兒，也許會談家裏的大事。

果不其然，爹說話了，很小心地。

「爹，老五剛才跟我說了，城裏的孩子早都上小學不上私塾了，包家井三四年以前已經設了小學，當然不如縣城的學校好，人家孩子能唸，咱們家孩子也能唸。」

「小學行嗎？聽說淨敎體操唱唱兒，也不大敎讀書寫字。」爺爺沉吟着。

「爹！人家上課，都得規規矩矩唸書，沒有誰能像在學塾裏，老師要是一眼照顧不到，就合在一塊兒作禍。在學校裏都得按規矩來。體操就是一堂課兩堂課，還有算術修身呢！唸私塾的孩子都沒學過算術，上中學吃虧！」老叔趕快說。

「你們是他爹，他叔叔，你們看着辦吧！」爺爺尋思了一會兒說，又接了一句：「那兩個丫頭不能送去上學堂！」

爹跟老叔彼此看了一眼，老叔急忙答應着：「那是當然！那是當然！」

「大哥！你怎麼亂擱，你還沒升到縣知事！」銅生叫了起來。

「啊！啊！我一下擱錯了地方！」

金生有點不好意思，可是心就沒法子專，就要跑到大人的話裏去。他還不懂什麼叫計畫未來，可是他知道大人在一起合計的，都是高家以後的要緊事。升官圖也挺好玩，要是輸了，也不樂意，但就是覺得大人的話比升不升縣知事重要。

「看這場雪，這年應當是好年成！」爹吧嗒吧嗒抽着菸袋，味兒好衝鼻子。

「是有那麼一說，可也不一定！」爺爺說。

「希望吧！可是我聽在中東路上做事的朋友說，今年夏天，有些日本高級官員有一趟旅行，從旅順到海拉爾，什麼長春、哈爾濱、龍江、洮南都去了，也不知去幹啥！」老叔說。

「眞的？」原本靠牆歪着的爺爺，立刻坐直了身子：「眞有這回事？」

「假不了，我那朋友別人認不眞，他知道有一個姓坂垣的，是個青白臉，留個小鬍子！」老叔肯定地說。

爺爺半天不說話，尋思了很久，緩緩地說：

「小日本幹啥都有他們的想頭，不會平白地到處跑，怕咱們這塊土，又要不安靜了。」

「老毛子能讓份兒啊？小日本兒有想頭也白搭。」爹倒樂觀！

「難說呀難說！三十幾年前，那還有皇帝的時候，你還不記事，老五還沒生，那不是先鬧日本鬼子，就因爲老毛子不服氣，庚子年進了兵就不退，兩下就在咱們這兒幹了一場。弄到歸齊，倒楣的還是咱們中國百姓。」

「爹說得對！事情不會那麼簡單！」老叔點點頭。

「唉！」爺爺長長嘆了口氣。

大人都不說話了。金生又平白添了許多心事，又想起老師在學校說的，日本鬼子怎麼樣欺侮中國人，要佔盡東北所有的好處。老帥不聽日本人的話，他們就炸死他。少帥要換國旗，他們就派了好幾撥人威脅他；少帥沒法子，祇有拖，拖到十七年底，才趁日本人不防備，一夜之間把國旗插滿了瀋陽城。日本人氣得要死，也沒轍了。

「大哥！你到底玩兒不玩兒？心裏老想別的！」這次是小小兒抗議了！

「不玩兒了！不玩兒了！歇歇，等會兒吃餃子！」金生乾脆不玩兒了。

「時候差不多了，我去看看供桌的香燭！」爹先下了炕，老叔没言語，也跟着下了地。就剩下爺爺，銅生和小小兒可是找着人了，纏着爺爺跟他們玩兒。省得兩個弟弟没完没了地拖着大哥玩那升官圖。

從爹把寫春聯的差使派給金生以後，金生就覺得自己已經大了，不再是銅生他們那樣的小孩子了。也許是去過省城，住過學堂，見過世面，聽的事多了，那句「小孩兒小孩兒你別饞，過了臘八兒就是年」，並不能形容他過年的心情。高家的家境，不缺吃喝，也不算很闊綽，吃頓白麵餃子是件大事，可是就不像小小兒他們那麼樂喝；倒是覺得一家人能在一塊兒好好過年，就太好太好了。可能自己也在外頭過過八月節，覺得小黑兒那樣有家不能回很可憐。張家哥兒倆，只有個叔叔在滿洲里，太遠，也就不回去了，好歹兒弟兩人還可以做個伴兒。那老何，雖然是個打頭的，恐怕最可憐了，他老婆孩兒恐怕都望着他回家；那老佟……。

「唉！金生，你怎麼蔫不拉搭的，在那兒想什麼？不許睡啊！」爺爺叫着金生。

「爺爺，我没睡！」

金生趕快挺起了身子，想不再胡思亂想，偏偏看見爺爺又想起奶奶。

忽然間，屯子的遠處響起第一聲爆竹，立刻一串連一串，遠近的爆竹都響了。爺爺推開了手上的骰子，穿鞋下炕，一邊走一邊問着。

「快！快！咱們也放鞭吧！都好了没有？」

金生三兄弟比爺爺更利落，擁着爺爺到了堂屋。

「什麼都預備得了，鐵屏已經到院子裏去放鞭了。」

爹應答着，一句話沒講完，院子裏也響起了鞭炮聲。

娘支使二姐去收拾屋裏的炕桌，叫三姐把幾盤下酒菜都先擺了上去。娘自己忙着燙酒。老嬸兒拾掇堂屋的八仙桌，放好碗筷，也把同樣的酒菜放到桌上。銅生、小小兒四個眼珠子一會兒看看擺在長櫈的板兒上沒下鍋的餃子，一會兒看看桌上的菜，簡直什麼也聽不見了。

老叔帶着老佟、老何他們進來了。爺爺錯眼不見，又跑了一趟屋裏，手上捏了一把紅紙包兒。

「給老東家磕一個，給大先生、大奶奶磕一個，給五先生、五奶奶磕一個！拜年拜年，來年更昇發！」

老佟領着幾個長工趴到地下磕頭，爹和老叔趕快上去把他們攙起來。爺爺一邊說着，一邊把一個個鼓鼓的紙包兒給他們。

「你們一年到頭辛苦，也謝謝你們啦！今天酒有的是，多喝兩盅！」

每個人手上接過了紅紙包都笑咧了嘴，尤其小黑兒還在手上使勁兒捏了兩下，一張大嘴都快裂到耳根了。

老佟他們鬧騰完了，爹和娘就撢撢衣服跪下去給爺爺拜年，爺爺坐在椅子上一動也不動；跟

着是老叔、老嬸兒，然後金生和弟弟排在前頭，帶子、帶小兒排在後頭給爺爺磕頭。爺爺也給每個孫子孫女一個小紅紙包兒，把小鎖子的一份兒交給老嬸兒。孩子們給爺爺拜完年，又給爹娘和老叔老嬸兒叩頭，也都得了壓歲錢。然後才上桌吃飯。

「別客氣啊！多喝兩盅啊！多喝兩盅！老大多讓讓！請他們坐！坐！」

爺爺讓老佟、老何他們入了座，就進了屋，爹和老叔每人倒了一杯酒敬過以後，看他們大杯喝酒，大口吃菜，才也進了屋，上炕安席。爹讓娘和老嬸兒也都上了炕，叫二姐、三姐下餃子。

「金生他娘，你也不錯了，熬到有閨女侍候你吃餃子了。」爺爺笑謎謎地說。

娘有點兒受寵若驚了。趕忙端起酒杯來抿了一口說：

「借爹的金口，希望往後更好！」

孩子們顧不得說話，大人敬來敬去。菜的確不錯，都是平常吃不着的。倒是娘和老嬸兒吃得不多，大概是累着了。金生吃吃，也擱下了筷子。爬下炕去。

「金生怎麼不吃啦？下炕幹嘛？」老叔問。

「我去等着端第一碗餃子，給祖先供上。」

「瞧！這就是咱們金生，眞是出息了！不用大人說，自己就知道！」爺爺眼睛都笑得沒縫兒了。

給祖先供過餃子，給長工們上了兩大碗餃子，屋裏的酒也喝得差不多了；第二鍋餃子也熟了

，金生幫着兩個姐姐把餃子端進屋裏，一家大小圍着炕桌，眞是吃團圓飯了。金生看看爹，看看娘，忽然心裏一動，想起大姐。大姐現在在幹啥？今天她婆婆不會不給她吃餃子吧！不敢再往下想。雖然二姐的手幹活兒幹的皴得一條子一條子的，乾家雀屎也治不好，命還是比大姐好，開春就能去唸書了。不能想！不能想！

晚上雖然已經吃過一頓好的，到底是少吃的白麵餃子，又是鮮白菜餡兒的，大夥還是吃了不少；撐得銅生小小兒彎不了腰，娘直怕他們停了食，叫他們下地走走。

長工們酒足飯飽，謝了又謝，帶着年賞回屋去了，究竟是拿了新賭本兒再接着賭，還是睡大頭覺，那就看他們高興了。

拾掇拾掇，洗完掃淨，怕不有四更天了。爺爺說都睡了吧！明天一早就會有人來拜年。金生想大概就指的二叔、三叔、四叔他們吧！雖然住遠了，大年初一還是會套了車來。就不知大姐夫那天會來，也好問問大姐的情形。

也許都累了，幾間屋裏的人都打呼兒。爺爺打呼；札板牆那邊老叔老嬸兒打呼；隔了一個堂屋，娘那邊也有人打呼。金生也累，就是睡不着；不是冷，過年的炕燒得特別熱，舒服極了，可是睡不着。

是不是年年能這樣？

二姐有一天也會出門子，接着就是三姐？

以後銅生小小兒娶了媳婦，是不是也像那幾個叔叔一樣，長了翅膀就飛了。

日本鬼子會不會眞鬧出點兒事來？

爺爺的身子會永遠這麼結實嗎？

年過去了！民國二十年的陽曆年陰曆年都過去了，這一年是什麼樣的年？

明年一家還會過這樣的年吧！

會有個好年吧？瑞雪兆豐年呢！

會吧？

金生終於迷迷糊糊地入夢了。被窩裏暖極了，睡得好安恬。爺爺的鼾聲一點兒也不會擾動他。在睡夢中，庚午年眞的走遠了。辛未，民國二十年會是什麼樣的一年？！

註：套在茶壺外保溫的棉套。

五

民國二十年，對高金生眞是個大關，一下子就由小孩子變成了大孩子。除了過年後由老叔護送回省城以外，此後都得獨來獨往。江上沒有化冰以前，家裏套了大車，送老叔和金生到哈爾濱火車站，再搭火車去龍江。也有人說從呼蘭縣城坐車到北安，再轉龍江也行，可是那要繞好大一圈兒，人沒有那麼笨的。

開了春上了課。呼蘭鄉下當然比不上龍江，當一片綠回到人間以後，抱在嫩江懷裏的龍江城，也換了一個面貌。金生也不像乍到省城時候那麼怯生生的，整天除了在課堂呆着，就是回與老叔共住的小屋唸書做功課。說小屋也不小，可是比起家裏的半間大炕就嫌小了，尤其成天呆在裏頭，不小也顯着小。回到省城後，老叔告訴金生，別整天跟着老叔，像影子似的，弄得兩個人都挺累的；跟同學出去跑跑玩玩，也不算不規矩。所以金生也致隨着同學去逛龍沙公園了。金生的同學除了那麼一兩個都比他大，因爲年歲小，又從鄉下來，還是那麼個喜歡替人想的性格，大學長們對他都好，常常帶他到處跑，吃吃喝喝都不許他花錢。特別一個年已十七，娶過媳婦兒的姚

洪章，對金生最好。姚洪章的爹，開了三家酒坊、三家當舖，還有個大糧行，娶了三個女人，就生下他一個男孩兒，疼得什麼似的，可沒慣成秧子。家裏給娶了親，才放出來唸學堂，就怕給帶壞了。在同學裏，是天生當老大的材料，帶着大夥兒跑；因爲沒兄弟，對金生就特別好，金生又成了姚洪章的影子。姚洪章見多識廣，小時候跟他爹去過北平，連梅蘭芳唱戲都聽過，同學對他自然另眼相看。姚洪章也不欺侮人，反喜歡「保護」弱小，愛的就是一幫同學跟他到處亂跑，吃他喝他的。金生對他也是剖心剖肝，把他當大哥看。平常金生不大把同學往家帶，可把姚洪章跟另外一兩個要好的同學帶回家過，坐在老叔和金生的炕上，做功課、下棋、聊天兒。

從這些同學的嘴裏，金生才知道，爲什麼老叔雖祇是女子師範的教員，大家可對他那麼尊敬，跟誰都平起平坐，原來還是個什麼「作家」。雖然高鐵屛極力否認他就是那個在關內關外頗有文名的高亮，但是在龍江、瀋陽、長春用本名發表的詩文，已經讓大家敬服了。關裏有文化界人士到省城，都要見見金生的老叔；他們還說金生的老叔成名很早，聽有些人說，高鐵屛唸大學的時候，家裏給的錢不夠用，就靠寫文章貼補。金生慚愧極了，這眞是聞所未聞的事，誰都知道，偏自己不知道；人家都看過老叔的文章，就是自己沒看過。眞土！眞夠孤陋寡聞！對了！難怪大冬天裏，老叔也不睡覺，守個火盆，趴在炕桌上悶頭寫。

金生能離手，老叔也輕鬆多了。除了上課、看作文本、預備教材，還有寫那永遠寫不完的東西，整天不見人影兒，也不知那有那麼多朋友。

有時候也把朋友帶回家，人家也不嫌他們那兒鍋冷灶冷；要是學校的工役疏忽了，連壺熱茶也沒有，反很喜歡到他們那兒去聚會。不過是一包花生豆兒，幾壺冷酒，可以聊到半夜。金生才不管呢！躺在炕裏也睜眼兒聽着，聽睏了就睡覺，慣了也不覺得吵人。于大叔是一個，宋三叔兩邊跑，要是從料甸的工廠到省城來，也一定到；偶然談晚了，就在一個炕上湊合睡了。還有好幾位，像什麼林大叔、胡大叔、朱大叔，也有記不淸名姓的；反正雖然都叫叔叔，那些人年歲比爹還小一點，可都比老叔大。宋三叔最小，也比老叔大兩歲，正像金生在同學裏一樣。他們談的，有的懂，有的不懂。宋三叔和于大叔都是留日的，看得懂日文，常把日本國內事情當做話題。五月裏，吉林三姓萬寶山一帶發生中國老百姓跟朝鮮人爭水的糾紛，更是常常在談；談論之中，好像很憂心似的。老叔的朋友裏，數宋三叔長得最不體面，可最機伶。屯子裏的人都笑，老宋家的男人女人，都長得過得去，爲什麼宋德全會長得那麼嘎巴六豆兒的不成個兒。金生有一次也說這樣的話，被老叔臭罵一頓，說人不可貌相。話是這麼說，要是老叔跟宋三叔站在一塊兒，看着實在很絕。

什麼都談，有一次還談到老狼頭靠窰攻打宋家圍子的事，宋三叔就說：

「老狼頭不會再到我們屯子了！」

「當然，咱們屯子，不是長嶺子，又不是包家井，連個名兒都沒有，不過幾十戶人家，不是目標！」老叔表示他的看法，看起來又不像是眞意。

「也不爲的那個。也不是爲的『那個』！你不要以爲你們家地戶老周家的大兒子，投到老狼頭那兒去了，咱們屯子就會得濟沒事了！」

一聽說周家的老大狗剩兒投了老狼頭，一屋爲之譁然。老叔一見事情已經講開，就再也不必隱瞞，追着問：

「那你說爲什麼？」

「老狼頭，帶了一百來人打我們家，打了四天四夜打不下來；他不知道我們新請了幾個炮手，都是厲害角色。而且從我爺爺起立下規矩，宋家的人，男的女的都得會打槍。一有事，我們自己家人帶長工就是四十多棵槍（註一），再加上新來的炮手，他們得不了便宜的。」宋三叔說。

「你們的人還是少啊！」有人不那麼想。

「少也不要緊，管用就成。他們不是攻不下來嗎？就撂下話來了，說知道我們家有高人，他們用札槍的尖兒頂一個制錢，要是有人能一槍打掉那個制錢，就永遠不再到我們屯子。」

「結果呢？」是胡大叔問。

「我們家新僱的炮手裏頭有個人，是剛從關裏來的，聽說以前跟過吳佩孚，他的槍法得過吳大帥的獎賞。他就在炮樓裏放了一槍，把那個錢打了下來。」

「老狼頭呢？」胡大叔好奇，追着問。

「走啦！他們江湖上的人，講究的說話算話！」

「周家老大沒參加打你們的圍子，他是後入伙的！」老叔解釋着。

「你怎麼知道？」宋三叔見老叔不回答，就自己說：「我早知道。聽說那小子到處浪蕩，混不下去了，就投到老狼頭的隊兒裏，打包家井他就有份兒！不只我一個，好些人全知道！他是新入伙的，沒有力量讓老狼頭打那兒不打那兒！」

老叔好像有顧忌，不肯搭碴兒往下談，宋三叔笑笑也就不言語了。

金生立刻就明白，過年以前，爲什麼老叔替周家老大送錢，回家不給爺爺和爹知道；狗剩兒爲什麼到了屯子口不敢回家，原來他投了鬍子。可憐的老周，不知道兒子已經當了土匪。土匪都啥樣兒，從來沒見過，不過聽姚洪章說，鬍匪長得也跟平常人一樣。青紗帳起，高粱地裏可以藏人，他們就很活動。冬天不大出動，都住在屯子裏，跟老百姓一樣，除非打窰；也絕不在近處動手，比方說老狼頭他們的根兒，就在大青山。他們講的兔子不吃窩邊草。姚洪章愛東跑西跑，可不敢隨便離開龍江城。他說像他這種三代單傳的主兒，正是綁票的對象。

鬍子會打窰，會綁票；青紗帳起，小絡兒的土匪更防不勝防，走路的人都無法順當安心地來往，但是在老叔他言談中都不算大事，讓大家嘀咕的還是日本人下一步的舉動。

萬寶山的亂子出來以後，越鬧越厲害。大多數的人都認爲，不過是又一樁高麗棒子狗仗人勢欺侮中國百姓的事端。宋三叔則不以爲然，金生就聽他說過：

「沒那麼簡單，鬼子正在找題目鬧事兒呢！高麗棒子只是可憐的傀儡！」

這事兒就是大家憂心的一項原由。談來談去，預測這事一定會鬧大，絕不會就止於爭水源而已。

金生第一年的中學課程，就在這風風雨雨的傳說中結束了。這次老叔不帶金生回家了，留在省城辦自己的事。老叔給金生買好到哈爾濱再轉呼蘭的火車票，然後給家裏寫封信，交代好在呼蘭火車站接人的時間，就這樣打發金生自己回去。

「老叔，要是爺爺、老嬸兒問我，老叔放了暑假爲什麼不回家，我怎麼說？」

「很容易，就說老叔在省城有事，一半天兒還不能回去。」

「要問有啥事兒呢？」金生又學老嬸兒的口氣：「有啥了不得的事！老嬸兒總是這麼說。」

老叔給逗笑了，拍了一下金生的肩膀。

「小鬼頭，倒挺會學樣的！就要告訴她，男人有男人的事，大人的事沒說，小孩子不知道。我的事……」

老叔把話又嚥了下去。金生知道老叔要講的話一定是「我的事不用她管」，當着小輩，祇好不講了。

「好了！就是這麼說，你收拾收拾行李，後天七月三號一清早，我送你上火車。這兩天我要買點好香片，你給爺爺捎回去；也要買點痧藥，帶回去交給你爹娘。」

就這麼說定了。金生除了收拾行李，也要找點東西給姐姐和弟弟。鋪子裏有花花綠綠的頭髮

夾子，也不貴，問問知道是日本貨，心裏挺隔歐（註二），就不肯買了。給弟弟買東西倒挺簡單，書店有那一折八扣的繡像小說，選幾本帶回去，一定受歡迎。金生按自己的口味選了水滸傳、七俠五義、小五義，還有濟公傳；想再買點，不敢多買，怕爹會罵，拿有用的錢買閒書。

這次回家，不像冬天那次那麼歸心似箭，祇是覺得又呆了一學期，該回家看看了。回家後不要很久，陰曆七月中以前，就會收麥子收豆子和小米。那是除了過年，農村裏最熱鬧的時候。爲了收割，把收下來的糧食上垛，所以都會預備好吃好喝的給工人。養了雞，鷄也下蛋，可是平常都捨不得吃；秋收的時候，就得給工人吃，還得預備好酒好肉。家裏的東西不夠，趕集的時候，還得多買兩斤肉，用鹹鹽水醃上，給夥計下飯。雖然到省城上學，錯過了打烏米的好時光，再也不能到高粱地裏去折病穗兒的心兒來吃，還能趕上秋收的好戲。不說別的，就看打頭的老何，在場園裏把麥子垛成塔一樣又高又圓的大垛；把豆子穀子連着秫稭，垛成小山一般的長垛，就很好看了。等到霜降，剷平場園的土，再澆上水，用滾子壓平，再來打場。霜降的時候，早又回學校了，趕不上那一場，但秋收的熱鬧一定趕得上。

誰知，就在金生啓程回家的頭一天，萬寶山的糾紛，終於釀成了「萬寶山事件」，中國老百姓和日本警察動了手，日本警察隊開了槍；農民受傷的有二三十個，還有好些給抓走，帶回去拷打上刑，也有兩三個人當場打死。日本警察不光在出事的水渠邊打人開槍，還衝入民宅；連女人生產的產房也氹闖，結果孩子生了一半兒，受了驚嚇，當場母子雙亡。省城的消息靈通，雖然發

生在吉林，當天龍江就全知道了。街上的人聽了只是氣憤，生活照常，老叔的一干朋友，可對這事看得比較嚴重，所以老叔送金生上車，臉都是沉着的，好像就想把金生趕快送走，好去弄自己的事。

同樣的火車，夏天比冬天強多了，不再像老笨牛拖大車，光喘氣兒不邁步兒，也不那麼誤點了。再從哈爾濱上火車往呼蘭走，火車過松花江大鐵橋，那眞是壯觀，江裏有帆船汽船，還有老毛子的遊艇。俄國人眞會享受，聽說他們在國內也是缺這少那，湊和着過，來到中國就充闊佬兒，在哈爾濱最好的房子都是他們的。遠望江中間太陽島上都是遊人的腦袋，太遠了看過去，看不眞亮，倒不全像老毛子。有男的也有女的，哈爾濱跟呼蘭的屯子裏究竟不同，在屯子裏不行的都行了。

過了江再往前走，就是三棵樹站；過了三棵樹，就到呼蘭縣城了。意外的不是打頭的趕車來接，而是小黑兒。大車也沒套四套馬，就用了一匹轅馬一匹拉套。金生覺得奇怪的不是不裝什麼貨，就用了兩套馬，而是讓小黑兒神氣活現地當了「車老闆」、「大把」。

小黑兒把金生的行李一件一件都給搬上了車。金生忍不住問：

「小黑兒，怎麼是你來了，老何呢？」

「學生，請上車吧！打頭的發痧，又吐又瀉，怎麼能趕車出門兒？你上車吧！看看我小黑兒

的手段。哼！哼！也許不比打頭的差！」小黑兒洋洋得意地跨在車沿上，拿起大鞭和小鞭，倒也像那麼回事兒。

金生爬上了車，覺得挺有趣的。小黑兒趕車，一路可以聊天兒；要是老何來，就沒啥話說，只好一路悶着不做聲到家。小黑兒來了，他不會閒着那張嘴，沒話都要找話說。

車慢慢走着，兩人有一搭沒一搭地聊着。

「小黑兒，這趟差使是你自己要的，還是我爹派的？」

「你爹派的！不派不行啊！你爹會趕車，可是他有事。別人都不會。萬一打鴨子上架，驚了馬，弄個人亡車毀怎麼辦？哼！你爹也知道，我爹在世的時候，是最好的車老闆，趕七套馬的大車，像趕花軲轆車一樣輕便。鞭子一揮，要打馬的嘴唇，一定不會打到鼻樑上。哼！我的本事趕不上我爹，也差不多！」

說他胖，他就喘了，看他吹的！金生實在想笑，又怕小黑兒抹不開，就用話岔開。

「唉！我知道你姓王，你除了小黑兒還有沒有大名？」

「怎麼沒有？我叫王傳善。傳是傳宗接代的傳，善人的善。」

金生詫異了，小黑兒沒唸過書，怎麼知道什麼「傳宗接代的傳」、「善人的善」？小黑兒看出金生的懷疑，心裏好像很不痛快，閉着嘴半天不出聲。

「小黑兒，別生氣，我沒有壞意呀！」

「我不是氣你，我是氣我後娘！哼！有後媽就有後爹。我們住包家井，包家井有小學，上小學也花不了什麼錢，我後娘跟我爹嘮叨、嘀咕，我爹就不讓我上學了！」

「你別不痛快，等你有空兒，我教你認字兒！」金生眞心的同情。在車上挪了挪窩，離小黑兒更近一點。

「那好哇！我就叫你老師。以前小學裏的老師說，不識字就是睜眼兒瞎子。」小黑兒又樂了。

在冬天掉得光禿禿的白楊樹，都長出了綠綠的葉子，隨着風搖來搖去，樹後就是成熟待割的高粱，火紅火紅的，好看極了。跟小黑兒這麼一邊落科兒，一邊兒看風景慢慢走，實在是一大享受，可是金生突然想到一件事兒。

「小黑兒！」

「啥事兒？」小黑兒的聲兒聽着挺樂的。這人就是這點兒好，老樂喝喝的，難怪爺爺和老佟都喜歡他。

「現在青紗帳雖然已經成了紅紗帳，會不會有小綹兒的鬍子出來？」

「哦?!」小黑兒楞了一下兒，馬上又很有自信地：「不怕！要有，我小黑兒來對付。」

「會有啊？」金生躭心了。

「不會啦！」聽着小黑兒也不像很有把握。

可是看看四週，不像會有壞人出來的樣子，倒有農夫從高粱地裏進進出出。可不！陰曆六月

中就收割了，得來照看照看。

「喂！你知不知道，老東家又相了兩次親，都沒相中。」小黑兒很曖昧地一笑。

「又相了兩次？爺爺那麼急呀？」金生有點不好意思。

「怎麼不急？不急大年下聽說有個人，馬上套了車去看？你忘啦？那時候你在家呀！」小黑兒看金生搖搖頭表示沒忘，又很神秘地說：「佟大爺說，年歲大了，要個人侍候，穿穿衣服暖暖腳兒，比年輕人還要緊。」

「唔！我爺爺都相了什麼人？」這話只敢問小黑兒。

「這兩次老東家都沒親身去。頭一個你爹回來說太老，都快七十了；另一個人還不錯，兒子不着調，老東家怕有麻煩，自然不必再親身去看了。」

小黑兒也不過大了四五歲，彷彿對於有個「人」的重要了解多了。這個「人兒」到底有多少魔力？爺爺過年都六十五了，還這麼急着要弄一個；老嬸兒就怕老叔在外頭又找一個；二叔、三叔好像沒啥可說的，四叔有了四嬸兒還一點兒也不老實，外邊兒風風雨雨的閒話不少，長工湊在一塊兒都拿來當故事講。爹……爹沒有什麼好說的，就是一到街上去看牌，娘就會有沒來由的脾氣。金生沒法子體會「人兒」的要緊，可是看見這些，知道男人大概離不開那麼個「人兒」。想着，也就管不住地說了出來。

「喂！小黑兒，最近我爹還到街上去看牌沒有？」

「唉呀！你別跟大奶奶一樣多心好不好？屯子的男人，誰不到劉家小寡婦家去喝酒看牌，又不是你爹一個。那小寡婦的脚，又小又尖，所以連路都不大走，老笑嘻嘻兒地盤腿兒坐着，男人就愛看那樣。也怪！你爹他們看這小脚兒，怎麼看怎麼好看，咱們看那脚怎麼看怎麼不順眼！」小黑兒眞人不露相，把大車趕得平穩極了，對女人經也挺有心得。

「遠看像個桃兒，近看驢蹄子沒毛兒。」金生把在省城聽來的一個謎唸了出來。

「唉呀，該死！讓你娘聽見，你不挨揍才怪。你娘、你嬸兒，連你大姐都是小脚兒。」小黑聽了大笑，要是不跨在車沿上，早會拍手打掌像平時又叫又跳了。

「不是我說的，省城裏學來的一個謎兒。娘現在也後悔了，看老叔討厭老嬸兒的小脚兒，大姐夫厭惡大姐的脚早就後悔了，說大姐的苦受得不値得。」

「可不是？小脚兒不方便，要跑反逃難，那可是個累贅！」小黑兒像自言自語，臉色也暗了下來。

聽了小黑兒的話，金生大吃一驚，不知道家裏有什麼情況，難道小日本兒除了在吉林鬧事，也跑到呼蘭來了？那可不得了，可不得了！

「家裏出了什麼事兒？」

「沒有出什麼事！」小黑兒也吃了一驚，像有難言之隱似的，半天悶聲不響，憋不住終於說了：「學生，我跟你說，你可不許跟別人說。我娘，我親生的娘，就吃過小脚兒的虧。本來我不

知道，我後娘罵街，我才聽出來。我姥爺是土財主，沒兒子，獨生女孩兒，就得跟兒子一樣管事。日本人跟老毛子打仗的時候，到棉花地裏去，老毛子的兵來了，大夥兒都跑了；就是我娘腳太小，跑不動，遇見了那些雜種。娘原本有了人家兒，人家卻退了親；又在家呆了好些年，我爹的前房死了才娶了我媽。我姥爺陪送了房子地，可是也沒用，我爹對我娘不好，想起來就揍一頓！」

金生第一次承受別人交付的這麼大的秘密，看着小黑兒那張疼痛的苦臉兒，好像更像更黑了。半年不見，他又長高了一些，已經完全像大男人了。除了臉膛子黑了一點，也挺整齊，雖然是下苦力的，倒沒有莊稼漢的粗蠢相；尤其兩個大大的黑眼珠子，滴溜溜地轉，一副聰明樣兒。那口牙本來也不白，咧嘴一笑，倒顯得黑臉白牙，有一種傻乎乎樂絲絲招人疼的樸樣。看他忽然出了一張苦臉，好不習慣，不知怎麼安慰他。

「以後我找老婆，一定不要小腳兒的，我要有閨女也不許裹腳！」小黑兒又笑了。

「民國二十年了，還裹腳！」金生心裏一塊石頭落了地。也不知怎的，突然覺着跟小黑兒近乎了不少，像是能說幾句眞心話的人。想起從省城帶回的新消息，想起三十兒夜裏老叔說的話，不由得也把一顆心沉了下去。看看小黑兒那張仍舊快樂的臉，還是忍不住說了。

「唉！說不定有跑反逃難的一天呢！小日本兒又鬧事兒啦！就是昨天！在吉林的萬寶山。」

「眞的?!也不怕！小日本兒要欺侮到頭上，我才不跑反逃難呢！我跟他們拚！」

佩服。屯子裏省城裏，有些人一聽說日本人仨字兒，就覺得惹不起，祇有吃啞巴虧算了。

金生不覺得小黑兒太狂，倒覺得是個可信靠的漢子。拚不拚得過是一回事，有那膽子就讓人

坐小黑兒趕的車，眞不錯，兩個人說說笑笑，十幾里地，一會兒就過去，連怕高粱稞裏會跳出強人的事兒，都忘了。遠遠的宋家圍子又看見了，垈子牆，高門樓，四角四個炮樓，到底是大戶人家，難怪郵信的時候，寫地址都得先寫上「長嶺子北，宋家圍子西」。

過了宋家的圍子，又是汪家的圍子，再往西邊兒就是高家了。沒做垈子牆，可也用鍘碎的麥稭摻水和泥，用鐵叉子把那泥掘起來堆成叉牆，儘管不如條子牆、拉核牆經久，可能擋槍子兒。牆外也沒護圍子的壕溝，跟大戶人家究竟不一樣。不過也許用不着，土匪打窰，宋家一定是頭一家，要過不了宋家，他們就進不了屯子；如果能衝過那麼塊地方，什麼炮臺壕溝都沒用了。

再往裏去才是老侯家；侯家過去是那條長不到五十丈的大街，除了大街的舖子，走到西頭再有十來戶人家。劉寡婦的小酒館兒，就開在大街的西頭上。這一片鄉土，金生連閉着眼睛都摸得回來。

王家的園子已經過了，馬上就到家了，大概不是第一次回來，再也沒有誰衝出卡子門來看。小黑兒趕着車進了卡子門，過了糞土堆，越過了影壁，繞進了院子。喝！爺爺、爹、娘、老嬸兒抱着小鎖子，還有兩個弟弟都站在正房前；老佟沒睡覺，也站在東廂房門前。金生覺得挺不安，雖然這是暫時的農閒時節，怎麼當得起大夥兒這麼迎接。

小黑兒不言不語，不理大家的碴，趕着車進了院子，磨了一個圈兒。前頭那匹花蹄子好像有點不聽指揮，小黑兒舉起大鞭一揮，好響的一聲，但是只鞭梢輕輕掃了一下馬口唇，花蹄子乖了。小黑兒「迂」了一聲，車平平正正停在正屋前，爹跟爺爺笑着迎上來。

「小黑兒呀！你是跟你爹差不離兒呀！」爺爺說。

「你這小子還不賴啊！」爹說。

小黑兒好得意，又把嘴笑得咧到耳根，像個英雄似的從車沿上跳下來。老佟始終沒說什麼，可是一張老臉，笑得都是摺子，走過來幫金生把行李拿到屋裏。金生這才明白，不是全家站了班迎接自己回家，而是要看小黑兒的功夫；不用說，小黑兒的畢業會考考得不錯，連爹都肯誇上一句。

眞是回家了，兩個弟弟幫着把小零碎拿到屋裏去。兩個姐姐正在預備飯，看金生回來都笑嘻嘻的，跟冬天裏那手疼得嘶嘶哈哈的樣子全然不同。

「喲！又長高了一截！」二姐說。

「你呀！再不回來，娘又要把開火車的從頭罵起了。」三姐一邊往灶裏塡柴火，一邊兒說。

金生顧不得跟姐姐說話，得先給爹娘和爺爺請安。和爹娘說了兩句話，趕緊回到爺爺的屋兒。弟弟們已經把東西都拿了進來，地下炕上都是。小小兒摸摸這看看那，顯然是要弄淸楚給他帶了些什麼？金生先不管他，忙着從網籃裏掏出一個紙包兒，交給剛剛上了炕的爺爺。

「爺爺，這是老叔特別叫我帶回來的，說是關裏來的最好的香片，叫我不許喝，說給喝糟蹋了。」

「花這錢幹啥？挺貴的！」說着接過去，眼睛可笑得沒了縫的，另一隻手在金生身上摩挲着：「可是長出息了，更像學生了。」

夏天，炕洞裏雖然用坯攔了一攔，又有炕席隔着，炕面還是有點微微的溫度；也許根本因爲天熱，金生可以感覺到爺爺的熱手心有多少疼愛。一時間好想像小時候一樣，再膩到爺爺身上。當着弟弟，又畢竟大了，到底不好意思。想了想，忙跳下炕，又到網籃裏掏出個紙包。

「你要幹啥？」大概是爺爺想留下金生說個話。

「老叔有東西帶給老嬸兒。」

「快去吧！去吧！」爺爺彷彿有點意外。

老嬸兒正在衲她那永遠衲不完的鞋底子。小鎖子在炕上爬。金生看了有種說不出的感覺，不怪老嬸兒會去押花會，會去找跳大神兒的，愛聽人唱秧歌。

「老嬸兒！這是老叔叫我帶回來的鷓鴣菜，還有雪花膏！」說着金生把東西遞過去了。

「雪花膏?!」老嬸兒接過去，有點兒驚喜，又想遮掩地把那紙包放在炕上。

「是！老叔說的，說那是玻璃瓶裝的，叫我留點神別磕破了，把藥弄壞了。」金生怕老嬸兒不信，趕緊說明。

「哦！那是洋玩意兒，我也沒用過。」老嬸兒低着頭。

「城裏的人都用，說冬天擦了臉不皴。」

「你怎麼知道？」老嬸兒眞笑了。

「舖子的掌櫃的說的，城裏的女學生都用。老叔帶我出去買東西，我聽那掌櫃的說的。掌櫃的還拿了一瓶打開過的給我們聞，欣氣香呢！」金生連比帶劃地描述。

「你老叔怎麼……怎麼想起要買的？」老嬸兒忍不住還是問了出來。

「掌櫃的叫老叔買的呀！買這買那，後來掌櫃的說：『給你家夫人買一瓶雪花膏吧！』老叔就買了。」

金生也不知說錯了那句話，老嬸兒的臉色又陰沉下來了。金生不敢走，也不敢出聲，初次仔細端詳一下老嬸兒。老嬸兒並不算難看，容長臉盤兒，鼻樑兒挺週正，一雙細長的吊梢眼，假如不是嘴唇太薄，還應當很俊俏；就是人太瘦臉太黃，再加上額頭鬢角開得像刀裁過的那麼齊，看起來實在不怎麼順眼，要跟老叔站一塊兒，是不怎麼般配。

「金生，你老叔也放假了，他怎麼不回來？」

冷不防老嬸兒又這麼一問，金生嚇了一跳。

「不知道！老叔說大人有大人的事，叫我先回家。」見老嬸兒不作聲又加了一句：「老叔眞的很忙。」

「好吧！你去歇歇吧！大老遠帶東西回來，難爲你啦！」

金生退了出來，銅生和小小兒就在札板牆這邊躲着，當然是想知道哥哥給他們帶來什麼？金生回頭看看在炕上抽着菸袋的爺爺，擺擺手不叫他們說話，那哥兒倆會過意就不出聲。

「爺爺，我帶他們出去走走！」金生稟告爺爺。

「去吧！別走遠了！別一到家就不見人影，你娘會生氣！」

金生答應着出了屋，娘和姐姐一塊兒忙乎着。

「金生，一到家又想往哪兒跑，馬上要吃飯了。」果不其然，娘說話了。

「不往遠走，就是帶着他們遛遛！娘，我給你老還有我爹都帶了東西，晚上再找。」

「扯淡，都是花你爹媽的錢，弄這個虛禮！」

娘眞的不高興嗎？金生不服氣了。

「娘！不是爹媽的錢，是學校發的獎學金，我上學期考了第二。」

娘由衷地笑了，口氣也變了。

「這小子，還有兩下子啊！帶着弟弟遛一圈兒就回來。」

「是！」

兩個弟弟跟着金生趕快溜了。在院子又碰見爹和張家兄弟在說話。長工說：

「大先生，我看地裏莊稼再有二十多天，一定可以收割了。」

「我看也是，那時候打頭的病，一定早好了。」回頭一眼看見三兄弟往外走，沉下臉來：「往哪兒跑？」

金生連忙住下腳，垂着手回答：

「在城裏呆久了，好想到地裏走走。」

爹的詞色和緩了。想了想：

「你們的地，你們是該看看！去吧！不許走太遠！」

金生帶着弟弟一口氣跑出了卡子門。才說：

「你們兩個不能急，我給你們帶了好東西，不敢給爹知道，晚上才給你們看；不許拿回屋，要看到爺爺這邊兒來看。」

「是什麼玩意兒？」兩個人一塊兒問。

「好看的故事書！好看極了！」

「哦！哦！」兩兄弟樂得直叫。

出了西邊兒的卡子門，繞到園子後頭去。過了榛樹林，又過了小橋，就到了高家的麥地。風吹着樹林子，也吹過麥田。細看看，那一棵一棵麥穗，都飽鼓鼓的，有的還挺着脖子，還沒低頭；等都哈下腰，就該收割了。金生在城裏的報紙上，看見有人寫文章，寫「青色的麥浪」，想不出是什麼情景；今天一看，立刻明白了，什麼是麥浪。不必大風，徐徐的南風輕輕一吹，田裏的

麥子就像得了口令一樣向北鞠躬；一會兒搖擺一會靜止，眞像金色的波浪。這麼好看！這麼好看！

銅生和小小兒原以爲哥哥剛下火車，就帶他們跑這麼遠，一定有什麼更秘密更好的話要說，没想到金生只傻楞楞地望着没邊兒的田地。

「大哥，你到底想說啥呀？」小小兒憋不住了。

「不想說啥呀？没啥可說呀？」金生反覺奇怪。

「那你把我們弄到這兒來幹嘛？」銅生像被耍了似地叫了起來。

「就是來看看地呀！爹不說咱們該來看看嗎？」

「有啥好看？天天看，有啥好看？」小小兒也氣鼓鼓的。

金生想說，離開家就看不到了。見天兒看房子、看車、看人，就是看不見家，看不見地，看不見莊稼，心裏不知像少了什麼似的。好想好想！比想過年的白麵餃子還想！可是跟這兩個弟弟能說什麼呢？

「你們不樂意在外頭呆，咱們就回家！」

金生一語未了，兩個弟弟已經跑過了橋。他跟在後頭，一邊兒走一邊兒望，望那金黃色的麥浪，忽然有一種說不出的酸味衝上了鼻腔。

眞說不出爲的啥，老師都說金生早熟多感，金生自己倒不那麼以爲。但是就是說不出爲啥會

那樣。祇是想着，不管走多遠，到過什麼大地方，還是不如回家好。

弟弟已經跑得沒影兒了，穿過榛樹林，遠遠看見房頂煙囪的炊煙，剛才的那個說不出的感覺又來了。

註一：東北的習慣，槍論棵計數。

註二：討厭之意。

六

秋收，金生期待的秋收，並不如想像那麼快樂。按理說豐收是屯子裏的人最重要的大事，把刈下來的麥子，用大車拉到場園裏上垛，是東家夥計都期待的最重要節目；孩子們即使插不上手割麥、車載、堆垛，但是可以替家裏送茶水點心到地裏，可以到收割過後的地裏去拾麥穗，也能湊這場熱鬧，那能不樂？儘管這兩年爺爺和爹合計過不許金生他們去拾穗，把好處讓給那些寡婦失業的人家以後，金生和弟弟少了一樣遊戲，也少了一點外快，仍然能感應到收割的快樂。至少在田裏跟長工一塊兒吃點心，就比在屋裏炕桌上吃東西有趣多了。再有躺在麥稭上隨着大車搖搖晃晃地從田裏到場園，也比規規矩矩坐大車坐火車有意思得多。

可是，這年那歡喜熱鬧的氣氛，好像就差了些兒，倒不是打頭的老何，因爲病過一場以後，歸心似箭，想趕完這場秋收就回老家；而是老叔帶回家的消息，和風風雨雨的謠言，影響了大人的心境，就也連帶影響了小孩子的情緒。

高鐵屏，金生的老叔，還是回家了；但是他帶回了一個新消息，那就是中國日本之間萬寶山

事件的交涉還糾纏着，又發生了中村大尉失踪被殺的案子。有個日本軍官中村震太郎帶着人往洮南一帶遊歷，結果不知下落，關東軍就派人去打探，才查出來，是讓中國軍隊給扣下槍斃了。也發生在七月初，日本人不說自己的軍官冒充農業專家，進入禁區刺探軍情的不對，卻揑住中國軍隊追捕逃諜而擊斃了中村，又犯了毀屍滅跡的錯失不放。東北的行政當局希望不要挑起戰事，少帥指示一定要設法和平解決，那怕委屈求全都行。可是金生的老叔說，朋友中間的日本通得來消息，關東軍不想善罷甘休，要鬧個大的。

鬧個大的，鬧成什麼樣兒呢？

收割完了以後，爺爺、爹、老叔又有坐在炕頭上喝酒落科兒的閒情了；可是大功告成的喜悅，給新的煩心事兒抵銷了。

「也許日本鬼子不會到北邊兒來，他們要打要鬧也祇是遼南遼西，那才是他們的地盤兒！」爹彷彿是爲了安慰爺爺，這麼猜度着。

「那可不一定，老毛子是讓小日本兒降服過的，鬼子不一定把老毛子放在眼裏。再有，老毛子也不好相與，小日本兒在那邊找碴，老毛子也會在北邊兒撿便宜。可憐哪！咱們這塊土地，老讓人家當肥肉爭！」爺爺有無限的感慨，好像以前的事都從他那半閉着的眼前又經過一回。

「爹說的不錯，咱們這兒是塊肥肉，特別是日本，饞得很呢！大哥想得太如意了；再說，就是南邊兒鬧事，北邊兒也安泰不了。中村出事，是在興安屯墾隊呀！」老叔不便批評哥哥不對，

祇能很無奈地說明理由。

金生在一旁，看得出來，爹不高興了，大概想教訓老叔，又礙着爺爺。半天，在炕沿上磕了一下煙袋鍋子，挺橫地說：

「你是唸了洋學堂的，我是莊稼佬，我沒你明白，那你說該怎麼辦？」

「大哥，我沒說你沒我明白；我是提醒着，凡是心裏多想想，省得到時候措手不及。」老叔急了。

「心裏多想想又怎的？咱們是安善良民，完糧納稅不犯王法，誰能把咱們怎麼樣？」爹頂了回去，接着尋思了半天，嘆了口氣：「唉！我也沒別的想頭，就是好好守着老人辛苦創下的家業。」

「唉！」爺爺也嘆了口氣，沒出聲。

金生覺得爹說的話不對，跟學校老師教導的道理不一樣；老師說過，人不能光顧自己，日本遲早會佔東北，大家一定要齊心想辦法。看看老叔都不出聲了，自然沒有他說話的份兒。金生知道老叔一定有什麼計畫，可是話不投機，就沒說出來。

田裏的事，輪不到女人做，可也不能閒着。本來學塾不歇夏，兩個姐姐也得告假在家，幫着做點心、燒茶水，還要把黃瓜、茄子曬成菜乾，把西葫蘆刨成長條兒，等都風乾了就收在東廂房另外半間的棚架上，然後再送入地窖。這都是爲冬天預備的，金生和弟弟都插不上手。但是等到霜降以後，弟弟要是不上學也不能閒着，得跟大人到田裏去挖土豆兒、拔蘿蔔、收大白菜，然後

送到窖裏。金生一開學就走，這些節目自然就不能參加了。想到這些，金生很慚愧，並不想做個享現成的人，可非得享現成不可。幸虧收割的時候，還能幫忙把工人的吃食茶水給挑到地裏去，要是像銅生跟小小兒，一心都在抓蛐蛐兒，就太說不過去了。

不管金生想着還該幫家裏做多少事，九月初也不能不在老叔回省城以後，也回學校去。開學之後，恢復上課，高金生上二年級了，不再是那個像受氣小媳婦兒似的新生；跟同學在一塊兒，也許不如兄弟手足親，可有另一種快樂。日本人咄咄逼人的陰影還在，但減少不了同窗聲氣相通的樂趣。尤其有一件金生從未經驗的大事，佔據了他整個的心，使他無暇再去注意老叔的生活與情緒；老叔晚上寫得更晚，常常陷於沉思，他都無暇看到。

金生的腳程快，是在屯子裏就知道的，所以奶奶在世的時候，需要小跑腿兒，都是打發金生去；但是到了省城上中學，才懂得什麼是速度。從來沒練習過，金生不但在同班跑第一，就是跟所有初中同學比賽跑百公尺，也是數一數二；因此，民國二十年，黑龍江省中學聯合運動會在省城舉行，學校就選了高金生代表省立男中參加百公尺和兩百公尺賽跑。這事讓金生興奮極了，膺選的一日，連忙告訴老叔，老叔卻叫他不要告訴家裏，所以一個暑假，都悶着沒告訴任何人。金生了解老叔為什麼說別讓家裏知道；要是爺爺和爹知道，又會說學校專不教正經事兒。他祇偷偷的在田埂上，在官道上，在場園裏帶着弟弟亂跑，讓娘頂多罵一聲「野」就過去了。眞正摩拳擦掌的練，是秋季開學以後的事。姚洪章自己没份兒，可比金生還興奮緊張，整天跟進跟出，眞像

「把場」的。

中學聯合運動會，一向在龍江城外西郊約兩里的地方舉行，離嫩江大概一里路的光景，那裏有處聞名整個東北的藏書樓，那大運動場就在藏書樓西南邊兒的大草原上。這年的中學運動會於九月十八日舉行，全省的好手，都集合到這個地方一較長短。大會預備舉行三天，金生參加的賽程是在第二天上午跟第三天上午。爲了這事，金生什麼都不顧了，甚至對於老叔的一干朋友聚在一起交換什麼消息，談些什麼問題都沒留意。他對學校給他預備白色帶藍條的運動衣，簡直滿意透了。一羣好朋友像姚洪章他們只能參加做體操，比賽無份，也許不該得意，可忍不住要偷偷得意。

九月十八日，先是開幕典禮、大會操。運動場離嫩江不遠，一陣江風吹過，有點兒冷，可是擋不住大夥兒的熱心與熱情。頭一天下午並沒有金生的賽程，他和好友們卻貫徹始終從頭看到尾。姚洪章還十分關心地叫自己家的馬車接送，省金生的體力，好明天盡力一拚。

天剛亮不久，金生就醒了，穿好運動衣，上頭已經別好二一二號的號碼布。他輕手輕腳地溜出了屋子，儘量不驚動遲睡的老叔。老叔還是驚醒了，含含混混地問他起這麼早做什麼，一翻身卻又睡了。金生悄悄站到大門外等姚家的馬車，也不知等了多久，姚洪章和一個同學才坐着車來了。他們在車上吃着姚洪章帶來的熱煎餅，還不許金生多吃，說等跑完了再好好吃。

到了運動場，那氣氛好像不對；司令臺上司令臺下都有人在議論紛紛，沒有要開始比賽的樣

叶。怎麼回事兒呢？究竟出了什麼問題？金生和同學繞了一圈，稍微聽出了大概，彷彿是就在昨天夜裏，日本關東軍開了火。這可是天大的消息！開了火，情況如何？沒人知道！金生覺得一顆心往下沉，有這樣的事發生，他相信今天的成績一定好不了了。

奇怪，八點十五了，還沒有開始比賽。

八點半了，還沒有動靜。

九點了，怎麼還不比賽？運動場裏跟看臺上，都是等着比賽跟看比賽的人。

司令臺上出來人了，先向揚聲器叫大家肅靜。那是大會的主任裁判，他說：

「各位同學，很對不起，到現在還沒有展開今天的賽程，因爲突然發生了一件不幸的事情。昨天夜裏，日本軍隊炸了南滿鐵路，又炮轟我們瀋陽城的北大營，因爲上頭下令不許抵抗，所以日本軍已佔領了瀋陽城……」

一陣嘈雜聲掩蓋了臺上的話，臺上的人說的什麼全聽不見。金生一下也像挨了雷殛，人都木了。

「肅靜，肅靜！日本軍隊是同時向永吉、長春、四平街進攻的，現在情況不明，所以這不是一件小事，省裏跟各學校，都要準備應變；我們的秋季運動會，也祇有提前結束。實在很遺憾，可是沒有法子，大家現在回去吧！等局勢安定了，我們再來比賽！」

炮彈雖然沒在頭上開花，也像挨了炮轟一樣。在意外中有憤怒和驚恐，下面一片「嗡嗡」聲

，女學生已經在哭了。金生也想哭，不過不全爲的失望，當日本關東軍已全面動手的時候，不能比賽就是芝麻綠豆的小事了。他不知道以後會怎麼樣，學校會怎麼樣，屯子會怎麼樣，家會怎麼樣！立時想到是這些，還不是比賽。

「回去吧！大家都回去吧！」

司令臺上的人都走了，下面的人也慢慢退了。姚家馬車早回去了，金生和他的同學一步步走回城裏。他不想回學校，他只想回家；雖然祇有老叔和他兩個人住的一間小屋，也是個家。

回到家，已經是一屋子的人，本來要流出來的那泡眼淚，又憋回去了。一屋子的人卻鴉雀無聲。老叔見金生回來祇說：

「回來了，就在家呆着吧！明天再到學校去看看。」

定定神，再看這些炕上炕下，坐着靠着的人，有憂慮的表情，卻無驚慌之色；大家沉默不言，倒不是麻木呆滯，而是在思索着什麼。

看看這些人，湊在一塊兒又有什麼辦法？宋三叔開了個紙廠；老叔除了教書就寫文章；林大叔也是教書的；朱大叔經營一家大買賣，專做俄國人生意。還有幾個始終記不清名姓的，好像不是在報館做事，就是畫畫的，再不就是工程師。有什麼用，沒有一個帶兵的。只有于大叔沒到，他在省政府民政科做事，辦公的時間，尤其有了這事，當然分不了身。就是到齊了又怎麼樣？對日本人又能怎的？不知他們都擱下工作，聚在一起，合計個什麼？能合計出個什麼？

那爲什麼要湊在一塊兒呢？祇是爲了交換消息？

金生覺得像是晴天裏的霹靂，老叔他們倒不像挨過雷劈的樣子，彷彿料到了會有這麼一聲雷似的。

好久，一向最不愛開口的林大叔說話了。

「看日本鬼子向哈爾濱以南的大城同時出擊，這應當不是捅你一刀，扎你一下的小手段，是有計畫的行動。不過看咱們在北方他們倒沒有什麼舉動，大概對老毛子還有相當的顧忌。」

「顧忌不能說沒有，可是能顧忌到什麼時候？我看，咱們這片土，不會有安靜的時候了。」朱大叔口氣裏，好像覺得林大叔怕事似的，加重了語氣。

「那是當然，只是早晚罷了！咱們遲早得好好幹一場的！」老叔說。

「那還用說？所以咱們要先合計合計，不能事到臨頭抓瞎。」大概這是正題了，宋三叔使勁一挺身乾脆從炕沿上跳到地下了。平常小小個兒頭的人，一下彷彿突然長高了。

「怎幹？」林大叔問，也不知在問誰。

「怎幹？拉槍保家唄！」朱大叔也跳到地中央去了。

「慢點！慢點！」宋三叔擺擺手：「別着急，咱們現在心裏都有個稿兒就行了。現在說什麼都嫌早，出去打聽打聽消息再說吧！」

「這是正理，光在這兒着急，都杵（註一）在屋裏有什用？散了出去探探消息是正理。」朱

大叔說，大夥兒也都附和着。

散了，都散了！全出去探消息了，留下金生一個人在家。呆坐在炕上望屋頂，能幹啥？叫人不能想像，活了十三年，沒碰上這樣的事。前年中東路事件的時候，老毛子也開過火，可是給人感覺不一樣，大夥兒似乎沒有這麼慌，這麼怒，這麼有大禍臨頭的樣子。老叔也出去探消息了，會探回來什麼樣的消息？不敢推想。低頭看看，原來身上還穿着運動衣。找出了衣褲把運動服換下來，平平整整地摺好，疊放炕上。

二一二號，還用得着嗎？新運動衣，還穿得着嗎？金生眞的流下了眼淚，多希望老叔能帶回好消息，小日本兒發一陣瘋，又好了，又沒事了，大家都不慌不亂了；全種地的種地，做買賣的做買賣，該幹啥幹啥。

金生從炕上又下了地，在地下徘徊、徘徊。茶几上的鬧鐘已經快指向十二點，老叔還不見回來。想起早上姚洪章只帶了張煎餅做早點，原預備跑完百公尺比賽再好好吃一頓，現在應該肚子餓了，可是已不知道餓，不想吃飯，只盼着老叔趕緊回來告訴他下一步該幹嘛。百無聊賴，又回到炕上去，一倒下來，可眞覺得累了；想着不可以睡着，不可以睡着，但是還是迷迷糊糊地睡了。金生夢中又穿上他的運動服，帶上了號碼二一二號；百公尺、兩百公尺，原本最拿手的項目，可是就是跑不動，腳邁不出去，有人扯住腿，不讓跑，再使勁兒也沒用！不行，不行，一定要跑！不跑對不起老師，對不起同學，特別是姚洪章，也對不起自己；可是，就是挪不了窩兒。

醒了，急醒了。原來是老叔回來了，正扯下俄國毯子蓋在身上。金生一骨碌坐起來，定眼兒瞅着老叔。

「怎麼能這樣就睡了，連被都不蓋，招了涼怎麼辦？這麼大的孩子，這些事應該不用大人說。」老叔板起了臉教訓。

金生見老叔正顏厲色，不敢說什麼，只低着頭解釋：

「原沒打算睡，就睡着了！我穿的衣裳夠厚實，不會招涼。」

老叔把炕桌上的一個蒲包推給他。

「吃吧！我知道你沒吃晌飯，帶了幾個包子給你，趁沒涼透，快吃吧！」

看老叔帶包子回來，金生又放了心，打開蒲包，一股包子香，不聞不餓，一聞可餓了，馬上拿一個塞在嘴裏，一口就咬去半個。

「老叔，外頭消息到底兒怎麼樣？聽說上頭不讓抵抗。不抵抗是不是就沒事了？」

「消息還是一樣，日本軍隊幾路進攻，瀋陽已經丟了，別的地方恐怕也不保。」

金生的胃口立刻倒了，本以爲一覺睡過去，就什麼都過去了；那知道，發生了的一切，不能像夢一樣的過去。

「別傻，事情那麼簡單？小日本兒才一動手，就愁得吃不下東西怎麼行？有得吃的時候就該吃，有得睡的時候就該睡。要是都氣死愁死，不正稱他們的心了嗎？」

有得吃的時候就該吃，難道是老叔已預料到將來會有沒得吃的日子嗎？那是個什麼景況？想到這裏，嘴裏更像堵上了石頭。老叔像看透了他的心，開導着：

「人哪，總得往最壞打算，說不上將來是怎麼個情形。不過依我看，這次的事不會像張少帥楞換了國旗那麼過去就算了，也許會一步棋跟着一步，弄得咱們招架不住，他們就可以要大價錢了；或者還不祇要要價就算了，還有更厲害的招數。總之，咱們不能自己先亂了手腳。」

金生這才繼續啃他的包子，耳朵聽老叔的分析。

「我這個書，不知能教多久；你那個書，不知能唸多久。要約覺不好，市面看着要亂了，咱們就趕快回家。屯子裏也許能好一點兒！」

老叔說得不錯，要真到了逃難跑反的地步，留在省城，眞不如回家好；至少一家大小在一塊兒，不會牽腸掛肚。

「還有，金生！萬一老叔要是有事，不能回家，你就自己先回去。」老叔的口氣十分小心，一邊兒考慮着一邊兒說出來，好像怕把金生嚇着似的。

「有事？要是都打仗了，老叔會有什麼事？」金生瞪大了眼睛看着老叔。

「大人自然有大人的事啊！也沒法子跟你說明白。」

金生很不滿意，自覺十三歲已經不是小小孩兒了，爲什麼有事不能明說？人家周公瑾十三歲都能當大將了呢！

「老叔，我已經不是小小孩兒了。自從到省城來，我懂了不少的事，有的事要能給我知道，就告訴我；要不能告訴我，也告訴我不能知道，就是別把我當小小孩兒哄。」

老叔盯着吃着包子的姪兒，眼光非常複雜，好半天才說：

「你說的對！就按你說的。從今以後，我把你當大孩子待。我就敞開兒說吧！有時候你讓我很掛心，就怕照顧不了你。必要的時候你就先回家！」

語氣說得很輕，金生卻覺得很重，也想了好半天。

「老叔，你放心！眞到『必要的時候』，我就先回家，絕不做老叔的累贅。」

「好！好！」老叔笑了，眼睛卻水亮亮的。

「老叔，眞會那麼壞嗎？」

「難說！你學過歷史，你知道。民國成立了二十年，中日之間的這筆賬，報紙上見天（註二）有人在算。唉！就希望日本人的心眼兒換了。」

心眼兒換了？那怎麼可能？老師就說過，日本的地方太小，又窮，一直想先把東北佔了，然後做中國的主子；中央和張少帥父子也一直迴避退讓，不給他們機會，這次躲得過嗎？

「日本人的心眼兒是不會換的！要換了，他們怎麼會一齣又一齣接着來，祇要對中國好的事，他們都搗亂。我說得對吧？老叔！」

「不錯！所以，民國二十年的九月十八，也許就是咱們東北的一個大關；要能衝過去，也會

傷筋動骨。金生，你記着老叔的話，等將來再來印證。」

金生怕看老叔的眼神，寒寒的、空空的，又好複雜。到底想到了什麼？不敢問！金生祇希望像老叔說的，傷筋動骨的過了這一關，像老婧兒從前找來的算命瞎子說的，應過一刼，就可逢凶化吉，就沒事兒了。

但願！但願！

註一：站立的意思。

註二：每天。

七

正像金生和老叔的決定，自已先回了家；因爲事情就像大家所預料的，日本人是有備而來。退讓不能解決什麼問題，你退他就進，步步進逼。

所以長春失守了，撫順失守了，永吉失守了，鄭家屯新民屯失守了，也不過三幾天的事；接着洮南也不保，遼寧省主席臧式毅被囚，土肥原賢二接管了瀋陽的軍政，當了奉天市長。遼寧省政府被迫遷到錦州，臧式毅絕食抗議也改變不了現狀。當時的吉林省主席張作相，因爲丁憂在錦州，代理主席熙洽就在省會拿下之後投降了日本；洮遼鎮守使張海鵬也宣佈了「獨立」。十天之內，日軍席捲了沿南滿、安奉、北寧、吉長、吉敦、瀋海、四洮、洮昂等線的三十幾個城，進行得這麼順利，連日本人自己都意外，朝鮮軍也越過了鴨綠江。

日軍所到之處，情況十分悽慘。所有的工廠與官銀號都遭佔據，對付百姓就像對待鷄鴨豬狗一樣；看見模樣像官員、軍人、學生或知識分子的，問都不問，當街就用刺刀刺死，陳屍街巷，淪爲野犬的食物。有人膽大往外逃命，也會受到盤查，什麼也不許帶，兩個人同行都不成，一句

話没說對，就舉槍相向。也不過幾天之間，安居的淨土就成了鬼域。

被佔的地方如此，還没遭佔領的地方也風聲鶴唳，能往關裏跑的，往關裏逃，要不然就往哈爾濱走；總以爲哈埠是老毛子心尖兒上的寶貝，日本人不敢輕動。看了些天的動靜，老叔不等金生的學校停課，就打發金生回家。老叔交代，回家以後告訴爹，那裏也別去，連縣城也少去；要是有人問起「高亮」就說不知道不認識，高家的老五祇有一個名字，就是高鐵屏，省立女子師範的國文教員，拿份薪水，祇會教點四書五經、詩詞歌賦，別的都不會。老叔之所以這樣做，是預測到省城可能的景況；因爲有那麼一些心懷鬼胎的人，蠢蠢欲動，想混水摸魚，說話的調門兒都不同了，老叔不能不有所顧慮。

遼吉兩省都淪入了日本的魔掌，最初日本軍多少還有些顧忌；無論如何，在東北的北部所謂「北滿」是俄國人的勢力範圍，但是號稱「獨立」，卻拿了滿鐵給的三千枝槍和二十萬大洋的張海鵬，願意做試探的馬前卒。張海鵬早就想黑龍江省這個地盤兒了，十月一日自封「邊境保安司令」，準備從洮南往黑龍江的省城進軍，老毛子也没理會兒。

當時奉省主席萬福麟的命令，從黑河到龍江代理主席的馬占山，爲了阻止這項北侵，就炸毀了嫩江橋。因爲俄國對這事並没打算干預，日本就再無忌憚，藉口這座鐵橋是日本貸款修築而成的，要求修復。馬占山當然不肯答應，兩方面就有了衝突。日本增援了兵力，再配合大炮、裝甲車、飛機一起出動，火力雖佔優勢，可被馬占山部隊打得很慘。五廟子的日軍司令部，遭馬占山

的騎兵攻擊，幾乎全數覆滅。這可是歷來沒有的事，人家都說東北的軍隊只會挨打，不會打仗。馬占山十一月四日的一場夜襲，證明東北軍人不是孬種。「馬占山」三個字立刻聞名全國，因爲他是九一八事變發生後，唯一能給日本鬼子點兒顏色看看的人。

馬占山一舉成名，是全國皆知的英雄，關內的熱血同胞，不分老少男女，都願意做他的精神後盾，或給予實際的支援。有些人，除了自己，沒有人知道名姓，也不想當什麼英雄，也在做馬占山同樣的事。金生老叔那羣人就是。

馬占山猶未毀嫩江橋，金生老叔的一干朋友，已經動了起來。一樣米養百樣的人，中國人受了日本鬼子欺侮，志切反抗抵抗的人有，也有那賤不里嘰的傢伙已蓄勢活動了。高鐵屏、宋德全他們，發現在省城施展不開，又必須躲過這些人的耳目，觀察了一陣後，都紛紛回了家。那種災禍要來前的天昏地暗，也影響到鄉下。金生的老叔終於肯早點兒回家，全家眞是高興。

已到初冬，一眼望去，田野裏除了上了凍的黃菜葉，已經一片淒涼禿光的景象；從北邊兒來的硬風，又乾又冷，最好的事，還是一家大小守在家裏敍天倫。特別是長年在外，不大招家的人肯回來安分地守在屋裏，就是他整天不幹啥事，除了吃就是睡都好；因此，儘管外頭的局勢不安，爺爺和老嬸兒倒有了輕鬆的神氣。爺爺會叫銅生跟小小兒玩是玩，不許大呼小叫；老嬸兒也把愛找爸爸的小鎖子抱着坐在堂屋裏，怕孩子吵了爸爸睡覺。祇有金生知道，老叔躺在炕上，不全是睡覺，是在尋思、捉摸什麼事。有一次老叔特別把金生叫到跟前兒，小聲跟金生說：

「要是有人來找我，熟人你就請進屋來；眼生的人就請他在大門洞裏等我，我出去會他。」

金生想問爲什麼？記起了在省城跟老叔說的話，就點點頭，不再追問。

這話說了才一天，宋三叔、朱大叔來了。正好爺爺跟爹到場園裏去看揚場。金生按老叔的吩咐讓進了裏屋兒，老嬸兒給沏好茶，抱着小鎖子坐到堂屋兒去。老叔讓金生守在爺爺的屋裏，看見有人來就知會一聲。金生不需要解釋，就知事關重大，不問爲什麼，拿本書坐在靠窗的椅子上，湊着窗戶，假裝看書，注意門戶。他遵守君子協定，不想聽；可是就隔着一層門帘，他們說話的聲不大，要想聽不見還不成。

「決定了嗎？」是老叔的聲音。

「決定了！馬占山把江橋炸了，擋住了張海鵬。大前天也給了鬼子一場好看的。可是那是偷襲，日本人也不是好惹的，再來就要動眞章的了。那可就是硬仗！咱們軍隊那點兒裝備，不是對手；要是咱們拉了桿子抽冷子扯扯後腿，多少有點幫助。」朱大叔說。

「本來也是這樣，咱們的計畫不是這樣嗎？」

「是啊！所以我已經有了個稿兒，我紙廠那邊連員工帶警衞，大概能有三百來人兒，不過就算能把我們家的槍全拿出來，加在一塊兒，才祇有一百多棵槍，論人論槍都不夠。前個兒我還跟我大哥、二哥吵了一架；他們不許，說我要作禍出去作，別拿全家的腦袋開玩笑。你看看！」宋三叔有幾分懊喪。

「這種事都得心甘情願，他們不願意，可別強拉，會出事。我們老朱家，我朱文光能當家。我問過，願意跟我一塊兒幹的，連屯子的人帶地戶，也能有個七八十，槍也有差不多那個數兒，還是不好幹啥！不過老侯那邊兒有辦法，人槍都能多一點兒。」

「積少成多，人多了沒用也不成。一個頂一個才行！我這裏沒有幾棵槍，也沒有幾個人，我怕我一說，我大哥就嚇壞了。不過咱們可以去找老狼頭，那兒人跟槍都是現成的。」老叔說。

「當然可以！你不拉他，等日本鬼子拉過去了反成禍害。」宋三叔一拍炕桌，表示贊同。

「小聲點！鐵屏他們全家可是老實人，聽不得這個！」朱大叔制止宋三叔高聲。

「哦！哦！」

「不給他們知道最好，知道了細手細腳。聽說老狼頭那幫人現在隊伍更大了，怕不有五六百人，挺頂用的。」

「頂用也白搭，怎麼把他拉過來？」朱大叔有疑慮。

「我去見他！」老叔說。

「啊?!」宋三叔和朱大叔一起驚呼。

「別那樣！你不去見他，還想一吆喝他就來了？不可能。就這麼說，晚一半天兒我自己走一趟。」老叔又說。

屋裏一片沉寂，顯然是朱大叔、宋三叔對這個做法不全贊成，又沒啥好主意。

「聽說老狼頭是個眞老粗，張作霖、馬占山那個樣兒還沒有呢！動不動要割人耳朵下酒！」宋三叔很躭心的。

「呀！張作霖、馬占山從前就現在這樣兒？也不是，我又不是去找他贖肉票講價錢！我是去跟他談國家大事。他樂意就樂意，不樂意就拉倒！聽周家狗剩兒說，他還是條漢子。」老叔袪除他們的憂慮。

「哦！原來你有仗恃，有個臥底的。」朱大叔開了個玩笑。

「唉！唉！這個話可不能說，會給周家老大惹禍。他是新入夥的，那棵葱那頭蒜？那兒也輪不到他說話。算什麼仗恃？要拉槍組義勇軍，就得冒險；要冒險，哪兒沒險？就是這麼說了。」老叔很急地攔住宋三叔的話頭。

「那你就試試吧！不過……」宋三叔尋思了半天又說：「除了武的，我們也來點兒文的好不好？」

「交什麼文的，打筆仗？鐵屏就是能，現在也不是時候。」朱大叔不同意。

「難怪人家叫你朱大楞子，就是楞！我會叫鐵屏做那事，高大爺跟高大哥不把我劈了？你們別忘了，我在日本學的是化工，隔三岔五做個炸彈給他們嚐嚐，不是也能殺殺他們的威風！」宋三叔一興奮，聲音就大了。

「小聲點！」這回是老叔提醒了。

嘈嘈噥噥，眞把聲兒壓低了，也不知說的什麼？小鎖子在堂屋裏，偏偏在這個時候又哭又鬧，老嬸兒哄也哄不好，就更聽不見老叔他們談的什麼。當然，那些話最好是聽不見，剛才那些話也最好沒聽見；可是手上雖然捧了一本「三國演義」，一顆心偏不在書上頭，兩個眼也不知看了些什麼玩意兒，耳朶就要聽屋裏的，心裏就要尋思他們說的話。

要在爺爺或是爹，還有宋三叔的爹跟哥哥看來，屋裏這些人眞不安分。老高家的書，全讓老叔一個人唸了，實承想他也像好些人混個一官半職，像宋三叔的二哥宋壽全一樣。他沒做官，當了女子師範的教員，是人尊敬的老師，也不錯，而且還是有名的作家；宋德全留日的，學的化工，回來在料甸開個造紙廠，被人稱爲民族工業家，論事業，混得比高鐵屏更好；朱文光，兄弟就一個，父母都不在了，好大一個家業，都是一個人的，哈爾濱、呼蘭城都有大買賣，華洋百貨布匹無所不賣，最最殷實。可都放着正事不做，全弄些提着腦袋過的外務，不瘋也傻。還有那些個叫不清姓名的叔叔，也不都一樣？

可是金生心裏是向着老叔他們的。就像老師說的，光躲沒用，你退一步，他進三步，到後來非騎到你脖梗子上不可；不躲，祇有拿出力量對付。金生所躭心的是怎麼對付，用什麼對付？人家有飛機大炮，還有重機槍坦克車，像錦州就被炸了個稀爛。馬將軍把嫩江橋毀了，又不能連楂拔，聽說日本有的是能手，修橋該不是難事。過些時候，也許過幾天，就能全力向黑龍江省下手。老叔回來那天說，頭一天馬占山將軍打了個痛快仗，日本人吃了大虧；可是老叔也說那不是最

後的結果，往遠看還不知會怎的。像老叔他們這麼做，算不算鷄蛋碰石頭呢？

「小子，叫你給我看着點兒，你在這兒發愣！」

啊！慚愧，外頭沒有進來人，宋三叔他們可要走了，老叔正往出送。眞是沒盡到責任。

「沒有！我一直注意着，沒有人來；小小兒他們還沒放學，爹和爺爺到場園那邊去了。今天揚場是最後的一批了。二姐、三姐正忙着做飯。老嬸兒抱着小鎖子在灶火炕旁邊烤火，娘在屋裏給爹縫衣裳的紐絆兒，誰會來？」

「說你一句，你說一大堆，理都是你的，好了！」老叔笑了。

老叔送朱大叔、宋三叔出去，金生跟在後頭。娘聞聲從屋裏出來，一看朱大叔、宋三叔往外走，眞急了：

「喲！我說他朱大叔、宋三叔，都啥時候了，還往外走？留下吃了飯再走啦！他老叔也是，怎麼就眞送人走了呢？」

「大嫂，他們不是客氣，他們眞的還要趕去辦事。」

老叔替他們兩個解釋着，繼續往外送。走到院子裏，爺爺跟爹也從大門進了院子。朱、宋兩個人招呼着，爹也留他們，老叔同樣解釋着，到底把朱大叔跟宋三叔送出了大門，一點兒也不像做主人的樣子。果然爺爺怪下來了。

「沒有你這樣隔路（註一）的主人，傳出去，叫人說咱們老高家刻薄，連頓飯都不留。」

「爹，他們眞有事，還要去找別人。」

「也不知你們都忙些什麼。這些年輕人！」

「現在時局不好，還是呆在家裏別亂跑的好。」爹跟着爺爺的話尾子加了一句。

「大哥，打場的事都完啦？」老叔故意不接他們的話碴，顧左右而言他。

「那可不？揚好場，拌了堆兒，分場也分完了，地戶把他們的那份兒都帶走了。該換的高粱米，也換回來了。時局不好，都得往前趕。」

又談到時局，爹一向自稱莊稼漢，也知道時局不好。大概這塊土地上的人，沒有不知道的了。可是要談時局，也不必站在當院兒呀！雖然沒到冬月臘月那麼冷，地已經上了凍，站功夫大了還是冷。不！偏不！三個人非站在院子當間兒（註二）不可。去年爺爺還嚷他的老棉褲不抗冷，娘給他絮了新棉褲，他不穿，還是穿的老棉褲，就站在院兒裏吹冷風。

「爺爺，要說話爲啥不進屋兒？你老那老棉褲不抗冷，回頭又說腿疼。」金生忍不住提醒着。

「一會兒不要緊，我要看着他們把最後那點糧食送到倉房裏去。哈哈，你這小子倒知道向着爺爺。」

每年都是這樣的。收下菜來，除了曬成菜乾，漬成酸菜的，其他的都送到後院的地窖去。地窖的上頭，就是倉房，打下糧食，就一麻袋一麻袋堆到倉屋裏。秫稭堆在場園的那兩排房子裏，

留着做柴火。爺爺說場園就在左近，柴火不擱在院子裏的好，放在場園的屋兒裏，拿着也挺方便，怕萬一火火失失，連上了房子。每冬這些活兒都完了以後，爺爺總喜歡巡一遍；假如那年收成不錯，巡完以後，一定會樂喝好幾天。今年看着收成還不壞，可是局勢這樣，樂喝得起來嗎？

「都完啦？」

爹看見張家兄弟跟小黑兒扛着撐得鼓鼓的大蔴袋往後院走就問。

「都完啦！這是最後幾口袋，打頭的跟佟大爺收拾場園呢！」

張家兄弟一向是沒嘴兒葫蘆，小黑兒總是搶話說。從前老佟還能扛糧食，現在年歲大了，爺爺不許他逞能。

「今年收成還不壞呀！」老叔說。

「收成是不壞，就怕世道亂了，什麼嘎雜子都出來了，又搶又坑，白忙乎一場。」爺爺說這話，臉上可眞一點喜色也沒有了。

「是呀！這些天心不靖，就爲的這事兒。」爹也憂慮地說。

「能不能……」老叔試探着說：「請老姑在哈爾濱找兩間房，爹帶着大嫂還有小鎖子的娘跟孩子先過去避避，能帶的東西，也帶一些去，要眞沒事，再回來。」又加重語氣：「剛才朱文光、宋德全他們來說的就是這個。他們在哈爾濱都有房子，家裏的人能過去的都過去了。聽他們說，日本人來了，像殺鷄一樣，把咱們中國人不當人。」

「這一家子人……」爺爺沉吟着。

「馬占山不打了勝仗?!」爹心裏大概很矛盾，還找話安慰自己。

「那是大前天的事，昨天就退到了三間房，傷亡了六百多人，所以咱們還得快！」老叔說出來了，就容易了，乾脆正面催了。

「再合計合計……」爹尋思着。

「大先生不用合計了，日本人殺咱們中國人像踩死螞蟻。有人說日本人有飛機大炮，馬占山要啥沒啥，天寒地凍，能多挺幾天就不錯了，要想幹啥，就得快。」小黑兒從後院兒走過來，聽見了嚐啷插了一句。

爹瞪他一眼，彷彿是嫌他多嘴。爺爺倒點點頭，可是沒出聲，老叔也不再出聲。一陣風吹過來，好冷！有風天，揚場是好日子，可是實在冷到骨頭縫裏去。

「不管怎的，總得再想想。外頭太冷，還是先回屋去吧！」

爹領頭往屋裏走，爺爺也就跟着走了。金生回頭看看，老叔沒走，把小黑兒叫到一邊兒，也不知嘰嘰咕咕說些啥。張家兄弟自顧自的又出了大門到場園扛糧食。

秋收冬藏，該準備的都準備了，原該望過個好冬，過個好年，每個人心沉沉的，都歡喜不起來。爺爺不出聲，爹不張嘴，老叔也不吭氣兒，娘和老嬸兒也低着頭各人做各人的事；孩子當然更得識點兒趣兒，別吵別鬧，省得碰上大人的氣性不順挨駡。金生心裏很難過，這鬼子還沒來呢

！一家人就這樣了。誰說日本人來了，屯子不要緊呢？

悄沒聲兒地做好晚飯，悄沒聲兒地上桌吃飯，連堂屋裏的長工夥計也悄沒聲兒的，多嘴快舌的小黑兒也不言不語悶着頭攮搡（註三）。

臨到放下筷子，爺爺說話了。

「鐵良，你明天跑一趟哈爾濱，問問你老姑，必要的時候，就女人孩子先挪過去。」

「是！爹！」爹沒說別的，只答應着，瞅了老叔一眼。

就這麽定了！老叔假裝沒看見哥哥的眼光。金生明白爹實在不願意承認這個事實，可是又逼到臨頭，心裏彆扭極了；明知道老叔說的有理，可怎麽也不願意辛苦了一年，到頭來得這樣兒。

孩子們都不敢出聲，連二姐、三姐收碗收筷子都輕手輕腳，小心別磕了砸了，碰在爹的火頭上。

夥計們吃完飯，也趕緊抹抹嘴回自己的屋。大家收拾完了，也不再落科兒聊天兒，上過了茅房，早早吹了燈睡覺。

大夥都上了炕；起初，金生可聽見爺爺老翻身，札板牆那邊，老叔也老翻身，都睡不安貼，不久金生睡着了。

迷迷糊糊中，金生給爹在院子裏罵人的聲音驚醒了。

「他媽的！都是死人哪！小黑兒一早帶着兩匹馬不見了，你們睡一個炕的能不知道？」

不知誰嘰咕了些什麽，爹更火了。

「五先生！五先生！那五先生叫小黑兒吃屎，小黑兒也聽他的？」

爺爺也醒了，聞聲趕緊穿好衣裳下了炕，到院子裏去。金生不敢落後也忙着起身；不知到底出了啥事，再在炕上睡早覺，回頭免不了一頓好罵。

外頭幾個人還在說說道道，也不知說的啥。金生穿上衣裳趕緊把炕上的被疊好了，立刻下地，走到堂屋去。娘皺着眉頭在往鍋裏舀水，老孀兒低着頭往灶裏塡秫稭。

一會兒爺爺跟爹進來了。爺爺等爹進了門，門關上了才說：

「鐵良，你也太毛躁了，一淸早大呼小叫的駡人，他們也不是咱們家買來的奴才，都是僱來的人，像那老佟都兩輩子的老人了，也駡在裏頭。他們知道你心煩，不在乎，要不，多不好！」

爹沉着臉不說話。

「這小子帶着小黑兒到那兒去了呢？」爺爺思索着，想了想問：「老五他媳婦兒，老五一淸早到那兒去了，還帶了小黑兒。他說了沒有？」

老孀兒站了起來，眼瞅着地，手垂着，小聲說：

「沒有！他五更天剛過就起來，我以爲他上茅房去了。他沒說去那兒，一向都不告訴我他出去幹啥。」

金生想前想後，想明白了；他知道老叔帶着小黑兒去哪兒了，可是他不敢說。他也納悶兒，

爲什麼要帶小黑兒？小黑兒怎麼有膽子跟老叔去那樣的地方。

「好了！那鐵良就叫打頭的趕車，送你上火車站吧！」爺爺說。

「就得那樣了，要不怎辦？這小黑兒也混蛋，剛抬舉他，他就不知怎麼好了！」爹還在罵小黑兒。

「也不怪他！鐵屏叫他辦事兒，他也得聽啊！」爺爺說話倒公平。

「這小五子！」爹又氣極了，老叔又是小五子了：「也混蛋！先是他說時局不好，叫我少往外跑。現在可好，錯眼不見，他就沒了影兒。要不是他也是有媳婦兒有孩子的人，等他回來我要好好揍他一頓。」

「這小子，是混！也不知整些啥玩意兒，回來得說說他。」爺爺大概怕爹眞揍人，特別把「說說他」說得重。接着又說：「那就準備準備，吃了飯叫老何套了車去吧！」

「不就得那樣！」爹回過頭來狠狠地對着娘：「快點預備飯，吃完我們還要出去呢！」說完就推門出去了。

爺爺也隨着爹推開了門到院子去。

娘氣得把鍋蓋一摔。

「瞧瞧，這氣性！把氣都撒在我頭上！」

「對不起，大嫂！都是小鎖子他爹惹的，我給你賠不是。」老嬸兒委委屈屈蹲了一蹲，請了

個安。

「別介！關你啥事？」回頭一眼瞧見金生：「去！把你奶姐叫起來，給你爺爺預備洗臉水，沏茶！他們沒有小姐命。那兩個小子也該起來上學了。」

「娘！我們在這兒呢！」二姐說。

二姐、三姐從娘那邊的屋裏閃了出來，顯然是大人生氣，她們不敢出來；向來這樣兒，一有啥事，她們就像小耗子似的躲一邊兒。最近時局不好，好容易跟爺爺說准了去學塾唸書的，一亂又停下來了。倒是小小兒跟銅生這兩個小子放心，爹罵了一早晨了，他們還睡他們的安穩大覺，還不起來預備上學，這書不知還能唸幾天。

「帶小兒，去把他們兩個弄起來！」娘又下了命令。

「是！」三姐領了旨意回頭就走。

二姐把洗臉水預備好了，叫金生請爺爺回屋洗臉；金生剛要走，那邊屋裏銅生又叫了起來。

「起來就起來嘛！幹嘛打人呢？誰規定大的可以欺負小的，看我不告訴娘！」

「你告好了！我打了你就不怕告！沒出息的小子，有書唸還不好好唸，叫你起來還哼哼唧唧的！」三姐也是烈性子，才不管銅生告不告狀，娘護不護短，打了再說。

怎麼人的火性都這麼大呢？時局還沒亂，自己一家倒先亂了呢！金生也不知從那兒來的火兒，大吼一聲。

「行了！該幹啥的幹啥，別吵的吵，叫的叫，這叫幹嘛？」

銅生、三姐倒都安靜了，金生初次覺得自己說話還挺有份量。二姐把洗臉水給爺爺打好了，再不去叫，回頭就冷了，該去叫爺爺快點兒進來。

唉！爺爺今天還能在家舒舒服服洗熱水臉，明天呢？往後呢？還有老叔。老叔跟小黑兒走到那兒了？

聽說老狼頭到冬天就不到大青山裏去呆着，有時候就在他老家䠀着（註四）。現在還不到最冷的時候，是在山上還是在家裏？要是在山上，那要過了哈爾濱才行。什麼時候能到，什麼時候能回來？

能不能回來？

金生打了一個寒顫！

「金生，你杵在那兒幹嘛？」

娘又在叫金生，金生應聲出屋請爺爺洗臉，但是心裏想的不是爺爺還能不能天天洗熱水臉，而是惦着老叔。老叔究竟能不能再回來？

註一：隔路，奇怪、特別、古怪之意。

註二：中間、當中的意思。

註三：往裏塞之意。

註四：躲着、藏着。

八

老叔帶着小黑兒不知去了那裏。

爹去了哈爾濱。

一天、兩天還沒有回來；沒人問，可是都懸着心。大夥兒自動地保持沉默，規規矩矩做事，不多言不多問。金生聽見爺爺晚上翻身翻得更厲害了，白天悶坐炕上抽他的煙袋，有時都忘了點火；再不就玩那兩個鐵彈子，越玩越快。金生不知怎麼解開這個局面，祇是隔些時候就到卡子門外去張望，看看有沒有人或是有車走過來。連最愛招貓鬥狗的小小兒，都老老實實的儘量不討人嫌。

終於，爹回來了；那是在第三天的下午。但是，孩子大人沒有人喳呼百叫地表示歡迎。金生在卡子門外總算看見街上南貨店從呼蘭運糖回程的車，把爹帶到大路口；爹跳下了車，走向家門。金生迎上前去，從爹手上接過包袱，跟在爹身後，默默走進大門。

「冷啊！在外頭等着幹啥？」爹好像挺生氣，卻沒有眞生氣的樣子，倒看着很累似的。

推開了堂屋門，灶火鬨生着，一家子除了爺爺，都在那屋呆着，見爹跟金生進來，大夥兒都一愣，小小兒忙不迭地跑進屋去嚷着：

「爺爺，爺爺，爹回來了！」

小小兒的話剛落地，爺爺已經出來了。

「回來啦？」像是沒味兒的廢話，裏頭可像藏了多少個意思。爺爺坐到椅子上望着爹。

「回來啦！」也是沒味兒的話，裏頭也有不少的意思。

二姐忙着給沏茶，三姐忙着打洗臉水，娘把長凳上擱的米啊菜啊的東西挪開，讓爹靠着灶邊坐。老嬸兒沒有揷嘴揷手的地方，一手拽着小鎖子，一隻手塡柴火；金生把爹的包袱送回屋，又忙着跑出來站在一旁。爹喝了口熱茶，眼睛在屋裏掃了一遍問：

「鐵屛還沒回來？」

沒有人回答，老嬸兒本來站在一邊兒等着聽說話，爹這麼一問，就把頭搭拉下去了。

「唉！」爹沒多說，只嘆了口氣。

「到底怎的，你老姑怎麼說？」爺爺忙不迭地問。

「得快！」爹又多喝了兩口熱茶，緩過氣來了。「得快！明天大夥兒就收拾收拾東西。鋪蓋衣裳，還有特別値錢的東西，別的不帶。要走就得快走，現在火車已經擠得不得了，都是到哈爾濱去的。」

「到底兒怎麼個情形？」爺爺急了。

「傳說不少，都說日本人不會省事，遼寧那邊兒很慘。兩省都拿去了，不會剩下黑龍江不要。老毛子現在成心裝聾作啞，隨日本人的意胡來！所以老姑說得快，現在哈爾濱的房子都不好找了。老姑還說，我要是不去，她也會打發人來問了。」

「你老姑也說咱們該到哈爾濱去？」

「可不？這……」爹掃了一眼屋裏的人，把什麼話又嚥下去了：「是！老姑說咱們得去，越快越好！晚了怕不行了。老姑已經叫人把道裏原來租給人做貨棧的那處房子，趁貨主剛把貨運走，給收了回來留給咱們住。老姑說是窄巴了一點兒，反正逃難，也就將就了！」

「那……啥時候去？」事到臨頭，爺爺又躊躇了。

「明天不行了，後天該走了……頂晚……不行，晚了怕火車都上不去。聽哈爾濱人說江橋快修好了，前兩天關東軍就跟馬占山說，不投降就要開仗。一打起仗，咱們這老老小小……」爹跟以前口氣不同了，一力主張逃難。

「那還磨菇個啥勁兒？大夥兒就預備預備吧！後天就走！」爺爺也拿了主張。

「爹！」老嬸兒怯怯的：「小鎖子他爹還沒回來！」

「這混蛋！都什麼時候了！」爺爺當着孫子就開罵，對老叔當然是太不滿意，斬釘截鐵的：「不等他！他那麼大個人，自己會摸到哈爾濱去。我氣的是他心裏啥事兒沒有，家裏最要人的時

候，他自己跑個沒影兒，還把小黑兒帶走了。」

爺爺把爹心裏的不痛快先說出來，爹就不再說，接着就往下分派。

「金生他老嬸兒，跟金生他娘，帶着孩子隨爹去，坐火車！該用的嚼裏和別的東西，趁着江裏還有渡船，用大車拉去。這事兒也得快辦，要不等黑河的冰排下來，船就不能走了。」

「不！你一定得送他們去，讓打頭的趕大車運糧食什麼的，家裏也不能不留個人！再說……」爺爺停了一下還是說了出來：「還有個孽障沒回來，誰知道他跑那兒去了？總得有個人等他回來。」

「你老……」爹和娘一起問，都覺得不妥。

「就是這麼說了！」爺爺很堅決。

爹看看娘，娘看看爹，老嬸兒瞅瞅爺爺，頭更低了。金生明白爹不願意這麼安排，可是也覺着爺爺的話有理，又就心爺爺，眞是爲難極了。

「爹送娘他們去，我守着爺爺！爺爺在哪兒，我在哪兒！我十三了，個兒小人不小，爹儘管放心去！」金生說。

金生的話讓大人大吃一驚。爹想反對又說不出口，娘想反對又不敢說。爺爺也反對。

「不行！金生還是小孩子。不行！不行！」

「行！小孩子也有小孩子的用處。爹送完娘他們，安置好了再回來，那時候再說那時候的話

。」金生也很堅決。

爹皺着的眉頭有點笑意又收回去了。

「金生這幾句話說得也對，我安置好了再回來，再換爹和金生去哈爾濱，就是這麼決定了。」

娘捨不得兒子，想反對，又不敢，只好不出一聲，這件事就這麼說定了。

經過這次的事，爹對金生另眼相看，不再嘮叨過來嘮叨過去，叫他少開口；姐姐、弟弟都跟原來不一樣，銅生和小小兒把大哥看成了守家保護爺爺的英雄，眼睛裏全是敬佩，讓他們幹啥就幹啥，絕不蹭稜子。祇有娘，那樣的不安，那樣的不捨，讓金生看了好不忍；可是，不這樣又怎麼辦？

老叔還是沒回來！老嬸兒不出聲兒，擦眼抹淚地拾掇東西；抓人不見時，把金生叫到屋裏，把老叔的東西指給金生。

「金生呀！等老叔回來，你告訴他，他的衣裳都在這兒，該縫縫連連的，我都弄好了。再有……你跟他說，不管怎的，小鎖子總是他兒子，世界亂了，該回家的時候也得回家！」

金生答應着，第一次覺得老叔也有點可惡。老嬸兒再不招人喜歡，這門親事再不合心意，已經娶進門，也不能這樣對人家；再說，就是辦的是大事，也該跟家裏人說一聲，讓家人這惦心的，怎麼可以？

衣裳、舖蓋，還有各人應用的小零碎，包的包，裹的裹，都隨人坐火車；糧食、柴火、吃的菜，廚房裏使喚的傢使兒（註一），全用大車運。一輛大車裝四千斤，先運一車去再說；希望躲幾天，早太平早回來。完全按照原來的計畫，爹回來的第三天一清早，大車先帶上火車的人去呼蘭車站，回頭再裝貨去哈爾濱。打頭的老何趕車，張家老大跟着去卸貨。幸虧老叔他們是騎馬走的，要是趕車走了，那可就沒轍了。老佟留下來，和張家老二一塊兒照顧門戶做飯燒炕。娘和姐姐，把全屋拾掇一遍，把金生和爺爺穿的用的東西都給放在爺爺屋裏的立櫃裏，爹的東西也一樣一樣交代金生。金生很覺得不好，明明是說去哈爾濱𨑨個十天半月，等沒事了就回來，怎麼弄得倒像生離死別似的。

出發的一天，一大早大夥兒吃了飯都穿戴齊了，男人戴上帽子，女人包上頭，小鎖子又包又綑的弄得像個棉花球似的，先把行李裝上，再上人。老何趕着車往外走，爺爺和金生往外送，大車還沒出院門兒，娘和老嬸兒已經擦眼淚了。車慢慢地出了卡子門，娘就哭出了聲兒。金生也很難過，可是強撐着，爹看了討厭，又火兒了。

「他媽的臭娘們兒，妳嚎什麼？欠揍哇？弄得人心挺亂的！不許嚎喪！」

娘不敢再出聲，用圍脖兒搗住了嘴。

大車走遠了，連影兒都瞧不見了，爺爺把手擱在金生的肩膀上，意思叫他回院子去；金生抬頭一看，爺爺也是兩泡眼淚，就牽着爺爺的手進院兒。

「爺爺，娘他們不在這兒，咱們就不掛心。有我陪你，爺爺不怕！」

「傻小子，爺爺今年六十五，都快入土的人了，有啥可怕的？」爺爺笑了，笑得很慘。「我不是怕別的！我是怕這個大刼難會毀了咱們家。唉！這也是命啊！」

一個好悽涼的夜，爹、娘、老叔、老嬸兒、姐姐、弟弟都走了，一排五間屋，只有祖孫二人。老佟和張家老二收拾完傢使兒，也回屋去了，就是祖孫倆守着一盞孤燈。初次，金生知道了什麽叫「寂寞」，也認爲自己的決定眞對；要不……爺爺多可憐？不管怎的，爺爺不會不難過；可是不可憐，臉上看不出可憐。

「金生哪！今兒個是幾兒啊？」爺爺巴嗒着煙袋，眼睛瞇縫着，比白天瞧着倒有了點悠閒。

「十一月十二號，是 總理的誕辰！」

「什麽誕辰？哦！誰的誕辰？」

「孫中山先生，就是把滿淸推翻的那個！」金生賣弄他學校得來的知識。

「我不是問這個！我是問你老叔出去幾天了？」

爺爺他們都是前淸出生，對於推翻滿淸啦，革命啦，都不那麽關心； 總理的生日，對他們沒有什麽特殊意義，遠不如老叔的歸期重要。金生有點臊得慌，似乎腦筋太鈍了一點兒。於是連忙說：

「老叔初八一淸早走的，到今天已經五天了。」

「唉！」爺爺嘆了口氣，忽然問：「你知道你老叔到哪兒去了嗎？」

金生聽了心裏撲騰一聲，想想還是沒說。萬一不是呢？萬一猜錯了呢？何必胡猜，把爺爺嚇着。在爺爺的盯視下，金生搖了搖頭。

「小黑兒呢？也沒說？他不跟你挺好！」爺爺追着問。

金生還是搖搖頭，眼睛卻不敢看爺爺。

「我知道！要是沒有猜錯，大概是去找人抗日了！」

金生大驚失色，一抬頭正碰上爺爺的眼睛。

「可不是？你也猜到了！唉！自己的兒子，還不明白他是什麼樣人？唉！這些不要命的傢伙，眞不知說他們什麼好。」

還是不敢吭一聲，不敢告訴爺爺所聽到的一切。

祖孫倆默默地過了一宿，又過了等待的一天。娘不在家，沒人給爺爺燒小鍋菜。老佟按娘的吩咐，趁着趕集，拿錢買了兩斤五花肉，拿丷半兒給爺爺熬了一鍋白菜，又用土豆燉了個豆角兒，爺爺跟金生倒吃了挺舒服的一頓。留下一些給老佟和張家老二，兩個人都吃得好香甜，每人塞了三大碗高粱米飯。趁着身上暖和，就早早關了門睡了。

「砰！砰！砰！」

「砰！砰！砰！」

有人敲門！

「砰！砰！砰！」

眞有人敲門！金生醒了時，爺爺已經披着皮袍子起來，把燈點着了。

「會是誰呀？爺爺！」

「不知道呀！」

「會不會是日本人打來了？」

「別瞎說，我去看看去！」爺爺扣好扣子準備下地。

「我去！」金生更快，抓起棉袍就穿上，連向（註二）就跳下地去。

「不！你不能去！」爺爺伸手拽他，又埋怨：「這老佟也睡得太死了。」

「砰！砰！砰！」敲得更響了。

「誰呀？這深更半夜的！」老佟走到了當院，大聲問外頭的人。

「開門哪！開門！佟大爺，我們回來了！」小黑兒嚷着。

這話簡直像炮彈開花，老佟立刻一邊叨咕着，一邊兒搶着去開門。金生不等爺爺吩咐，就拉開屋門衝到院裏，爺爺也隨在他後面，趿拉着鞋站到臺階前。張家老二還怕有詐似的，一聲不響地拿個大鐵鍬跟在老佟身後。老佟出了院兒，開了卡子門；老叔帶着小黑兒快步進了院子，老佟牽着兩匹馬，張家老二給提着馬燈，也進了院子。老叔看見爺爺，跑上兩步，當院就跪了下去。

「爹！累你老躭心，我知道不對，願意領罰！」

「起來！到屋裏去說！」爺爺沉着臉說，又轉過臉對張家老二：「二橛頭，給我們在灶裏添把火！也把你們那屋添把火！小黑兒怕已經凍壞了！」回過頭來又狠狠瞪了老叔一眼：「哼！拿人家孩子不心疼！」

老叔不敢說什麼，跟着爺爺進了堂屋，似乎覺察到有點什麼不對，又說不上來。再進了裏屋，摘了帽子，去了手套，取下圍脖，想拿進自己的屋子。

「就擱茶几上吧！」爺爺的臉還是沉着的：「金生，到你老叔屋裏，把被窩褥子拿出來，今天就在這個炕上睡。」

老叔不敢多問，站在地上，看爺爺支使金生到隔壁去拿東西，不明白是怎麼回事？

「你不用東張西望，你媳婦和你大嫂帶着孩子們，昨兒個一清早由你大哥送到哈爾濱去了。」又狠狠地說：「誰知道你啥時候回來？等不得你了！沒見過你這樣的男人，除了自己，誰也不管。」

金生把老叔的鋪蓋拿到炕上，把自己的挪一挪，老叔的褥子就挨着爺爺舖在剛才自己睡的那塊地方。

「上炕吧！你還得請？」爺爺還沒有好氣兒。

「我這一身挺埋太的，不能就上炕！」老叔終於開口了。

「五先生，把大衣服脫下來抖抖，先到炕上暖和暖和，我燒點兒水，回頭洗洗臉洗洗腳，喝口熱水。」老佟在外屋接碴兒。

「老佟，你把晚上剩的高粱米飯，給咕嘟咕嘟；這大半夜了，這兩個小子怕也餓了！」

老叔在抖衣服，聽見爺爺吩咐，沒阻攔，顯然是餓了。老叔抖完了衣服，就聽話地上了炕；爺爺也摸索着上了炕，靠着牆盤腿坐着。

「金生，快上炕倒下。」叫着金生，又埋怨老叔：「你看看你，大人你折騰，孩子你也折騰。」

金生趕緊跳上炕，鑽進了熱被窩，因爲老佟又新添了火，簡直跟年三十兒的熱炕一樣暖和。

「現在倒說說你的理兒吧！」爺爺開始審老叔了。

「我沒理！說不出個理！爹也別問，反正我沒做什麼丟老高家臉的事。我只能跟爹說，我做的是比孝敬爹、照顧妻兒更要緊的事！」老叔說得很平和，可有他的老主意。

「爹也不傻，爹想告訴你，一個唸書的書呆子，有啥力量？你的槍法比你三哥、四哥是好一點，還趕不上你二哥呢！有啥用？白給自己和家裏惹事。」

「話也不能那麼說，諸葛亮還不會放槍呢！」

「你……」

爺爺被堵得沒有話說。半天都不出一聲。

炕實在太暖和太舒服了，經過一番緊張之後的放鬆，覺得很累很累，想仔細聽爺爺和老叔說的話，耳朵就不爭氣，慢慢地什麼都聽不見了，眼睛也不爭氣，就要閉上！閉上！

哦！這一覺睡得可眞久，醒過來時，爺爺和老叔都不知去那裏了。還是熱乎乎的炕，一定是老佟做過早飯了。到底幾點了？不管幾點了，趕快起來吧！眞是慚愧，原說要侍候爺爺的，替他沏茶、打洗臉水、倒夜壺，自己可睡到這麼前兒（註三）；爹要知道，不給兩撇子，也脫不了一頓罵。

金生穿好衣服，整理好炕上的東西，走到堂屋，一個人也不在；灶裏還有點餘火，把飯還騰着，不用說是留給金生的。先顧不得洗臉吃飯，打開了房門看時，院子裏也靜悄悄的。再仔細張望一下，馬棚裏有人。下了臺階，走到馬棚，原來是小黑兒在餵馬，那匹火麒麟又不在棚裏，究竟是誰又出去了，是爺爺還是老叔？要不是老佟？張家老二一向夠不上資格騎那匹馬，頂多騎一次兩次白鼻頭兒。小黑兒想裝沒看見金生，金生偏不讓他裝相。

「小黑兒！」

「別問我呀！我啥都不知道！」小黑兒不等人問，先給堵回去。

「別那麼神神秘秘的，不過是陪老叔去找了一趟老狼頭！幹嘛呀？眞是的！」

這一招很管用，果然把小黑兒的話給詐了出來。

「你怎知道的？五先生誰也沒告訴。」

「我老叔從來沒正面告訴我，可也沒瞞着我。他跟宋三叔他們商量事兒，還叫我把風呢！」

金生見小黑兒十分驚訝，就解釋給他聽：「老叔要瞞的是爺爺和爹，還有屯子裏別的人。」

「你老叔也不是有意要瞞老東家和大先生，是怕他們躭心。還有要是日本人來了，那是殺頭的買賣，不知道就不擔不是。」小黑兒也替老叔解釋。

「我明白！我奇怪的是老叔怎麼找上你的？」

「有什麼怪？我現在就是一個人了，無家無業，怕啥？他媽不管大鼻子、日本鬼子，都不是好東西，你光磕頭沒用，得把他們給掏出去。」提到大鼻子、日本鬼子，小黑眼睛裏就冒出一股火，看了有點怕人：「我有一次說這話，叫五先生聽見過。本來嘛！就是這樣的，我娘一輩子那麼苦，不都是因爲以前大鼻子跟小日本打仗？我跟他們沒完沒了！」

說到「沒完沒了」，小黑兒咬牙切齒的。金生明白他心裏的苦，小黑兒把金生當個可以說話的人，告訴過金生。這是談起來很疼的事，頂好不提。

「爺爺呢？老叔呢？還有老佟跟二橛頭呢？」

「你爺爺出去遛彎兒去了，多半是到街上，也許是去探消息。佟大爺和二橛頭到場園那邊收拾啥東西去了。你老叔，嘿嘿！一早又騎馬走了，你沒瞧見火麒麟已經不在家了？」小黑挺賣弄玄虛地說。

金生不是故意不問，是想起了老叔的話：不該問的，最好不知道。小黑兒憋不住了。

「喂！學生，咱們倆很好，交情夠是不是？」

「是呀！你不告訴別人的事，都告訴我了！」

「是嗎？我也知道你的嘴很嚴，不過我還是要你起個誓；你起了誓，我就把整個事告訴你。」

「幹嘛呀？我可以不知道呀！」金生是眞心的。

「不！金生，也得有人知道，現在當然不能說出去。可是有一天……不能說高鐵屏跟王傳善死得不明不白！」小黑兒的態度相當嚴肅。

「啊！啊?!」金生驚呼一聲。

「小聲兒點，又沒說馬上去死，是說也許！」小黑兒趕緊用手去搗金生的嘴，看金生不出聲了，才壓低聲音再問：「你要不要知道？」

「要！要！小黑兒告訴我什麼，要是我說出去了，就讓我掉在呼蘭河裏淹死，讓馬踩成肉餅，給松花江……」

「好了！好了！」小黑兒再去搗金生的嘴。「我跟你說，你老叔又去聯絡了。把老狠頭的信兒帶給大夥兒。老狠頭已經出動了，就等消息。」

「啊！眞要幹啦？」金生再驚叫一聲，見小黑兒瞪他一眼，馬上又閉上了嘴。

「你該幹啥，幹啥去！回頭我把馬餵好，要趟一點兒烏拉草；那時候你來，我告訴你。」

金生點點頭，一聲兒不吭，回屋去洗臉吃飯。到東廂房時，小黑兒已經就着地下的木墩，把用火炕炕乾的烏拉草用木棰子捶軟，從根兒上往梢兒上捶，一下，一下，一下……

有人說所有的鬍子，冬天的時候都不大出動，下了山回到屯子裏過老百姓的生活。老狼頭姓陳不姓夏，可在夏家店落戶。旣然是陽曆十一月間找人，當然得去夏家店。到了夏家店先得打聽一下，看是不是在屯子裏。一問，不能問老狼頭啦，只能問陳廣大這個人。有的說不在，有的說不認識。細觀察一下，也確實不像，因爲老狼頭也有好幾百人呢！屯子裏不在，必是還在山上。金生的老叔帶着小黑兒就尋路上山了。夏家店的人，有話想說又不說，吭吃了半天，是好心勸他們不要上山；告訴他們，那兒不是隨便能去的，一個唸書的人更不合適。這麼一說，高鐵屛更證實了老狼頭的去處，就順着夏家店往大青山的山道上走。

金生的老叔最初並沒覺出來有啥不對，可是等到越走人家越少的時候，就發現被人盯上了；有那麼個人，就不快不慢的放馬走在他們身後。平常路寬的地方，兩匹馬都是並排走，路窄的地方就是高鐵屛騎了火麒麟在前，小黑兒騎了白鼻頭兒在後。人煙很少的山道上，雖然脫了葉的空樹枝在風裏搖晃，還呼呼的響，也能覺察出來有人跟着。高鐵屛早就料到這一招，一點也不怕；繼續穩住氣，往前走。

山路越來越窄，樹少了，怪石頭多了，眼前就是一個大石頭天然堆成的夾壁道，只能容一匹馬穿過去。風的聲音倒不像在林子裏那麼懾人了，反倒靜得叫人心跳。金生的老叔彷彿體會出小

黑兒的心慌，就小聲說：

「小黑兒，別怕！一切都有我頂着，你不過祇是個預備送信兒的。再有，你一慌，讓他們瞧不起，就什麼都白扯了。」

「知道，五先生！我不是怕他們，是這怪怪的說不出來的氣勢叫人心慌。我不怕！」小黑兒穩住了氣。

快到那個夾壁道兒了，身後一聲呼哨，那石壁上立刻跳出來兩個人，一邊一個，居高臨下，用槍比着。

「站住，什麼人？」

「在下高鐵屏，來拜望你們當家的陳廣大！」

「沾親？」

「無親！」

「帶故？」

「不是故交！你們山上有個故交周書文，可是他不夠份量，我不找他，要見你們當家的。」

那倆人兒，你瞧我，我瞧你，是覺着這個書呆子膽兒眞大，不知道他來幹啥。

「你知道不知道，這兒不是隨便來的地方！弄不好，你就是粉身碎骨。」一個又大聲嚷着。

「知道，怕死就不來！没別的，請你告訴你們當家的，我當面跟他談，請你們通報一下。」

小黑兒偷眼用餘光後看，身後那個已經走近了，正用槍對着兩人的後腦杓子。想到五先生的話，要是露出害怕的樣兒，就會讓人看低了，所以把脖梗子和腰板兒都挺得溜直。那兩個人合計了半天，其中高個兒的那個說：

「衝你一個啃書本兒的，膽子還不小，替你試試。我們當家的見不見你；見了你又怎麼樣兒，不見你又怎麼樣兒，就得看你的運氣了。」

「那就謝謝了，我們在這兒候着。」鐵屏一拱手，在馬上端坐不動。

一個走了，另一個還用槍指着，前後各一桿槍，高鐵屏主僕兩個人一動也不動，騎在馬上等着。

等了也不知多久，總有一頓飯那麼久的時間吧！人回來了，大聲說：

「姓高的，我們當家的說可以見見，你可別玩什麼花頭兒，我們當家的可不是好騙的！」

「謝謝！！什麼話我跟你們當家的見了面說。」

還是那個人，在前邊引路，穿過夾壁道，又經過一片松樹林子，是一大片平地。平地是一圈兒幾排簡單平常的房子，中間是個大空場，在房子跟房子的角上是馬棚。挺特別的是在房子前頭有幾眼井，還有飲馬的木槽，跟一般住家不太一樣。金生的老叔感覺到，雖然空場上沒有人，那些窗戶後頭都有人和槍。他反正已經豁出去，就絲毫不在意，跟着那人慢慢走，走到正面的房子前，下了馬，有人把馬牽過去拴在馬槽前頭的橫槓上。高鐵屏帶着小黑兒，一步一步上了臺階；

不管多少隻眼睛盯着，都當沒那回事。

一進屋，嘿呀！滿屋子的人，都綳着臉望着金生的老叔和小黑兒。小黑兒端詳那個老狼頭，不老，不過四十來歲，也不像頭狼。坐在椅子上看不出身量，不過可以看出來不是腰大十圍的山大王相；一雙捶天眉，挺鼻樑，四方嘴，可長了兩隻小眼睛，看着有點不四稱。他的厲害勁兒，全在那滴溜溜在眼皮裏轉的小眼睛上。僵了好半天，老狼頭說話了。

「看你挺年輕，還像個學生，來找我們麻煩。你是那裏派來的？」

「我是女子師範的國文教員，在報紙上要筆桿的，誰也沒派我來，我自己來的！一定要問誰派的，就算是那些不願意受小日本的氣的人，派我來的吧！」

「哦！一個教員？能幹啥？就算你說的那些人派你來，來找我幹嘛？井水不犯河水。」

「看看你有沒有膽量跟我們一起幹，打日本鬼子！」

「五先生，五先生！」周家的老大見高鐵屛這麼硬碰硬有點着急，不知從那兒鑽出來阻止。

「你別怕！狗剩兒，我講的是個理兒。就算是山大王，也越不過個理兒去。」金生的老叔毫不退讓。

「呵呵！你的膽兒倒大，你也不怕我們的人把你劈了？」老狼頭倒沒動氣。

「怕死就不來了！你沒見我帶了一個半樁小子來了？假如我碰上眞是殺人不眨眼的禍星，那是我的命。這小孩兒會把我的屍首馱回去。我想就是再把殺人不當回事，也不好意思對一個替人

幹活兒的孩子下手。」高鐵屏毫不讓份兒。

四圈一片鬧哄哄的聲兒，大概是高鐵屏的話把大家惹火了。老狼頭也把臉一沉。

「喝！越說你越上臉了，你當我眞不會把你宰了？」

「宰我有啥用？送上門兒的，殺了也不算英雄，不過髒塊地，倒叫人笑話當家的量小膽怯。有人來邀着一塊兒打日本人，當家的不敢應承，就把一個手無寸鐵的教書匠兒給殺了。」金生的老叔了無怯色。

「你！」老狼頭反笑了。「我倒服了你！」又把臉一板：「日本人干我啥事？我爲什麼該打。」

「怎麼不干你事？平常都向各屯子借糧，人說你一向有是非明恩怨，這些屯子的人就要給日本人當奴才了，不該給他們爭口氣？」說到這兒，鐵屏頓一頓，語氣加得很重：「誰也不是石頭稞兒蹦出來的，都有爹娘。咱們這塊土，就是咱們的爹娘，父母讓人欺侮了，不該起來保護？」

老狼頭不言語了，四座也沒了聲氣。

停了好一會兒，高鐵屏見沒反應，回身就走。

「好了！我知道我是白來了，後悔聽人的傳言，說老狼頭雖然是在山裏混的，可還明白是非，能講得通理。現在看看……唉！我走了，不能在這裏耗，我還得去想別的法子。我走了，要開槍就開吧！」

帶說帶走，小黑兒在後頭跟着。老狼頭唿的一下跳了起來，小眼睛一睜，身個不高還有點威嚴。

「等一會兒，年輕人幹嘛那麼衝？這是大事不得盤算盤算，合計合計？」

「盤算到啥時候？合計到啥時候？火燒眉毛尖兒了！」

「明天！明天給你回話。成就跟你去，不成送你下山！老狼頭不做半截漢子，讓你一個教書先生看低了。」

這事兒就是這麼急轉直下的。怎麼合計的，都說了什麼，小黑兒沒撈着參加，老狼頭讓周家狗剩兒和幾個年輕的陪他，還給備了個羊肉燉大蘿蔔。

「喲！喲！喲！那大蘿蔔燉得成氣香呢！比咱們家的菜還好吃。」

小黑兒說得口沫橫飛，還帶比劃的；講到羊肉燉蘿蔔直嘛吐沫，手上下死勁兒地捶那烏拉草。

「行了！小黑兒，不能再捶，再捶就太軟了，不能絮鞔鞡了。」金生提醒他。

「喲！可不？」小黑兒不好意思地笑了：「好吧！來抖吧！」

「等等，拿到外頭去抖，別在屋裏抖，抖得繞那兒（註四）都是碎草，晚上睡覺混身癢癢。回頭這地下還得用苕秫（註五）掃掃，省得踩一腳！」

小黑兒完全聽金生的話，把烏拉草拿到屋外去抖。抖草的時候，金生看他雖然比自己高一截

，也壯實得多，那一邊兒做一邊兒玩兒的淘氣相，還不是個大人，怎麼有膽子跟老叔去鬧土匪窩呢？

土匪？以後可不能再叫土匪，他們要幫着軍隊一塊兒打小日本兒了。小黑兒還說他們現在已經和料甸宋三叔的紙廠員工連成一氣兒，老叔是去聯絡朱大叔那邊兒，請朱大叔帶頭。老狼頭的看法，老叔有一大家子分不開的人，怕萬一連累，還是不出頭露臉，就做個軍師的好。土匪，土匪也不全壞，比一般人還會體恤人呢！

小黑兒說老叔和老狼頭歃血祭天，就像小說上說的那樣。喝了血酒後，老狼頭趕着老叔叫小弟，願意拚死賣命，處處可為老叔打算，預留退步。這大概就是草莽中的義氣。歃血！難怪，老叔左手的大拇哥上纏着布條子。

抖哇抖，小黑兒還在抖，抖得烏拉草渣兒，像雪花一樣乘着風飛了半院兒。喲！也不是烏拉草渣兒，雪眞的下來了。可不？天又陰又暗，看着會有一場好雪。

「小黑兒，進屋兒吧！下雪了！」

「這點兒小雪怕啥？你老叔說了，過不了多久，咱們這兒就會有一場好大的暴風雪！」小黑兒使勁抖了最後的一下：「我們啥都不怕，都會風裏來雪裏去！」

看起來，小黑兒忽然又長高了一大塊，讓金生覺得自慚形穢。心裏想着，可沒說出來，總有一天，高金生也會像個大男子漢站到風裏雪裏去，不再祇會躲在屋裏避風雪。

註一：用具。

註二：立刻、緊接著。

註三：這麼個時候。

註四：讀一ㄠ那兒，到處的意思。

註五：掃把。

九

大車的轂轆，壓過地上的薄冰；那種脆生生的聲音，眞是最好的音樂。金生的爹帶着打頭的老何和張家老大，在幾個人盼望之中回來了。依爺爺的意思，他們乾脆不回來也就算了，反正是農閒時間，就是要倒土，小鐵車也一樣能做，張家的二橛頭也對付得下來。爺爺到街上探消息，傳聞不少，都說這次日本鬼子比前淸那次厲害得多，經過的地方，窩棚舖面，免不了受騷擾；少婦長女絕對不安全，連男人也免不了危險，碰上了連人帶車都給扣下，抓去幹活兒。爺爺倒希望那三個男人，不如就留在哈爾濱，省得在半道跟日本兵碰了頭，拉了伕。

不過，傳說當然不一定都是眞的，爺爺寧願自己聽見的都是謠言，老叔說的全是嚇唬人的。但是爹的話讓爺爺和金生的心都往下沉。坐在熱炕頭上，脊樑上也涼颼颼的。

「我看這事不好，哈爾濱的消息靈通，聽說這次的事變，日本人都是早安排好的，不會善罷甘休。一路上回來，經過的地方，有人就說，看見鬼子往北調兵遣將，這幾天已經開始撩撥了。」爹很發愁的樣子。

誰能說什麼呢？得承認這個事實了。

「也許屯子裏不要緊？」爺爺存了一點幻想。

「要緊不要緊那可眞不知道，可是遼寧那邊兒，屯子裏也進了鬼子；那些高麗棒子，更神氣了起來，都成了主子。」爹打破了爺爺的希望，忽然想起：「小五子沒說啥時候回來？」

「你就別惦記他了；他的事兒，咱們管不了，咱們最好不問。誰來，都是不知道！」

怪了，爺爺的論調變了；一定是那晚，老叔跟爺爺說了什麼；老叔硬要，爺爺也沒轍。

在高家的歷史上，這一夜得算個紀念日。民國二十年十一月十五日，天寒地凍，一片冰封，北風吹擊着窗戶嗚嗚帶哨兒，好像會把窗戶紙吹破似的。屋裏祖孫三個人對着一盞燈，默默無言。說來說去都是些沒味兒的淡話。誰也不敢猜以後的事。無非是哈爾濱的那處房子，炕有多長，東間西間怎麼安排，誰住那邊兒之類的。心裏都有個大疙瘩堵着。

也不知是什麼時候了，該睡了！不睡怎的，又能做啥說啥？就在那時候，院子外又有敲門聲，輕輕的，聲不大！爺爺和爹互相看了一眼，爹「颼」地一下，跳下了地，踩上鞋衝了出去。金生和爺爺也出了屋；東廂房的人，除了二橛頭睡死了，也都披着衣服站到院子裏。

「砰！砰！砰！」還是輕輕的。

大家你看我，我看你，不出聲也不動，小黑兒忽然像發了瘋一樣，帶跑帶嚷的去開院門。

「是五先生，一定是五先生！」

「問問清楚，問問！」爹小聲吆喝着。

「不用問，我知道！」

小黑兒才不管不聽呢，開了院門跑出去。不大功夫，牽着火麒麟，隨着金生的老叔進了門。大夥兒看見眞是鐵屏，除了老佟迎過去，小黑兒去了馬棚，別的人又一聲不出回屋了。

「大哥！」老叔看見金生的爹，叫了一聲，過來攙着爺爺往屋裏走。

「進屋再說！」做哥哥的聲音很嚴厲，再轉過頭來對跟在身後的老佟：「添把火吧！也許得說一會兒話。」

老叔進了堂屋，連拍帶抖。爺兒幾個都脫鞋上了炕。爹始終沉着臉不說話，爺爺瞅瞅大兒子，又瞅瞅小兒子，像是想解說什麼，又不知怎麼開口。原來有點涼涼的炕，添了火，又熱了起來。老叔脫了外頭衣服低頭坐着，彷彿在尋思什麼。老佟很可人意，不祇添了火，給燙了壺酒，還抓了些油炒豆兒，做了碗麵糊塗湯，然後悄沒聲兒拉上堂屋門走了。老叔剛要說什麼，爹命令：

「你先把那碗湯喝了再說話！」

爺爺靜靜地瞧着，老叔看了哥哥一眼，順從地唏哩呼嚕把麵湯喝了。

湯喝完了，還是沒人開口，雖然坐在火炕上，金生卻憋得難受，空氣好像能聞到冰渣子味兒，陰冷陰冷的。

忽然，老叔一翻身跪在炕上，對着金生的爹：

「大哥，明天一早我又要走了，家裏就完全交給大哥了。」

「我不是什麼時髦人物，你們說的那一套我也不懂。我就想告訴你，你上有老父，下有妻兒，不能老管自己的。家裏供你唸了大學，不是去讓你學這個！」做哥哥的聲色俱厲。

「我沒學什麼，我就是今天還在家種田，也一樣會去。別人不管，我們這些多唸了幾本書的，應該知道先為國後為家。」老叔雖然跪着，可並不讓步。

「哦！你是先為國後為家，就你一個人有什麼用？我看你是不能救國先禍家。」金生的爹氣憤中還有點諷刺。

「不是我一個人，宋德全在料甸的工廠好幾百人全加入了；朱文光捐了很多糧食跟軍火，也聯絡到幾十人；侯大海那邊也有一些槍和人，再加上老狼頭他們，一共有千十來人（註一），也是個力量，馬占山他們正面來，我們在後頭幹！」老叔不再隱瞞。

「啊！啊！」爹一副恍然大悟的樣子：「啊……你……你，怨不得你一去……你完全不跟我商量，就……」

「商量？商量就辦不成了。」老叔攔住了爹的話頭：「宋壽全不許他兄弟幹，怕惹禍！宋德全乾脆把家眷送到哈爾濱，從家裏搬出去，表示跟家裏井水不犯河水，兩個人就此崩了。」

「這麼說，你是要跟我也崩了？」

「是！」老叔斬釘截鐵：「從此以後，我高鐵屏一人做事一人擔，跟家裏無干，啥事也礙不

着家裏！」

爹上下打量着老叔半天，眼圈紅了。

「你坐下說話！」爹看老叔坐下了，嘆了口氣：「唉！我也聽見一些風風雨雨，聽說一些年輕人在鼓求（註二）着什麼。誰不知道鬼子可恨？誰願意做孬種？一大家子人，先人創下的家業……」說着爹竟嗚咽起來。

「爹！爹！」金生從來没見爹這樣過，又急又難過。

「老大，別這樣！嚇壞了孩子。」爺爺勸解着。

「也不一定不跟鬼子幹就是孬種！我管國，你管家，大哥要是能讓我放心地幹，不是也跟加入我們一樣？」老叔寬慰着哥哥。

爹又不說話了，又在捉摸着什麼？爹不說，老叔可胸有成竹，說出他的辦法。

「明天一早，我走的時候，會讓屯子裏的人都看見。以後要是有人問我去那兒了，就說不知道。反正屯子裏的人都知道大哥叫我野馬！」

「那你啥時候回來？」爹又要流淚了。

「不知道，」老叔滴淚不流：「也許等事過了，也許……也許不回這兒，我到哈爾濱老姑家去。找到老姑就能找回家。」

「爹你看呢？」爹問爺爺。

「唉！」始終不語的爺爺嘆了口氣：「我跟這個生驢已經談了一夜，他非這樣不可。也許他有道理，就讓他去吧！他老主意早就打定了。」

「必要時我會叫小黑兒傳信兒，沒有必要不連繫，大家省麻煩。」老叔一五一十地安排。

「小黑兒，小黑兒成嗎？一棵楞頭葱！別害了他，那不是鬧着玩兒的！」爹很疑慮。

「成！小黑兒成！」金生衝口而出，插了一句。

「你怎麼知道，誰說的？」爹瞪了金生一眼。

金生不言語了，他想起對小黑兒起的誓。

「好了！就是這樣，現在喝兩盅吧！暖和暖和身子好睡覺。」

老叔拿着酒壺，一杯一杯把酒倒滿，連金生都有一杯。老叔抿了一口，嘖嘖嘴說：

「好酒！」

「好苦！」金生也抿了一口。

老叔慈愛地拍拍他，笑了。忽然又很嚴肅地說：

「爹，你老這不成材的野馬兒子，已經到家了，明天你跟大哥帶着金生可以去哈爾濱了。」

「爹帶金生去，我不去！」爹說。

「你得去！你要在這兒，萬一日本人來了，麻煩都是你的。你不在，老佟可以搪，主人不在，要啥給啥就是了。」老叔把酒遞給金生的爹。

「鐵歼說得對！就按他的意思辦吧！」爺爺做了決定。

「得快！快！說不上過幾天就會有大事，日本人一直在增兵挑戰！」老叔又加重了一句。

「明天就走！送走了你，我們就走！」爹把酒杯裏的酒，一仰而盡。

爺爺也喝乾了杯裏的酒，爹想再倒，爺爺說了：

「別喝了，收拾收拾睡了吧！明天還要趕路。」

爺兒四個一排，睡在一個炕上，這是金生記事兒以來所沒有過的事。老叔挨着爺爺，爸爸挨着老叔，金生挨着爹；要不是日本鬼子鬧事，平常的日子，不大有這可能。新燒的火炕，暖和得很，可是就是睡不着。四個人，一樣的心境，不過誰也不出聲，連身都不翻，就怕驚動了別人。好靜的夜裏，什麼都聽得見，老佟起來給馬上夜料，雖然輕手輕腳，那開關東廂房，那馬飲水嚼食的聲音，儘管隔得好遠，也都清清楚楚。到底過了多久，也不知道，先是老叔輕輕地打呼；接着是爹，山搖地動地打起呼來；最後，爺爺也睡着了。最後睡着的金生，拚命閉着眼睛叫自己睡，就是睡不着。

就是睡不着！就是要胡思亂想！想明天以後的事。能到哈爾濱去住，能看見娘和姐姐弟弟，對於一個在屯子裏長大的孩子，自然是值得興奮的事兒；金生可一點興奮也沒有，所想的是這個家，能不能再完完整整回來。特別是老叔，能再回來嗎？金生在被窩兒裏，狠狠在大腿上捏了自己一下，恨不得往自己臉上吐吐沫，怎麼可以想得這麼不吉利！但是，小黑兒也說了，他和老叔

是打着主意有一天要犧牲的。「高鐵屛、王傳善不能死得不明不白的！」死？啊！金生打了一個冷顫。啊！老叔跪在炕上跟爹說話，有吩咐後事的意思。「啪！」金生眞給了自己一個嘴巴子，怎麼可以想到「後事」兩個字。「後事?!」那小鎖子多可憐！還有老嬸兒！還有……還有老叔的那個「人」。有沒有那麼個人呢？老嬸兒硬說有那麼個人兒，連娘也跟爹咕嘰過說老叔有個人。可是，除了在省城裏，有一次在老叔的書裏看過一張照片，完全不像有「人」的樣子。雖祇那一次，就瞧了那麼兩眼，印象可挺深刻。大眼睛、雙眼皮，秀秀氣氣的懸膽鼻，小嘴兒抿着，要笑不笑的，短短的剪髮，半蓋着右眉毛，那眼波斜覷的表情，眞又甜又媚。憑心而論，老嬸兒是個活人，那像片兒是個人影，可是兩下眞不能比。要說句沒良心的話，那個「人」跟老叔站在一塊兒才般配。那個人究竟在那兒呢？如果老叔「走」了，她可憐不可憐？

日本人眞會打仗嗎？老叔說一定會，爹說可能不會，可挺沒把握。要是眞開仗，中國軍隊會不會贏？好像張少帥不許打，馬占山不聽那套，五廟子一仗把鬼子殺個落花流水。以後還會贏嗎？聽說槍炮什麼的跟日本軍差遠了，人家還有飛機和裝甲車。馬占山的兵，連衣裳都不夠。要是太冷了，把手凍壞了，混身直哆嗦，可怎麼打仗？假如鬼子贏了，會到屯子裏來嗎？到屯子裏來會怎麼樣？要不要跟他們拚？要拚死了，娘會不會傷心？

枕頭上冰涼冰涼的，金生才知道自己流淚了。很恨這麼胡思亂想，可管不住自己。想點快樂的事吧！以前還沒上學，才四、五歲，老叔就帶着屯子裏的一幫孩子去打烏米；人家都嫌金生小

，累贅，老叔不嫌，在高粱地裏，把金生扛在肩膀上，教金生認什麼樣才是烏米，不許折壞了人家高粱穗兒的心兒。也帶着金生在宋家場園「堆臺」（註三），宋三叔比老叔大，可永遠是手下敗將，每年都能贏回一大批木頭當柴火。每次老叔都告訴奶奶，是叔姪倆共同掙來的。老叔還教金生唱歌，把蘇武牧羊的調兒編了詞唱，奶奶聽了又氣又笑罵老叔沒正形兒。

十五，老頭兒賣豆腐，
賣的不够本，回家打媳婦兒，
媳婦說，不怨我，怨你給的多，
一個子兒給兩塊，仨子兒給一鍋。

……………

金生在夢裏又回到叔姪倆坐在臺階上唱歌的時候。老叔還替他從後院兒「胡仙堂」旁邊兒的旮旯兒裏，掏個紅頭的大蛐蛐，取個名叫紅頭大將軍。

「起來，起來！」是爹，臉上既憂戚又複雜的表情：「快！快！老叔要走了！」

聽說老叔要走了，金生一骨碌爬起來，套上棉襖棉褲，蹬上鞋就跑到院子裏；老叔站在院兒裏，火麒麟已經牽出來，小黑兒籠着馬頭。

「爹，我走了！我交代那些話，大哥說不出來，還是你老說吧！」

爺爺點點頭，爹、金生，還有老佟跟在老叔身後，小黑兒替老叔牽着馬，走在前頭，魚貫走

出了大門，又出了卡子門。老叔上了馬，接過繮繩，眼睛繞着圍子看了一圈兒。路上來往的街坊鄰居不少，老叔都跟他們叔叔大爺地招呼着。然後老叔說：

「爹、大哥！我走了！」

「你他媽愛走走好了，我沒有你這樣的兒子！都什麼時候了，還不招家，說什麼你也不聽，滾！滾！滾……」

爺爺說到最後，泣不成聲了。老叔騎着火麒麟，連頭都不回，絕塵而去。那些聞聲停步的人，全回過頭來看怎麼回事？爺爺不給他們問話的機會，帶着大夥兒趕快回院兒。金生扶着爺爺，爺爺哭得直喘。金生除了輕輕拍爺爺的背，一句話也說不出，嗓子眼兒好像有東西噎着。老叔不聽話，一個人，個管個（註四）跑了的消息，不到晌午，全屯子的人就都會知道，達到了老叔的目的。可是金生覺得剛才那場面，好像好像易水送別，荊軻……呸！呸！呸！老叔才不會一去不復還呢！爹始終說不出一句話，兩眼瞪得溜圓。爺爺終於收住了淚說：

「咱們準備準備上哈爾濱吧！」

「回老東家，怕不成了！聽人說，前頭已經在打仗了，行許（註五）上不了火車，弄不好給攔在路上。」

平常嘻皮涎笑的小黑兒，把張黑臉繃得溜緊，一點頑皮之色都沒有。

「大先生，小黑兒的話是真的，街上的人都那麼說，也許走不了了。」老佟也說，不過是稟

告當家人。

「那就不走了！門戶當心一點，問清楚再開門。」爹做了決定。

爺爺看了一眼兒子跟孫子，不禁悲從中來。接着又忍住了，也說：

「咱們關了門過日子，沒事兒少出去，要是萬一有那二流子帶着日本人要東要西，要啥給啥，別讓他們傷了人。老佟耳朶靈着點兒，你管答應門，有事我去回話。他們年輕的，頂好不出頭！」

爺爺發號施令，又把他當年開荒時候那架式拿出來了，從爹以下，沒有不聽的份兒。

以後無非就是天黑天亮在等待中過日子。金生最遠，也祇走到院墻角兒，爬進炮樓裏想心事。家裏人誰也不出去，小黑兒倒是腳勤快，一會兒到街上去打一瓶酒，一會兒到街上買瓶油，明明可以走路的地方，卻騎着白鼻頭兒，爺爺跟爹也不追問。金生好想逮住他問問，他老躲着，不給金生機會。

一天，兩天！三天，四天！

四天過去的那天，出去買鹽的小黑兒回來，敲開了卡子門，也不下馬，騎着馬就衝進了院子，翻身落鐙，把繮繩扔給趕來開門的老佟，登，登，登就跑進了正屋。

剛就着灶火臺烤火的爺兒仨，給小黑兒嚇了一跳；只見小黑兒氣喘吁吁滿臉眼淚，不知爲了什麼。小黑兒把鹽包兒往桌上一丢，嚎啕大哭。

「小黑兒，小黑兒，出了什麼事？」爹急的說話聲都變了。

「是不是五……」爺爺的嗓子也梗住了。

金生的心，砰砰跳，都要快跳出腔子了。

「哇哇……哇哇……」小黑兒越哭越傷心。「我們都成了俘虜，日本人昨天已經進了呼蘭城。」

「啊！」大夥兒異口同聲驚呼。

「我老叔呢？小黑兒！」

「沒有特別的消息，侯先生侯大海犧牲了，老狼頭他們退回料甸了。」

小黑兒的話弄得幾個人心裏七上八下的；金生的老叔沒有特別的消息，至少還沒有什麼不幸，也許老叔也退回了料甸。就是想起了侯大叔，金生有點難過，才二十九歲就不在人世了。他這麼死了，國也沒救了，日本人也沒打退，卻犧牲了性命。

金生的爹，破例地倒了碗熱茶給小黑兒。

「小黑兒，你倒是說說外頭的情形。」

小黑兒雙手接過茶碗，一口氣喝完了，抹抹嘴：「唉！大先生，世界變啦！咱們都成了人家的奴才！路過的地方，又抓人又搶牲口，不能被他們碰見，希望鬼子不到咱們屯子來！」

「你再說詳細一點兒，聽五先生說馬占山不是能打嗎？怎麼幾天就不行了？」爹好不甘心

的。

「不行啊！人家有飛機大炮啊！馬占山再能，也架不住彈盡援絕啊！犧牲了不少啊！」

據小黑兒的敍述，日本軍隊十二日就開始撩撥；等到十六日，發動了大規模的攻勢，幾乎是全面的。嫩江橋的陣地首先遭連番的轟炸，然後用戰車重武器掩護，全力進攻。中國軍隊和義勇軍先以血肉之軀擋人家的精良火器，接着就是慘烈的肉搏戰。十七日那天，國民政府把馬占山升了官，正式當了黑龍江省主席，可是官銜地位都當不了武器、彈藥、被服、糧秣。十八日清晨，日本軍隊又幾個陣地全面攻擊，人衆槍多物資充足，中國軍隊除了精神沒有別的。從黎明到深夜，形成拉鋸戰，打到最後，祇剩大刀片，要什麼沒有什麼。省政府先退到克山縣，馬占山親率衞隊和騎兵兩營守在省城城郊；但是不管多麼能打，也抵擋不了天上的飛機，地上的戰車，和他們的重機槍巨炮。人家一個炸彈下來，一片民房就塌了，最後只有退到了海倫。

就這樣的，日本軍隊十一月十九日進了省城，由昂昂溪開到哈爾濱的火車，班班都滿，原來就走不動，結果更走不動。火車雖走不動，不但車上塞滿逃難的人，車站也擠滿了難民。日本軍隊進入呼蘭的，是另外一股。

「聽說沒有，縣城裏怎麼樣？」爺爺問。

「前天、昨天舖子都沒開，也有人早就搬到哈爾濱去避難了。聽人說，日本人不高興，在找人出來組織個什麼會，逼大夥兒開門做買賣。」

「唉！也不知道下一步會怎麼樣？咱們這兒離縣城還不到二十里地！」爹憂心地問。

「不要緊！」小黑兒又恢復了原來那大咧咧的口氣：「明天我再去打聽。」

「不成！萬一叫日本人拉去了呢？」爺爺口氣很決斷，又看了一眼不知什麼時候進屋的老佟、老何和張家兩兄弟，又說：「從明天起，你們這年輕的，都不許出去，有事我和老佟出去！」

爹想反駁，看爺爺的神情又不敢。

「就是這麼說，局勢沒穩定以前，誰也不許往外跑。」爺爺又叮囑了一句。

此後，就是這麼一天一天地過去了。老叔的消息沒有，別的消息可不斷傳過來。

宋家老二跟日本人搭上了線兒。宋家在呼蘭的買賣領頭兒開門，掛起了膏藥旗。

宋家園子的門樓上也插上了太陽旗，日本馬隊過屯子往北去，經過屯子就沒有進來。可留下話，規定有兩百晌地的就得貢獻五百斤糧食、兩大綑草料，都繳到宋家場園去，縣裏派人會同來收。爺爺怕日本人把老何和小黑兒拉走，不許趕大車，讓老佟用拉土的小鐵車把要的東西送到宋家場園去。得了張收據，爹紙兒包紙兒裹地放在娘的梳頭匣抽屜裏，就怕再來要第二遍。

「寧做太平狗，不做亂世人啊！沒用啊！就是他們楞跟你要第二回，還敢不給？」爺爺搖着頭說。

「叫他們吃吧！咱們辛辛苦苦種的糧食，他們一要就是五百斤，看吧！叫他們竄稀冒肚！」

小黑兒狠得甚麼似的，咬牙切齒地說。

可是，氣管啥用？要拿的還是拿走了。

馬占山退到了海倫，老叔去了那裏？馬占山有關裏來的朱老先生慰問，誰去慰問老叔跟他那些熱血的朋友？爺爺不許小黑兒出去，完全沒有外頭的消息，老佟帶回來的傳聞，是江橋戰的結果，雖然是因實力差得太遠，落個敗退，關裏的人可佩服得很，無人不大大地讚美馬將軍。可是，也有好些人做了跟馬占山同樣的事沒人知道，就此默默地埋骨而湮沒了姓名。金生儘管祇有十三歲，經過這一場又一場的衝擊，自己跟自己談論，也論出許多平時沒學過的東西。

聽說要談和了，日本人到海倫去見馬占山，也聽說要邀馬占山去哈爾濱。爹考慮是不是把哈爾濱的人接回來，因爲又要過年了。金生很想，爺爺猶豫，小黑兒反對，他認爲馬占山決對不會這麼窩窩囊囊地就「和」了。這話倒也打動了爹的心，就暫時按兵不動。消息也傳來，北邊兒說着要和，南邊兒可動了手，遼寧的錦州、營口、盤山、昌圖、新民都受到日本攻擊；錦州是遼寧省政府所在地，顯然日本軍容不得中國政府在。跟馬占山談和，也不過是個有毒藥的蜜棗，沒安好心，絕不可靠。而且也還沒個了結，爲了不逃第二次難，一動不如一靜。爹也想，是不是爺兒幾個也到哈爾濱去，因爲來到過年，家分兩地，太不是滋味兒。

暫時不開仗，不拉伕，小黑兒膽兒又大了，又敢往外跑了；跑回來的結果，也是一動不如一靜。因爲呼蘭河跟松花江雖然已經上凍，可以不坐火車，不經過火車站，可是重要地方全設了卡子，來往要檢查，看見不順眼的人，就帶回去盤問，還是省省事的好。爺爺很同意這個看法。小

黑兒的主意，他可以跑一趟哈爾濱，再揹去點吃的，也揹去口信兒。對於這麼個主意，爹覺得挺好，可是很不放心，總不能自己怕這怕那，叫人家孩子去冒險。

「小黑兒，你的主意是好，可是太冒險，不好！」

「唉呀！大先生，我一向把冒險當玩兒！」小黑兒又吹上牛了：「比能幹，我比不上你老；比鬥滑勁兒，我強得多。我裝個二傻子樣兒，見鬼子，我就叫大人，說好聽的，鞠大躬。我心裏罵他們王八羔子，他們還笑呵呵對我。」

「讓他去試試看，他比猴兒還滑，也許對付得了。」老佟也贊成。

既然這樣，又裝了一大車的糧食、柴火、乾菜、鷄蛋、小鷄兒什麼的，套了四套馬的大車，載到哈爾濱去；另外還拴了兩口豬做給老姑奶奶的年禮，亂七八糟一大車。大夥兒像送征人似的送小黑兒。

「小黑兒啊！要是鬼子跟你要什麼，就給他們，別跟他們爭，吃了眼前虧。」爺爺殷殷叮囑着。

「你看着要是走不過去，就折回頭，別硬撞！」爹也囑咐着。

「都知道啦！不用吩咐啦！反正看着辦了。我會小心！」小黑兒拿了大鞭小鞭上了車，滿不在乎的。

一聲「駕」！小黑兒走遠了。爺兒仨互相無言對望，也不知這麼做算不算對，是不是太小心

了？一年之中，還有什麼比過年重要的？弄得在個團圓的日子，一家老小分成兩地，想吃口團圓飯都不行。可是要想咬緊牙根，闖到哈爾濱去……假如萬一有個閃失，還是不合算。送走了小黑兒，大家都唉聲嘆氣，誰也沒情沒緒。儘管也住在屯子的二嬸兒來幫忙做了豆腐，給蒸了點兒餑餑，臨走還忘不了埋怨——偏是人家命貴，得躲到哈爾濱去。爺爺跟爹祇能聽着。家裏也殺豬也祭灶，就是沒點年味。

一去就是四五天，人也不見，車也不見。小黑兒就是不見回來。爹懊惱死了，車丟了馬失了已經夠心疼，要是小黑兒有個三長兩短，就太對不起良心，比車和馬丟了還嚴重，這輩子都不能安心。從爺爺到張家二橛頭，每天扳着手指頭過日子。老何心裏更不痛快，原說要回山東老家過年的，這一鬧也動彈不得，不知等到什麼時候，一張臉凍得比屋外的土地還冷硬。

「這像過年嗎？他媽簡直像過週年！」爹也不知從那兒來那麼大火兒。

「鐵良！不許放屁！」

好久沒這麼罵過爹了，大概爺爺實在聽不過爹的順嘴胡罵，偏說的是最忌諱的詞句，尤其老叔現在不知去向，那「週年」兩字實在刺耳。這種情形下，金生儘量小心，一步錯道不敢走，一句錯話不敢說，省得碰在大人的氣頭上。

離過年還剩四天了，雖然依舊規矩，主人夥計都換了伙食，大家可全食不下嚥。平常冬天向來吃兩頓，晌午只有老窩瓜湯喝；來到年下，則是一天正經的三頓飯。剛吃過晌飯，收拾了傢使

兒，忽然有大車聲越走越近。

喲！莫不是小黑兒吧！大人孩子，東家夥計，一起搶着往外跑。可不？小黑兒已經進了虛掩着的卡子門，在敲大門了。爹親自開了門，一看小黑兒笑嘻嘻無所謂地跨在車沿上，眞想搧他兩耳刮子；都把人急死了，他還沒事兒！爺爺見機，搶在頭裏。

「喲！小黑兒，辛苦啦！」

「讓我們惦心死了，快進來吧！」爹也換了臉色。

大家捧鳳凰似的把小黑兒迎了進來。打頭的老何跟張家兩兄弟忙着停大車、卸牲口、搬東西。

「大奶奶叫我多等兩天，她們蒸了不少豆包、餑餑，包了不少餃子叫我帶回來，說夠吃一陣子。還有給老東家灌的血腸瓤腸。老姑奶奶叫我帶了不少粉條，說熬湯燉蠔兒肉都好，還有……」小黑兒忙不迭地表功。

爹眼眶紅紅的，也許是看見小黑兒那張笑臉，凍得通紅，鼻孔眼毛一圈霜，知道這來回的辛苦；也許想到了他沿路所冒的險，也許因見到了娘、嬸和姐姐做的東西。大家亂哄着，爹一連聲招呼着：

「老佟啊！這兒的事交給他們，你快給小黑兒把飯熱熱，多給他兩塊肉。」

老佟連「是」都不說，立刻奔堂屋去。爺爺和爹在前面引導，金生在後頭推着小黑兒。

「等等，我要撒尿！」

幾個人進了屋，坐椅子的坐椅子，坐板櫈的坐板櫈，等小黑兒來。爺爺和爹都把煙袋點上了，好像準備聽一個很長的故事。老佟忙着就灶裏的餘火，續上一把柴，高粱米飯還沒冷透，把雜和菜好好咕嘟一下，熱得透透的，那又亮又厚的大塊白片肉也放到菜湯裏一塊兒咕嘟。拍上兩瓣蒜，倒點清醬（註六）。哦！一屋子都是肉香，難怪小黑兒撒完尿，一進屋連眼都直了。

「小黑兒呀！不知你今天回來，這飯不多，現做又來不及了，只有一碗來的，剩下的都是嘎唄兒（註七）。」老佟很抱歉地說。

「沒關係，這麼好的菜，連飯嘎唄兒也好吃！」

小黑兒就着灶火臺邊兒的長板櫈坐了下來，一副等不得的樣兒，先空口扒了一口白飯。然後看大夥看着他，有點兒抹不開，縮縮脖兒說：

「餓塌腔兒（註八）了！」

老佟用力把火吹旺，鍋裏的湯終於咕嘟起來。老佟替他舀到大碗裏，小黑兒就呼嚕呼嚕狼吞虎嚥起來。吃得那個香啊！連剛吃過飯的金生也被逼得直嚥吐沫。呼嚕了一陣，抬頭看着大家都在看他，忙把鼓在腮幫子裏的東西嚼了嚥下去，喘口氣說：

「大奶奶說，他們都好，叫老東家跟大先生不要惦心。五奶奶得幫着做活，連小小兒也知道帶小鎖子玩兒了。」

見小黑兒有功夫說話了，爹的問題就一個一個來了。

「外頭到底兒怎麼樣？」

「每個地方不一樣！没打過仗的地方没啥，呼蘭縣城裏因爲進了日本兵，就不行！好些民房給佔了。每個城門都有人把守，過來過去都得摸身上；我去的時候，在長嶺子的卡子碰見個横的，我就把一口豬送給他們了，就說另外的那口得賣了給娘看病。」

「這小子！他們就信？」爺爺笑了。

「像那麼回事呀！得裝！」小黑兒三口就把一大塊肉和着蒜泥吃了，緩緩氣又說：「大奶奶他們不回來的好，老東家大先生不去的好，也不知他們啥時候不高興，他們動不動就使大皮靴踢人。」

「哦！」爹鬆了口氣，彷彿不那麼懊惱了。

小黑兒再不理人，把飯嘎唄兒都倒在湯碗裏，夾着白片肉，沾着蒜泥，一會兒就打掃乾淨了，把碗放下，抹抹嘴。想了半天說：

「我見着五先生了。」

「啊！」雖然聲調不同，大夥兒一起驚呼。

「在那兒？」爹沉不住氣追問。

「就在哈爾濱的家門外，界毗兒（註九）天主堂的院子裏。他聽說老東家和大先生没去，就

沒進去，說怕痲煩。我正要往回走，他跟我坐了一段大車，又走了，說還有事。」

「有事？他去哈爾濱幹啥？不回家有啥事？」爹沉下了臉。

「買東西，替宋三爺買東西！」說了又後悔，再也不開口。半天又憋的慌：「買藥，買藥嘛！」

金生立刻明白是怎麼回事了，眞替老叔躭心。

小黑兒忽然拉開屋門看看，見院裏沒人，反身回來，笑得好開懷的。

「哈！我要說件樂喝事，就是不能讓外人知道。」

「啥樂喝事？」爺爺追問了。

「就是陽曆年，瀋陽的關東軍司令木庄繁家裏被人擱了炸彈的事！」

「那有什麼可樂喝的！」老佟不以爲然了，覺得小黑兒淨說些沒重要的。

「有趣兒嘛，怎麼不該樂？」

「你說不說？你不說我們不聽了。」老佟討厭小黑兒賣關子，將他一軍。

小黑兒果然中了激將策，當然他也是誠心要說；要不，誰也別想套出一句話。

宋德全本說過文的武的齊來的，武的不行，就來文的。瀋陽那邊兒，想送點年禮給日本人，日本人是過陽曆年的。他們想要一個會做炸彈，又會說亂眞的日本話，長相也得像日本人的角色。想來想去，有些留日的學生想到了他們的同學宋德全。這正是宋德全的想法，自然樂於執行這

個計畫。

學化工的宋德全，找人分別在不同的地方買了藥，親自用「三炮臺」煙罐做了兩個炸彈。再仔細看好路線，安排好接應的人，然後換上和服，踩上高腳木屐，晃晃蕩蕩地晃到日本人羣集的區域；順步亂逛，見人就含笑打招呼。蹩來蹩去，蹩到司令別墅的後門，在人來人往送貨的時候，把揣在懷裏的炸彈連警告書，瞅人不注意，放在厨房外的空鷄蛋簍子裏。事完，又趕緊閃出來，再搖搖晃晃走到街上，鑽進一家日本澡堂子去燙澡。

這炸彈很快就讓人發現，那警告書也發現了，立時那一帶就戒嚴，盤查行人，宋德全卻在澡堂子裏跟那些人瞎白話（註十），也沒有人知道他不是日本人。之後他再披着那身老虎皮，上了火車，也坐在日本人堆兒裏，一直到哈爾濱。鬼子祇查中國人，不查他們本國人，宋德全就順順當當回到哈爾濱。

「哈哈！宋三爺已經坐在餐車裏大吃二喝，日本人大過年的可亂成一堆，開緊急會議呢！哼！就是要這樣！」

「這宋老三膽兒也太大了！有爹有娘，有妻有兒，還有好大的家業，怎麼敢這麼幹？」爹有點兒不以爲然。

「唔！膽大才安全，上次五先生……」見金生瞪他一眼，馬上把話吞了。

「你說五先生上次怎的？」爹不放鬆問。

「不怎的，就是五先生說越怕越心虛。我這次去哈爾濱要是不放大膽，頂少會挨槍托子，日本人一看見臉紅結巴就以爲是心裏有鬼！」

「好了！你！」爹狠狠盯了他一眼，發現他滑得眞跟猴兒似的，問不出什麼，只好算了：「好！你去歇着吧！」

老佟走了，小黑兒也走了。

爺爺就着灶火的餘燼，點着了煙袋鍋，抽了兩口，像對人說，又像對自己說：

「這倒眞是樂喝事！」

爹瞧着爺爺，不知他啥意思。

「我不是說你跟鐵屏也該去幹那個。不過這倒眞是件樂喝事，要不那些矮鬼，眞以爲把咱們都捏死了。」

「爹！不能放在嘴裏叨咕呀！」

「我不叨咕，咱們放在心裏就好了！」爺爺敲敲煙袋，倒眞有了點兒笑意。

一連串都是倒楣事，每個人心裏都壓一堆火。要過一個凄涼的年，是沒法子的事了。祇有這件事帶來一點兒解恨解愁的趣味。

想起去年過年，想起去年的瑞雪，如今又是大雪紛飛，還能算是瑞雪？過了今天這個不像年的年，明年還會過啥樣的年？想到日本人可恨可厭，再想到小黑兒所說的樂喝事，也祇是解一點

點恨罷了。金生知道，好年成不在了，一定得等着過一個家人離散的淒淸年了。

註一：千人左右之意。

註二：弄些什麼；搞些什麼。

註三：讀做堆去歹ˇ，小孩用木塊擊木塊的遊戲。

註四：自己只管自己，不管別人。

註五：可能。

註六：醬油。

註七：鍋耙。

註八：瘸了。

註九：隔壁。

註十：吹牛，胡說。

一〇

一家人連團圓都不可能，年還有什麼過頭？可是該有的也得像那麼回事。小黑兒也捎回來一點兒紅紙，老叔不在家誰寫呢？爹說他沒心思想那個，叫金生寫。金生的爹不知道，兒子也同樣沒情沒緒。爺爺看出金生的爲難，叫金生寫一幅貼在大門應個景就算了。金生不再推辭，一個人裁紙、研墨，叠出格子來，舖平紙，然後一揮而就。

國泰民安祈新歲

風調雨順望豐年

之後，再加一個「春回大地」的橫披。爺爺聽金生唸了點點頭，爹看了也說很過得去了，才十三歲的孩子，還要多好呢？那春聯裏的話，不正是大夥兒心裏的意思？可是等老佟打好漿子，爹左看右看，覺得不合適，拿來貼在正房門外，大門上用紅紙寫兩個福字貼上就算應了景。爺爺也說考慮得對，任何朝代都有漢奸狗腿子，專愛幫着外人欺侮自己人，爲了顯他的忠心和能耐，亂抓自己人的小辮子，還是小心着點兒的好。

「他媽這就是土地讓人佔了的結果！」小黑兒看見熱漿子貼好的春聯，氣哼哼地說。

「唉！唉！話不說出來，也不會爛在肚子裏。這小黑兒，你就省省吧！」老佟瞪了小黑兒一眼，就差把手上的那碗漿子往小黑兒臉上刷：「你當就你一個人心裏不自在呀？這順嘴溜成了習慣還了得？你小命値錢不値錢是你的事，這大先生可一大家子人呢！」

小黑兒噘着嘴還想爭辯什麼，爺爺在一邊兒打個圓場了。

「好了！誰說的都不錯。現在每個人心裏一股火沒處發，憋得難受。人在屋簷下，那能不低頭？外頭已經亂了，咱們可別亂，這到底是大年下呀！」

外頭亂，自己不亂，大家都忍着那股火，過了一個破碎的年。冷冷清清，淒淒慘慘，買了炮仗，可得了通知不許放。宋二叔儼然是個人物了，命令都由他代傳。屯子裏的人有的說宋壽全做得不錯，他不做別人也會做，他這樣可以給屯子裏的人省了好些麻煩；可是大多數的人都瞧不上他，說他是日本鬼子的三等奴才。金生替宋三叔難過，有這麼個不露臉的哥哥。也有人說，宋老三到底兒幹了些啥事兒，屯子裏的人弄不清楚，可是知道他跟他們家的意見絕不一樣。爲了免禍，老大不肯出頭，老二就祇有站出來了。不過金生對宋二叔一向印象不好，雖然長得比宋三叔體面得多，可一副勢利小人樣。金生不覺得宋二叔出來是被逼的，縣城裏縣城外，數他最活躍，可抖了！同樣的日本留學生，哥倆兒的心性差那麼遠。

觀變的老百姓也祇有等，看到底兒會變成什麼樣兒。謠言還是很多，可是二月六日東洋鬼子

佔了哈爾濱不是謠言。爹又就上了心事，原以爲哈爾濱可以沒事，才把婦女小孩兒送到哈爾濱去。結果哈爾濱也打仗。不過幸好高家借住的地方在外國人活動的範圍，鬼子還得收斂着點。馬占山到了哈爾濱，要談和，也不是謠言；過不了幾天，馬占山跟張景惠更上了瀋陽，說是被哄去的。不管怎麽去，反正是去了。

爹加開會的還有臧式毅、熙洽跟熱河湯玉麟派的代表。其實那會是不用開的，日本早決定了方案；到了陽曆的二月十八號，就對外公佈了東三省有獨立運動，要成立滿洲國。這是讓生在那兒、長在那兒的人，都不能接受的事兒。怎麽弄來弄去，全變成外國人了？不過老百姓都將信將疑，小黑兒就硬說都是胡扯的謠言！

每年冬天，農閒的時候，方圓四十里內的屯子，都要舉行連莊會，大概都在陰曆的正月初幾兒。這一年因爲打仗，每個人都心茫茫的，全沒心去辦；就是有心，也怕鬼子多心，就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想不辦了。可是過了正月十五來通知了，還是要辦。宋家大爺出面邀，各家的家主在宋家聚會，聽說是鬼子授意的。金生的爹不想去，可不便不去，也不能叫誰替，人家請的是家主。到聚會的那天，爹提心吊膽的去了，爺爺一再囑咐他，不喝酒，不講話。爹答應着走了，一家大小心不安地等着。

約摸下午三四點鐘的時候，爹回來了，說不喝酒的，還是喝了點兒酒。倒沒有啥受了委屈的樣子，自顧自地進了堂屋，後面跟的一幫人都是聽信兒的；金生當然沒有說話的份兒，從屋裏走

出來的爺爺，可耐不住了。

「我說鐵良，你要說啥，就說吧！別悶死人了。」

「也沒啥好說的，就是那樣，不假。昨兒個正式宣佈的，要成立滿洲國，新京設在長春，宣統皇帝都回來了。」

「啊！」

「哦？」

嚇了一跳之後的反應不全一樣。金生是痲木了，他不能忍受做外國人；在學校老師都說過，好男兒要生做中國人，死做中國鬼的。日本人佔了中國的土地，還要另外成立一個奴才國，那眞成了亡國奴，不幹！不幹！不幹！

「人不都說馬占山是英雄嗎？別扯淡了！他已經當了軍政部長兼咱們的省長呢！」爹接着說。

「不會吧?!」老佟不相信。

「日本人也許給了什麼特別的好處。」老何猜度。

「人嘴兩片皮，大概故意糟蹋他。」張家老大也不信。

「唔！唔！」張家老二同意哥哥的說法。

「也許外頭傳錯了。馬將軍不是那樣的人。」小黑兒簡直有點氣憤。

「一點兒都不假，這是正式公佈的。宋家老二也到場的，他說馬占山到旅順去勸駕，見到了宣統皇帝，送了一對眞金的花瓶。宣統皇帝答應做滿洲國的執政。」爹詳細地說了來龍去脈。

「啊！」

又一聲「啊」！每個人的反應還是不一樣，頂不能接受的是金生和小黑兒。金生覺得心口堵得難受，不知說啥好。他不想跟大人在一塊兒，不知爲什麼，就跟着小黑兒。小黑兒幹活兒，他跟前跟後的；小黑兒去餵馬，他跟到馬棚；小黑兒去扛柴火，他跟到場園。打過場的場園，空無一人，在沒有旁人的屋裏，小黑兒終於張嘴了。

「學生，別難過，我不信！我不信馬占山這麼可惡，一定還有好戲看。你等着吧！」

是安慰金生，也是安慰自己。說過這話，兩個人心裏好像舒坦了一點。

那戲一點兒也不好看，溥儀經過一番做作，傀儡戲就登臺了。民國二十一年的三月九日，成了滿洲國的大同元年三月九日，大淸遜帝成了滿洲國的執政。這事除了部分的「開國元勛」高興，東北的老百姓都如喪考妣；此後，眞眞正正成了亡省的孤兒。大夥兒只聽說有個國聯派的李頓調查團要來，有人冀望這個調查團能主持公道。可是有經驗的人先就給這個團算了命，認爲他們一定辦不了啥事；外國人永遠幫着外國人，没有什麼公道。

這個新朝廷成立期間，天氣還好冷，義勇軍暫時還不能有大舉動，可是宋三叔又送了一次「蛋」給日本人。溥儀的執政府是原來的道尹衙門，那房子已經又破又舊，臨時將就用的。宋德全

踋空又去了，這次不穿和服了，穿的軍服；可能因爲他没有軍人味，人家起了懷疑，差點兒脫不了身。不過還是起了相當作用，不到一個月執政府就搬了家。金生的老叔覺得這法子不能再用，宋三叔趕緊換了副眼鏡，把特別留起來的仁丹鬍也剃了。這些消息都是小黑兒帶回來的，也不知他從那兒聽到的。

既然局勢暫時穩了，爹很想把哈爾濱那邊兒的人接回來；不巧，小鎖子又出了疹子，而老叔也偶然回那個家，行動比在屯子裏要方便得多。爹想想，又作罷了。家分兩地，花費大得多，還牽腸掛肚，不過既然已經這樣，就祇好認了，圖個心靖。爹也考慮帶着金生去看一趟，可是義勇軍又開始活動了。對於老毛子承認滿洲國對中東路的主權無可奈何，可要給日本鬼子點兒好看的，沿着吉敦路，打得很厲害；而農安的一支，一直打到長春，不少的新貴都把家眷往哈爾濱送。爹想想還是不去湊這場熱鬧算了。按這個情形，哈爾濱還是最安全的，金生的娘他們也還是暫時不動的好。金生好想去看看娘和姐姐弟弟，爹告訴他得等等，一方面怕在路上碰上開仗，另一方面到穀雨的時候就得播種了，要預備的事太多，光這往田裏拉土，就得連氣兒幹，再匀不出功夫帶他去。除非金生自己上路；平時可以，這兵荒馬亂的，那行?!

也正像爹說的，說不上什麼時候路上又打仗；也正如小黑兒說的「還有好戲看」，没過幾天，信兒來了。這次是老佟，提拎着那個破酒葫蘆，跌跌撞撞地跑回來。

「哦喲！可不得了啦，馬占山跑回黑河啦！又跟日本人幹上啦！」

爺爺和爹聽了又驚又喜，高興了半截，忽然想起，爺爺忍不住埋怨他。

「老佟，你這是怎的了，嗆呼百叫的，叫日本人聽去，還會落下個好兒？」

「大夥兒都在說啊！不是我一個人呀！誰不知道？有人說他是成心做給那個什麼裏堆調查團看的！」老佟還不服氣。

「老佟啊！這事兒大家聽了是高興，要是馬占山贏了，就沒事了；要不，小心狗腿子收拾咱們。快活放在心裏！」爹也把利害說給老佟聽。

老佟不言語了。

小黑兒可樂得像得了個啥獎賞似的，直叨咕着：

「哼！我說馬占山不是孬種嘛！」

這事兒是讓人心裏痛快；在日本人的監視下，誰也不敢公開地露出高興的樣兒，私底下大夥兒都偷偷注意，注意馬占山的行動。由於馬占山的再起，給了各地的義勇軍很大的鼓勵，原來投降的也反正，原來待機而動的再活躍起來；從南到北都有，互相呼應，互相聲援。日本人雖然槍好人多，對於無孔不入的打法，還是挺頭疼。由金生老叔策畫的一支隊伍，跟李杜、馮占海常配合作戰，忽南忽北，人家也不知老狼頭到底在那兒。這些行動，能讓日本人頭疼，可不能把日本鬼子這扎人的刺，從土地上拔出去。所以有些悲觀的人就說，這是硬拿雞蛋往石頭上碰；也有人說，這是打給李頓調查團看的，讓國際人士了解，所謂獨立運動是假，侵略是眞。因爲國聯的調

查團已經到瀋陽了，而不要臉的小日本，對於調查團安排的調查路線百般恫嚇阻撓，更採取包圍政策，還到處製造假民意；讓人乾着急，想不出法子。

屯子裏的生活，大體是靜態的，下種、翻土、拔草，就是有工具，也得用人力。打頭的病過一場，精神差多了，也表示等這一季秋收完了，祇要路上不打仗，他說什麼也要回老家了。金生幫不上地裏的事，可是到處都要插一把手，往田裏送茶送飯，簡直成了專差；祇有小黑兒，最能幹，地裏的事已經頂一個工，趕車的事全接了手。吃了晚飯，人家都乏得不想動，他會錯眼不見，就溜出去繞一圈。出去繞過彎，完全不跟人說，憋得難過就偷偷告訴金生。金生答應教他唸書寫字兒的，有時候吃過晚飯，在堂屋跟金生一塊兒唸論語、背千家詩、寫大字兒，就悄悄告訴金生好些事：像日本人炸海倫啦！李頓調查團都到過那兒啦！

五月九日，李頓調查團到了哈爾濱！

金生的老叔，見過了李頓爵士！

可靠嗎？金生幾乎不敢相信，小黑兒指天劃地的說可靠。高家在哈爾濱暫住的地方在道裏，是外國人區域，小鎖子出疹子，是找天主堂的外國大夫看的。教堂就挨着高家的住處，那老神父很同情中國人，又介紹了個捷克領事館的館員，就那麼搭上了線。

「有用沒用不知道，總得盡一份心，人家說五先生這麼說。」小黑兒學老叔的話給金生聽。小黑兒告訴金生的事兒可多了，都不許對別人講，一方面是怕走漏風聲，另一方面也是怕爺

爺和爹擔心。比方說以前宋三叔去送「蛋」，老叔護航啦；陪老狼頭去借糧啦；替老狼頭跟別支連絡啦，慢慢連日本人都知道，有個別號叫「長白書生」的傢伙，專對日本人使壞，可是就是抓不着他。這事讓金生大吃一驚，原以爲老叔只是從旁出出主意，沒想到是這麼個角色，心裏裝滿了秘密，又爲老叔躭着心，精神負擔好重，爺爺和爹都看出來了。

「金生啊！我知道該上學不能上學，心裏不自在，又想你娘他們，可是這是沒法子的事呀！還是得該幹啥幹啥，別老恍恍惚惚的。」爺爺婉勸着。

「你他媽怎麼了？全家數你最舒服，還整天喪膽遊魂的一副損相，你給我精神點兒，少叫人看了生氣。」爹瞧不得金生心事重重的樣子，乾脆張嘴痛罵。

不管勸還是罵，都沒法子去掉金生的心事，因爲他越來越躭心。國事已經如此，躭心不過來了，卻越來越躭心老叔，躭心這個家，躭心自己未來的命運；可是自己的命運好像完全捏在別人手裏，一點兒做不了主。呼海路上打得熱鬧極了，屯子裏的人，消停不了兩天，又人心惶惶；儘管這樣，地裏的莊稼不能不管，膽小兒的都愁壞了，深怕在地裏做着活兒，忽然來顆槍子兒，就沒了命。縣城裏的人認爲屯子裏安全，往屯子裏跑；屯子裏的人覺着城裏好一點，又往縣城跑，亂竄一氣兒。天地這麼大，到底那兒安全？原以爲哈爾濱是妥靠的地方，日本一樣不放過。眞像書上說的，人爲刀俎，我爲魚肉；像爹，像屯子裏大多數的人，就認命當「魚肉」了。可也有那不認命的像老叔他們，明知道力量不如人，還要出來爭。老天保佑，青紗帳又起來了，對這從南

到北一股一股的義勇軍，多了一點保護。希望青紗帳眞能保護老叔！

一個全是男人的家，表面看着沒事，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田裏的活也沒擱下，可是每個心裏都藏了一些不願意讓人知道的心事。大家都悶不作聲地儘量少說話，就怕那句話說出來碰上誰的忌諱。金生幾乎儘量躲着爹，心裏頭鬱着一股火，別人都不能駡，拿兒子撒氣最方便。金生倒不怕爹拿他出氣，就是動輒得咎讓人手足無措；越怕做錯越會錯，越怕說錯越說錯，末了爹更生氣。能透露心事的祇有小黑兒了。小黑兒告訴金生，外頭打得很厲害，海倫已經丟了，可是日本軍並沒有完全佔到便宜。馬占山的隊伍，就在呼蘭左近幾個縣活動，所以說不定有一天屯子也會變成戰場。於是金生明白了，爹爲什麼憂心到快要爆炸了似的。難怪從陰曆五月底六月初起，原是屯子裏等待秋收前的一段比較輕鬆的農閒時期，爹倒每天皺着眉頭，沒一點兒輕鬆。

夏天天長，吃了晚飯，還能乘一會兒涼。往年夏天，爺爺特別愛和老佟閒落科兒，說的都是老話，金生可愛聽了，比故事還有意思。大夥兒心裏有事，爺爺也沒了閒情，涼快了一會兒，就說蚊子咬，還是趕快進屋睡覺吧！冬天睡炕很舒服，夏天雖然把炕洞裏用坯擋上火路，讓熱氣不要亂走，炕還是有點溫絲絲的，幸虧舖着涼蓆，要不滋味就不好受了。來到暑熱天，炕上的人自然越少越好，金生的爹就回了自己的屋。爺爺的屋還是祖孫倆。年歲大的人，覺少，可是還是閉着眼睛倒着。爺爺都在炕上，金生就沒法子起來亂跑；不想睡，也祇好睜眼兒躺着，總是要躺好久才能睡着。常常好不容易睡着了，有一點聲兒就醒了。爹在那邊兒山搖地動的打呼，金生就是

睡不着。爹說是因爲他白天不夠累，爺爺說是心裏惦念着什麼想得太多；金生想兩個情形都有，爲了省得受爹嘮叨，睡不着也規規矩矩躺着。夜裏靜，風吹草動都知道。馬無夜草不肥，老佟每天半夜都起來給馬上料，就是再輕手輕腳，也沒逃過金生的耳朵。連園子外有車行馬走，都聽得一清二楚。

絕不是做夢，好像有馬繞着園子走動！老佟起來餵馬，跑到園子外頭去幹嘛？難道是小黑兒半夜又溜出去了？不會呀！要是小黑兒，他會推開虛掩的門蹓進來，也不會一勁兒繞圈兒。要說鬧鬼吧，還不到時候，才陽曆六月底，還不到陰曆六月半，鬼還沒出鬼門關呢！

那馬還是繞圈兒，爺爺也聽見了，坐了起來。

「嘮啷！」在場園那邊，好像有人扔了什麼進來。

爺爺呆不住了，下了炕穿上鞋出去了。大概聽着爹打雷似地呼嚕，知道爹累了，沒叫爹；金生也悄悄爬下炕穿上鞋跟出去，老佟已經在院兒裏，把耳朵湊在院兒門上細聽。

半天沒聲響！老佟擺擺手，表示沒事。三個人剛往回走，忽然，又有了一下一下的拖東西聲！老佟再把耳朵附在門上聽，還做手勢，叫金生去聽；小孩子的耳朵一定比老年人靈。

果不其然，有一下一下在地下拖東西的聲音，在場園裏，不細聽還眞聽不出來。

爺爺叫老佟把院門打開，兩人都到外面去查看，金生不放心爺爺，跟到外面，啥也沒有。主僕三個再撥場園的划棍兒，推開門進去。看看，也沒啥！正納悶兒，靠近堆柴火的那間屋簷下，

有一團團黑黑的東西。老佟順手撿起地上的一截秫稭走了過去。

「老佟，是我！是我呀！」

「啊！老叔！」金生叫了出來。

「小聲！」爺爺壓下嗓子走了過去：「這是怎麼回事？這時候跑回來！」

老叔靠着屋牆低低地喘着氣。

「現在沒功夫說，開了堆屋的門，讓我進去。你們趕快回屋去，裝什麼都不知道。」

「五先生你到底怎麼樣了？受了傷?!」

「從馬上摔下來，頭着了地，頭好暈，有點兒噁心，一陣一陣迷糊，勉強爬上馬，火麒麟就把我帶回來了。剛才趾着火麒麟跳進來的時候，腳又歪了。不要緊！你們幫我進屋歇會兒就好了。」

黑夜裏，看不清各人的表情。爺爺推開了屋門，摸黑兒把地下的東西踢一踢，老佟和金生把老叔扶進了屋，老叔靠着柴火坐在地下。

「你們快回屋去吧！別給人知道，就說狐仙生氣砸東西，你們過來看看！」

「人能不知道嗎？人家看見火麒麟就什麼都明白了！」爺爺沉沉地說。

「火麒麟我打發走了。沒想回家，糊里糊塗讓牠帶回來了。我趾着牠往裏跳的時候，打了牠一鞭，讓牠往南去；牠會回老狼頭那兒，已經跑遠了。」

「你往場園跳，沒有旁人看見？」
「沒有！路上一個人也沒有。」
「咱們別在這兒了，呆功夫大了，他們要起來看，就保不定別人不知道。」老佟提醒爺爺。
「對！對！你們快走！」老叔也催。
「你給我安分的靠在這兒，一聲都不許出。」爺爺下命令了，然後帶着老佟金生走出來，一邊兒關門一邊小聲說：「就按他說的，聽見這邊有動靜，怕有火火失失的，過來看看。金生你就說看見狐仙，一身白毛拖個很長的尾巴！知道嗎？」
「知道！我會說。我看過小說，知道怎麼說。」金生小聲回答着。
出了場園，金生在前邊走，爺爺在中間，老佟跟在後頭，繞過影壁和土堆，過門坎兒的時候，爺爺忽然一歪就摔到地下。
「老東家！」老佟驚呼一聲。
「爺爺！」
金生回頭一看，爺爺坐在地下，頭撞在大門上，那動靜可眞不小。金生趕快跑過去，想攙爺爺起來，這時東廂房裏的老何，正屋的爹聞聲都跑了出來。
「怎麼回事？怎麼回事？」老何也跑到門洞裏。
「怎麼啦？這深更半夜的。」爹也湊上前去看。

「爺爺摔了一跟頭，我攙不動。」金生說。

「這是怎麼個事？深更半夜不睡覺，折騰你爺爺起來幹嘛？」爹不分青紅皂白就給金生一巴掌。

「別打孩子，跟金生沒關係。」爺爺坐在地下，攔着爹再打人：「不賴金生，我聽見場園這邊有動靜，過來看看；看完了，不小心摔了一跤。」

「場園裏怎麼了？」爹說着想往場園那邊兒走。

「不用去了，看過了；看情形咱們是犯了狐仙了。」爺爺扯住了爹的衣裳下襬。

「我看見了一個像狗的牲口，一身的白毛，拖個大尾巴，一對賊亮的小眼睛，咕嚕嚕地轉，看見了我們也不怕，颼一聲就跑沒影了。」金生趕緊接爺爺的話碴。

「小孩子說話没深淺，什麼牲口？」爹馬上制止。

「那是狐仙！大概最近大夥兒心忙，忘了敬他，所以就警告警告咱們。這老東家好好的摔了跟頭，怕也是……」老何認眞地猜度。

「是啊！脾氣不小呀，又扔沙子，又丟秫稭。」老佟一邊兒和金生的爹使勁兒架起爺爺，一邊兒形容着。

「好了！關上門睡覺，明天一早趕快到後院『胡仙堂』去禱告禱告，拜祭拜祭。」

爹說着，和老佟扶着爺爺往屋裏走，老何把大門關上。

「哦喲！」爺爺叫了一聲。

「怎麼？摔得不輕呀？」老何關心地問。

「大概不輕了，明天恐怕得到街上找大夫看看！」爹憂慮地說。

爺爺不搭腔，老佟不接碴，金生也不吭氣，把爺爺攙到了裏屋，扶爺爺上了炕倒下。爹忙着點燈；燈點着，想瞧瞧究竟。爺爺示意老佟看看門外，老佟搖搖手，表示沒人。爺爺一下坐了起來，倒把爹嚇了一跳。

「鐵良，你鎮靜一點；鐵屏摔傷了回來了，現在在場園那邊兒。」

「啊！」爹失聲叫了出來。

「低聲！他現在迷糊，頭疼，還有點噁心。明天一早你把打頭的跟張家兩兄弟支到地裏去。咱們把他抬回這屋裏，叫小黑兒駕了車到街上藥舖去，我去看病，跟那個大夫買點藥，回來給他吃。」爺爺吩咐着。

爹直喘大氣兒，點點頭沒說話。

「從明兒個起，我就病了，不出大屋，連茅房也不上，這些要金生侍候！懂嗎？」

爹跟金生看着爺爺嚴肅的臉，都無言地點點頭。

「街上那個大夫，小毛小病還行，重了……怕沒那個能耐。」老佟有着顧慮。

「那也沒法兒，當爹的只能做到這一步了。這事越少人知道越好，老何他們三個不知道，以

後出了事，就不會牽連他們。小黑兒跟鐵屏是一路的，不必避諱。」

誰能說什麼呢？就是這樣的。爹和老佟都走了，燈又吹了。金生躺在炕上，就是管不住眼淚直流。剛才就着燈光，已經看得出爺爺腦門子撞了一個疱，一點點往起腫，腿上脚上還不知是什麼樣兒呢！這就是爹對兒子，要不然怎麼肯想出這個主意？爺爺大概是摔重了，直翻騰，不能睡；還是因爲心裏牽掛着場園裏的老叔？老叔現在怎麼樣，一個人孤伶伶的，要是蚊子叮了，蟲子咬了怎麼辦？會不會有長蟲？火麒麟很機伶，知道把老叔往家送，牠眞會去找老狼頭嗎？老狼頭在那兒？那火麒麟會不會又會跑回來？老天，那一身紅鬃，誰不認識？那可怎麼得了！

「金生，你坐起來幹嘛？」果然爺爺沒睡着。

「要是……要是火麒麟又跑回來怎麼辦？」金生不能不說出心裏的顧慮。

「那……」爺爺顯然忘了這一層：「你的腦子很靈，我都忘了這事。要眞那樣……只能到時候再說，就看你老叔的命啦！唉！」爺爺重重地嘆了一聲。

「老叔一直隧在家裏行嗎？」

「當然不行，到時候再看吧！唉喲！」爺爺呻吟了一聲。

「摔重了吧？爺爺！」金生不能不躭心。

「不重怎麼像呢？睡吧！明天還一大堆事兒呢！」

金生遵命躺下，他也希望自己快睡着，好應付明天的事；可是就是睡不着。直到鷄叫過了第

一遍，他聽見了火麒麟果不其然又回來了，日本人跟着牠吵吵嚷嚷地來找老叔。進了卡子門，進了院兒，又進了屋；怎麼走了，奔場園那邊兒去了?!場園不行！不行！老叔快跑，騎上火麒麟快跑！

「金生，金生！」

哇！原來是爺爺在扯自己的胳膊。金生趕快一骨碌坐了起來，天已大亮，可不早了。就着日光，看得出來爺爺右腦門子上的疱又青又紫，足有半個拳頭大。

「我知道你睏，得起來了。吃過晌飯再睡，現在得趕緊辦事，他們馬上就走了。」爺爺小聲說。

金生立時穿好衣裳跳下炕。老何帶着張家兄弟已經進來了。

「啊喲！老頁家你摔得可不輕呀！」張家老大看了爺爺的頭，嚇一跳。

「這個疱不算啥，討厭的是頭發暈，有點噁心，腳脖子也疼得厲害。唉！歲數大了不經摔。」爺爺半閉着眼睛哼哼唧唧地說。

「這狐仙眞這麼厲害？」張家二楓頭懷疑地問。

「那可不？以後咱們大家嘴都得乾淨點兒。你們年輕，閱歷少不知厲害。弄不好還會火燒房呢！」老何深信不疑。

「謝謝你們來看我。以後大夥兒都得留點神，今天鐵良就得去告個罪。小黑兒呢？今天叫他

別去地裏了，套車我去看看病。」爺爺乾脆把眼睛閉上了。

小黑兒從人後擠到前邊兒來，挨着炕沿兒。

「老東家，我在這兒！回頭我跟大先生送你去街上找大夫！」

「中！」爺爺不再開口。

一夥兒人到堂屋，唏哩呼嚕吃了早飯，劈裏撲通地走了，爺爺還是不動。好半天，爹進來了。

「都走了？」爺爺睜開了眼睛。

「爹，你老頭發暈噁心啊？」爹躭心得都快哭了。

「沒那個事兒！」爺爺坐了起來：「總得裝一裝！腳脖子是歪了一下，不厲害，可得往厲害說！」

「那現在……」爹遲疑了一下吩咐：「金生，把你老叔的屋給拾掇一下。」看看跟進來的老佟小黑兒又說：「小黑兒！我跟你去抬五先生過來。老佟你到卡子門外找點兒啥事幹，瞅着點兒人來人往。」

「大先生，不要抬！我把五先生揹過來。」小黑兒說出他的辦法。

「那也行！老佟，等老五過來了，你到場園那邊撿拾撿拾，別留下啥讓人猜疑的東西，像馬鞭子什麼的。」

爹交代完了，各人去辦各人的事。金生進了老叔的屋子，拿掃炕的小笤秫把炕蓆掃了一遍，枕頭擺好，把門帘先給掀開。再走出來，爺爺已經把自己的小褂褲子找出來，擱在炕上。

小黑兒悶着氣兒，一步一步把老叔揹了過來，爹在後頭招呼着。進了院兒，上了臺階，進了堂屋，進爺爺的屋兒。老叔閉着眼睛，把腦袋歪歪着靠在小黑兒的脖梗子上。

「鐵屏，鐵屏！爹叫你聽得清楚嗎？」爺爺見了一陣心酸，掙扎着下了地，一瘸一瘸的。

「我不要緊，我聽得見，就是頭暈。」

「快！快！快把他放在炕上。」爹指揮着小黑兒。

小黑兒把老叔揹到裏屋炕上。爺爺挾着衣裳到他屋裏交給小黑兒，看着老兒子說：

「小黑兒，把這衣裳給他換上。以後他不能出這間屋，吃喝拉撒睡都在這兒。他的衣裳洗換就穿我的跟大先生的。他身上那層髒皮，回頭老佟做晌飯的時候，放在灶火坑裏燒了。」

小黑兒答應着，金生不等大人吩咐，到水缸裏舀了盆水，幫着把老叔臉上身上的泥擦乾淨。小黑兒給老叔換衣裳，老叔也不大愛動，等把髒衣服換下來，小黑兒已經一身大汗。金生看了也很心酸，老叔從來不是這樣的人；這樣一定是腦袋摔出毛病了。爹和爺爺在一邊兒沉着臉不說話。都弄好了！爺爺指指外頭，大夥都走了出來，下一步就是安排爺爺去街上看病了。

又是一陣穿衣裳，收拾東西，忙忙乎乎地走了。爹叫金生留在爺爺的屋裏，以防老叔叫人；叫老佟留在堂屋，防備萬一有人來好應付。老叔的房門，門帘照原樣掛下來。總之，不要任何人

知道裏頭有人，要是老叔睡着了會打呼，金生要瞧有人來了，趕緊上炕裝睡。

金生拿了本荒疏了好久的英文，坐在靠窗的椅子上有一搭沒一搭的翻着；就像宋三叔、朱大叔來找老叔，合計着去找老狼頭那回一樣，給大人把風。只不過那次是老叔的吩咐，這回是爹的命令，而老叔生龍活虎的一個人，躺在炕上連動也不能動了。

想想眞是心好慘，還不到一年，的確是人事全非了；一個家弄個四分五散，不知娘他們在哈爾濱那兒怎麼樣？不用說銀生和小小兒也唸不成書了！也幸好，他們都不在家；如果在家，攤上老叔這事，就瞞不住了。就算銀生嘴穩，小小兒也靠不住，那後果可不得了。才多久呢？侯大叔已經不在了。去年在省城，中學運動會前兩天還見過的，才廿九就死了；要是不死，往後會有怎麼樣的前途？札板墻那邊兒的老叔才二十六，假如有三長兩短……呸！呸！呸！高金生不得胡思亂想，胡說八道！老叔該算命大，從馬上摔下來，頭着了地，還能囫圇着回來，還有知覺，能說能道！希望老天、狐仙、黃仙什麼仙的，都保佑老叔，讓他渡過這個刼難。狐仙？昨夜裏拿祂撒的謊，祂該不會生氣吧！老叔不信那個，可說過開荒的人家多半兒信；爺爺和爹就信，也敢拿狐仙作由子（註一）撒謊，一方面是逼急了，一方面也是相信狐仙保佑好人吧？

爺爺的傷，是故意摔出來的，應該不會很重吧！可是爺爺也說了，沒有那麼回事，就騙不來藥；騙不來藥，老叔怎麼辦？在這段期間，鬼子該不會到屯子裏來搜吧？聽小黑兒說，前兩天馬占山佔過肇東，呼蘭縣的日本兵營，也給義勇軍包圍過。莫不是……包圍呼蘭日本軍的就是老叔

和老狼頭他們?!看情形，必是義勇軍又吃了虧。義勇軍論槍論人還比不上中國軍隊呢，怎麼能和日本人的飛機大炮爭長短，老叔他們爲什麼要傻乎乎地拿命拚呢？值不值呢？老叔要眞有個什麼不好，老嬸兒和小鎖子多可憐！可憐是可憐，總還有爺爺和爹照應，那些哥兒一個的留下孤兒寡婦可怎麼辦？可惡啊！怎麼老往這上想？

宋家門樓子上插的太陽旗還有用吧！好幾次日本兵大隊人馬來來往往，經過屯子口，看見那面膏藥旗，都放過了没進來。也許是太不起眼了，不稀得（註二）進來；不像到一些屯子，又要糧又要人，還把人家舖子踹個稀爛，糟蹋良家婦女，逼得人家大姑娘小媳婦兒只有尋死。老天幫忙，讓那帖膏藥有用，老叔逃過這場刧難吧！

有人！有人！誰？

「金生，別這樣，這樣會給人看出來！」

是老佟輕手輕腳地走進來了。很想罵人，爲啥不像平常那麼進來呢？

「我是成心這麼樣，讓你有個警覺。」老佟看出金生的不高興，解釋着：「你老叔的髒衣服給我，我已經生火做晌飯了。」

「何必要這樣呢？老叔的衣服也没破，洗洗還能要。」金生反問。

「你怎麼聰明一世，糊塗一時呢？你老叔的衣裳能晾在外頭嗎？你没聽你爺爺說，你老叔以後洗換就用你爹跟你爺爺的衣裳嗎？那是小孩兒換衣裳穿鬧着玩兒呀！」

金生不好意思了，覺得自己實在是笨了一點，由着老佟把老叔的舊衣裳拿去燒了。

等待的時間最難熬，小鐵車的聲音逐漸近了。大車不是春夏的車，家裏又沒有花轂轆車跟白叉車，就只有用它，雖然春天送糞，秋天拉地都是它，掃掃擦擦乾淨，也能坐人。那滾動聲，跟大車一樣熟悉。

小鐵車終於進院兒了，爹把爺爺攙下來，爺爺還能自己走，瞅瞅院裏沒有外人，乾脆不用扶，自己一拐一拐就上了臺階。小黑兒忙着停車卸馬，金生見爹和小黑兒臉上都沒有什麼嚴重的顏色，知道爺爺沒有大礙。爺爺進了屋，爹提着藥跟在後頭，金生忙上前去扶爺爺。爺爺不要扶，自己脫了鞋上了炕，坐在炕頭上喘了一口氣說：

「他媽到底兒是蒙古大夫，眞好騙！號了脈，架不住我磨菇，還是按咱們要的給了藥。」

「你老楞說噁心，頭發暈，他能不管嗎？」爹的語氣還有了點兒輕鬆。

「好了，不說那些，咱們給小五子吃藥吧！」說着爺爺又下了地。

「爹，我跟金生給五弟吃藥，你老歇着吧！」爹忙阻止爺爺下炕。

「不行啊！我總得看看那個損種現在怎麼樣了。」

金生不等大人吩咐，已經倒了一碗水來，爺仨兒拿着藥進了屋。

爹上了炕，把弟弟扶起來，靠在自己身上。

「鐵屏啊！你能自己嚼嗎？不能就叫金生給研碎了和上水餵你。」爺爺瞧老叔軟不拉搭地靠

在哥哥身上，心裏眞急。

「我能嚼！我能嚼！」眼睛可沒睜開。

金生把蠟皮揑碎，把丸藥餵在叔叔嘴裏，老叔慢慢地嚼着。

「再拿一丸，大夫說第一次得兩丸。」

金生依爹的命令，又剝了一丸，等老叔嚼完，再塞在老叔嘴裏。老叔嚼得好慢，嚼完了，金生把水遞給老叔。老叔把水喝光了，大家都沒說話，爹扶住老叔的背小心地放到炕上，老叔忽然睜開了眼睛。

「爹！大哥！我知道我給家裏招來了痲煩和危險。」老叔說着眼淚流下來了：「可是，要是爹娘鬧不好，明知沒有用，做兒女的能不盡心嗎？中國人那能老被欺侮！」

爺爺點點頭，又搖搖頭，叫老叔別開口。爹把夾被給老叔蓋上肚子，蹓下了炕，一聲不發，兩泡眼淚，都輕手輕腳地出去了。

金生坐在老叔的炕沿上，看着原來文采風流的老叔，又黑又瘦靠在枕頭上，連睜眼皮的力量都沒有，眞不能不心疼。要是不懂老叔，就該罵他自作自受。可是老叔那明知沒用，也要盡心的想法，也震動了金生。做兒女的是會這樣的，該這樣的！中國人也該這樣，那能永遠挨揍！後院的人來人往聲，大概是爹帶着他們拜狐仙了。金生下了炕跪在地下，也禱告着。

站起身，看看老叔還靜靜地睡着；轉過身，想退出去。

「金生，等等！別走！老叔有話說。」

金生停下腳步，再走回到炕上斜坐在老叔對面。

「老叔，說吧！我在這兒！」

「我要是不行了，你老嬸兒和小鎖子有你爹娘養活他們，我不怕！我以後的事得你來做！高家得有個眞孝子！」

「老叔啊！」

這話才眞正震撼了金生，不是因爲老叔好像在交代遺言，而是老叔把那麼大個責任交在自己身上。他自覺才十四歲就成人了。那是不能忘記的一天，中華民國的廿一年七月一日。高金生要接下叔叔的擔子，做眞孝子的擔子！

註一：理由、藉口。

註二：認爲不值得。

一一

也許街上的蒙古大夫還有點能耐，給的藥管用；也許金生的老叔命大，半清醒半昏迷地過了五六天，竟完全清醒了，祇是還有點頭疼。爺爺就再去找那位大夫，騙一點兒丸藥吃吃。胳扭了筋不是大礙，用藥酒揉揉，貼幾貼膏藥，馬上好了個七八成；但人家說傷筋動骨一百天，始終沒法子全好。父子兩個人一樣，始終走路不很利落。

松遼平原的夏天，不見得比平津江南涼快，祇是短一些，所以在盛夏還是相當的熱，悶在屋裏的日子不好過。爺爺爲了掩人耳目，不大出去，但可以在院子裏活動活動；老叔就祇有躲在屋裏，頂多在屋裏地下繞繞圈兒，比小孩兒出疹子，女人坐月子還關得嚴實，眞是苦不堪言；尤其不能出屋還不能出聲。偶然深更半夜到院子站站，還怕讓別人知道，透透氣馬上又進屋。

外頭打得還是挺熱鬧，不過馬占山已經把兵退到慶城，暫時不動。義勇軍仗着青紗帳掩護，行動方便，在遼寧可打得很順手。各地方一起來，宋三叔替老狼頭連線，老狼頭也跟南滿路上的義勇軍聯合起來，順着僞滿洲國的新京長春往南打，給日本軍不少頭疼藥吃。最神的一仗是八月

廿九的晚上夜襲瀋陽，燒了飛機場，燬了二十七架飛機，負責狙擊的部隊還在跟鬼子巷戰，老狼頭的一隊在完成任務以後已閃電北退。小黑兒把這個消息帶給金生的老叔，他聽了很高興，可是自己卻動彈不得。特別讓他難過的是一兩回在夜裏，小黑兒牽了馬讓老叔試試，腳踝的傷還沒大礙，就是頭暈得厲害。老叔知道是摔壞了，休息了一兩個月還不能騎馬，以往那種馬上馬下四處衝鋒突擊的日子不能再回來了。前次去包圍呼蘭的日本軍隊，於突破反包圍陣線的時候，爲了跳過一個土壕，摔下馬來；要不是火麒麟機警，在旁邊守着，等那陣迷糊勁兒過去了，又勉強爬上馬背；假如仍在那土壕邊躺着，不是讓別的馬踩死，就是被日本人抓走。所以那仗也成了高鐵屛在馬上最後的一仗。

長久在屋裏呆着成嗎？也不能永遠瞞着院兒裏的人，將來設法運走的時候，人家還是會知道。爺爺、爹、老叔三個人合計的結果，還是得告訴那三個人；要不，倒弄出誤會來。所以爺爺特別湊着夥計吃晚飯的時候，到他們桌上把話說明：

「有一件事想跟你們說。本來沒說，是怕給你們惹禍，特別現在秋收已經完了，打頭的要是能回家就走了，最好別惹麻煩。可是尋思一下，還是覺着該跟你們說明白。」

聽了爺爺的話，那三個互相看看，又看看別人，老佟低下頭吃飯，不看他們。小黑兒跟他們一樣，你看我，我也看你們，好像一副啥都不知道的樣子。爺爺瞧這情形，話就變了：

「這事兒，除了老佟誰也不知道，五先生前幾天半夜裏溜回來的。他在外頭幹些啥事，咱們

都不知道，咱們不該替他擔不是，所以不告訴你們。要是日本人來找，不知道就沒錯兒，知道了不說就有錯。可是又怕……」爺爺一邊兒想着一邊兒說，說得結結巴巴的。

「老東家不用解說，這個道理我們懂。我打頭的老何，是想家，是怕事，不管怎麼說，可也是中國人。以後鬼子要問到頭上，我還是不知道！」

「老東家，這事該給我們知道，我跟我兄弟是老粗，除了幹活兒，啥都不懂；可是給我們知道了，有事也可以幫幫忙，也省得糊里糊塗壞了事。」張家老大說。

「老憋在家裏也不行，得防着有那狗腿子知道了，找上門，跑都沒地方跑！」張家老二的話。

「二檝頭的話有道理，日久天長，好多事都不能保準兒，得想法子讓五先生離了這兒。」小黑兒趁機會說出想了很久的話。

大夥兒的反應讓那爺兒四個還安心；但是要走，也沒有那麼容易，得瞅機會。不過，無論如何金生的老叔再也不必老關在屋裏了。到了晚上，可以在院子裏活動活動，雖然已到秋涼，風已經挺硬的，在院兒裏透氣兒，有點寒絲絲的，還比關着舒服。關在屋裏久了，鬚髮皆長，臉色蒼白，明明不是囚犯，也像囚犯。依爺爺的意思，要讓老叔剪剪頭髮剃剃鬍子。老叔贊成剪頭髮，剃鬍子不幹；人有沒有鬍子，模樣完全不同，要想「逃亡」，總得化化裝。可是，要是不到時候，化裝也沒用，還得等！等！等！要不然害人害己。

逃，逃到那兒去？關東軍也不笨，抗日分子中的重要人物，他們都有資料，有的還千方百計找到照片，然後懸賞捉拿。對於那些頭疼人物，抓着以後，一個是投降，一個是整死。投降絕無可能，整死當然絕不情願，既然存身不住，就只有逃亡。

馬占山又開始集結軍隊，會合吉林、黑龍江的義勇軍反攻，馮占海、王德林、丁超各部隊一起出動，哈爾濱的關東軍吃了大虧；老狼頭的一支，打得很漂亮，接着又攻長春攻龍江。反正的蘇炳文切斷了鐵路的齊克線，十一月裏跟馬占山會合，再分頭出兵。金生的老叔得信兒，乾着急沒辦法。在大平原上作戰，不能上馬，可怎麼打仗？他並不祇想安排個人的退路，他想着的是跟他的兄弟並肩作戰；想着的是再回到部隊裏，跟朱文光和老狼頭共商共議，跟友軍怎樣配合做犧牲最少的攻擊。朱文光性情衝動，老狼頭也少了耐心，沒有他高鐵屏從中調合，兩個人時起摩擦，互相不容。大敵當前總攻擊的時候，要發生了齟齬怎麼辦？急壞了！急壞了！既出不了作戰的力，又成爲家裏安全上的病痞，眞是終日在苦痛中煎熬。

大平原上又天寒地凍了，雪一場連着一場地下，光禿禿的樹枝上堆着積雪，地面舖滿了冰。大原野白得乾淨，白得漂亮，很適於詩人觸景生情，吟歌弄賦；可是對於缺乏棉衣的義勇軍兄弟，那是殘酷的寒刑。金生的老叔望着漫天漫地的冰雪，痛壞了！痛壞了！心疼壞了。穿得暖暖的，吃得飽飽的，要錢有錢，要車有車，要槍有槍，要砲有砲，要飛機有飛機的關東軍，瞧準了機會，眞個總反攻了。力戰不敵，蘇炳文、馬占山先後率殘餘部隊退到俄國境內；朱文光傷了一

隻眼睛，老狼頭陣亡了。這就是大決戰的結局。繼續還有不願做亡國奴的人起兵反抗，可是已構不成大力量，義勇軍眞到了幕落的時候。

冰天雪地，呼蘭河冰封了，松花江也上了凍，大車和爬犁又能在三尺多厚的冰原上跑來跑去。

金生的老叔在冰凍的季節裏，聽來都是叫人更冷的消息，朱文光把眼睛治好入關了，宋德全也入關了；不能入關的，都暫時回屯子或縣裏做小心的順民。顯然留在家鄉，不能再有什麼作爲；而且有名有姓，列在榜上的，要不肯做漢奸光做順民都不行。儘管局面稍微平靜了，連爹都打算把家從哈爾濱接回來，老叔還是個黑人；除非歸順，惟有離鄉。

冬天境，父子兒孫坐在熱炕頭敍天倫，乃是人生至樂；但高金生的父祖三代，飯餘夜話的不是快樂的題目。雖然如往年一樣經過秋收、打場、分場、入倉的過程，也沒有往常那樣的滿足。額外徵調的糧食草料，全得照數交，一點兒折扣不能打，也不能慢一點兒。要是地少的，經過這一陣折騰，一年的辛苦還不夠全家的嚼裹。高家不是大戶，地也不算少，徵點兒要點兒，還能過得去，可是戰亂的陰影始終在頭上罩着。打頭的等不到過年，趁着暫時不打仗，帶着他存着的家當和早拿到手的工錢年賞，趕着回家了；爲怕路上有閃失，特別請宋家大爺幫忙，開了一個兌款的摺子，到北平兌款。走了，算是樂喝喝地走了。張家老大升了打頭的，也挺滿意；可是，總是人往外散，不往一塊堆兒聚，心裏不能不有點悽涼。而湊在炕頭上談的也是散，不是聚。

「這鐵屏老是隱着不見人，也不是辦法，你心裏到底想的什麼？」當哥哥的正面問了。

「我絕不肯投靠。今天就是投降了，等用過了也會來收拾你。我不做那傻子！」老叔說。

「那你打算躲一輩子?!」金生的爹逼着問。

「也許不用老躲了，過個一年半載，等風頭過了，就沒事兒了。」爺爺抽着煙，很有信心說出自己的想法。

「不會！我永遠不會替日本人做一點兒事，他們不會容我！別說我，前些天鬼子不是在撫順殺老百姓，一殺就是三千？不知怎麼碰上他們不高興，就是這下場！」

「那你要幹嘛？這不行，那不行，到底怎麼行？」爹不耐煩了。

「我打算進關！」老叔終於說出了心願。

爺爺和爹都楞了。全沒想到！好半天說不出一句話。爺爺翻着眼睛看着這個小兒子，心裏很有着不滿。

「你……你……是狗改不了吃屎。就是個野馬！家全不要了，跑那麼遠。」

「他們懸賞捉拿，雖然不是要捉的高鐵屏，日久總會讓人知道，一定會連累家。在他們這個什麼滿洲國裏，沒我可容身之處，我不想等着砍頭！」老叔使了撒手鐧。

果然爺爺和爹的嘴都被堵住了。無論如何不能讓老叔給人抓去砍頭。可是要放他走那麼遠，心裏也捨不得；想着想着，爺爺有了氣。

「他媽沒見像你這樣的損種，啥事都要來個差樣兒的，爲啥不安分點，專幹殺頭的事。」

「爲啥幹這個，跟你老也說過了。反正現在要不離了這兒，露了面就會殺頭。我不知他們有沒有我的像片。」老叔一點兒也不讓份兒，乾脆將了軍。

爺爺不做聲了。爹也不出聲。都是一樣想法，不希望老叔走，又不敢留他，心裏爲難極了。

「小鎖子他娘跟小鎖子我不帶，我想把金生帶到北平去唸書，兩人也可以作伴兒！」老叔再說進一步的打算。

「我?!」插不上嘴的金生萬萬沒想到，心情複雜極了。

「混蛋！你怎麼想起來的，那是長房長孫！」爺爺乾脆罵人了。

「就是長房長孫，才該受好一點的教育。他是唸書的材料，不適合看家種地！」

老叔跟爺爺這麼針鋒相對，金生不敢有任何表示，因爲正好說到自己頭上。而老叔這個主意，叫人心裏又高興又不高興，也說不出是什麼滋味，不過好像高興的成分多。北平是好地方，北平的讀書環境更是久已嚮往的。

「現在鬼子組織的僞政府，已經在學校裏實行奴化教育，家裏總得有一個受中國教育的。別的太小，又沒離開過家，我帶不了。」老叔再說明白點兒。

爺爺不言語了，瞧着爹。

爹原低着頭，抬起頭慢慢地說：

「五弟的主意我想也好，老叔願意栽培金生，我沒什麼不放心的。再說，萬一……也留下一條根。」說到後來聲都顫了。

爺爺瞅瞅金生，再瞅瞅兩個兒子，不再反對。

「你打算啥時候走呢？怎麼走呢？」爹開始計劃了。

「我先得離了這兒，到哈爾濱去。咱們家住在道裏，旁邊兒又有個天主堂，那個美國神父跟我處得不錯，在那兒安全。從那兒坐去關裏的火車也比較方便。」

老叔眞是胸有成竹，大概不知想過多少遍了。

「馬上就要過年了，我正想把你大嫂他們接回來。」爹對老叔的計畫有點懷疑。

「我看讓他就早點離開這兒吧！要過年，讓他們到哈爾濱過。」爺爺想通了。

「那家又分兩地，你老跟我……」爹好爲難。

「咱們也去！然後把那邊兒人都接回來！」爺爺說。

最後，這個主意爹也點了頭。都在家裏過年是很好，可是關乎着老叔的安危，還是越早離開越好。今年不能家分兩地了，金生和他老叔，不知什麼時候再能回家過年，一定該好好地團圓一次。那麼爺爺這個主意就很圓滿了。

「現在河上了凍，不用坐火車；火車像牛車一樣慢，就坐大車，直上哈爾濱。我和爹先去，大哥帶金生後來，就是小黑兒辛苦點兒，得跑兩趟。」老叔說出他的安排。

爺爺直點頭，認爲好。

金生知道小黑兒準樂意，一方面能把老叔護送到安全一點兒的地方去，另一方面他最喜歡玩兒點兒他自己以爲冒險的戲法，那樣才能顯出他的本事。

老叔出發以前，先得改裝；鬍子留了半年，已經很長了，把臉都遮掉一半兒，頭髮爹讓老佟給老叔剃了。要是日本人手裏有老叔的照片，一定沒光頭留鬍子的。冬天裏坐大車，把腦袋包得密密實實就剩兩眼睛，不出聲，誰也不知道是誰。屯子的人要問，到時候就隨便指說個姓名；要是人家不認識的，就不會搭訕。碰到卡子上，就說搭便車的地戶，到哈爾濱去賣貨，應付過去。小黑兒已經把路摸熟了，儘昰挑屯子裏人少走的路，繞點彎都沒關係。既然不準備到呼蘭縣城辦事，就避開縣城，省得過一個城門查一次。順着護城壕外沿走，先過呼蘭河，後過松花江，從江沿就進了哈爾濱。預備賣的貨，老叔他們帶。過年用的東西和老叔金生的衣裳，由金生和他爹帶去。

去了兩天，小黑兒回來了，說一切順利，老叔很會演戲，見了日本人一點兒也不慌張，故意笨頭笨腦地見人就鞠大躬，光笑不說話，比莊稼人還像莊稼人。鬼子兵看他老實巴腳的，對他反和顏悅色。走過這趟路以後，爺爺對老兒子的機警是服了氣了。

直到年根底下，爹把該收的收，該賣的賣，該結賬的結賬，該發放的發放，一切都安排好了，家事交代了老佟和張家老大，又把該有的吃食用物都交派好了，才帶着金生上路。金生和爹坐

在車上，小黑兒跨轅，筐子簍子裝滿了過年的東西。沒有要賣的貨，只有送老姑奶奶的年禮，還是兩口豬；到了地方，應當正好是殺豬的日子。自己家用的，殺好了帶去，宰了一口大豬，家裏祇留了四個人，可也留了一半兒給他們，讓幾個能吃的漢子好好刺刺饞；四個人裏頭，老佟是差一點兒了，另外三個人一個比一個能吃，叫人看家，當然得讓人吃個痛快。

還是一樣的呼蘭河，還是一樣的松花江，不知為什麼心情不一樣了。大車走在凍得結結實實河面上，小黑兒雖控制着馬不要跑太快，車還是走得飛快；金生想多看看，多看一會兒呼蘭河，偏一轉眼就過去了。光光滑滑的松花江上，像鏡子一樣，廣闊的江面，在車轂轆下，也一下就過去了。其實出去唸書，也不過一學期兩學期，頂多一年兩年，心裏卻有永別那樣的依戀。或許將來會見到更寬更廣更壯麗的江河，但那不是呼蘭河跟松花江。

小黑兒趕車很專心，可能因為金生的爹也在車上，平時那嘻皮涎笑的勁兒只好收起來。小黑兒知不知道金生要到關裏去了呢？凡事爺爺都不背着老佟；老佟事事都告訴小黑兒，小黑兒不會不知道。可是他祇悶聲兒幹活兒，提也不提。小黑兒實在是個好朋友，雖然在身分上是家裏的長工，處得可像朋友一樣。在屯子裏沒交下什麼好朋友，宋家的孩子都早早送出去唸書，原本有些小時候也玩在一塊兒的，等到不在一個學校，就疏遠了。在省城裏倒有幾個死黨，九一八事變一發生，學校停課就再也沒有連繫，不知道現在都在那兒，尤其常照顧他的姚洪章，竟無法聯絡。這一年多，常說個知心話的祇有小黑兒。長工是下人，可是金生心裏明白，除了自己命好，多讀

了幾本書，啥都比不上小黑兒。小黑兒要是知道自己要進關去唸書了，會不會閃一下？不告訴他會不會生氣？

金生決定，不論小黑兒是不是已經知道他隨老叔入關讀書的事，都要親口告訴小黑兒；要不然覺得對不過小黑兒。在車上不行，不怕那句話叫人聽去了，就怕那句話說得不對招爹不高興。爹像入定的老和尙似的，不言不語，眼睛瞅着前頭，也不知在尋思啥？

這次小黑兒把車趕得離大橋近了一些，從道裏的埠頭上岸，幾乎是橋底下過去的。據說那兩座並列的大鐵橋，有營造尺九千五百多尺長，難怪人家把鐵橋當成哈爾濱的一景，比起來呼蘭城的那八景實在算不得什麼了。不過坐大車過道裏的大街，透着有點兒怪；那麼整齊的地面，很少有那麼笨的大傢伙出現。這小黑兒可好，一點兒也不嫌寒蠢，完全不在乎的趕着車穿大街走小巷，就是沒把車趕到外國人的銀行跟公司的大門口就是了。記得小黑兒說過，哈爾濱最熱鬧的地方巴雜市又叫中國大街，也在這一帶。老姑奶奶家的房子，就在大公司大商號區跟巴雜市之間，不過離外國人的商業區要近一些。全仗這一點，不管日本軍打哈爾濱，還是義勇軍攻哈爾濱，都沒受啥影響。

原以爲家也安在那麼漂亮整齊的大街，結果還是在背巷子裏。巷口頭兒上是個天主堂，也是老房子，沒有七八十年，也有五六十年。巷子雖背靜可不窄，大車進去，路還空一半兒，大概因爲原來是貨棧的緣故。對着貨棧的大門，是一排高牆，牆裏邊是兩層的樓房，看那格局，不像是

中國人家。教堂把角兒，佔好大個三角兒地帶，除了豎了十字架的尖頂教堂，還有好些房子；隔一道墻，跟高家正好是界畔兒。在跟高家平排的一邊，有個側門，門上掛個牌子「聖伯多祿醫院」。金生不明白一個醫院的名字怎麼這麼囉嗦。小黑兒趕着車，進了院門兒，院子雖然沒有屯子裏那麼大，也不小，四套馬的大車在院裏磨個身非常寬裕，再來一輛也行；不過就沒什麼廂房那一套，只有一排五開間的屋子，連着東頭拐彎有一排房子，大概是倉庫，窗戶都好高。論寬敞，照着屯子裏，有挺大的院子，有廂房，有馬棚豬圈，有堆東西的屋子，還連着好大個場園，有炮樓，有卡子門，是小得太多了。可是要論逃難也就不錯了。

跟在家一樣，聽見有大車來，裏頭的人就趕緊出來看。門推開一點點兒，小小兒探了個腦袋出來，一看清楚是誰，嘓啦就把門大打開，還吆喝着：

「快！快！爹跟大哥來了！」

還沒嚷嚷完，銅生已經從小小兒背後鑽出來。喝！一年沒見，高了一大塊！小小兒站直了身子，也一樣。娘也出來了，大概怕不吉利，也怕爹罵人，含着眼淚可沒掉下來，只上上下下地打量着長得比自己高了半頭的兒子。

「他媽有話進屋說，都堵在門口幹嘛！金生，先別進去！幫小黑兒搬搬東西，那兩口豬不用抬下來，我馬上送到你老姑奶奶家去。」

當家的男人，總有他的威風。娘瞪了爹一眼，倒不是怨他使養家人的蠻橫，可氣他不懂人的

心事；兒子剛到，不容說一句話，先搬東西。銅生小小兒都懂事，抱蘿蔔白菜的抱菜，拿鷄子兒的拿鷄子兒。金生扛起了一袋細高粱米，往屋裏送。

「喲！金生你擱下，你那兒扛得動！」娘看了心疼，急了想上去接。

「娘！我扛得動，這是打得最細的高粱米，好吃極了，做飯才香呢！」金生扛着雖然有點兒吃力，還是扛了起來。

「他媽比這更重的東西他也扛過，能吃就能幹活兒，妳別一勁兒瞎操心，反倒礙事絆脚。」爹又頂了娘一句。金生不懂，好久不見，也不說點兒好聽的，大概是討厭娘擦眼抹淚的。

亂哄了一陣，東西該搬的都搬下來了，爹帶着小黑兒去老姑奶奶家了，金生這才能進屋。抬頭一看，黑壓壓一屋子人，娘不必說，老嬸兒，還有小鎖子已經不用抱，可以在地下走了。哦！二姐、三姐把辮子都剪了，尤其二姐，已經有點城裏女學生的樣兒。爺爺笑瞇瞇地抽着煙袋，好久不見爺爺的這種笑容了。老叔呢？老叔又跑到那兒去了？老叔出來了，還是光頭留着長鬍子。

「金生啊！別在那杵着，把你東西拿進屋去！」爺爺點手叫着。

「娘！我跟二哥今晚和大哥睡爺爺的炕！」小小兒說。

「小小兒，今天不行，等明天的！小黑兒要在我們炕上存。」爺爺說。

小小兒不能再說別的，帶着哥哥到西邊的屋裏去。據銅生說，這間屋本來也是倉棧，可以住人的只東屋兩間；後來老姑奶奶怕住不下，叫人把西屋也砌成炕，分成兩間。自從爺爺、老叔來

了，還按老規矩。娘本住東屋，就不挪了。炕梢的一間給兩個姐姐，娘說女孩子大了，有個內外也好。西屋炕頭的一間給爺爺，炕梢的一間給老叔、老嬸兒。金生借爺爺的光，依舊有熱炕頭可睡；那炕比不得家裏的寬大，爺爺、小黑兒再加上自己就滿了，難怪爺爺不讓小小兒他們過來擠。

金生拾掇着行李包袱，銅生、小小兒跟前跟後，絮絮叨叨地說着。娘也鬧過一場不好，是界毗兒教堂老神父給看好的，所以小鎖子出疹子也找的他。老叔不敢回家的時候，常躲在教堂看家裏的事兒。老神父是美國人，有個中國名字叫杜立德，已經六十歲，會說很好的中國話；喜歡小孩兒，銅生跟小小兒沒上學，就跟他學英文，後來連二姐、三姐也一塊兒學，三姐學的最快。三姐還敢到醫院裏跟修女學打針。老神父教什麼都不要錢，可愛吃娘包的餃子和烙餅。也有日本人打巷口經過，老神父當街一站，嘰哩呱啦一說，日本兵就走了，再也沒來過。老叔現在成了老神父的好朋友，老神父讓老叔給他講四書。住這裏全仗老神父照應，狗腿子才不敢來欺侮。老姑奶奶也挺橫，可是不能鬥日本鬼子。

老姑奶奶的大姑子姐，有個孫子，看上了二姐；老姑奶奶想保這個媒，娘嫌老姑奶奶厲害，怕她的大姑子姐一樣厲害，不想給。可是爹贊成，硬說老姑奶奶厲害關不着徐家的事；徐家那孩子爹看過，才二十已經可以獨當一面管火磨了。這事大概會成。爹說二姐也不小了，有合適的人就得定下來；亂世，姑娘留在家裏不好。再有，大姐的婆婆太惡，老姑奶奶恨得什麼似的，不會

再拿姪孫女往火坑推。還有……

一時，腦子眞裝不下那麼多東西，銅生、小小兒說什麼，祇能哼哈答應着表示知道了。想的是趕快出去陪娘和姐姐說說話。

老嬸兒要拽着小鎖子別往灶臺上撲，啥也不能做，就能幫着剝剝蒜。一年不見，做飯的主角成了二姐，反是娘和三姐打下手，做事麻利極了。也許因爲是一年以來，全家第一次聚齊，二姐和娘預備了不少菜，好像給二十口人備辦的。切了兩棵白菜用肉湯燉寬粉，還切了一大盤白片肉，炸了鹽豆兒，看情形還會炒個鷄子兒。這小黑兒回來要看見了，一定會把眼珠子饞掉下來。桌上擱着個小油紙簍子，不用問就知道是錦州的滷蝦小菜兒。那邊兒不是打過仗嗎，怎麼還有這個?!一定是原來留下捨不得吃的。如今全家團聚了，才取出來享用。

有菜，有酒，一張大八仙桌擠了十二個人，不分先後一塊吃。爺爺說了：

「小黑兒，今天我們全家團圓，你來高家時候不長，可是你沒對老高家存外心，老高家也把你當自己人，所以團圓飯也請你一桌吃了。」

「謝謝老東家，謝謝大先生大奶奶，五先生五奶奶！自從我爹不在了，就沒有親人了，我已經把老高家當自己的家。我敬你老！」

小黑兒站了起來，雙手端酒杯，先敬爺爺，再敬爹和娘，最後敬老叔、老嬸兒。大概說的是掏心窩子的話，連耳朵脖子都紅了。這次會是和小黑兒最後一次一塊兒吃飯嗎？不！也許還有明

天早上，小黑兒吃了早飯就回屯子了。在老叔帶自己進關以前，小黑兒會再來嗎？看老叔的意思，去關裏以前，是不會再回屯子了。那麼……

「小黑兒，我敬你，一切都謝謝你！」金生也端起酒杯站了起來。

「學生，不敢當呀！我才該謝謝你呢！你是老師呀！我敬你！」小黑兒說着喝了一大口。

「行啦！別喝了，兩個人都差不多了，脖子耳朵，連眼珠子都紅了！」爺爺說話了。

「好了！吃飯吧！小黑兒，多吃點肉啊！管夠吃！」爹不管兒子，向小黑兒讓菜。

小黑兒一副受寵若驚的樣子，一會兒站起來，一會兒坐下。老叔不說啥，只幫小黑兒夾菜，用杓兒把鹽豆兒給小黑兒的舀到碗裏。小鎖子坐在老爐兒旁邊兒，爬上爬下很不安靜，老爐兒忙着餵孩子，自己吃不了兩口。銅生、小小兒不知道管別人，一個勁兒往嘴裏塞。看看菜不剩下啥了，老叔挾了兩塊鷄子兒，放在老爐兒碗裏。老爐兒楞了，那神氣比小黑兒的模樣還特別；娘都不敢看，把頭低着。爺爺和爹全裝没看見。

這頓飯很多人都不會忘，不光是小黑兒和老爐兒，金生也一樣，除了滿心骨肉重逢的喜悅，還有說不出來的感覺。像是惜別，又像什麼？金生不吃這頓飯覺察不出對小黑兒的依依不捨；彷彿老叔也有那麼點兒意思。小黑兒怕也是，就差没哭出來，多喝了幾盅，撐不住，得先到炕上去倒着。娘也没叫他幹活兒，自己帶着姐姐收拾。

「娘！你歇着，我們來！」金生不許娘動手，然後叫：「銅生、小小兒，別推了碗，抹掌了

嘴巴子就跑去玩兒。」

「我不會！娘不叫我做！」小小兒抄着手推個乾淨。

「是啊！小心他把傢使兒打了。」娘不但說，還下手收拾桌子，又說：「男孩子那有幹這個的！」

「娘！不要動！誰是生下來就會的！男孩子有啥不能的？娘跟姐姐不在家，老佟忙不過來，我啥不幹？」

金生很堅持，娘瞧瞧停下了手。小小兒和銅生乖乖地收碗擦桌子。大人看着都不說話。兩個姐姐都有稱讚的神色。

「行啦！碗收了，桌子擦了就夠了，你們去玩兒吧！」二姐好滿意地說。

「等等！打盆熱水洗洗手，別抹得繞那兒是油。」三姐說話永遠像下命令。

金生不管姐姐怎麼說，拿把苕帚把地掃乾淨才歇手；之後洗淨手，陪娘去說話。聽見娘正跟爹說：

「這金生一年沒見，可眞出息了，像個大孩子了。」

「有些事你不知道，也難爲了他。」

爹肯說這句話，也就很叫人安慰了。

跟娘也沒太多的話說，無非是讓娘瞧個夠，高了多少胖了多少什麼的。瞧了半天，娘喜孜孜

地說：

「看身量，是像個大人了！趕明兒也得注意注意合適的姑娘了。」

這句半對爹半對金生說的話，讓金生心撲通一跳；聽得出來，必是娘還不知道要跟老叔去北平的事。將來走的時候會怎麼樣呢？金生的爹沒搭碴，金生也不敢搭碴，推說坐車乏了，要睡覺了，溜回自己的屋。

小黑兒倒在炕上，油漬麻花的二大棉襖（註一）已經脫下來，蓋着胸脯跟肚子。兩手托着頭，仰望着房頂，没睡。爺爺也不在炕上，到那兒去了？

「老東家上茅房去了，大概吃多了。歲數大了，就有這個麻煩。」看金生東張西望，小黑兒就知道他要問啥，不等問先說了。

「你不是醉了嗎？我給你端碗醋醒醒酒好不好？」

「剛才眞不行了，倒一會兒好多了。可別去端什麼醋，讓大先生說我上不得臺盤兒。」

小黑兒忙不迭地跟金生說。金生湊近一點兒，看出來小黑兒好像眞哭過，可不敢問。

「我想起我娘我爹，我的命眞硬……唉！不說這個，聽五先生說你要跟他到北平去唸書？」

「小聲！我娘還不知道！」金生注意聽聽，娘不在外屋，姐姐刷碗應當啥也聽不見，又問：

「我娘不知道吧？」

「應當不知道，在來這兒的車上，聽五先生跟老東家合計，先別說，過了年再說。」

過了年再說?!過了年再說還是得說。過一時算一時吧！金生發現兒了娘以後，心裏忽然矛盾了起來。

「前幾天山海關那邊兒又幹起來了。一半時恐怕走不了。」金生像跟自己解釋。

「爲了五先生，倒早走的好！唉！學生，這怕是咱們最後一次見面了吧！」

金生聽了心一動，小黑兒怎麼想得一樣?!嘴上可言不由衷地說：

「不一定吧！過了年說不定你還得來。」

「大概不可能，要等你們走了我才會來。學生，咱們可是最後一次會面了。你去了北平可得好好唸書！」小黑兒肯定地說。

「那是當然！要是能通信，我給你寫信！」金生也不能不面對現實了。

「你就寫到家裏。別忘了我的名字叫……」

「叫王傳善！我知道！」金生截住了小黑兒的話，又說：「你也得回信，寫不好也得寫！」

「我會寫！一定寫不好，可是我會寫！」小黑兒喃喃地像對自個兒說。

金生不敢多說，就怕眼淚會掉下來。爺爺適時地回來了，解除了兩個人都不敢張嘴的僵局。

「喂！脫了衣裳好好睡。小黑兒，你那二大棉襖不夠，一定得蓋被！給你預備了嗎？」

小黑兒一骨碌爬了起來，又把棉襖穿上了。

「上那兒去？」

「我也要到茅房去尿尿，尿完了才睡得安穩。」小黑兒回答爺爺。

金生默默地把舖蓋攤開，放在爺爺跟小黑兒之間；他知道這是第一次跟小黑兒睡在一個炕上，怕也是最後的一回。差不多是不可能的！主僕處得像弟兄一樣，在一個桌兒吃飯，一個炕睡覺，可是以後再也沒機會了。也不知怎的，跟銅生、小小兒在一塊兒說說講講，遠趕不上跟小黑兒在一起聊天兒。經過了過去的一年，兩個人倒像幾輩子的老朋友，好些事不用商議，說出來想的都差不離兒。金生知道，到了北平以後，天地更大了，一定也能另交上好朋友。可是小黑兒呢？他在屯子裏，就那麼大點兒地方，那幾個人，老佟也老了，以後有心裏話跟誰說，可不把人憋死?!

爺爺的、自己的舖蓋舖好，又把勻給小黑兒的一份捲成被窩兒。爺爺又不知去找爹叮嚀什麼去了。小黑兒嗞嗞哈哈跳着蹦着回來了。

「呵！呵！生冷生冷的！」一看金生面對着捲好的被筒兒發呆又一怔，倒笑了：「喂！學生，別那樣！你去了北平會很快就回來了。你沒聽說『鬼子話不用學，過了三年用不着』嗎？」

金生也笑了，現在學校裏規定都得上日文了，可是沒人愛學，就謅出那麼句話來，連小黑兒不上學的也學會了。小黑兒就是小黑兒，一眼就看到心裏去，就能把心裏的意思給點出來。

「好了！好了！你別在那兒跳，快上炕吧！」

「眞是生冷生冷的，不穿棉褲，這麼一會回兒，就像把下半截要凍掉下來。」

小黑兒劈里叭啦地跳上炕，鑽進被窩兒，可沒倒下，坐在被窩兒裏衝金生呲牙一笑。那黑臉白牙，不知有多祥善，一點兒也不像跟鬼子使滑使壞的傢伙。

「小黑兒，我不在家，你替我留神，我爹太直太忠厚，沒心眼兒。有事提醒着一點兒，怕他不聽，先跟爺爺說！」

「那還用說，我當不了關公，也要當趙雲！」小黑兒的口氣倒不小。

金生被他逗樂了，在炕上「哈哈」起來。

爺爺又走進來了，瞧瞧他們倆，說：

「你們兩個小子，話說完了吧！我可要睡覺了。」

啊呀！爺爺跑到外頭去，原意是讓他們說話。爺爺倒是見得多了，又能解人心意。爹就不會，弄不好還罵一頓，說是瞎扯淡。

「睡吧！睡吧！」爺爺說着，也上炕鑽進被窩兒。

「我也得出去一趟。」金生一歪身出溜（註二）下炕。

「那就得快着點，外頭現在冷極了！」小黑兒說。

金生連跑帶跳地跑出去，外屋已經沒人，拔開門插棍兒，才多一會兒沒火，那塊木頭已經冷得森人。茅房在西邊後院角兒上，跟屯子裏的不一樣，不是夾障子墻，是間小屋。那冷的滋味好像好一些，可是挺不習慣。

可不是嗎？這是哈爾濱，不是呼蘭縣；這是城裏，不是屯子。那街巷那房子，跟屯子裏都不一樣，材料都體面多了，一家人也又團聚在一起，心裏可覺着不像在家裏。不下雪，雲很高，天上看得見幾顆星星，跟家裏的天空應當是同一個天，可是在心裏的感覺挺陌生。不知道小黑兒覺着特別冷是不是因爲這個。自己站在地上，還像坐在大車上也因爲這個。冷！冷！進去吧！

進了屋，插上門，再進裏屋，吹了茶几上的燈，摸索上炕。黑暗裏覺得小黑兒還沒睡，可是一聲不出。偷眼兒瞅瞅，眼睛彷彿是閉上的，那是不想再說啥了。

金生卻沒法子闔眼，也學小黑兒手托着頭望房頂，望房頂那片無邊無沿的黑，很希望這哈爾濱客地的第一夜能快點過去。可是沒法子，人累極了，卻得睜着眼等天亮。熬也得熬到天亮。

註一：比棉襖長，比棉袍短，爲工作與行動方便，出苦力的人多穿二大棉襖。

註二：出溜，滑動之意。出溜下炕，就是滑下炕。

一二

到北平已經第三天了，還摸不清那兒是那兒，合着眞成了土包子。老叔出去了，交代不許隨便亂跑，省得走丢了回不來。其實老叔就是叫金生出去跑，他也不樂意，因爲一顆心好像還在家裏，還在火車上。非得調整調整不可，至少得把坐火車的那份緊張忘了；要不，心老懸在腔子裏。

從哈爾濱到瀋陽的火車上，盤查得好一些。老叔教的，不管人家怎麼問，都不能說去北平，要說去天津；上了車，叔姪倆不能坐在一塊，要好像不認識。靠着杜神父的幫忙，老叔找了一件黑長袍穿在身上，假如日本兵查到頭上，就說是哈爾濱天主教耶穌會派到天津修會的初學修士。除了手上的一張證明，老叔那蒼白清瘦的臉孔，配合着那理得沒有型的短髮，沒有修整的鬍子，再加上時時用一種肅穆寧靜的目光看人的神情，沒有人會懷疑他的身分，所以老叔和金生竟不常是被查問的對象。到了瀋陽，再上去關裏的火車，就更嚴了；幾乎到一個大站，就上來一批鬼子，他們覺得誰不順眼，或問了兩句，認爲有反滿抗日的嫌疑，不容聲辯，立刻帶走。其他的人一

句話也不敢說，因為都明白自身難保，多說也無用。金生沿途不敢跟老叔說話，也怕人攀談，儘量裝睡。每當有人被帶走，就緊張得心好像要跳出來，不敢出聲地求天主、佛爺、太上老君。原是裝睡，後來就眞睡。到山海關是深夜，可不等人叫就驚醒了，學着老叔的樣，扛起行李拎起箱子，跑過好多好多條路軌，換上了北寧路關內段的車。車開了，老叔笑着說：

「沒事了，這是咱們的地界了。」

是自己的地界了！不錯！金生可也明白，跟家裏也就等於分隔在陰陽兩界了。金生不明白老叔的笑容裏，是不是有點悲戚，祇要日本人的統制在，祇要老叔不肯妥協，山海關外的那片土地，老叔再也回不去了。

原預備過了年就走，可是不巧山海關一帶又開了仗，日本進軍熱河，緊接着是長城線上起了戰事；於是金生和老叔的行程也就躭誤了下來；也就因為這個緣故，老高家就在哈爾濱又多住了半年。除了爹回了屯子，都留在哈爾濱再團聚一時，小黑兒又多見了一次。二姐終於經過老姑奶奶保媒，給了徐家的孫子，就在金生入關以前出了門子。為了二姐的出嫁，娘請馬家表嬸親自去接大姐，帶回來的信兒卻是大姐肚子大得像鼓，可是不是懷孕，說是長了痞，連吃飯喝水都不能了，也就不能歸寧了。她的婆婆不敢再虐待她，可任大姐自生自滅，不問不管。娘要把大姐接回來，爹說嫁出門的女兒潑出去的水，咬着牙不讓。三姐看見恨壞了，說將來不靠男人、不嫁人，堅持要在天主堂醫院附設的護士學校裏學護士，將來自己養活自己。老叔到底替三姐說成了這事

。等，等，要等就不能上學，老不上學也不是辦法，哥兒仨加上三姐，都跟老神父學英文，老叔教幾個孩子國文，別的就談不到了。

二姐出嫁了，大姐去世了，塘沽協定簽訂了，平津暫時保住了。想跟鬼子好好幹一場的，很不甘心；有苟安心理的，又開始做天下太平夢，可是都消除不了娘心裏的悲哀，一下子兩個姑娘都沒有了。按規矩大姐是得癆瘩而亡，得火化，一定需通知娘家人到。爹本不許娘去，娘這次橫了心非去不可，爹就陪娘去了一趟。和順的娘，終於撂了一句重話：「不安好心害人，就會遭報應，一定會遭報應。」大姐的婆婆很怕，燒了很多紙錢房子，就怕寃魂找她。家裏出了這些事，雖然中國日本妥協了，金生還是不能馬上走。儘管知道日本見義勇軍沒啥力量不成氣候了，開始大舉搜尋收拾抗日分子，老叔也不忍說馬上要走。直到八月裏，秋收已罷，糧食在場園裏都上了垛，爹才又趕到哈爾濱送老叔和金生上路。

永遠不能忘記，不能忘記娘的眼淚、姐姐的眼淚、弟弟的眼淚！更不能忘記爺爺的老淚，怎樣兒也兜不回眼眶；尤其不能忘記爹的眼淚，順着臉頰淌到大襟上。眞像永別一樣，縱然有老叔所說的光明遠景在等待，還是有心如刀割的疼痛，疼痛！

「高先生！高先生！」

茶房的扣門聲驚動了金生，金生才感覺到臉上濕濕的，趕緊用衣袖把臉擦乾淨。

「高先生，高先生！有客人來了！」

茶房連敲帶叫，金生覺得很不習慣。在關外的規矩，「客人」兩個字不能隨便用，書寓裏的姑娘，才說「客人來了」呢！可是他還是把門打開了。

「我叔叔不在家，請問……」

一抬頭，茶房身後站着一位年輕的女人，穿着藕荷色的綢子大褂，脚上卻是一雙白的橫帶兒皮鞋。鵝蛋臉盤兒，比大姐還白淨。短短的剪髮，在腦門兒上彎彎着，遮去了半個眉毛。兩隻水盈盈的眼睛，鼻樑好挺，嘴角有點往上翹，一邊兒一個小笑渦，所以不笑也像笑。這女人看着好面熟。在那兒，是在那兒見過呢？哦！是了！是了！老叔書裏的像片。

那女子看金生上下打量她，倒先開口了。

「哦！你叔叔不在家？你是金生吧！昨兒個他掛電話給我，約我有功夫來這兒，有事要談。我是他同學。」

「哦！老叔的同學，請進！」金生說着趕快讓客進門。

女客走進了屋，看見一邊靠牆一張床，中間迎窗是個寫字桌，只有挨着另一面牆有一張茶几兩把藤椅，就選了一張藤椅坐下。金生有點手足無措，很笨拙地倒了一杯茶，不知怎辦，就低頭坐在自己的床上。

「金生，你十幾啦？上幾年級啦？你叔叔找我，也是要談談給你安排學校。」女客也打量着金生。

「我十五了。要不是打仗，我三年級都該唸完了，事變的時候正唸初二，不久就停學了，一直到現在快兩年了都呆在家裏。不過在哈爾濱的時候，我跟界毗兒教堂的杜神父學英文，老叔教我國文。」

問到學校的事，金生就有話說了。說的也都是實情。

「哦！那恐怕還是得從初二唸起。我姓江，長江的江，也教中學，教的英文。」

「我的英文本來不太好，杜神父教過我以後，就不那麼怕英文了。我們家，五個孩子都跟那個美國神父學英文，三姐比我後學英文，可是比我們都好！」

找不到更好的題目談，只有談唸書；其實金生最想知道的是這位江女士跟老叔有什麼樣的交情，怎麼樣往還的。而且不期然地要想起老嬸兒，想起老嬸兒那身打扮，想起老嬸兒那開得溜齊的鬢角兒，想起老嬸兒那哀怨的眼睛，想起老嬸兒那受氣包的表情，還有那彆扭的脾氣。憑心而論，江女士和老叔站在一塊兒更像一對兒，老嬸兒要站一邊兒倒像個老媽子。但是，老嬸兒就是老嬸兒，那可憐巴撒的樣子，叫人不能忘。不管對面的女士多麼和善親切，都不忘記老家還有個可憐的弱者。所以金生又不說話了，只低頭看着自己的雙手。

那空氣很叫人不自在，好想站起來走出去。但是，畢竟不敢，老叔請來的呢！尤其還是爲了談自己的事；就算不全爲這個，也是用了這個題目。

幸虧老叔很快回來了，笑嘻嘻地邁着大步進了屋兒。

「啊！心怡，妳已經來了。我坐的這個車，拉車的歲數大了一點兒，我不忍心催他，累妳等了。對不起，對不起！」

老叔把草帽從頭上取下來，頭髮理過了，又是整整齊齊的短分髮，滿臉的鬍鬚子也不在了。換上了白紡綢的長衫，腳下竟然也是一雙白鞋，越發地襯托出老叔的唇紅齒白。可是身個又高又魁偉，也不是脂粉氣那種俊俏，眞跟在呼蘭鄉下的模樣不同；尤其那種神采飛揚意氣風發的派頭，是金生從來沒見過的。這是老叔嗎？那個表情憂鬱心事重重的老叔到那裏去了？最讓金生不敢看的是老叔與江心怡眼睛碰眼睛的那種神情。

「沒有關係，也沒等多一會兒，正好我跟金生談談。」江心怡笑得十分安恬。

「我們金生功課不賴，就是快躭誤兩年了，恐怕得從初二唸起。」老叔也跟金生並排坐在床上，手撫在金生的肩膀上。

「怎麼我們想的一樣呢？我也是這麼想。與其硬跳一級跟不上，不如打好根底，早點畢業晚點畢業沒關係。」

「金生，你看怎麼樣？」老叔回過頭問金生。

金生本來就很不自在，兩個人又當面討論起自己來，就更不知該怎麼辦好。問到頭上，又不能不回答，鎮定一下，尋思尋思，確實也只能如此。

「恐怕也得那樣，就按老叔和江……」

「你叫江姑姑吧！她是老叔的同學。」老叔教導他。

「就按老叔和江姑姑的安排吧！」

事情就這麼決定了。接下來就是老叔說他自己的事，老叔很高興，有人請他到報館裏去當編輯，到北平三天，就能把新的工作確定，實在很幸運。做一個報刊的編輯，也許不夠生活的開銷，可是工作也淸閒，另外寫寫文章，兼兼教職，生活也過得去了。特別還想做一點自己想做的事，也不能弄個像老驢拉磨似的職業把自己拴着，所以這樣恰如心願。

江心怡不追問什麼，祇笑瞇瞇地聽着，一副與有慶焉的神態，好像老叔怎麼說怎麼好。金生十分煩惱，覺得自己眞是多出來的一個累贅，因而越發的手足無措。江姑姑究竟心細，看出了金生的不安，提出了給金生接風的建議。

「高亮，再有十來天金生就得入學了，趁這些天，帶他走走逛逛。今天我做個小東，請他吃烤鴨，你作陪！」

老叔一點兒都沒客氣，笑嘻嘻地答應着。

高亮！金生還是第一次聽見有人這麼叫老叔，而老叔好像也非常習慣。按理說，一個單身女人稱呼男士，沒有職銜可稱，至少應當叫一聲「先生」。這可好，老叔不叫她江女士，她也不叫老叔高先生，就那麼直呼其名的。他倆的關係到底有多親密呢？但容不得人在一邊暗地猜測，兩個人已經決定先到離西單牌樓不遠的西湖食堂吃烤鴨，然後再逛北海公園。金生沒吃過烤鴨，不

知是什麼東西，也不知北海公園在那兒，反正都得聽大人的。可是就希望別坐洋車，挺大個人坐在車上，叫人拉着走，跟坐在小鐵車上或是大車上讓馬拉着走，感覺完全不一樣。不過是隔了個山海關，風土人情完全不一樣了，除了不騎馬，不坐驢馬拉的車，還睡床不睡炕，睡覺不叫上炕叫上床。在東北老家，人死了才把門板拆下來「上床」呢！連炕都沒有可怎麼過冬呢？這個問題很不容易找出答案，反正到冬天就會知道，但是把吃烤鴨當成大事，假如那東西不堪下嚥可怎麼辦？這是馬上就要揭曉的。

「金生，別胡思亂想了！準備走吧！」

老叔收拾好雜物，拿起帽子要走了，看見有兩根碎髮落在江心怡的肩頭上，老叔很自然的就伸手撿了丟在字紙簍裏。江心怡没說什麼，卻回頭嫣然一笑，金生又一次的覺得自己是個多餘的東西。

烤鴨、合菜戴帽，再來個京醬肉絲，吃捲餅，是和關外的風情不一樣；不像在屯子裏，有個白片肉、酸菜粉兒吃就算上上菜了。好吃！可是不如想像的好吃，或許因爲老覺得自己礙事，就影響了胃口。吃了飯，去北海公園，看九龍壁、小白塔、五龍亭，到漪瀾堂的茶座喝茶。有人在湖裏泛舟，根據老叔說，到冬天更熱鬧，水面凍結實了，乃是溜冰的好地方。老叔不知道這番話已經引動了金生的鄉愁，因爲年紀小，没有在松花江呼蘭河上滑冰的經驗，可是也在家背後不知名的小河溝裏，帶着弟弟跟屯子裏的孩子一塊打過滑跐溜，還釘個木頭爬犂，彼此拖着玩。但是

由不得人去多想那回事，江姑姑講，聽人說了，在城南彰儀門裏，有個報國寺，由許多東北籍的碩彥，辦一所知行中學，專收東北進關的流亡子弟；全官費，師資不錯，可以住讀可以走讀，似乎可以考慮。北平好學校不少，壞學校也不少，弄不好進了學校還受欺侮，所以選學校得愼重。老叔說他也聽說過，而且還有朋友在那學校任教，就是聽人說那個學校凡事因陋就簡，恐怕很苦，因而還在猶豫。金生想了想倒毫不猶豫，表示願意進那個學校，不怕苦，並且願意住校。於是，金生的問題就在茶座上得到了結論。

還要聽戲嗎？老叔見金生意興闌珊的樣子，就說一切夠了，戲留待以後再聽；於是老叔先叫了洋車，讓江心怡回家，然後再帶金生回公寓。回去以前，找個小舘兒一人吃了碗打滷麵，那就是晚飯。書香公寓可以包飯，但是菜不好；也有人買了小炭爐在天井做飯，可是金生跟叔叔才到三天，而且叔姪倆都是不會這一道的。金生看過有位年輕太太生火，就把他嚇住了，又是舊報紙又是劈柴，燒了半天，一天井的煙，火也沒着，那小女人被薰出了眼淚，見火不着，乾脆跺腳大哭，經過茶房敎導以後，那爐火才算是生着了。金生想茶房那麼熱心，大概是因爲那位太太又跳又哭怕吵了別的客人，又怕煙薰了別的客人，趕快幫她解決，可以避免落不是。據說那位女子是隨丈夫來唸書的，爲了簡單方便就住在公寓裏。金生不想打聽前進後進都住的什麼人，但必不可免的會碰到些人和事，那陪丈夫讀書的小媳婦兒就是一位。從她身上除了了解到生火的困難，也聯想到老嬸兒；要是老嬸兒也跟來……老叔會不會？也許還是一樣?!

回到屋裏，洗洗漱漱，該睡覺了。可是北平人都睡得晚，大概是有電燈的關係。隔壁一直有人在說話，雖然聽不清楚說些什麼，那聲音還是會傳過來；特別偶爾一聲暴笑，那磚牆更隔不住音。到哈爾濱，已經有電燈可用，堂屋裏就點電燈，但是爲了省電，娘又始終怕那玩意，還是按屯子的規矩，早早上炕。這可好，都晚上九點多了，前進院子還有人拉胡琴唱戲呢！聽到這些，由不得人要皺眉頭。

「不太習慣吧！北平跟咱們屯子裏的生活完全不一樣，跟哈爾濱也不同。」老叔盤腿坐在床上，像在炕上一樣，面向着對面床上的金生，像要作長談的樣子。

「眞怪！這些人精神頭眞好，到這麼晚還不睡覺，白天怎麼做事幹活兒呢？」金生眞覺得奇怪。

「白天拘了一天了，晚上來撒歡兒。放心，咱們不會久住在這裏，我會找個房子搬家，大小自己租個地方。」

「租房子不是很貴嗎？這裏還有茶房預備茶水收拾房子，還能包飯，以後我又住校，有必要找房子嗎？」

「這裏有這裏的好處，也有這裏的壞處，這主要是唸書的大學生，將就凑和着住。咱們想要安個家，長久在這兒不合適。再有，你眞想住校嗎？」老叔的話，重點落在最後一句上頭。

「我想住校！」金生回答了，想再說什麼，又嚥回去了，卻再重複一句。「我覺得住校好！」

老叔看看他，一副話裏有話欲言又止的神態，就把金生的心理猜了個大八成。半晌，嘆口氣笑了。

「你這小子，不要多心！你不會癡獃，也不會礙事，我跟江心怡沒什麼！再說……還有你老嬸兒，能怎的?!」又嘆了口氣。「唉！你也十五了，不是小小孩兒了，說了也許你懂，人世間有很多不能如心意的事！像你老嬸兒跟我，不是我心願的；像江心怡，是我希望的，也只能發乎情而止於好友之禮了。很痛苦，可是沒法子，男子漢總要負責任，是不是？」

從來沒聽老叔這麼挑明了說這件事，金生明白老叔眞把自己當成可以談心事的大孩子了。看見後來老叔蹙皺的眉頭，知道那是眞正的痛苦。金生到北平沒兩天，就知道了許多新鮮事，老叔好些朋友，都另起了爐灶，不否定老家的那份，可在北平天津和情投意合的人組成了新家庭，和和美美地過，好像把故鄉的那份兒完全扔在腦後。金生不能說誰對誰錯，可是覺得太不公平。臨離哈爾濱的時候，娘擦眼抹淚地向爹嘟囔，好不容易熬到兒子可以娶媳婦，又把兒子放出去了；問爹為什麼不體恤她，娶個兒媳婦也好歇歇手，弄到四十了，還要做牛做馬，眞是命苦；要是一定叫金生到北平唸書，援老叔的例，成了家再走。金生聽了簡直嚇一跳。但是不用他反對，老叔第一個不贊成可又不便講話，就竄掇爺爺出面否決；爹也不贊成，這事才不提了。要不……金生也很矛盾，心裏覺得老嬸兒是最倒楣的受害者，老叔也一樣不順心不快活，可是老叔又表明了要做負責的男子漢，那麼對江心怡呢？又公平嗎？

「要是這樣，那麼對江姑姑怎麼說呢？這樣公平嗎？」

老叔聽了金生的問題，倒眞開朗地笑了。

「你問得好！當然不公平！可是人家又沒說要跟我怎麼樣，我總不能說：『妳快嫁了吧！沒有指望了。』這就是我堅決發乎情要止乎禮的原因。我希望她將來有好的歸宿。不過……唉！她比我小三歲，也二十四了。應該了！」

二十四?!不要等二十四，過了二十在老家就要叫老姑娘了。老叔二十四的時候已成親四年多，那年正好生了小鎖子，可是江心怡卻還遙遙無期的跟老叔做「好朋友」。不知是不是要這樣「好」一輩子！

「就這樣一直下去嗎？」金生覺得不可思議，也就問出了口。

「那有什麼辦法？她要這樣嘛！說穿也祇能說願打願挨。你看，我一到北平她多樂，她們家住在通州，開學才到北平來；可是我昨天給她掛了電話，她連夜就來了。」

老叔說的也對，這是願打願挨的事，外人操心也沒用。談了一晚就繞着這個題目，也談不出個所以然；不過因爲老叔始終表示要做負責的男人，金生接受江姑姑的好意與照顧，就沒那麼多的罪惡感。否則眞有助紂爲虐的感覺，彷彿自己也參與了欺侮老嫦兒。若從俗常論，江心怡條件好得很，爸爸是外國輪船公司的買辦；兩個哥哥一個是洋行經理，一個在海關上做事；兩個姐姐都嫁了很好的人家，一個姐夫是銀行的少東，一個嫁給跟日本人合夥開紗廠的老闆。父親過世了

，在輪船還有股份，就是不做事，也吃用不完。人漂亮，書唸得好；想嫁，誰都能嫁，就是不提，也不許人提。是母親最疼的小女兒，要教書還不肯守在通州媽媽身邊；拖到二十四，硬不許談嫁人的事，拒絕一切安排媒說，偏講要抱獨身主義，陪媽媽一輩子。當媽的在矛盾心情下，也就聽了，就這麼拖着。金生在黑龍江省城時，常拿老叔的書來看，小說和其他新文學作品讀了不少，一些男女的感情不能像聖人規定得那麼一板一眼，但他實在說不上江心怡和老叔到底算緣還是孽。

由於離家以前就沒睡好，火車上自然睡不安穩，所以到北平的頭兩夜睡得甜極了；可是，這第三夜金生失眠了。熄燈就寢時，已經快十一點，躺在床上，卻越來越睡不着，腦子裏就像在王府井大街舖子裏看見的走馬燈一樣，轉個不停。對面的老叔，已經微微地打鼾；他卻輾轉反側，不能入睡。

未來的藍圖，老叔設計好了，雖然這書香公寓住着挺方便，還是要安一個家。老叔說得好，要是東北老家再來人呢？平常就讓金生住校，因爲老叔在報館要上晚班，金生白天上學，叔姪倆的作息時間配搭不到一塊兒，也不能「作伴兒」，而且男孩子也不能老栓在長輩的褲腰帶兒上。放假的時候再回家。老叔先去替金生到知行中學把入學手續交涉好，再安好家，然後等九月初去學校報到。這些安排，金生當然怎麼說怎麼好，北平的東西南北都摸不清楚，不靠老叔啥都找不上，所以毫無意見。但是，他萬萬沒想到，老叔跟他說，在東北和老狼頭共組義勇軍的事，江心

怡不知道，就不要講出來。以後除了在報館當編輯寫文章，或是兼兼課以外的事，都不要告訴江心怡。老叔的意思是好像還要有所行動，沒說得很明白，卻有一句話在金生心上給了很重的一下子，老叔說：

「我離了東北，現在我安全了，可是我對東北家鄉的父老青年還有責任，跟日本人的帳，也還沒算完！」

爲什麼不跟江姑姑說？兩人不是相知相交很深嗎？難道因爲江心怡有個姐夫跟日本人合資開紗廠？可是他也是中國人呀！也是國立北師大的畢業生啊！總不會幫着日本鬼子吧！在北平，也有所謂的親日派，不過江心怡不像。那是爲了什麼?!

「江心怡太單純，經不起驚嚇，倒不全因爲她家庭背景，最好啥都不給她知道。她是看事只用感情不用理智的人，善良到極點，可是經不住狂風暴雨的吹打！」

金生了解了，這位江姑姑大概就是暖室花朶型的小姐了。眞奇怪，老叔這樣一位鐵錚錚的漢子，怎麼會和這麼不識人間疾苦的大小姐合得來？江心怡固然是一往情深，死心塌地，老叔也沒拒人於千里之外。或許這就是老叔說的，江心怡行事只憑感情不用理智；別的女孩子都避免和使君有婦的男子交往，江心怡卻不管，不問老叔是否已有妻兒，且不肯拋棄妻兒，還是一顆心縮在老叔身上。也許柔情勝水的女性美，使老叔意亂情迷，不覺得缺點是缺點，也就不能自拔了。當然老叔畢竟是老叔，理性依然存在，沒有盲目地拜倒石榴裙，而不辨輕重是非。

北平城究竟不一樣，以往在呼蘭鄉下，晚上除了偶然聽見驢馬噴氣、大人起夜，什麼聲音也沒有。因爲這公寓靠大街近，可以聽得淸淸楚楚，還有車來車往聲兒。金生知道，這不是夢裏，是實在的，那個家已經遠了。車行聲也是音樂，集中在那上面，倒成了催眠曲。於是，金生不再思緒洶湧，睡過了到達北平的第三夜。

以後的日子就緊趕緊了，整天都有好多事要做。老叔帶着金生到報國寺的知行中學去過了；因爲已經過了考期，經過申請，大約地考一考，准他插了初二。學校備有宿舍，原規定的全體住校，沒有走讀一說，食宿公費；逃難的人有這樣的環境和待遇也就不錯了。這所大廟改成的學校，一共有四百多學生，就利用廟宇的殿堂做教室宿舍，把空地改成操場，自然和以往在江省時候不能比。可是人家校長說了，國難當頭，能夠絃歌不輟就是福氣，不能再挑揀地方。金生並不失望，至少食宿公費，不會拖累老叔。老叔當編輯一個月掙八十塊錢，過日子當然可以過得很好，但是要有一個學生得繳學費，那就很吃力了；就是不吃力，老叔也得省吃儉用，那兒也不去才行。那樣卽便是老叔覺得無所謂，金生也不願意。

經過報館同事的介紹，在離宣武門內大街不遠的安兒胡同裏，找了一所小三合院房子，獨院可不獨門兒。那本是一個旗人的大宅院，來到民國，不事生產，靠吃瓦片兒爲生；自己保留了最後一進的跨院使用，正宅的南北房各五開間，加上東西廂房分租給兩家人。從大門進去，過了門房是一條長長的甬道，通向正房的大院子；甬道的頭上有一個月洞門，甬路的右邊是兩個小院落

，都是小三合房，各成格局。靠大門口的那個院子空出來兩三個月了，正在選房客；聽說是報館做事的唸書人，人口又簡單，就租給高家叔姪。老叔和金生都很滿意，因為門房裏有個老家人，在主人家混口飯吃，不能做什麼重活兒了，看看門兒，拿把掃帚掃掃葉子的力氣還有，所以院子裏挺乾淨；尤其那個小三合院兒裏，還有一棵石榴、兩棵棗樹很有個「家」的味道。一排三間，一明兩暗，金生就是住校，也還有間自己的屋子可用；兩間耳房，做廚房，做下房，人口要多了也能住人。如此，兩好併一好，兩方面都滿意，這個住處就找定了。

房子找好，就是安家。江心怡忙壞了，裏裏外外的跑，應用家具一時買不了那麼多，把最緊要的先添置起來；即使是不開伙，廚房裏也不能什麼都沒有，至少朋友來了煮個茶什麼的得有應用的物件。住門房的老馮見江心怡張羅得腳不踮地兒，就趕着她叫太太，弄得江心怡很不好意思，後來才知道不是太太是姑娘。人家是中學老師，又不好叫江姑娘，最後只好叫江老師。不過從安家的這回事，金生明白，在一般人看，江姑姑都該是高太太。

雖然離鄉背井負笈異地，有這麼個環境定居，的確減少了很多思念親人之苦。特別讓金生感激的，是老叔選中了安兒胡同的房子，寧願自己多跑點路，純因為離知行中學不太遠，這樣便於金生回家。搬到新居不兩天，金生就發現，原來在胡同西口外有家有名的烤肉苑，必要的時候可以到那兒去吃飯；不是吃飯，是吃肉。肉吃多了會膩，但是一兩回也挺不錯。

但是等到學校住了一禮拜回來，發現廚房已經設備起來了，而且僱了個快六十的老于媽；人

家都嫌她老不愛用她，高家只有兩個男人，沒有主婦，用年輕的不便，就用了她。人少事簡，老于媽可巴結了，就怕不合意辭她的工。按規矩，每個月三塊現大洋的工錢，自己預備了開門七件事，再加上買菜錢，也比見天吃館子省多了；只要老叔在家，老于媽就變着花樣做給老叔吃。金生回家，特別包的餃子。從老于媽來了以後，這個家更像家了。而且從老于媽的言頭語尾聽出來，江心怡也常來，歡歡喜喜地跟老叔一塊兒吃晚飯，然後回學校的回學校，上報館的上報館。老叔的朋友知道有人做飯，也又把安兒胡同高宅當成聚合的中心。老叔也找到了兼課的地方，睡夠了覺，有課上課，沒課看書寫東西；再打個午短覺，然後或是做自己的事，或是朋友來，或是出去看朋友；在家吃晚飯或到外頭應酬飯局，之後上報館。日子過得挺痛快。但是每次老叔與高采烈地談着外頭的趣事；或帶了三朋四友回來聚會，金生總會想到一個人，想着那在老家屯子裏守着一盞孤燈的老孀兒。

一二

知行中學很窮，校中的生活很苦，但苦到什麼程度並不知道。從表面上看，是一座古老的大廟，相傳南宋的文天祥曾經被囚於此；而且廟內供奉的全是歷史先賢和忠義報國之士，寺廟命名「報國寺」大概就因這個緣故。西南角上一座顧亭林先生祠堂有三百尺長，一百二十尺寬。看得出來，除了蓋了個辦公室，其他都是廟堂改的。廟前廟後的空地，闢成了籃球場；大殿堂做禮堂，全校師生四百多人集會站在裏頭，也容得下。其他宿舍、教室、飯廳、教職員舍一應俱全，還有一個具體而微的圖書館。不過這已經塞得夠滿了，平常下了課，也只有在運動場上或房子與房子之間空地上活動。所幸讀書風氣很好，師資更好，要不然在這樣的學校唸書，眞會讓人感到前途無亮。在育英、貝滿、滙文那些貴族學校看來，知行也就跟乞丐學校差不多，祇有比內容的時候，才能挽回一點自尊心。不過金生選了這所學校始終不後悔，因爲老師教的，不祇課堂上那一點點。

後來金生才知道，知行中學創校的初期，所謂一切「官費」，並非出自「公家」，而是靠熱

心的東北鄉賢的奔走募化跟捐助。後來有了補貼，生活還是一樣苦，因爲學校爲了多收一些失學的流亡子弟，就把兩個人的費用，勻給三人，因此在最基本的伙食上，也只能買人不要最次的米，烹煮有鹽無油最壞的菜。像金生並不是家鄉所謂的「秧子」，完全沒嬌生慣養過，也覺得不堪忍受。可是，他還是忍下來了，星期六回家也一個字不提。

這樣的苦，還不算苦，學校當局還要苦學生的心志，讓大家苦上加苦。金生記憶深刻，就是活到一百歲，也會記得。

入學不久，恰逢民國二十二年的「九一八」國恥紀念日，升旗典禮和紀念大會合併舉行。儀式已過，六位高中同學抬了三個大木桶入場，放在升旗臺前。是什麼東西呢？不容多尋思，祇見校長已率先走上前去，舀了一杓喝了下去。接着在場的師長一一照做；之後，從最高班的同學起，魚貫前去。舀起一杓，喝下自己的一份。金生依例而行，在木桶裏，舀起一杓湯喝下去。天啊！天啊！天底可有這麼苦的東西？苦得人要跳！苦得憋出眼淚和鼻涕！苦得從口到心都麻了！苦得讓人要發狂!!事後才知道，那是黃連和豬苦膽煮成的湯汁。

自校長起，到十一二歲的新生止，每人兩眼紅紅的，嘴角黃黃的。然後音樂老師跳上升旗臺，架起一塊木板，釘上一張用毛筆在白報紙上寫好的歌譜，是老師新譜成的，教大家唱！啊！原來就是老叔逃入山海關時，在北寧路火車上構思而成的那首「故鄉的呼喚」：

遼河的水呀，松花江的浪，長白山似父親結實的臂膀，大平原像母親溫暖的胸懷，
呵護、乳育，依依戀戀，永遠不能忘。

呼蘭河的水，黑龍江的浪，興安嶺畔留下我甜蜜的夢，北大荒有祖先開發的寶藏，
耕地、打場，勤勤奮奮，歡樂日月長。

東鄰惡，賽虎狼，佔我家園，奴我爹娘，大好河山淪異類，無限的歡笑轉悲傷；棄
兒苦，斷肝腸，擦乾眼淚，收起心傷，自己的親人自己救，驅走老虎狼復我家邦。

馬老師的曲調，很容易上口，帶了兩遍，大家就會了。可是唱着，唱着，臺上臺下嗚咽成一片；有些同學更望天嚎啕，像要嘔出心肝來。金生也眼前模糊一片，遼河、松花江、呼蘭河、長白山、北大荒……都離得好遠嘍！今天，他們在幹嘛？銅生、小小兒是在噤若寒蟬地唸「阿、衣、烏、欸、哦」，還是爺爺和爹準備獻芻糧？老佟呢？小黑兒呢？娘和老嬸兒有沒有哭瞎了眼睛？歌！歌！滿心的是思念痛苦，都讓那首「故鄉的呼喚」叫醒了。是呀！北平人文薈萃，有世界上最秀麗的景致，有世界上最優美的文化，能過世界上最愜意的生活，可是在心底牽牽連連的還是紮根的家鄉。午飯做了，沒有人吃；那飯雖粗糲不堪下嚥，也是養命之糧，但是沒有人吃。九一八對於一般中國人祇是一個國恥的記號，對於東北人卻是淪爲亡鄉孤兒的日子；除了深切的恥辱感，還有椎心的疼痛。

假如不管身外事，北平的日子實在很可愛；像老叔，做做事，聽聽戲，住得安適，吃得舒服，再沒有生命危險的壓力，公餘和相契的朋友談心聚樂，那眞是在享受生活。雖比不上老北平那樣一副太平國民的派頭，在欲望不高的人來說，也就是要什麼有什麼了。尤其「高亮」的一枝筆，可溫秀可狂放可剛銳，不但在九城內外的知識分子中享盛名，且名滿華北，就是在京滬漢渝也都是報刊雜誌極力爭取的作家。對於年未滿三十的青年人，名聲實利不能說不算安慰，可是最感欣慰的還是影響力。老叔不承認自己是煽火者，但是在文字中他時時刻刻提醒，所處的是一個什麼樣的時代，什麼樣的處境，不能做一個死了心的中國人。老叔並不大聲疾呼，寫些老八股來騙稿費，他有時候用哀怨的筆調，有時候嫵媚昂揚，也有時候嬉笑怒罵，常常說出別人想說又說不出來的話。那些多烘的、迂朽的人不喜歡他，特別是想向日本人一面倒的傢伙更忌諱他，可是對一般年輕人相當有吸引力。尤其由高亮的筆觸中，讓國人了解，東北人亡鄉而未亡心，即使是淪於敵人之手的，仍有一顆永遠不變的中國心。以往在江省的時候，人家都猜「高亮」就是高鐵屛，但老叔從不承認；進關以後，不管在那裏，都用的「高亮」，不再叫高鐵屛，要不是熟知根底的人，還否認叫高鐵屛，高亮就是高亮。當同學知道了高亮是金生的叔叔時，都對金生有羨慕之色。另眼看待是件苦事，從另一方面看也是樂事，至少頂着高亮姪子的名，在學校裏就得好好幹，免得辱沒了叔叔的名聲。再有，老叔的景況好，姪子在生活上也就直接受惠。金生從不把學校的苦況告訴老叔；老叔太忙，也沒功夫去探視。可是有一次金生兩個星期沒回家，江心怡替老叔

到學校看金生，正趕上開飯，這位江姑姑看過那景況嚇壞了，回去告訴了老叔。老叔就規定沒有特別的事，星期六一定要回家，也吩咐老于媽每星期六星期天得掂配做好吃的、油水大的東西給金生。

金生大體上很聽話，儘可能每星期回家，因爲不回家，江心怡就會帶了點心去看他。那就不得了啦！一位又時髦又漂亮的女士，走到那兒香風一陣，一笑一動都會讓人瞧個不能轉眼睛，每次來都引起一陣騷動；走了以後，大家又談談論論，問東問西。讓同學最感興趣的是「江姑姑」跟老叔究竟是什麼關係。金生十分不自在，又不便告訴江心怡，不要到學校去；假如不讓江心怡去學校，就惟有多回家。其實不光是同學，連金生自己也不明白，老叔到底跟江心怡是怎麼回事，老這麼拖着，沒個了。從金生到北平就是這樣；上了學，初二唸完，初三都快唸完了，還是這樣。眞的，怎麼是個了?!

舊小說上常說有話卽長，無話卽短，知行中學的日子雖然苦，可安定地讀了一年多的書。當江心怡發現知行的環境太苦的時候，曾經建議換個學校，或是走讀，從安兒胡同到報國寺不算很遠，而且雖說原則全體住校，也有人以健康的理由住在家裏。金生不願意，他認爲知行的校舍儘管不好，連田徑場都沒有，老師卻好，同學也好；再有，別家孩子都能吃苦，自己何必太嬌？老叔倒同意金生的看法，所以還一切照舊。這一年多裏，家裏也有信來，老叔也有信去，因爲郵寄不便，也就是一兩封，談的都是家裏的瑣碎。可是老叔不許金生寫信，怕那句話不妥，萬一讓鬼

子查到，給家裏惹禍。從家裏的信裏，知道全家在金生和老叔走後就回了屯子，祇有三姐留在聖伯多祿醫院附設的護士學校裏唸書。回屯子不久，爺爺娶了新奶奶，是個五十多歲的寡婦，因為沒有兒女，怕將來幹不動活兒了又沒人養活，願意到老高家侍候爺爺。張家老大也打算說媳婦了，爹的主意，把場園那邊的房子倒出一半兒來給他住，這樣照顧方便。銅生小學畢了業，沒到省城去唸書，呼蘭縣城新辦了一所國民高等學校，銅生就住的那個學校。老佟老了，晚上不打更了。小黑兒已經是大人了，長工裏數他最能幹。家裏的事，也就是知道就算了，沒有特別的變化的，就都沒提。直到中國日本辦好交涉，關內關外從二十四年元旦起正式通郵，金生才自己親自寫信回家。但是老叔規定得很嚴，不許提老叔的報館，不許提在知行唸書，不許提不相干的事；信寫好了，老叔還要過目一遍。

要寫的信太多了，給爺爺、爹、姐姐、弟弟；最後只寫了一封長信給兩個弟弟，因為給弟弟寫信比較容易措詞，在信上順帶給爺爺、爹娘、嬸娘請安，完全遵守老叔的法度，除了生活起居，一概不提。很多事也不能提，「九一八」紀念會的那情景、江心怡的照顧，能提嗎？也給小黑兒寫了封信，下筆之前很費躊躇，最後還是稱的「傳善兄」，自稱「弟金生」，結果二月底收到小黑兒的一封回信，讓金生猜了半天。

金生弟如晤：知道你生活如意，學業精進，很是高興。住在府上，自當幫同照顧一切，

勿念。陰曆年假，曾到哈埠一遊，花錢太多，得不償失。現在回來準備開春耕作，不再東遊西逛。老神父要你好好唸書，不要想家，並說你三姐功課甚好，再有一年半就可畢業，出來做事了。你爺爺娶了新老太太以後，精神更好，身體更硬朗。這都是好消息，應當告訴你。　謹祝

學業進步

愚兄傳善上

要說小黑兒寫的信，在没唸過很多書的人來說，已經很難得了；但是没寫多少字，爲什麼東一句西一句的。江心怡看了小黑兒工工整整一筆一劃的字，倒說挺不錯的；没唸幾天書，不能再要求結構嚴密，文句典雅，祇要詞能達意就是好。可是等江心怡不在旁邊時，老叔說了一件事，讓金生又心跳半天。老叔說已得同志帶來的口信，僞滿政府正在拔義勇軍的根。在大年初一的「誘君入甕」的計畫裏，小黑兒和一些人突擊哈爾濱的日本兵營，他們不知是計；因爲小黑兒的責任只是交通，没有參與攻擊，所以成了漏網之魚。除了小黑兒還有十來個倖免，這些人機伶，逃走的時候，把老羊皮襖翻過來穿，躲在雪堆裏，才没給搜走；其他抓着的四十幾個，在二月七號都處決了。地戶周家的老大，也在裏頭。金生明白了，小黑兒準是又跑天主堂混了幾天才回呼蘭鄉下的。金生一點也不躭心小黑兒，倒不爲的他是外人，他比泥鰍還滑，祇要在那塊土地上，他就有辦法保護自己；躭心的是萬一出事，連累家裏。老叔說暫時不會了，因爲主力人物全犧牲了

。金生實在很掛心，在家裏，老叔弄風弄雨時，還沒有這麼怕，人不在家反而更牽掛。祇求小黑兒安分一點，別在再出啥花樣。

北平的一般老百姓，也都是息事寧人的性情；祇要不弄到頭上來，像天冷了，能去吃個東來順西來順，晚上能買個「半空兒，多給！」「蘿蔔喲！賽梨！」跟家人朋友在一塊烤烤火聊聊天兒，就挺滿意。但是，日本人不讓人安分，不但陸續在長城各口增兵，還在南京弄出藏本英明事件；而且在察哈爾也挑事，還在天津八里臺強佔民田修飛機場，在塘沽演習巷戰；四月裏又在察哈爾弄了個「察東特別區」。連最不聰明的人也看得出來，日本鬼子的策略是步步進逼。假如忍耐不住，最好開仗，他們就可以速戰速決，席捲中國；倘若中國打落牙齒和血吞，忍下來了，他又可以訛詐一些好處。事事逼人，刺激得血氣方剛的年輕人滿腔怒火，要付之行動，日本則壓迫政府制止抗日宣傳和抵制日貨。再笨的人也看得出來，日本人的近程計畫，是想以宋哲元爲對象，製造華北的特殊化，讓稍有良知的中國人都十分憂慮，就怕宋哲元經不起考驗。

每個時代都有漢奸，旣寡廉鮮恥賣身投靠，又狗仗人勢幫着敵人欺侮自己同胞；這樣的傢伙，自然叫人厭惡痛恨，國人每欲除而後快。天津的租界裏，一向接受日本津貼的「國權報」社長胡恩溥、「振報」社長兼僞「滿洲國中央通訊社」記者白逾桓，分別於五月二、三日兩天遭暗殺。雖然熟知內情的人，都曉得是日本犧牲了這兩條走狗，製造事端，可是日本人就賴上了，據以爲由找麻煩；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又弄出了「孫永勤事件」，沒完沒了，甚至擺隊伍示威。這

且不言，全國大中學生的軍事集訓在各地舉行，在黃寺舉辦的北平高中集訓，卻在日本的威脅下於六月十日提前結束；因爲日本宣說，要是不停止，他們就要在黃寺「演習」。不但如此，他們的「支那駐屯軍」參謀長酒井隆、司令官梅津美治郎，還向中國的軍委會北平分會代委員長何應欽，提出種種干涉內政的要求。

是可忍孰不可忍？平津的人該吃，吃；該喝，喝！但是並不麻木。金生的老叔逭天在報上寫文章分析日本的心態計謀，描繪漢奸的軟骨無恥，也惕勵自己的同胞怎樣保護自己的國家，但不使親痛仇快。絕不用強烈刺激的文詞句子，但是卻能打動人心。老叔的文字在金生的學校大家也傳閱，在社會坊間也常爲談論的題目，國人讀了個個稱快，日本鬼子不能不記恨，報館裏已經接到過恐嚇的電話。也有朋友勸老叔小心，他們能在天津對馬占山行刺，不見得不會對「高亮」下手。老叔不以爲意，自認不算什麼人物，値不得人家一顆子彈。

唸到了初三，功課忙了許多，金生不能再每個星期回家。畢業考、升學考、會考，都想有點好成績表現。同學有的每天夜裏點蠟燭開夜車，金生知道自己的毛病，晚上要用心思太過，就會整夜睡不着，所以只敢早起，不敢開夜車。爲集訓的事，高中同學回到學校，痛心疾首情緒激憤比別校學生更強烈，說好像是第二個「九一八」，也影響到初中的同學。金生的心情也很不好，忽然想家得很。而且實在有需要再給自己補充點兒營養以增加體力，所以雖然畢業考馬上要舉行，星期六還是回家了。

背着書包，慢慢的走進了胡同口。夏天，又是下午，胡同裏沒有行人也沒有出來玩兒的小孩兒。要說完全沒有人也不對，有那麽兩個人衝着家的大門端詳，像在研究什麽；一個穿的長衫，一個短打扮，假如說都非善類，也算是以貌取人，可是不倫不類叫人看不出是幹那一行的。穿大褂的，不像坐辦公廳吃粉筆灰的；短打扮的，也不像拉洋車賣苦力的。也不知道那大門有啥好看，兩個就對着那兩扇大門仔細瞧；瞧夠了，穿長衫的一個用手指指大門，另一個就從小褂口袋裏掏出一根粉筆，往門的右角上畫白圈兒。眞笨！畫了一半兒，粉筆掉在地上，跌成了兩段。撿起長的那截，把圈兒畫完了，又把粉筆揣在口袋裏。這是幹嘛？金生剛想上去問清楚，找誰？有什麽用意？就聽見穿長衫的那個問他的同伴：

「沒弄錯，是這兒嗎？」

「是這兒，前幾天，我從報館跟回家的，看他進了門兒，還能錯？」穿短裝的那個回答。

呀！呀！是這麽檔子事兒！

金生立刻明白了，是衝着老叔來的，所以不動聲色，假裝過路，不扭頭地從那兩個人身後走過去。等那兩個傢伙走遠了，才又踅回來。走到門口，拾起那個粉筆頭兒，從東到西，在胡同裏每家大門上畫個圈兒。又怕人瞧見起疑，幸好胡同裏沒有人！畫完了趕快閃進自家的大門，倒緊張出一身汗。還好！門房的老馮不在，要不然也許讓他看出什麽。金生推開跨院院門，進到小院裏，就聞着一股肉香，一定是老于媽燉饅子肉呢！老叔和江心怡在客廳說話，可沒笑談之聲，好

像在商量着什麼大事，想跑進去說明白，又怕擾了他們。

「你說怎麼辦？麻煩死了！」江心怡好像眞的很煩惱。

「心怡，我是誠心誠意的。我是說，假如妳家裏眞又給妳安排了合適的對象，爲什麼不看一看？」老叔很委婉地說。

「你是誠心誠意的？你總知道我的心吧！」江心怡好像要哭了。

「我怎麼不知道？可是……我……」老叔很無奈地嘆了一口氣：「我能對得起誰呢？」

江心怡語塞了。趁着這一刻，金生立刻進了客廳，跟客人和老叔打過招呼，就提着東西，鑽進自己的屋。放下東西，才發現握在右手心的那個粉筆頭兒已經濕化了，趕緊把它扔在字紙簍裏。金生好想出去把剛才所見到的告訴老叔，又怕驚嚇了江心怡。

「心怡，眞的！這樣下去不是辦法，會躭誤妳！」老叔又開口了。

「假如我願意躭誤呢？」

「我會不安呀！心怡，對妳，我不敢有任何想頭，只求妳能幸福快樂！」老叔十分委婉地。

「你當我隨便找個人嫁就會快樂幸福？告訴你，不可能的！我願意這樣，這樣我才快活！」

江心怡平常不是這樣，今天說話有點霸道。

「哈哈！妳今天說話倒像咱們七年前初次會面時候的表情了！」老叔倒樂了。

「可不！已經七年了！那年我才十九，現在……也沒什麼了不起，老姑娘就老姑娘吧！」

「也不能一輩子……唉！不能考慮考慮嗎？妳家裏給妳介紹的人一定壞不到那裏去！」老叔試探着說。

「不想考慮！那人是我二姐夫的朋友，也是個所謂的日本通。聽說少年得志，通州天津兩邊跑，政界工商界都有點兒力量，特別是在我們通州可算得個人物。臭美極了，挑得很厲害，到三十一歲還沒成家。據說在我二姐家見過我，我可不知道那麼多人裏，是那棵青菜，那根蘿蔔。」

「政界工商界！日本通？」老叔沉吟着。

「得了，別研究了！反正多好我也不要！甭勞那個神吧！今兒個下午廣德樓的日戲不錯。去問問金生，想不想聽戲？」

不等老叔叫，就跑了出來，不經尋思，衝口而出。

「老叔，你不能出去，不能出去聽戲！」

「爲什麼？」兩個人一起問。

再要想委婉其辭，也來不及了；只好原原本本地把所見到的敍述一遍。

「啊呀！可不得了！怎麼辦？你到底惹了誰了？」

果然，江心怡的第一個反應是驚恐，不但臉色發白，語音發抖，還驚得從椅子上站起來，把手裏的茶，也潑在那鵝黃綢紗的旗袍上。

「別急！別急！妳讓我想想！」

老叔搖搖手，示意江心怡不要慌亂，不要說話。

「我知道了，一定是齊立功弄的鬼！」江心怡想了，想恍然大悟地叫了起來。

「齊立功?!」

「是呀！就是那個人！死皮賴臉的，他知道你，一定記恨在心！」

老叔的臉色沉重了，好久不出聲，考慮了很久，看得出話在嘴裏打了幾個轉兒，還是說了出來：

「這人，對妳倒是眞不合適，不但不能談婚姻；妳，妳們一家子都得小心！」

「啊?!你也知道這個人？你怎麼不早說？」江心怡噘起了嘴。

「聽說過這個人，日本留學生，書唸得不錯，可是就因爲聰明，使起壞來更高人一等，不好相與；妳不願意嫁他，就得提防着他。」老叔慢慢地說，想一句，說一句，怕引起江心怡的誤會。

「我二姐夫怎麼弄的！」江心怡氣紅了臉。

「他也許不知道吧！我們在報館做事的人，消息自然靈通。他沒正式結過婚，可是……」

「現在我明白了！一定是他想找人報復，這個東西！現在不談他，你怎麼辦？」江心怡憂心忡忡。

「我不怕，比他厲害的我也見過，倒是躭心妳。他不也是通州人嗎？妳們家老太太不還在通

州？」

「礙着好幾方面的情面呢！他不敢正面怎麼樣！還是得先考慮你怎麼辦！」

「正面不可怕，可怕的不從正面來！」

兩個人你一句我一句，專在齊立功身上轉，金生覺得他們想得太單純，就很不以爲然地插嘴。

「也許不是那個齊立功呢？」

「大概會是！」老叔避過江心怡的眼睛，遞暗號給金生。

「那該怎麼辦？」江心怡釘住了這句話。

「按目前之計，我只有馬上搬家，趁他們沒有再來之前搬走；要不，倒是明槍易躲，暗箭難防。」

老叔顯然是打定了主意，才說出他的構想。金生覺得並不是好主意，難道說再讓人跟上，就再搬家?!就算兩個人的東西很簡單，還有個老于媽，一個大活人呢！

「搬家，馬上搬？房子那麼容易找的？」金生表示他的懷疑。

「有辦法！我心裏有處地方，我馬上去辦！好不好先搬了再說？」江心怡說着，拾起了茶几上的錢包要走了。

「行就行！不行我跟金生先找個公寓待下。」

「公寓不好！你們拾掇拾掇東西，我去了！」

說完，不要老叔送她，江心怡快步走了。

金生不說話，想聽老叔的說法。金生始終不相信有人打電話到報館恐嚇，又有人跟蹤，全是因爲情仇，不會那麼單純。偏偏江心怡那麼以爲，老叔也附和。

「金生，你說的對！不那麼單純，也不全因爲我寫文章，還有別情。可是不能跟你江姑姑說，可以給你知道的，不能給她知道！」

原來老叔除了常寫文章與日本人針鋒相對，對漢奸諷刺撻伐，還與關外有連繫；宋三叔、朱大叔都參與其事，時常需要聚會，由於他們各人都有家眷，就在安兒胡同高家。自從塘沽協定簽定以後，冀東成爲不設防區，日本人就包庇浪人和漢奸走私，最嚴重的是白銀走私，國際間銀價高漲，美國大量收購造成的波瀾，一發不可收拾。國內的白銀大量流出，政府爲了要穩定幣制，就抽白銀的出口稅跟平衡稅；這樣一來，更刺激了走私，因而嚴重地影響到國內的經濟。錢莊商店紛紛倒閉，工商業界叫苦連天，政府的融資救濟也只能紓解一時。這樣的做法實在太可惡，特別是日本人慢慢竟發展成武裝走私。如此，「高亮談天」怎會緘默？也不能讓他們太順當，這邊偷運，關外那邊就找人攔截，截下來就留做活動經費。地下活動在日本人的控制之下，越來越不容易，但多少也會造成些影響。日久天長，鬼子也知道誰在運用指揮；幫着日本鬼子集貨、連絡弄走私的，齊立功是主要人物，因此被釘梢，門扇上畫記號應當不是爲的一樁事。

「你江姑姑說的原因，可能也是一件，那是恨上加恨！所以咱們得搬家。不但咱們得搬家，連江心怡也得避一避。要不然，不知道他會使什麼壞！」

這倒是眞的，江姑姑就是不要齊立功！一向都是他挑人，沒讓人挑過；這麼一來，一定會老羞成怒。要是他找人玩點什麼花樣兒，江心怡可吃不消。儘管他們家裏有關係，他自己不出面，就賴不着他，他還可以充好人。

金生和老叔默默拾掇着東西，準備假如房子有了，老于媽先過去打掃打掃，把東西歸至好。老叔和金生先到旅館住一夜，第二天再到新家。這樣，老于媽也得說明，要不然太怪了，事前一點跡象都沒有，突然就要搬家；可是也不能把老于媽嚇着，只能說是老叔得罪了南城的幾個小混混，躲開就算服輸，就沒事兒了。

趕上這事，金生實在很煩，本想回家還看看書的，又出了這麻煩。可是也覺得很安慰，萬幸讓金生撞見了，要不老叔出了事可怎麼辦？怎麼向家裏說，自己以後靠誰？

兩個男人的東西也好收拾，不過是點兒被窩褥子，包一包捲一捲；零零碎碎往網籃裏一收，書可以放在柳條包裏，衣服放在箱子裏，全裝好也沒幾件。

跟老于媽說了，老于媽倒有點難過；因爲這個環境已經弄熟了，警察閣子的老巡警，油鹽店的女掌櫃都成了朋友，現在說走就走，連道別都沒機會。但是老于媽兒不是刁老媽子，能體諒主人；況且這麼簡單的人口，錢又不比別家少給，這樣好的人家還不容易碰。主人急着連夜搬家，

一定有不得已的理由，所以滿口的答應，聽主人的支使。

江心怡回來了，滿身大汗。那麼斯文的人，跑得渾身冒熱氣，老于媽馬上給她倒碗酸梅湯，金生遞了把蒲扇給她，她喘了好半天氣，才能說話。

「行了！房子找得了。在東城金魚胡同，連家具都現成，現在正在打掃。」

等老于媽走開了，江心怡才說，那是她四姨家的房子；那個院子原來是表哥夫婦住，現在表哥夫婦到南京去了，房子空了兩三年了。那個房子本不租人，經江心怡跟她四姨夫說，是高亮要住；因為高亮寫文章得罪了日本人，日本人找了人要動高亮的手，非趕緊搬不可。四姨夫一向痛恨日本人，對高亮的那枝筆也很佩服，所以願意把房子出借。心怡說，人家非親非故，光借怕人不肯；四姨夫才說可以租給高亮，但表示什麼茶錢押租那一套全免，還不夠麻煩的！不過，江心怡沒說明和高亮的眞實關係，祇說是學長，並且給高亮的姪子當家庭教師補習英文，知道了這事不便袖手，所以幫忙問問房子。

「好！累妳跑壞了。先搬過去，有個安身的地方，以後再說以後的。」

老叔把自己新洗的白手絹兒遞給江心怡擦汗。江心怡笑了，拿那塊手絹兒在臉上沾了沾又說：

「你別躭心以後的，我表哥在實業部做事，得跟着政府跑，不能隨便回來。」

「心怡，我搬去了，不會給妳親戚惹麻煩？」

「齊立功沒那個膽子，金魚胡同陳家也是可以隨便動的？北平地面上的人都知道我四姨夫跟他家上人的名聲，在那兒多一層保障！」

「這樣我們還該去拜訪一下主人呀！」

「總得照照面，你帶着金生見見我四姨跟姨夫，坐個幾分鐘就行了，不會有什麼爲難之處吧！」

「不會，不會！我知道該怎麼應對進退，不用妳教。連金生我都會教！」

「不用教，我知道要叫江老師！」

房子弄定了，又輕鬆了，決定早點兒吃晚飯，然後叫幾輛洋車，把小件東西先搬過去，剩下桌椅板櫈床板什麼的，等以後再搬。房子没退，東西放着不要緊。

對於搬新地方，金生別的不掛心，尤其對老叔既安全又方便没什麼不好；可是靠着人情搬去了，以後進進出出多不合適，老叔和江心怡的情形遲早會讓人看出來，到那時候……可怎麼好？人家會不會把老叔看低了？會不會拿有色眼睛看高家所有的人？會不會善始不能善終？但是能不搬嗎？想想放學回家時碰上的那兩個人，在門上做記號的情形，他們做了記號，下一步當然會有行動。下步行動是什麼？綁票、暗殺、放火……想想叫人不寒而慄，陳家不管多麼不合適，還是搬去的好。

老叔、江心怡、老于媽、金生，四個人倒叫了六輛洋車，連人帶東西一起走了，剩下幾件笨

單家具就鎖在屋裏。臨走時跟門房管房子的老馮說，臨時有事，得搬到天津去；去天津以前，先到親戚家住兩天。要是有人來找，讓他們跟報館聯絡。剩下的家具，過兩天打發人來拉走，房子從下個月起就退租，那一個月的押租也不要了。

金生注意看了，那鬼鬼祟祟的兩個人確實不在附近；大概他們没料到高家的人這麼快就覺察了，没留人監視。老叔跟洋車夫說的話和對老馮說的一樣，就說暫時搬到金魚胡同陳家住，兩天後就去天津；爲的是怕有人向洋車夫打聽，說法得一致。洋車夫聽見金魚胡同陳府，都肅然起敬，抄起車把不用指揮，就一個一個地跟着走。

幸虧陳家的門房已經探頭探腦站在大門洞等着了，可以立刻開發了車錢，打發車走。陳家的聽差跟老媽子幫着把東西搬到西跨院兒去。原來陳家的房子比安兒胡同的還要大，一共三進，還有好些個跨院兒；勻給高家叔姪住的西邊角上的跨院，也是個小三合房。最讓金生跟他老叔安心的是，這所小跨院兒，有個單獨的院門兒通外面，住後進出不必穿過重重院落。這樣的安排，乃因江心怡的表哥大小是個官，爲了人來人往方便，就另開了個門。爲着開這個門，還特別請了風水先生看過地理，說是可以招財招祿。招財招祿是陳家的事，有了個單獨的外門，可眞方便了高家叔姪。

老叔對陳家幫忙的下人，不管是打掃屋子還是搬東西的，一一道乏，還給每人一塊大洋，幾個人歡歡喜喜地去了。老叔決定第二天上午再去拜訪主人，當晚還得去報館上班；不過爲了安全

，想等交代好事情，把工作分派給其他人之後，早一點回家，以免在深夜報館門口被盯上遭到暗算。家搬定了，雖然還沒收拾好，但至少暫時安全了。把金生和老于媽留在家裏去上班，也沒有什麼不放心了。

江心怡和老叔一起走了。老于媽在厨房把鍋碗瓢盆爐子都安置好地方。金生替老叔把床鋪好，那是一張新式的鋼絲鐵床，床大褥子小，眞不知該怎麼弄，胡亂鋪了下去。自己住的屋兒，有兩張小木床，就把鋪蓋鋪在靠裏面牆的那張床上。鋪好床，覺得手軟腳軟，再也不想動，也不想看看這兩暗一明三開間的小房有多精緻。拿了本書，倒在床上想唸唸，卻滿心翻騰着新舊的驚險故事唸不下去，覺得自己好像在做夢，又像在演戲；在這夢裏、戲裏都成了主要配角。這是在「九一八」發生以前從來没想到過的，而這些今天都是事實。將來會怎麼樣，没人會知道，就像以前絕想不到會發生今天的事。恐怕日本人的態度才是最重要的因素，日本人不會省事的，就怕挑不起麻煩。但不管怎麼，畢業考試還是眼前最重要的活兒。唸書吧！躺在床上唸書吧！

書上的字，都成了會跳會飛的小蟲子。跳呀！飛呀！飛呀！跳呀！脫離了眼前緊張的現實，迷迷糊糊地走到另一個世界。有一點點的晚風，好舒服！

一四

誰也沒想到，高中的第一學期竟是這樣結束的；才十二月二十三就放了寒假。沒有家的同學，無可選擇，祇好留在學校；金生原來也想留在學校與同學共患難，但是老叔到學校，硬把金生接回了家。

國事蜩螗，在層層的內憂裏，日本進逼的腳步一天快似一天。北平的學生都看在眼裏，覺得政府眞窩囊，爲什麼逆來順受，就不肯跟日本對打？中國的內政他們要干涉，用誰不用誰，都有意見，而且態度強硬；中國實行幣制改革，日本從軍部以下都提出抗議，逼着宋哲元組織華北五省自治政府，否則日本就要攻河北、山東，宋哲元沒法子只好躲到天津去。土肥原追着不放，跟到天津，宋哲元還是不理。一計不成再施二計，找上了灤榆區行政督察專員殷汝耕，一拍卽合，十一月二十四日於通州成立了「冀東防共自治委員會」，迫得宋哲元第二天連忙趕回北平處理。還不止於此，日本軍隊更以交通管制爲理由，進佔了豐臺車站跟天津車站。不過雖然找上了殷汝耕，卻嫌他不夠料，仍舊盯住宋哲元，限他在十一月三十日以前自治。北平的大學校長和教授發

表宣言痛斥，說「脫離中央，乃賣國的陰謀」，結果領頭的北大校長蔣夢麟被帶到日本兵營。

還能忍耐嗎？還該忍耐嗎？忍得下去嗎？所以北平的大學生跟中學生就發動了大遊行。金生也是熱血男兒，自然也參加了。金生學校的校長不管怎麼苦口婆心地勸，也阻止不了學生的舉動。學生從北新橋的東校校區出發，到預定的集合地點天安門去；沿途的軍警祇監視不干涉，同學又吼又叫，他們都充耳不聞。等走到天安門，已經中午，饑渴寒冷交迫，想要遊行，路也被封鎖了。等，等，等到天黑，人都快累死了。金生祇覺得人越來越少，注意看看，那些最出風頭的領袖都不見了，同學也溜走了很多。對於這種虎頭蛇尾的情形，金生很不滿意，一氣之下，也想回家了。想了就做，走熟了的路很快，不一會兒就到了家。老叔已經去了報館，老于媽給生了火，煮了碗疙瘩湯，吃了舒舒服服地睡了一覺。第二天起來，才聽老叔說，金生回家以後，宋哲元的大刀隊到了，不但用木頭棍子打學生，用消防龍頭沖學生，還有的女學生被大刀砍倒在雪地上。學生把這次行動叫「一二九」運動；金生聽了心慌，牽掛着同學，又感到十分慚愧，堅持回學校去。學校有兵把守着，經過檢查才進入學校，正碰上由報國寺校區回來的同學；那些同學頭天晚上無處可逃，逃到報國寺南校。他們把金生看成臨陣脫逃的懦夫，百般諷刺。金生無限內疚，默默忍受。因此，等「一二一六」再遊行的時候，就表現得特別激烈，除了挨水沖，還差點兒受傷。因而老叔硬要把金生接回家。

老叔跟校長說好，把金生帶了回家。金生第一次跟老叔頂撞，而且非常不客氣。

「老叔，你不對！只許你抗日，不許我抗日！」

「我沒有不許你抗日，不是這麼個抗法！」

「怎麼抗？怎麼抗？整天除了唸書、吃飯，再笑笑玩玩兒就抗了？」

「你們這樣就抗了日了？除了找題目給日本人做藉口還有什麼用？」

「那就任憑冀察政委會成立？讓二十九軍的人弄什麼自治？我們遊行是要告訴政府做該做的事，要抗日！不要抗自己人！」

「你這個混蛋，都上高中了，腦筋還這麼直！冀察政委會就是爲了抵制日本人的陰謀才設立的。什麼是政府該做的事？不得一樣一樣來？你沒見胡適寫過的文章，誰有權力讓別人用血肉之軀跟敵人的飛機大炮拚！」

「那等到啥時候是個了？」

「我問你？一個人傷沒好，能不能打拳賽跑？現在咱們是在養傷啊！」

「那以前在東北，你怎麼不勸人『養傷』？還連命都不要了，弄得全家跟着擔心受怕！」

「你……你放屁呀！那是東北滅亡的邊沿，你不知道『和平未到完全絕望時期，決不放棄和平，犧牲未到最後關頭，絕不輕言犧牲』，到亡國的邊沿，就是犧牲的時候，假如日本人眞要佔咱們華北，那就是已到最後關頭，中國人都該勇敢地犧牲！」

叔姪兩人大吵一場，又拍桌子又跳腳，把老于媽嚇壞了。最後沒聲了，老于媽悄悄到上房，

從門縫裏瞅了瞅，叔姪隔着個茶几，氣唬唬地，誰也不理誰。這可怎麼好啊！要這樣下去……江姑姑會不會有辦法？這時候又聽見裏面有人說話了，才悄悄地走開。

「金生，記得吧！那年我們包圍呼蘭日本軍隊，突破反包圍的時候，我摔成重傷，差點活不成。蹤在家裏養傷的時候，我不是跟你說，要是我不行了，就由你來繼續！」老叔的聲音很和平，但是也帶了很多傷感。

「是呀！怎麼進關你就變了呢？」金生還是咄咄逼人。

「變？哈哈！要是變了，咱們會從安兒胡同搬到這金魚胡同來嗎？我是要你別做逞匹夫之勇的儍子！」

「那……那麼多人都是儍子？人家還是大學生！」

「有些人不儍，就是那領導大家到天安門去集合，然後先躱個没影兒，讓別人挨餓受凍沖消防龍頭擋大刀兒的傢伙，其他的人都是純潔的儍瓜。」

金生不說話了，他想起同學裏也有那麼兩個，是老叔說的那種人，功課好、聰明、能說會道。在天安門廣場的那天，就是看見他們兩個先走了，才回家的。可是後來回學校，他們卻讓別的同學駡金生是懦夫；因爲金生內疚，就忘了出口反駁。到「一二一六」，要不是有人相救一定會受傷，但是他們都没事。

金魚胡同的房子，比安兒胡同的那個房子舒服多了。格局差不多，裏邊的設備可好得多，尤

其現成的家具，比自己備辦的那套精緻好些；金生很怕把人家的東西使壞了，跟老叔說寧願還用自己的桌椅櫃子，老叔也隨他。可是客廳裏不便搬動，一切依主人原樣，祇是多花一筆錢請江心怡買些枱布什麼的，能鋪能墊的，都給人舖上墊上，怕磕碰壞了；但看起來就更堂皇。金生活了十六七年，也沒用過這麼好的東西，住過這麼好的房子。而最方便是離頂熱鬧的王府井大街很近，吃點兒、喝點兒，跑跑逛逛，比原住的區域，可去的地方更多。尤其妙的是住南城的時候，學校在報國寺，等搬到東城的時候，學校又在東城的北新橋。

東北籍的耆碩們，向教育部請准了經費，在二十三年春天，成立了東北中山中學。到金生考高中的時候，報國寺的知行中學也就併入了中山，稱爲中山南校。考上高中以後，分成文理組，金生唸理組，就分在北新橋的東校；文組在南校，另外有個西校在舊順天府，是初中部。一個完整的學校，卻分成三下，沒有完整的校區。江心怡就覺得這不好，跟老叔說應當給金生換個學校。老叔無可無不可，金生不願意，不光爲北平有些學校欺生，新學生進學校會「拖屍」，而是對那些同學那些老師有了感情。特別在知行同班又同時考入高中有個外號叫「小蘋果」的女同學，讓他有割捨不下的感覺。金生並沒像高班的同學，追來追去，甚至連遞個紙條寫封信都不敢；可是祇要能看見，心裏就舒服。其實金生文科的功課更好，但聽說「小蘋果」唸理組，他便也選了理組。所以不管學校怎麼樣分在三個地方，金生不願意換學校；還有，除了師範生，那個學校能公費待遇呢？因此，假如沒有「一二九」那樣的事發生，假如沒有因「一二九」的事遭到同學攻

擊，東城的歲月是最可愛的。

有人愛放假，放了假手上要有幾毛錢，就可以找好些樂子。金生不愛，不光爲放了假就看不見「小蘋果」了，放假在家就没有朋友了。每當一個人在家，甚至和老叔相對，都會想家，想關外的家，想關外家裏的人，爺爺、爹娘、姐姐、弟弟，還有老佟和小黑兒，再有以前在江省交下的那些好朋友。對老嬸兒没有思念，可是有着同情和憐憫。搬到金魚胡同後，最初江心怡來得反而少了，當然是爲了避人耳目。後來發現西跨院來了什麼人，正房根本不知道，江心怡就敢大膽的跑來跑去；尤其金生放假在家，「補習」更成了堂而皇之的理由。老叔的事，他管不着；可是自己成了藉口，再想起老家的那個可憐婦人，心裏就有着罪惡感。依老叔的意思，金生可以請一兩個要好的同學到家來住，這樣就不會覺得日子無聊了。金生没搭碴，夠那交情，又没有家的同學有那麼兩三個，可是不能往家帶。也許是自己騙自己，就是不願意同學在家裏碰見江心怡。

又到歲末了，當然應當和家裏通一封平安家信。還是寫給銅生，問全家的人好，連新奶奶也在內；以前忘了提新奶奶，爺爺就不高興。除了問好，不能說什麼話，可以告訴他們上了高中，「一二九」之類的大事自然不能提。銅生回信全是報告家人的動態，没什麼特別，只提了一件事，就是說娘更忙了，因爲老嬸兒有病，不但不能幹活兒，連小鎖子也由新奶奶攬過去照顧。銅生又帶了一筆，說屯子地方小，從北平來信，顯得太特別，讓人注意，以後没事不必寫信，有事可以把信寄到哈爾濱老姑奶奶家。

這封信讓金生心裏犯嘀咕，老嬸兒有病，病到什麼程度？連孩子都不能自己管，本來就可憐，不是更可憐了？再則，信不能往家寄，爲什麼？難道人家猜出來高亮就是高鐵屛？不可能的，在東北老叔從來不承認的，鄉下人那兒知道！那麼還是對進關的人另眼看待?!假如那樣，信還是不寫算了。

其次，家裏的信要不要給老叔看？給他看了，又不能回去，心裏多着急？不給老叔看，又覺得不服氣，憑什麼老嬸兒那麼可可憐憐地在家苦守？每回江心怡來了，兩個人又說又笑，笑得眼睛都瞇縫着，完全忘了家裏那個苦女人！不管！給老叔看！

老叔看了信，把信翻來覆去端詳，好像信紙背後有什麼可以讓他多知道一點啥。大概是想了好久，也沒好主意，把信擱在桌子上，嘆了口氣。

「唉！你老嬸兒眞命苦！」

「還不都爲了你老！」金生衝口而出，說了就後悔了。

「你！」老叔盯着金生瞧了半天：「你是長大了，說了你也許能懂，這是時代的悲劇。就像你小時候逼着我問的，爲什麼要把鷄跟兔子關在一個籠子裏！」

這鷄兔同籠的事，除了做算術題，大概是不可能的；假如眞有這種感受，當然得算時代的悲劇。但是……

「可是鷄跟兔子已經關在一塊兒了呢！鷄也好，兔子也好，都是無辜的！」

「那麼不爭不吵，平平靜靜相安無事對待，在道義上也就說得過去了；所以我不像很多人，把這個不是推給你爺爺奶奶，我另起爐灶。」

金生沒話說了。金生也聽過有人勸老叔：老嬸兒在家不缺吃不缺穿，又沒把她休回娘家，明明是合不來，也一半時不能回去，爲什麼不和江心怡結婚算了，讓人等了這麼多年，也太矯情了。別人做得，爲什麼高亮不能做？像那些政壇領袖、學界泰斗，尤其是作家，不是個個如此？老叔還是沒聽他們的。

「金生，你不覺得你江姑姑也很可憐？」

可不！可不！一個女人條件那麼好，偏偏心愛的卻是一個有妻兒的男人，愛得一點兒希望也沒有；而那個男人有所顧忌，又不敢放膽地疼她愛她。這般的獻出，沒有回饋，就算是願打願挨也還是很可憐。

「當然！江姑姑也很可憐；可是，她也能不可憐！」

「金生啊！感情的事……你以後總會體會到的！」

老叔感嘆一聲，不做進一步解釋；但是那話卻讓金生心裏一跳，就像對「小蘋果」的那份心，恐怕也是沒有什麼希望的嘍！「小蘋果」心裏的英雄，是那些個籃球員。自己空長了一七五公分，也能打籃球，可是距離那種滿場飛，把大學生都K得抬不頭來的能耐可差得遠。

老叔怎麼辦？能怎麼辦？當然不可能回去。按銅生所說，寫封信給爺爺，滙了兩百塊錢，寄

到老姑奶奶家，請爺爺送老嬸兒到哈爾濱找明白大夫治，不要讓屯子裏的那個「蒙古大夫」給躭誤了；並且謝謝「媽媽」幫着照顧小鎖子。東北的規矩，親生的叫娘，不是生身之母或是繼母就叫媽。不管叫娘叫媽，總是表示承認了新老太太的地位。這是本來大夥都不怎麼情願的事，但老叔說了，由這件事，看得出新奶奶到高家來，是願意像一家人過日子的，不僅是為的混口飯吃，混個發送（註），應當把她當家裏人待。

在這段時間，江心怡倒不常來，好像老叔跟江心怡疏遠了；其實並不是因為老叔心裏有「事」，故意遠着江心怡。金生放了寒假，江心怡執敎的學校雖然是教會辦的私立學校，也遵令放了寒假。自從通州落入日本人的手裏以後，江家老太太再不肯離開老家，也不能不離開；因為齊立功成了當地的新貴，日本人面前的紅人。江家的女兒不識抬舉，掃了他的面子，他已經撂下「走着瞧」的話，江心怡自然不敢回通州。媽媽要想見女兒，便不能再呆在老家，所以搬到了天津，跟大兒子、大媳婦在一起住英租界。不過也有另一樁好處，就是跟二女兒也可以常見面了，因為江心怡的二姐家在日租界。平常江心怡為了敎書，都留在北平，放了寒假，又快過年了，再沒理由不回家。但是人回去了，隔兩三天就會有一封信來，有時候那信還挺厚。金生看熟了，那信封上不寫發信人的地址姓名，也知道是從那兒來的；就不知道老叔是不是也寫同樣多的信，江家的人會不會懷疑。

已經到了民國二十五年，政府雖然獎勵、鼓吹過新年，那陽曆年大家還是不當回事，草草了

了就過去了。所感覺的是中日的問題越來越龐煩，日本兵在朝陽門開槍攻擊中國守軍，殷汝耕又在天津日租界設立了辦事處，鬧張得不得了，看來新年也不能帶來新的好景。祇是老叔的工作有了改變，由編地方新聞，改編副刊，以後不必再深更半夜回家了。編副刊看稿的工作重，但是比較沒有時間性，而且更合老叔的興趣；所以老叔覺得高興，準備寒假開學以後再多兼幾個鐘頭課，增加點兒收入，寄回家給老嬸兒治病。教高中鐘點費一個鐘頭一塊七毛五，老叔認爲兼課對他而言駕輕就熟，不忙不累，但不無小補。金生不能干涉，儘管覺得老叔不該做那麼多事，卻不好勸阻。雖然唸的是公費學校，零用錢都是老叔給的；特別是老叔要能爲老嬸兒盡點兒心，也會讓老叔心裏舒坦些。但是這都是計畫，都要等開學再說。

「半空兒，多給！」

每次夜裏胡同裏有賣花生的小販吆喝，老叔總會買一些來跟金生一邊剝一邊聊；聊過去也聊未來，金生表示將來要學航空工程，老叔很讚許，但是勸他也要把文科功課弄好，以免變成了一般人所形容的又土又木的呆子。老叔也談他少年時的夢，他讀初中的時候，經過女子師範牆外，看見樓上有個倚欄吹簫的少女，曾經迷得要死；也說起跟老嬸兒成親的頭一天，幾乎想去投呼蘭河自殺，家的園子後面那條小河還怕淹不死。又說將來一定不讓小鍹子受同樣的苦，還問金生有沒有可意的人？金生想了又想，仍然沒把「小蘋果」招認出來。

喝茶，有時候也喝酒。「蘿蔔喲，賽梨！」經過胡同倒不常買，因爲吃了打嗝難聞。儘管北

平人都說「吃蘿蔔，喝熱茶，氣得大夫滿地爬」，除了兩個人在東安市場的東來順吃涮鍋吃撐了，不大買那種紅心兒蘿蔔。花生常買，剝完，就各人回各人的屋。金生是學生，理當過這樣的生活；老叔這麼過，金生覺着不對，又說不上那兒不對。好像不怎麼正常，可是不這樣又怎麼辦？越到快過年，越有這種感覺。老于媽也跟去年一樣張羅，可是不管怎麼張羅，也不像個家。

老北平都愛「半空兒，多給！」的吆喝，說聽着温暖親切；金生卻怕聽，因爲覺得凄涼。雖然每間屋都有個白洋鐵皮煤球爐子取暖，室內縱說不上暖和如春，但也不冷；然而那夜晚串胡同的吆喝，可叫人心裏冷。讓人想起關外的冰天雪地，想起老家的熱炕頭，想起跟銅生、小小兒他們打嘎兒，在冰上打滑跐溜。想……不能想，眞不能想！要不爲着有個老叔，眞想住到學校去，大家全一樣，互相做伴，滋味還好受些。看見老叔從報館回來，神情落寞的樣子，眞不忍心把自己的想法告訴他。以前，住在安兒胡同，老叔的一羣朋友，都到家裏來聚會；自從搬到金魚胡同住陳家的房子以後，爲了避免給江心怡的親戚惹麻煩，再有事情合計，就都到西城槐樹胡同宋三叔家去。朋友不大來了，更少了點人氣。

一天一天，就是這麼過去的，眼看着就過年了，絲毫沒有改變，守着那爐子，喝完了坐在爐子上水壺裏的水沏成的茶，剝完了花生，百無聊賴，上床睡覺。好不容易才睡着了。

「砰！砰！砰！砰！」「砰！砰！砰！砰！」

既急又重，敲門的勁兒使得眞不小。這是怎麼回事？還沒等金生弄清楚是夢是眞，又來了。

「砰！砰！砰！」「砰！砰！砰！」

不是夢了！金生首先想到，又是安兒胡同那種事；不容考慮，非起來看不可，老叔絕不可以出面。金生立刻抓起衣服帶披帶穿，跳下地走出去。老叔已經起來，站在客廳門口聽動靜。

「老叔，你不能出去，必要的時候，你開院子的角門，到陳家院子去！」

「金生，你慢點兒！」老叔小聲說。

老于媽也已經披着棉襖起來，走到院子當間兒。

「砰！砰！砰！」

勁兒使得更大了！

「先生，你到角門那兒去，我來開門，量那些混混不會對我一個下人怎麼樣！」

老叔走了出去，並沒開那個角門，卻站到那個夾道陰影裏戒備着。也的確該如此，不到萬不得已，不能干擾陳家。

老于媽走到門洞，扯直了嗓子問。

「門外是誰呀？這麼深更半夜的，往死敲人家的門！」

「于媽，是我！快！快開門呀！」

是江心怡！江心怡！半夜一點多，是江心怡！

老叔不再躲着了，從暗影裏閃了出來。

老于媽拔開了門栓，開了大門。一個人竄了進來，不是江心怡，是個男人，戴了頂禮帽，穿了大氅，也不跟人說話，直往裏衝！

「這是怎麼回事？怎麼回事？」老于媽氣急敗壞的。

老叔迎了出去攔住那人。那人見了老叔，立刻撲在老叔身上，帽子掉在地下，果然是江心怡。江心怡不發一語抱着老叔的脖子大哭起來，哭得上氣不接下氣。雖然在黑暗中，也看出老叔的尷尬。

這情形，當然是受了太大的委屈，要不然不會這麼忘形。老叔摟着江心怡拍着，扶她慢慢走進客廳。

「不哭！不哭！有什麼委屈慢慢講！」

江心怡還死抱着老叔，哭！哭！哭哇！

老于媽關好大門，拿着那頂男人禮帽，很凝重地跟進了客堂。她老於世故，當然明白可能是發生了大事。

「于媽！麻煩妳，這爐子裏大概還有點餘火，加點兒煤球，把它攏着了，妳就去睡！」

老于媽依言，拿了畚箕跟火筷子出去了。金生仔細看看那男人大氅，又油又舊，擱江心怡的脾氣，平常別說穿，連摸都不肯摸。

「心怡，有什麼事，講啊！別哭嘛！」

江心怡不管，把頭埋在老叔懷裏，還一勁兒哭。哭着，哭着，沒聲音了。

「喲！于媽！怎麼辦？她暈過去了！」

老叔低頭一看，慌了手腳，老于媽正拿着煤球進來，趕快丟下畚箕，又拐着小腳跑了出去。回來手上拿了個醋瓶，跑得直喘。

「先生，你把江姑姑放在椅子上坐下。」

老叔按老于媽的教導，把江心怡扶到椅子上坐下，老于媽打開醋瓶在江心怡鼻子底下晃。不一會兒，江心怡就醒過來了，睜眼一看，又把頭歪在老叔身上哭了起來。

「我的姑奶奶，您可是醒過來了；您可把我們大夥兒嚇壞了。您瞧我們先生連大衣服都沒穿呢！」

這話可眞有效，江心怡立時睜開了眼睛看老叔。金生不等吩咐，馬上進老叔的屋兒把棉袍拿出來，給老叔套上。江心怡抽抽搭搭低頭坐在椅子上，不時偷眼瞅瞅老叔。

「紐絆兒扣錯了！」

果不其然，越幫越忙；金生幫老叔扣紐絆兒，竟然扣錯了一個，江心怡低着頭倒看見了。

老于媽打開爐子瞧瞧，確實還有點餘火，丟兩塊炭在裏頭，搧了搧，加了一點煤球，爐子上的水又響起來了，屋子也暖了。

「于媽，勞妳駕了。妳去睡吧！」

「不行啊！我還得給江姑姑弄點吃的。」

「謝謝妳，于媽，我不想吃什麼，妳睡吧！太晚了！」

江心怡不哭了，也知道跟老于媽說客氣話了。于媽不再說什麼，福了一福，走了出去。老叔瞧瞧江心怡，走進屋兒去，把自己的水獺領子的皮大衣拿出來，把那件不知什麼人的油漬廰花的大氅給換下來；原來江心怡裏頭穿的是件湖水綠軟緞襯絨袍，顯然不是家常的衣服。江心怡順着老叔的意，把原來穿的男人大氅脫下來，把皮大衣披着，裹在身上。

「心怡，現在可以說說發生什麼事了。」老叔拍拍她。

江心怡嘴一撇，又要哭。

「別哭啦！到這兒就不怕了！說說我聽聽。」

住在天津大哥家裏，雖然很舒服，可是也很無聊，家裏聽差老媽子一大堆，連家務事都插不上手；除了陪母親打個小牌，沒什麼事可做，頂多偶然跟二姐聽聽戲，看看電影。中午在二姐家吃完午飯，想起來要到中原公司買點毛線，給大哥大嫂的孩子織兩套毛衣毛褲，就沒叫家裏的車來接，順道走路到中原公司去。走走逛逛，還沒走到毛線部，覺得好擠，就興味索然，不想買了；可是不行，就是擠不出來，身前身後老有人擋着，想快兩步走都不可能。差不多走到門口的時候，耳根上有人說話了。

「江小姐，不要回頭看，出了門，有輛黑汽車，一直上去。不要出什麼花樣，妳身後有刀槍

比着！」

想不理會，快走兩步擠出人羣，可是左右兩邊，一邊一個穿土黃色呢子大衣的男人，緊緊跟着；並且身後杲然有東西抵着，就是想叫救命也來不及。到了門口，左邊的男人上前一步拉開車門先坐進去，右邊的那個忙着把江心怡推上車，然後自己也鑽進了車。另外一個同樣裝束的上了車坐在司機旁邊。坐定了，一聲不出，馬上開車。

「你們是誰？幹什麼的？為什麼帶我走？」

沒有人搭腔。

「你們到底是什麼人？綁票啊！我一個中學教員，沒有什麼錢，你們弄錯了對象！」

「江小姐，妳安靜點兒！我們是奉命行事！」

前座那個人頭也沒回，扔過一句話。

「你們難道不講理，天津是有王法的地方。」

「跟妳說過了，我們是奉命辦事，到地方有人可以跟妳講理。現在不用嚷，嚷也沒用！」

那人還是不回頭，冷冷地回了江心怡幾句；其餘的三個人始終不作聲，開車的開車，另外兩個人把江心怡夾得死死的，連動彈都難。

車開得飛快，轉彎抹角，繞來繞去。江心怡知道反抗也無用，就閉目端坐，不再理他們。但眼睛雖閉着，眼角卻掃到汽車經過的地方，並不荒涼，顯然還在市區裏，祇是故意繞圈子。

車終於停了。一座二層樓房，都裝着白色花式窗檻，從外頭看沒有什麼特別；祇是大白天的，房子裏都拉着白窗帘，不像機關，但是格局又不像住家的。不容多想，被他們推着；下了車，上了臺階，進了門。腳下踩着的是軟軟的，低頭一看，甬道上舖的是紅地毯。這是什麼所在？這麼講究！

背後又被推了一下，只好硬着頭皮跟着走。轉一個彎兒，上了樓；樓梯上也舖了地毯，走起來一點兒聲音也沒有。難不成是因爲這個緣故，這麼幾個人走過去，也沒有誰開門伸頭看看！到了樓上，又轉過一個甬道，有兩扇對開的刻花木門緊緊地合着。領頭的那個傢伙在門上敲敲，裏頭一聲「進來」，那人把門推開，身後的兩個傢伙，又輕輕推了一下江心怡。

呀！好亮的燈，天還沒黑，頂上的大水晶燈可開着。紅絲絨沙發上坐了一個人，穿着一身藏青西服，結着花領帶，頭髮梳得一絲不亂，襯着修得乾乾淨淨的白臉膛子，雖不漂亮，也算得儀表出衆。看着有點面熟，一時想不起在那兒見過。再細想想，心就沉了下去，這不是齊立功嗎？

「江小姐，好久不見，好吧？好吧？請坐！」

齊立功笑嘻嘻地站起來，好像很親切的樣子。

江心怡恨壞了，想罵人，又怕吃眼前虧；想來軟的，又怕引起錯覺造成誤會，爲難極了。考慮了很久，說：

「齊先生，您是我二姐夫的朋友，我從來敬重您，沒得罪過您，不知道爲什麼要弄幾個人把

我押到這裏來！」

「說那兒的話？什麼押來，是請來！怎麼，他們對妳不禮貌呀！」齊立功馬上換了一副兇臉對那三個人：「你們有幾個膽子敢對江小姐不客氣？嗯！」

「不管押來，請來，總得問問我有沒有空兒。今天不得空兒，天快黑了，我母親還等我回家吃晚飯呢！有什麼事，改天再說！」

江心怡說着，回過身往外走，一直左右夾着她的兩個人，面無表情地各橫跨一步，並排擋住了去路。

「難得請到嘛！雖然我高攀不上，既然請來了，當然得好好招待。今天我請客吃晚飯。」

齊立功還是不改笑容，可是話裏有話，軟中帶硬。

「坐呀！別老站着！」

江心怡一動不動，尋思該怎辦？這時候電話響了，手上有槍的那個人拿起了電話，聽了一下遞給了齊立功。

「㽵西，㽵西！」齊立功收起了笑容，站正了身子，用日語嘰哩瓜拉半天，把電話又放下了：「眞不巧，現在做不成主人了，我有要緊公事得出去一趟。」

「沒關係，我改天再來做客人，我先回去！」江心怡順着竿兒往上爬，說着又要走了。

「那怎麼行？」齊立功說着臉冷了下來：「我已經請了別人作陪，妳走了我多沒面子。我這

裏是招待所，有的是房子，多呆一兩天沒關係。」

江心怡見他變了臉有些心慌，強自鎭定說：

「齊先生，不行啊！我們家的規矩嚴，回去晚了都不行，別說多呆一兩天了。我先回去，您要請客我再來！」

「不！妳不太好請！還是多呆呆吧！」

齊立功的語氣還是很平和，可是語氣很冷，又轉頭吩咐：

「先請江小姐到貴賓室休息，晚飯預備精緻一點兒，我開過會就回來；要是聽說你們慢待客人，我可不饒！」

「請吧！江小姐！」

人已經等着了，看情形要是自己不走，當場就會灰頭土臉，只好跟着持槍的那個人走出大廳；順着甬道一直走，再轉一個彎兒，到一個最隱蔽的角落，那人用鑰匙打開了門，請江心怡進去。接着有人送來了茶水，那人到處檢查了一遍說：

「江小姐，您在這裏休息，這屋裏要什麼有什麼，裏面也有床，睏了可以睡一覺。屋外有人侍候，要什麼說一聲，我失陪了。」

說完，退了出去，江心怡聽見他把門鎖了。再來仔細觀察這間屋子，起坐的地方是客廳，設備的確很好，一向過慣好日子的江心怡也得承認。一共有三堂紅木沙發、落地燈、枱燈、壁燈、

吊燈，光燈就多少盞。桌上還有電話，拿起聽筒，裏面「㾓西、㾓西」，沒法子打出去，只好又放下。另兩個門，一邊通浴室，一邊通臥室，那臥室的床都與一般西式家庭不同，有兩張單人床合起來那麼大。顧不得查究什麼毯什麼被，趕緊看看窗戶！不能不長嘆一聲死了心，原來跟客廳浴室一樣，外頭都裝了藝術的白色安全窗櫺，要想跳窗戶出去，那是做夢！

屋子裏暖氣開得很熱，不能不把皮斗篷脫下來。假如心裏沒事，可以舒舒服服脫下鞋伸長腿，在沙發上靠靠。不知齊立功要幹什麼，人就像熱鍋上的螞蟻了。天已經大黑，門外好像有腳步聲走來走去，樓上卻鴉雀無聲。到底要幹嘛？

又過了不知多久，門上有人開鎖了。一個裝束彷彿綁架江心怡那些傢伙的人推開了門進來了，手上端了個托盤；全套的銀器，從一個小銀鍋蓋邊上直冒熱氣看來，不是湯就是粥。那個人瘦瘦的，身量不高，約莫二十五六歲，動作可眞利落，把托盤上的餐具菜餚，一樣樣地放在大餐桌上，順手開亮了餐桌燈。

「你拿走，我不吃！擺也白擺！」江心怡只能對他發脾氣。

「江小姐，妳就吃點兒吧！捱餓是妳自己吃虧。」那人大聲地回答，卻打手勢叫江心怡到餐桌那邊去。

江心怡很機警，走了過去。那人故意掀鍋蓋，放湯杓的弄出聲響。可把說話聲壓低了：

「江小姐，妳不認識我，我可知道妳，我也是通州人。我姓紀，我父親曾經受過妳們老太爺

的好處。」

一邊說一邊手上也動着，並暗示江心怡吃。江心怡明白，機械地喝湯吃菜，耳朵聽他說。

「齊主任對我也很好，可是這事我覺着太過分了。沒有那麼大的仇恨。」

「他要怎麼樣？要殺我?!」江心怡忘情地問。

「唔唔，小聲！他才不殺妳呢！他要把妳拿來當下酒的菜！他說要妳成沒人要的破爛兒！」

「怎麼回事？我不懂！」江心怡小聲追問。

「唉呀！我實在不好說。以前弄來的都是唱評戲的小戲子、歌女、青樓的姑娘，一羣日本人糟蹋人取樂。這次擄來了妳，不是今天晚上，就是明天晚上。他不會對妳怎麼樣，有人會對妳怎麼樣。等妳吃了這場啞吧虧，放妳回去，妳這一生也就完了！」

江心怡一聽，如五雷貫頂，立刻淚如雨下，跪在地毯上雙手合十求他：

「紀大爺，紀先生，你要救我！」

「我是想救妳，要不想救妳，我就不說了！妳起來，我慢慢告訴妳怎麼辦！」

江心怡聽話地又坐到椅子上。

「貴賓室外的頭上有個門，我會偷偷開了。外頭是防火梯，下了梯子是院牆，牆下是個大水溝，冬天溝裏沒什麼水，妳這個身材，可以鑽得出去。出去以後，直奔車站，坐車上北平。他們要發覺妳走了，會以爲妳近了去姐姐家，遠了回自己家，先不會想到去了北平。」

江心怡木了，她不知道這一趟逃亡要冒多少險，結果如何。還有，這個人會冒多少險！

「那你呢！他們能饒了你?!」

「等一會兒廚子來收傢使兒，會給妳帶衣服來。他是吃齋念佛的人，也覺着這事太缺德，答應給妳預備一套衣服，別的不管！妳要逃走了，我還得在門外站一會兒，約覺着妳上了火車，我才走。記住，上那班快車！我娘跟着我哥哥在北平，我沒什麼家累！不用替我躭心。今天妳運氣，辦事處那邊有人找他，要不……」

江心怡不知怎麼感激他好，縱使再落虎口逃不掉，也要一輩子感激他。

完全按他的安排，鑽出了牆外，走了好遠好遠，相中了一個面貌和善慈祥的車夫，才叫了車上車站。就說自己是被親族賣入煙花的良家女子，求那人幫助。那人拉得飛快，總算趕上了快車。

「我是從虎口裏逃出來的！我是從虎口裏逃出來的！」

說着，江心怡又哭了！

金生瞧瞧，江姑姑的一張臉哭的抹的，實在不像樣兒了，打了一盆洗臉水給她洗臉；看爐子上的水已經開了，又給沏了一壺茶。這時候才想起沒穿棉褲，又光了兩隻腳，好冷。

「金生，你去睡吧！這兒有我！」老叔說。

哭也哭夠了，說也說完了，老叔和江心怡你瞧我，我瞧你，倒沒了話說。金生了解，是礙着

自己，所以不再客氣，回床上去睡覺。

天冷，又太累，一覺醒來，以爲還早。看看床頭的鬧鐘，都九點半了。趕快爬起來，穿好衣服，端着臉盆去打水洗漱，卻看見老叔在吃着燒餅粿子看報，江心怡已經不在了。這是怎麼回事，難道昨晚是夢？

「老叔，江姑姑呢？」

「哦！她到她四姨家去了。有好些事你不明白，爲了她，一清早我讓她照原來的打扮，去敲陳家的門，這樣比較好對他家交代。」老叔神情愉快地說。

金生不用解釋，已經是高中學生了，那能不懂？深更半夜的，放着姨家不投奔，直奔一個男人，那是什麼關係呢？怪！老叔眉宇間並無煩愁之色，難道是因爲見到了江心怡？一個女人就有那麼大的魔力，僅僅見了一面，而且是那麼狼狽的一面，就能盡掃落寞?!金生打好洗臉水和漱口水，想要漱口，牙粉沒有了。

「老叔，牙粉沒有了，你老的給我使使。」

「你去拿，在我屋裏。」老叔看着報，頭也沒回。

進了老叔的屋，到底擱在那兒了？臉盆架上沒有，寫字檯上沒有，唉！怎麼擱在牙杯裏，牙杯又放在凳子上，凳子擺在地當中，不留神，眞會絆一跤。屋子好亂，床上的被都沒疊。再一看，金生的臉紅了，有一條水綠白花的小手絹，在老叔的枕頭旁邊！管不住眼睛，又多瞅瞅，枕頭

上留着兩三根長頭髮，那都不是老叔的。不能再看，趕快拿了牙粉，逃了出去。用完了還得物歸原處，再進了一次老叔的屋子，看得更眞，就是那樣的！大概這就是男女之情了！

可是，老叔還是沒有「另起爐灶」。陳家二老掛了長途電話給江心怡的家，說明了一切，江心怡留在陳家過的年；過了年，由陳家二老親自陪着江心怡回天津。在天津呆了幾天，就由江心怡的大哥派人把江心怡和她母親送到上海，住到她二哥家；她二哥在江海關做事。雖然這事鬧出來，齊立功很難堪，不好再施故計，但怕他再施別計。不但江心怡嚇怕了，連她大哥一家，也有離開天津到上海去的打算。

寒假後金生又回了學校，他不知道江心怡是不是和以前一樣，兩天三天就來一封信；可是看見老叔穿上了新毛衣新毛背心，那式樣質料比王府井大街上賣的外國貨還好。老于媽悄悄告訴金生，都是江姑姑織了寄來的。後來，連金生也得到一件蜜蜂牌毛線織的毛背心，還有雙手套。確實是愛屋及烏呢！

註：身故後，裝殮殯葬。

一五

金生沒想到，去年的元旦還在北平，今年的元旦已經到了南京；這次眞和老叔分離了。去年的新年，北平的學校都已在寒假期中，窩在家裏，心裏十分不痛快，總覺沒能和同學「共患難」有着遺憾；現在天天和同學在一起，又不免牽掛老叔。江心怡年初來了上海，年底自己又到了南京，最親近的人都不在身邊兒。老叔有很多朋友，但不是工作上的，就是興趣上的，再不就是玩「殺頭買賣」的伙伴，沒有人關心他的喜怒哀樂，他的生活。

江寧縣板橋鎭的中山中學，是經過規劃的，不像在北平時候的拼拼湊湊；可是剛剛還到時無水無電，大家都睡在地板上，到池塘邊洗臉漱口。直到利用課餘勞動服務，把環境整理好，又修了環校馬路，才有個樣子；連大禮堂運動場都不缺，還有五臟俱全的醫務室。升旗臺前有一個原來農人使用的蓄水池，美化起來；而在迎門的斜坡上，用紅磚砌上「楚雖三戶，亡秦必楚」，提示學生，這所學校跟一般學校不同。中山中學經過去冬北平的學潮，學生走了一些，再經這一場搬遷又少了一些。「小蘋果」沒跟着遷校，成爲夭折的單戀。但是過去一年局勢的動盪，使每個

年輕人，每個不醉生夢死的年輕人，心思懸牽在大局國事方面多，在個人感情方面少。

學校爲脫離險惡的局勢，使學生在安定中絃歌不輟，去年的十一月十二日，南遷首都。一切都按長久打算，原以爲可以就此安心唸書，不幸又發生了雙十二的西安事變；其中一個主角，竟是張少帥，於是「東北」中山中學也遭到當地百姓的忌視。校長於事變第二天一大早，在雪地裏訓話，告訴大家没事儘量不要外出，要忍一時之辱，絕不可跟當地人衝突。那種壓迫的滋味，非身歷其境的人不能知道。校長雖不許學生隨便外出，但是没過幾天，附近的民房失火，全校師生拿着臉盆幫忙救火，還是出了校門。事後老百姓才改顏相看，而十二月二十五日　蔣委員長也脫了險，屬於中山中學的新惡夢才過去。經過這場的衝擊，金生和同學們更了解了自身和其他中學生的不同，什麼是「忍辱負重」，什麼是「國仇家恨」，什麼是悲哀的「失鄉人」。

痛苦會使人長大，中山中學的同學比別校的學生成熟，可是彷彿很喜歡打架，心裏都像有股無名火，一點就着；同學之間親如手足，卻一語不合可能就幹起來。對老師也像對家長父兄，除了敬還有愛；但要是氣不平，跟老師鬧起來，也抓住理鬧個大的。金生心裏也有火，等細想過在北平「一二九」、「一二一六」兩次經過，不那麼衝動了；尤其「一二一六」那次，爲了表現自己的英勇，如果不是班上一個女同學陶美弟見機把他拖倒，滾進旁邊的舖子，就會給二十九軍的大刀砍上。要是挨上一下子，雖然是嚇唬人的作法，還是免不了會皮肉受苦。那女同學腦門兒磕在舖子的門坎上，破了一個丁字形的口子，要不是正好在髮根裏，也許就此破了相。來到南京，

拿着鐵鍬鋤頭，跟老師一起修環校馬路，也有人偷泊摸魚，金生沒有。在痛苦中長大了，他把這事當做對自己的磨練與修練，覺得自己的火氣也需要找個出口，不該找人，而應對那頑強的石頭來撒一撒。窩裏吵，窩裏亂，無非自傷傷人，尤其兩個男同學爲對一個女同學表好感，彼此借個題目，狠狠幹一場，可以從後面禮堂旁邊的斜坡上，直滾到大操場，眞是不該。

中山中學的男生，都留分髮，頭髮已經比別校長，還不滿意，爲了「護髮」，跟老師大鬧特鬧。金生沒有站在反對立場，可不贊成，所以鬧由他們鬧，他衹加倍地用功。老叔不在身邊了，再也沒有人呵護他，特別因爲九一八事變，已躭誤了兩年，他好想以同等學力跳一級，唸完高二就考大學試試。人固然是爭一口氣，可是要和「未來」相比，頭髮長兩分短兩分就不足一爭了。至於爲一個女孩子，兩個人就恨得像烏眼兒鷄似的，還大打出手，就更嫌没出息。像爲「小蘋果」而魂牽夢縈，也是一個人獨嚐，甚至不會驚擾過「她」。「小蘋果」心裏没有他，不會隨同遷校，也僅能心懷惆悵，不過寫一首無題的詩抒意罷了。

愛的觸角最敏感，不用別人告訴或暗示，很快就會察覺。上課的時候，金生老覺後面有人盯着自己。高二理組一共三十四名，男多女少，去了「小蘋果」祇有五名女生。教室一共六行六排課桌椅，靠門的兩行給女生，那後三排由男生塡空。金生因爲近視坐在進門的第三行第一排。他總覺得女生行列中，有一雙眼睛在瞅他的後腦杓；等他有意無意回過頭去，又找不到那雙蓄意躲閃的眼睛。但是，眞要有情意，是躲不掉的！不幾天他就發現了，那是陶美弟，外號「小字典」

，就是在北平參加遊行拉過自己躲過大刀片的女同學。同學之間，幾乎每個都有外號，往往外號比本名還打得響，可是也有的眞不雅。有個女同學眼睛太小，就叫「張不開」；跟陶美弟常在一塊兒的梁淑珍就叫「兎兒奶奶」；別班一個女同學姓潘，又愛笑，大家就叫她「潘金蓮」；同班有個姓畢的男同學，喜歡老張着嘴，就叫「閉不上」；陶美弟因爲國文英文都特別好，就叫她「小字典」。「小字典」長得並不漂亮，臉色老是黃黃白白的，一雙大眼睛挺亮，可是無神；個頭又瘦又高，沒有一點婀娜多姿女嬌娘味道。要是跟「小蘋果」站在一塊兒，人家絕對祇會看見那張蘋果臉上的小笑渦，看不見那雙隱在長睫毛下的大眼睛。但是，被盯久了，也會發現那雙大眼睛，尤其蘋果臉已經不在了。

經過細細的尋思，金生恍然大悟，在北平那次學生鬧事，陶美弟救了自己，應當不是巧合而是有意。中山中學男女合校且同班，算是開風氣之先，但是校規甚嚴，不許踰矩，所以男女同學即使有意，也是暗中關懷；再進一步，傳書遞柬，秘密私下交往。要是不同班，當然得找信使；同班似乎比較方便，也得有那機會才行。當眼睛碰眼睛彼此心裏了然，算是有了機會，可是都沒有進一步的行動。在金生看，「小字典」不是他最欣賞的形象，再則陶美弟年年考第一，精神上威脅太大；還有，怕萬一被人發覺，同學起哄難以應付。另外最重要的一點，「小字典」的姑姑在學校專管女生，兇得要命，外號叫「閻王奶奶」，誰都不敢惹，那麽連帶的大夥兒對陶美弟也只好敬而遠之了。

在北平，雖然祇有老叔一個親人，金生算是有家的，回家以後，總會給同學齎點兒零嘴兒。到了南京，金生成了沒家的人，就像校歌裏寫的「校以做家，桃李蔭長」，把學校當家。好些同學都如此，也不覺得特別淒涼。陶美弟的家原在北平，後來父親調差，搬到南京；因爲姑姑在學校任職，就沒隨家南下。到南京後，反成了少數有家的幸運兒，每個星期都可以回家。

第一次的「接觸」是那樣的。後來金生想起來不知是甜是苦。但是「第一回」的印象太深刻了；甚至，可以說是無限甜蜜的。

依學校的規定，不論歸宿還是留校的學生，星期天晚上必須上晚自習。那是期考前的那個禮拜天，天好冷好冷，金生因爲擔任那個月的伙委，就得經常跑廚房，灶前灶後須監督些雜務事；就是那天，圍脖兒不小心簦上了火星，燒了好幾個洞。心裏眞有說不出的懊惱，那圍脖兒雖舊，卻是老家帶來的。如今燒得亂七八糟，實在有點心疼，自己在宿舍裏又縫又連，怎麼也恢復不了原樣。等到上晚自習，差不多是最後一個進教室的；坐了下來，第一個動作，自然是伸手進位子下面去把書和本子拿出來。可是，一摸，不對！有軟軟的東西，又有硬硬的東西。不覺吃了一驚，什麼玩意兒？趕快掏出來一看，紙包着兩個南京人愛吃的茶葉蛋，還是溫熱的；另外那軟軟的是一捲咖啡色的毛線。不！不是毛線，是一條毛線圍巾，正跟江心怡給自己的那雙手套顏色差不多。這番發現更大大吃了一驚。這是怎麼回事？但是，僅僅一剎那，就回味過來了。看鄰座的張宗智正在跟後面的「閉不上」爭論什麼，沒功夫注意這邊兒，趕緊把那些東西又塞回位子下面的

屜格。差不多是反射的，金生一回頭，正碰上「小字典」盯着瞧自己的舉動。有點慌亂，該說謝謝嗎？不能！會給人知道；毫無表示，豈不太不知好歹？於是祇微微一笑。這次陶美弟沒有避開，也對着金生一笑。啊呀！誰說「小字典」眼大無神，那長睫毛下的黑眼珠可有神了！看了心裏禁不住一陣盪漾。

「謝謝妳送我的圍脖兒，妳怎麼知道我的圍脖兒燒了，那麼快就買了新的送我？」

「才不是買的呢！我自己織的。我也不知道你的圍脖兒燒了，我是覺得那舊的顏色敗了，織一條配你的手套。你那手套是你姐姐還是你妹妹織的？」

「都不是，是我老叔的……的同學織了送我的！」

「我織給你的，可不許送人。」

「我不會送人，那雙手套也不是老叔轉送的，是我江姑姑特別替我織的。」

「江姑姑?!」

「是啊！我老叔的同學！」

「你老叔的女同學！也同班？」

「不同班。他們大學同學！啊呀！不談他們，以後咱們不要在教室裏說話，要不然他們會瞎起哄！」

「對！對！千萬不能讓他們起哄，弄到我姑姑耳朵裏，先排揎我不說，還會向我媽告狀！」

金生第二天圍上了新圍脖兒到教室，同學都非常驚訝，眞的是舊的不去，新的不來；舊的剛燒破，新的就來了。金生没說眞話，只說是原有的，本來捨不得用，等那條燒破了，才拿出用。這也不過是一句話，應付過去就算了，可是好想跟陶美弟說幾句話。好容易等到下午下了課，大家回宿舍的回宿舍，上球場的上球場，金生故意裝着很忙，留在教室裏。心有靈犀一點通，陶美弟也藉題留下。梁淑珍是陶美弟的影子，還一勁兒叫，費了好些口舌，陶美弟才把「兔兒奶奶」打發走，兩個人方有機會說那些話；說了以後，彼此覺得關係就跟別人不同了，心裏有一種甜絲絲的感覺。

考完試，就是寒假；放寒假陶美弟就得回家，那眞成了兩地相思。好在寒假不長，因爲高中男生四月裏要在孝陵衞集中軍訓三個月，中山中學不管別的學校怎麼樣，爲了讓學生在課業上不吃虧，決定提早結束寒假，恢復上課。好在中山中學的學生以校作家，老師也以校爲家，這樣陶美弟才歡天喜地的提早返校。兩個人又能見到，雖然有時候一天不得機會說一句話，可是每天都能對看十小時以上。其他的同學也不鈍，很快就從那兩雙癡癡的眼睛裏看出了什麼；還好，大家都没怎麼起哄。因爲「小字典」除了功課好，歌唱得不錯，不是什麼風頭人物，特別在軍訓、體育方面很劣等，依在中山中學的學生看就是不完美的缺陷。金生也不是什麼呼風喚雨的角色，演話劇只能湊一名比茶房、日本兵高一等的角色；功課中上，會寫一點不成熟的新詩，不是那每次當男主角的類型。所以，兩人都不是可以「轟動」的對象；又兼陶家的家敎很嚴，同學們開開小

小不傷大雅的玩笑後，反替他們在「閻王奶奶」面前遮掩。

眞正讓金生成爲衆人注視目標的原因，乃是江心怡從上海到板橋鎭的中山中學探視金生。江心怡到了上海，仍在教會辦的女中教書。她一向時髦，又追逐着十里洋場的潮流，在一羣樸拙的東北佬裏，對比特別強烈。江心怡走後，班上同學議論了好幾天，金生差不多要翻臉了，他們才停止討論。陰曆年剛過的京滬還相當冷，江心怡到學校來，是僱的馬車；車伕在前頭趕車，她坐在後座，身上穿的藍海虎絨大衣，腳上是藍色的短腰皮靴，腿上可穿的是薄薄的絲襪，就這一點已經讓那些東北小土包子不可思議了。燙着捲捲的頭髮，塗着紅紅的唇膏，經過那裏，香風不絕，已讓師長們爲之側目。等到把手從手籠子伸出來，竟是尖尖十指都塗着蔻丹。大家正猜測這位摩登女士所爲何來，誰知她竟是受學生家長委託來探望高金生的人；因爲金生太久沒給老叔寫信，老叔不知金生出了什麼問題，很不放心，特別趁星期六坐快車從上海到南京來探視。

金生悔死了。爲了不在「小字典」跟前兒矮半截，往死的啃書；英文國文趕不上，數理化要至少弄得跟陶美弟一樣棒才行，頂好再強一些。同時又戀愛戀暈了頭，雖然天天見面，並不能盡訴心曲，還要靠書簡表達情意；因此就沒有時間給老叔寫信了，連寄了零用錢來，也沒回信。金生十分後悔，不該如此差勁兒，讓老叔躭心已是大大不該；老叔要不太躭心，不會讓江心怡出現在東北人生活圈裏。而江心怡到學校來引起的騷動，更是直接的「災難」。訓導處的老師就問，江心怡跟高亮是什麼關係？金生只好扯謊，說是老叔幾個結拜的生死之交中的一個。當然，這回

答不圓滿，因爲那嬌滴滴，漂漂亮亮的大小姐，不像會跟高亮縮結金蘭的樣子。管人家信不信，金生只好這麼打個馬虎眼搪塞過去。

心裏雖不願意江心怡來，還是十分感激。女人心細，一眼就看到金生的新圍巾。會織毛線的人，也一眼看出那是手工織的，就問那是誰織的？其實也僅是問一句，金生心虛，而且也想找個傾訴的對象，就誠實地和盤托出。江心怡並不感到特別意外，祇是覺得有趣，跟金生說，想見見陶美弟。金生還感尷尬，陶美弟可興奮得很；金生對於老叔和江心怡的關係在別人面前胡說八道，跟陶美弟卻毫不隱瞞。陶美弟認爲江心怡縱然暖室花朶的氣息太重，可是眞正的至情人，非常欣賞，極願意赴江心怡的約會。江心怡約他們第二天中午在中央飯店見面。陶美弟準備一回家，就推說班上有事，得趕早回學校；跟金生約好，在新街口碰頭，一起去中央飯店見江心怡。

「江姑姑！」陶美弟按着金生稱呼，心裏有點怯怯的，因爲她知道江心怡會向金生的老叔提「報告」。

「喲！妳就是『小字典』呀！我們金生可眞有眼光！」江心怡一派家裏人的口吻。

兩個年輕女子，互相欣賞着，談得十分投機；陶美弟甚至說金生以後不寫信，她寫信給江心怡也是一樣。江心怡也不避陶美弟，跟金生談老叔。老叔已不住金魚胡同，老于媽也不用了，又搬回了公寓，不過選了一處有套間的，有個內外。一個人住一所房子太孤單也太浪費。這些金生已經知道，其實除了孤單和浪費以外，老叔發現又有人釘他的梢，一個人住着太不安全，因此特

別選了一處座落在西長安街上的高級公寓住進去。這公寓人多而不雜，都是一些吃公事飯的單身人，門房很盡責，閒雜人進不去。江心怡還說，也要寫信勸老叔離開北平，到南京上海來；南京跟上海都有報館，也有學校，不會閒着。金生知道老叔不會，離了北平，跟關外聯絡就不方便了。關外的義勇軍，雖然被剷除殆盡，老叔還冀望有別的團體跟行動。這些自然不便跟江心怡講，就是在陶美弟面前，也祇說以往的事，不提現在的活動。

中央飯店的約會不長，吃吃聊聊祇有兩個多鐘頭，可是談得不少。從陶美弟口中探得金生的用功情形，跟一般人所知，交了女朋友的中學生都會變壞的反應，大不相同；這一點如轉報老叔，當會放心安慰。江心怡見了陶美弟蒼白的臉色，倒勸她該吃就多吃一點，該玩兒多玩兒一些，不要過分用功，健康也要緊。臨去車站以前，江心怡塞了十五塊錢給金生，也送了一磅毛線給陶美弟。他們要送江心怡上車站，江心怡不要他們送，因爲有親戚開車來接，然後同車回上海，反命茶房給高金生和陶美弟叫了一輛馬車，付了車錢，送他們回學校。兩人同乘馬車招搖過市，雖然讓陶美弟不安，就怕碰上熟人，心裏還是高興；那和在教室避着人談心，又是一種不同的滋味。而且，從江心怡的態度，陶美弟了解自己已經被接納，坐在馬車上看看身旁的金生，內心的暢快滿足，眞是言語難於形容。但是接近校區時，他們就叫馬車停下，兩人畢竟不敢那麼囂張，昂然乘着馬車到學校；下了車還是一前一後走進校門。

金生不管江心怡是否寫信給老叔，自己趕快寫了封信去；除了說明唸書的忙碌，功課帶來的

懸力，也順帶提及了陶美弟。陶美弟遼寧瀋陽人，比自己小一歲，家裏的老大，有兩個唸小學的弟弟；年年考第一，在班上有「小字典」之稱，其實每門功課都好，將來準備學醫。現在都談不到，可是多一個眞心關懷照顧的人，的確可減少許多異地飄零的孤寂。金生向老叔陳述描寫而外，也問及關外家中是否有信，諸人是否都安好，老嬸兒的病是否好些了。

老叔的回信來了，說同時收到江心怡跟金生的信。江姑姑對陶美弟很誇讚，認爲除了身體較差，幾乎沒有缺點；像那樣聰明靈慧的女孩子，卻沒有一點刁鑽傲氣，十分可人。老叔不反對金生有這麼一個情感特殊的「同學」，但是要金生以理性理智駕馭情感，不要陷兩個人於苦惱；那樣美的也會變成醜的。這事不打算跟家裏說，免得金生的娘又生幻想。與家中通信不多，祇敍事，不論事。孩子大人身體都好，小鎖子已經上了小學，就是老嬸兒的病不好，經常咯血，恐怕也是拖時候了。平津的大環境越來越惡劣，日本人越來越跋扈，動不動就來個演習，讓老百姓感到威脅很大；那種挑釁的態勢，已到中國人難忍的程度。中山中學南遷了很好，否則以這樣一所學校的存在與教育方式，日本人若察知，一定會成爲尋事的藉口；而以中山中學學生的脾氣，必然不肯忍耐，那麼很可能成爲紛爭的導火線。對不久以後的學生集訓，不要心存恐懼，不會比中山學生在校的軍訓更嚴。經過那樣的訓練，對於未來的應變，有很大的幫助。

對於這封信，金生反覆看了很久，專研究字句後面的意思。在東北的家裏，也祇是大人孩子的身體都好；而平津的大環境越來越壞；集中軍訓對未來的「應變」有很大幫助。依老叔的揣度

，似乎中日之間會有什麼大事要爆發。由於這些憂慮，反把老叔對陶美弟的一段給淡覷了。「小字典」知道金生的「家長」有信來，追着問「評語」如何？金生不敢說江心怡和老叔認爲身體差是缺點，祇挑好的說，並且把老叔叮囑「以理性理智駕馭感情，勿陷兩人於苦惱」的提示說明。陶美弟聽了很高興，因爲在金生的這邊，都已經沒有問題。但在自己那方面，還是未知數，想起來心慌。陶美弟把老叔的話當金科玉律；金生偶然情不自禁拉拉陶美弟的手，她都會引述老叔的話，然後輕輕地掙脫。

流亡的孩子，離鄉背井，親人遠隔，自己照顧自己，特別容易早熟。在金生的同學裏，某某對某某有意思、某某是某某的「人」的說法，早就流行，像金生和陶美弟，已經算後知後覺了。其實那個男同學跟女同學之間，也並無特殊的交往，只是在感覺上有那麼回事，然後就給配了對兒。像梁淑珍長得並不像白兔，卻因追她的高班同學，長相很像八月節北平人家供奉的兔兒爺，梁淑珍就成了「兔兒奶奶」。由於梁淑珍心裏眞有那意思，儘管那位男同學爲了這個外號鬧到訓導處，但因大家對「兔兒爺」的認定，梁淑珍也就不拒絕「兔兒奶奶」的大號。這種患難中相濡以沫的甜美，平時未必看得出，但到有事，就可以看出來。當金生等一干高二、高一的男生要赴孝陵衞去報到以前，學校固然做若干準備，更把陶美弟忙壞了，從襪子、牙粉到針線都預備了。尤其知道結訓要到七月，已經到了南京的「火爐」季節，陶美弟更去買了一盒痱子粉。這些東西買過之後，陶美弟存了好幾個星期的零用錢就一點兒都不剩了。

南京市的高中學生在孝陵衞集訓，留在中山中學校內的女同學也不能閒着，由學校的校醫護士講解急救常識與基本的護理方法。有些同學埋怨，沒事找事。陶美弟可很高興，因爲放假就得回家，與其回家思念金生，不如留在學校跟同學在一起數日子。在孝陵衞的男生，聽說表現都很出色，有些學校來的學生，不是槍擦不乾淨，就是內務整理不及格，再不跳木馬吊單槓不合標準。中山中學的學生訓慣了，大多都不覺得困難。而且，凡是某項不及格，就會假日禁足，金生不敢疏忽；假如遭到禁足，就要槑陶美弟空等了。陶美弟已經跟家裏說，每個週末都回家太費錢也太費體力，變成隔一週回去一次。這樣金生隔一個星期，就可以跟陶美弟見上一面。

一六

每天的日子都過得很緊張，訓練單位不因爲都是學生軍又年紀比較小而放鬆，因而有些少爺兵相當受苦。有些人不但受不了各式各樣的鍛鍊，連中山中學的學生認爲極好的伙食，他們也吃不來，私下裏嘀嘀咕咕埋怨。金生等人實在看不慣，眞是些沒經過陣仗的「秧子」。有些中山中學的學生瞧不上眼，就想教訓教訓。金生則極力勸止，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那些人也値得同情；再說，何必越俎代庖惹麻煩？

緊張的日子容易過，三個月的時間很快就過去了，七月九日上午擧行結業典禮。在典禮中，南京市長馬超俊宣佈了一個驚天動地的消息，日本兵在北平的蘆溝橋跟守軍二十九軍開了火，大戰已經發生。而教導總隊的負責人也宣佈歡送大會取消，因爲這一支部隊奉命馬上到指定地點佈防。金生心裏撲通一聲，立刻想到，老叔所指的應變，大槪就是這個了！不過消息雖然突然，並不驚慌，至少在這些流亡子弟的心裏，都有這個準備，就是早了晚了的差別，遲早總得打這一仗。既然來了，反有提早揭開謎底的輕鬆。打吧！打吧！中國人就等這一天！

暑假裏，人很少，有家的都回了家，陶美弟也不例外，孤寂之感油然而生。由於蘆溝橋事變的發生，金生和留校的一干同學，把注意力全集中在戰事上。政府向國際人士宣稱，中國決定爲自衛生存而戰，希望國際之間主持公道，顯然還不想就此陷入戰火，爭得一時是一時。不管怎樣，金生都不能安心。老叔還在北平！祇接到七月二十三日老叔的信，說老嬸兒七月五日已經去世，心情很壞，並告訴金生，凡事跟着學校走，把上海江心怡的地址當做聯絡地，不管走到那裏，別忘了寫個信給江心怡；接着是滙來了一些錢，然後就沒了音信。而報上登着宋哲元、馮治安、秦德純都離開了北平，留下張自忠苦撐。緊接着二十九軍退出南苑，一三二師師長趙登禹督戰陣亡。然後日本砲轟塘沽，濫炸天津的南開中學、南開大學，天津失守。政府終於宣佈犧牲已到最後關頭，全面抗戰開始。到八月四日張自忠離開了北平，北平也陷落了。老叔呢？老叔在那裏？江心怡寫信來問，金生正想向她打聽。老叔究竟去了那裏，還是陷在北平城裏？若是陷在北平，必定凶多吉少。

學校又開學了。因爲政府宣佈全面抗戰，都有吾道不孤的興奮。年輕人最受不了的是忍氣呑聲，明明有理，還要處處向無理退讓。中國要全面抗戰，日本也到處一起動手。八月十三日又發生了淞滬戰爭，而就在第二天中國以寡敵衆的空戰中，殲滅敵機的好些位空軍英雄，從高志航起，都是東北子弟。這對中山中學這些流亡的孩子們，有很大的鼓舞作用，東北的學生不祇學業軍訓能與所有優秀青年爭勝，在對抗日本人方面，也不全是不抵抗的孬種；除了義勇軍，還有中國

的空軍。所以自認身強體健活動力強的同學，都摩拳擦掌準備投考空軍。金生知道自己不行了。從到南京以後，由於太過用功，竟逐漸視茫茫起來，撐到孝陵衛回來，終於戴上了近視眼鏡。驗光的結果，已經左眼兩百五十度，右眼一百七十五度。據同學說，有近視眼的，空軍不要。

淞滬戰爭起來，戰場在上海，戰事近在眉睫，有辦法的機構已開始準備西遷。金生的師長們本來很樂觀，認爲就是上海的戰事不能佔上風，也能相當持久，故而並無遷校的計畫；但不能不作應變的考慮。學生返校後天天演習，而日本飛機的空襲次數漸漸加密，使得中山中學上下，以爲苦苦經營的板橋鎮校區，是回老家以前的最後寄寓，這一希望又落了空。但是另一樁嚴重的事件發生了，那就是瘧疾忽然流行；不分老師學生，不分高初中，不分男女，都有不少人染上；金生也不倖免，發作起來，燒到四十度。一聲敵機來了，大家紛紛逃避，到校外的山坡壕溝裏躲着。可是發燒的人那有體力避難？金生不能忘的是當大家都來不及看看高金生是否已經逃離學校的時候，陶美弟肯在彈片四飛的情況下回頭來找他。金生後來爲了省事，約覺就要定時發病了，就先躺到校外的山丘上去。學校經過奔走，從國際紅十字會申請到奎寧粉；雖然每吃一次藥，都苦得要跳半天，弄得一點胃口也沒有，大家還是忠實地服藥。陶美弟每次都預備了冰糖，等金生吃完藥以後讓他變變口裏的味道。金生每次都嚷着難吃，硬說冰糖「甜苦甜苦的」！

出乎意料之外的，原本無事的陶美弟也病了，且來勢洶洶；校醫診斷的結果，和一名初中男生一樣，是惡性瘧疾。女生宿舍，門禁森嚴，男賓止步，金生不能去看，祇聽見「兔兒奶奶」說

非常嚴重，已經陷入昏迷；校醫束手，通知家長後，立刻直接送到鼓樓的中央醫院；在中央醫院，安置在隔離病房裏，連家人都不可以隨便去看，金生眞如同熱鍋上的螞蟻一樣。他不知道自己的命爲什麼這麼壞，遠離了故鄉，相依爲命的老叔已失去了訊息，而認定是生命中生死伴侶的陶美弟，忽然又成了吉凶難卜的危急病患。他僅能安慰自己：瘧疾有什麼了不起，自己不是也染上這個病？靠着奎寧，苦是苦死人，還不是穩定下來了?!隨着天氣漸漸涼快，已經好多了。大夫都是喜歡虛張聲勢的，否則怎麼顯得出手段？也許陶美弟祇是比別人的病重一點，沒有那麼厲害。

各地的戰事還在進行着，陶美弟的生死之戰也在進行着。中山中學的學生仍舊經常演習應變，仍舊跑警報，仍舊搶時間上課，學生也仍舊得儘可能規規矩矩依常律作息。金生不會忘，那天是民國二十六年十月二十六日，民衆正爲謝晉元率部固守四行倉庫而振奮，日本木更津的飛機沒有來空襲。按照往常一樣的上晚自習，高三的學生畢業在即，自然得格外用功。金生縱然心懸着中央醫院的陶美弟，也不能不儘量收心到書本上；可是心裏就是很煩躁，很安不下心。晚自習上了才半小時，「閻王奶奶」來了，輕悄悄地把梁淑珍叫了出去。同學們都面面相覷，不知「冤兒奶奶」犯了「閻王奶奶」的那條規律。不一會兒，梁淑珍又進來了，兩眼紅紅的，直走到金生座位前。金生覺得一顆心沉到了地底，慌亂地站了起來。

「高金生，你把東西收一收，跟我來！」梁淑珍說。

「怎麼了？怎麼回事？」

金生見梁淑珍不答，機械地收拾着桌子上的東西。

「快點！」梁淑珍催了。

金生愣了，眼睛掃一下班上其他同學，每個人表情都非常嚴肅。梁淑珍是陶美弟的死黨，神態如此，大家都預測到有什麼嚴重的情況。

「不會有事吧！十多天之前還好好的！」金生是對梁淑珍說，也是對自己說。

「走吧！」梁淑珍不理他，見他收拾好了，就走出了教室。

兩人默默地走着，梁淑珍帶着他走到校門口，「閻王奶奶」等在那裏。見金生來了緩緩地說：

「高金生，現在不跟你說什麼，你也會明白是怎麼回事。你去看看陶美弟吧！這是陶美弟的媽媽特別請准的。梁淑珍是陶美弟最好的朋友，她也一起去！」

「是！」金生機械地應答。

「記住！明天上課以前回來！」閻王奶奶叮囑着，聲音有着悲傷，還是十分嚴厲。

「是！」金生又機械地回答了一聲。

梁淑珍和金生上了陶家派來的汽車。小汽車雖舊也還是汽車。陶美弟的父親並沒做特別高的職務，不可能有車。假如肯去租或者借車，那一定是大事！大事！

車輪轉得很快，可不如金生的思緒快。他不想往壞處想，就是猜！猜！陶美弟究竟是個什麼

情況？而跟陶美弟在一起的細細小小的事都爬上了心頭。忽然，他發現這不是去醫院的路。這是那裏？啊！秣陵路！陶美弟的家！爲什麼不去醫院呢？還不等想出答案，車轉了個彎兒已停了下來。梁淑珍顯然很熟，直走了進去。門没關，院子裏進進出出有人在走。看見梁淑珍進了門，一位中年男人迎出來問：

「來啦？」

「來了！」梁淑珍對那男人行了個禮，又跟金生說：「這是陶大叔！」

「陶大叔！」金生也鞠了個躬。

陶大叔打量了一下金生，嘆了口氣說：

「唉！進去吧！美弟她媽在裏頭等着呢！」

陶美弟的母親聞聲走了出來，看見了金生，盯住瞧了半天，眼淚流了下來，卻又忍住了。

「你就是高金生？唉！我們美弟不行了！醫生說她什麼血球壞得太厲害了。回到家來，那口氣就是嚥不下去。我問她有什麼未了的心願？她說要你來，跟她見一面！按理說，我們這樣的家庭，原不可以。可是，這……這是她最後……最後的心願。」

陶大嬸說着，輕輕地哽咽着，淚連串地落了下來。

最後的心願！未了的心願！金生都儍了！等尋思過來，淚水也似洗臉一般地流了下來。

「別哭！她今天清醒了，什麼都知道！讓她平安地走。」陶大叔皺着眉頭命令。又說：「來

了，就別讓她再等！」

客廳絕不止陶大叔陶大嬸，還有別人，可是金生都看不見，祇盲目地隨着陶大嬸推開拐角的一扇門進去，梁淑珍也跟在後頭。

小屋裏就是一床一桌一櫃，另外還有個小書架，實在很小。書桌上意外地插了一小瓶花，還用一個小銅鼎燒了點兒檀香。是怕屋裏有味吧！床前坐了個老太太，滿面哀愁之色。

「這是奶奶！」陶大嬸對金生說。

「奶奶！」金生木然地叫了一聲，鞠了個躬。

陶奶奶讓開了。金生才看到，陶美弟已經換上了粉紅色軟緞綉花的衣裳，蓋了一床紅綢薄被，頭髮攏過了，臉也洗得乾乾淨淨，就是瘦得脫形，兩眼緊閉着，長長的睫毛顯得特別突出。口唇的皮已經燒破了，卻無聲地喃喃着什麼。

連衣服都換好了！衣服都換好了！這是等什麼？金生的驚慟眞是無法形容，遠超過驚聞大姐含怨而去。不知道要親眼瞧見大姐臨終的情形，是否也會如此傷痛?!甚至也超過送奶奶的終。奶奶雖是驚嚇中風而逝，畢竟是年紀大了，也可以早一些走到人生的終站。這陶美弟，美弟和高金生的路才開始起步，怎麼一下就完了?!

「美弟！美弟！妳的兩個最好的朋友都來了。梁淑珍跟高金生都來看妳了！」陶大嬸俯身叫着陶美弟。

像強心針一樣，驀地睜了眼睛，陶美弟的一雙大眼睛特別地亮。陶大嬸扯了一下金生和梁淑珍，兩人趕快走到床前。金生咬着牙，不讓眼淚掉下來。

「梁淑珍，妳來了！我們是最好的朋友！」氣若游絲，可是還能說話。

「是！是！妳好好養病，病好了回學校，咱們倆還坐同一個位子。」梁淑珍很堅強，還能鎮定地說安慰話。

「高金生，你可來了！可來……了。」美弟蠟黃的臉上浮起了笑意：「媽！今天要他陪我！」

「是！是！今天晚上叫他陪妳！」陶大嬸應答着。

「妳…妳放心，我不走！」金生勉強能掙出一句話。

「你……們……都歇着，就留他……一個人！」陶美弟的大眼睛掃視了所有屋裏的人，斷斷續續地說出。

美弟的母親遲疑地看看大家，領先走了出去，陶奶奶和梁淑珍也跟了出去，小屋裏就剩下金生和陶美弟，金生坐到剛才陶奶奶坐過的藤椅上。

「美弟，妳睡吧！我在這裏陪妳！」

金生整理過情緒，終於很大膽地把手輕輕放在陶美弟身上。陶美弟顫顫抖抖地手從紅綢棉被裏拿出來，吃力地抓住了金生的那隻手。

「不！我不……要睡！不……想睡！」

「說話不是太費力？」

「有太多……話要說。金生……你是我心裏……唯一有過……的男人！」

「我知道！我知道！」

「我的命……太壞！我才十八，我以爲會跟你到七十……八。」美弟閉上了眼睛，眼角淌下了淚珠。

金生還是克制住自己，就掏出自己的髒手絹給美弟拭淚。美弟又睜開了眼睛，含滿了幸福的笑意。

「金生，我跟你要點兒東西！」竟說出了一句完整的話，不知花了多大力氣。

「要什麼？祇要我有，都給！」

「頭髮……頭髮……一點兒！」

金生摸了摸頭髮，中山中學的男生可以留分髮，頭髮是有，可怎麼給？

「抽屜有剪……子。有……紅十字……線。剪下來……綁上……給我……掛在脖子上！」

眞是耗了好大的力氣，說完了直喘氣。金生不等她再吩咐，一個抽屜一個抽屜打開找。在寫字桌右邊最下頭的抽屜裏，找到了小剪子和十字綉的紅線。金生就着書架上的小鏡子，在頭頂頭髮較長較多的地方剪下一小撮，抽出整股的紅綉線，纏好綁好，再拴了一條好長的線，做成套子

；然後左手托起陶美弟的頭，右手給她套在脖子上。放下陶美弟把那紅綢子被掀開，把那撮綁好的頭髮，理整齊，放在她胸口上，再蓋好那被。美弟一聲不出閉着雙眼，任憑金生料理。金生弄好了，陶美弟緩緩地睜開了眼睛，泛出了滿足的光亮。

金生並不就此歇手，再用小剪子也從陶美弟髮梢剪下一撮，同樣綁好，解開制服的風紀扣，掛在脖子上，貼肉放在衣服裏面，再扣好領扣。

「金生，你眞……好！」美弟滿意極了：「金生……親親我！」

親親她？活了十九年沒親過誰。該怎麼親？金生祇能很笨的用嘴碰碰陶美弟的額頭和面頰。

「金生……你……眞……好！」

金生抓住美弟伸出來的手。美弟睡了，金生一動也不敢動，就那麼拉着她的手。第二天早晨，金生和梁淑珍回學校的時候，美弟還沒醒。陶家的人都看見，陶美弟滿面笑容，像在做什麼甜蜜的夢。

回到學校，昏昏噩噩地上課，心神不寧；下午，接到了江心怡寄來的包裹，是兩磅深藍色的毛線，說讓陶美弟給她織一套毛衣毛褲過冬。金生捧着那毛線眞是肝腸俱斷了。下晚自習的時候，「閻王奶奶」來告訴他，陶美弟中午已經過去了。能在那哭？能在那裏嚎盡心裏的哀傷？到處都是關懷的眼睛，沒有那麼一個地方，連廁所裏都不行，祇有晚上蒙着大被，悶聲飲泣。第二天早上兩眼腫如核桃，怎麼弄也恢復不了原狀，祇好硬着頭皮進飯廳到教室；老師同學都假裝沒看

見他的異樣，有一兩位男同學拍拍他的肩膀，表示慰問。

「閻王奶奶」傳話，陶美弟出殯，不要「外人」參加，意思就是不要金生去。這種事不能勉強，想了想，把那兩磅毛線交給「閻王奶奶」，說明江姑姑的原意，現在陶美弟已經不在，睹物傷人，把這些東西轉送給陶美弟的兩個弟弟，算是自己的心意。「閻王奶奶」看了金生的形象，沒有拒絕，倒勸他節哀專心學業；因爲金生所做的一切，陶美弟心滿意足再無遺憾，陶家的人全很感謝。

陶美弟是火化的。活生生的一個人，化成一堆灰，不知這是不是陶家的人拒絕他參加喪禮的緣故。當大家爲謝晉元率軍從四行倉庫撤出退入租界而悲憤交加時，金生也爲陶美弟的化爲一股青煙而哀慟。前塵往事盡入心懷，那年一二一六，當大刀砍向金生的臀股，淋得冰濕的陶美弟是怎樣不顧自身冒險去救他；還有那雙對別人無神對自己卻熾熱的大眼睛，都時時浮在眼前。但是，身旁週遭的一切，像是都把陶美弟忘了，祇嚷嚷着上海已經撤守，祇嚷嚷着學校已經奉命馬上西遷。宿舍裏似開水鍋一樣，都在爲遷校翻騰着。據說初步的決定是湖南，日本人再野，也不會打到湖南吧！湖南是怎麼樣的所在？湖南人說什麼話？大夥熱烈地討論着，沒有人再談論已化成灰的陶美弟！

陶美弟不在了，老叔依然沒有音信，沒有親人了！還有江心怡！江姑姑！經過了與陶美弟的一段短暫卻也銘心刻骨的相守，金生了解了人間的至情是什麼！他把江心怡也當成老孀兒。不管

天地間的法理怎麼變，他願意承認江心怡是老嫱兒！他把學校搬遷的消息，以及陶美弟身故的惡耗和自己的想法，寫了一封長信給江心怡；告訴江心怡，不管世事的變化如何，他願把江姑姑當成老嫱兒。但不知為什麼心理，卻把家鄉老嫱兒故去的消息沒提。

淒風苦雨中，全校的同學按編隊次序，在板橋鎮的車站，上了江南鐵路的悶罐車到蕪湖去，高三的男生最後走；其實就是不規定最後走，金生也願意最後走。不僅是學校的一土一石、一草一木都有自己的血汗，也幾乎是把整個心留在南京了。若不是梁淑珍在清理陶美弟遺物的時候，把美弟的學生證給了金生，金生除了記憶，連一張照片都沒有。不，也不祇有回憶，還有美弟那撮頭髮！祇有那撮頭髮最能證明，那短暫的「過去」，不祇是夢。這一年南京的羈旅，是眞正的甘甜，可以懷抱一生的甘甜。曾經想向陶家要求，在美弟的墓碑上，寫上「聘妻陶美弟之墓」；但是美弟無墓，自然也就沒有墓碑。臨行前，「閻王奶奶」把一套織好的深藍色毛衣毛褲交給金生；那是美弟的母親織的，因為陶大嫱知道若是女兒在世，一定會做這件事，所以願意替美弟做。陶家在西遷重慶之前，陶美弟的母親交代了這事。金生穿上了這套衣褲登程，感覺似乎與美弟相擁。

流亡的孩子四處無家，自覺像被日本鬼子趕得無處可去的喪家之犬。但因有陶美弟的情種在南京，離開南京除了積憤與悽惶，也有拔根的疼痛。在十一月底冷雨淒風的凌晨登上火車，金生對於今後置身何地，眞的不在乎了。

一七

說是老叔的婚禮，不如說是東北同鄉會；不但沙坪壩的東北同鄉到齊了，連重慶城裏的也來了。客人中，不全是東北人，可是大多數是東北人。江心怡家裏沒有人在重慶，照顧新娘子的也是幾家東北太太。辦事的無論總務、司儀、賬房、知賓全是東北人。

若問金生的意見，他不贊成這樣的婚禮；像老叔和江心怡受了這麼多苦，共過這麼多患難，早已勝過一般夫妻，不該有這種耍猴戲似的儀式。特別像老叔這樣曾經有妻還有兒子的三十出頭的男人，受這種擺佈，實在很滑稽。可是老叔倒堅持，因爲江心怡很看重這件事，連白紗禮服都是從上海帶來的。這些年來，江心怡爲老叔受過太多的委屈，所祈求的這一天、這一幕，老叔不願意江心怡失望。

結婚典禮在金剛飯店舉行，那是沙坪壩最大的館子，因而雖然賣的上海菜，東北老鄉也衹有將就了。到的人眞不少，但是金生揷不上手，乾脆躲到吵吵嚷嚷的人羣外頭去安靜一會兒。

經過了二十六年底中山中學在南京遷校前的一次大打擊，金生整個人都變了；老同學都覺得

他越來越蔫，有時候連話都不愛說。本來雖然不是會逗笑的開心果，也是能說能講主意挺多的角色；經過了那場的衝擊，又緊接着遷校湖南，一些體能上的考驗，幾乎把人累痲木了，就顯得越變越沉默。金生不是不知道自己的毛病，但很難控制，因爲腦子裏有太多的「電影」；心裏的電影一上演，他的心思集中在那些「情節」上，就忘了身處的環境。

陶美弟那撮頭髮還留着，祇是那紅線已變黑繩，不能再戴，金生把它用紙包了，放在一個西藥的小空瓶裏裝着。陶美弟媽媽代織的那套深藍色毛衣毛褲，始終是過冬的良伴，學校遷到武漢的時候，正碰上天降大雪，同學都爲冬衣不足叫苦，金生卻因這套衣褲未受寒凍之罪。江姑姑的線，陶大嬸的工，該永遠珍惜。再有，陶美弟那張學生證，不時還會拿出來看看；但是住進了柏溪中大一年級男生宿舍以後，在大統艙裏，不大有那機會了。

不知怎的，學校從南京下來，水陸兼程都遷到了曾國藩的故鄉。兩家大戶的住宅，就容下了一兩千師生和眷屬。可是到那旮旯以前，要受許多風霜之苦，舟車不夠時，就得徒步而行。人家坐火車，中山中學的學生背着背包順着鐵路走，由湘潭走到湘鄉。湖南人都很耿直熱情，原以爲不知何處來的散兵游勇，後來弄清楚是徒步播遷的流亡學生，反而備茶備水照顧。在湘鄉永豐鎮的日子，倒眞唸了點兒書，雖然要防着土匪搶奪軍訓的槍械，得和女同學晝夜換班守衛，書還是唸得很紮實；並且因爲校長的「政策」，不分男女，學生一概要學游泳，金生那點兒在小溪裏扎猛子的技術，也練得可以在賽龍舟的河裏魚游了。端午節過了，金生也畢業了。

很多同學就在湖南當地考大學，不少同學像學長一樣，投考了軍校；金生沒有，因爲他聽一位老師的朋友說，不久前曾在重慶見過高亮。在重慶，怎麼可能？從二十六年七月就斷了消息，不知是否陷在北平，怎可能忽然到了重慶？當然，自離開南京前給江心怡寫了一封信，到湖南後又寫了一封，可始終沒接到江姑姑的回信。淪陷區與後方可以通信，但卻輾轉再三，而路上也會丟，很不容易聯絡。不管怎樣，知道老叔的信息，一定要趕了去，所以決定到重慶去考大學，目標是中央大學的航空工程系。

搭了黃魚車，跟張宗智原是盲目地奔向中央大學的學長。但到了重慶，才發現重慶很大，而且車到海棠溪就不再前進，要到重慶城還得過江。過江就過江吧！好在四川話比湖南話還容易懂些，對走過半壁河山的中山中學學生不是困難。不過打聽清楚，到了重慶市區，還得坐公共汽車，才能到中大。重慶附近的江面，由於兩江會合，水流特殊，掌舵的舵工將船舵擺來擺去，時時叫着「老闆」。原先金生和張宗智還不明白說的什麼，祇見大家隨着他的吆喝俯身低頭，才知道他提醒大夥兒小心自己的「腦殼」不要被船舵打到。眞是一地一個風情，離家確實遠了。

快中午了，到了朝天門碼頭。往坡上走，心中十分茫然，該到何處去搭公共汽車？中央大學的所在地沙坪壩又在那一方？就是那樣巧！那樣巧呀！兩個穿着白夏布大褂的男人從坡上走下來。本來大毒的太陽眞要把人曬化了，可是看見了其中的一個男人，那毒太陽馬上變得清涼可親。金生忘情地大叫：

「老叔！老叔！」

不但那兩個男人愣住了，連左近的行人都爲那高亢兀突的顫抖聲調震住了。

「哦喲！金生哪金生！怎麼是你呢？」老叔從坡上直奔下來。

「老叔！找了你老好久啦！」金生迎上去，臉上肌肉抽搐着，緊緊拽住老叔的手，就差沒張大嘴嚎。

好久！兩個人的情緒才逐漸平靜下來。

金生看老叔，穿着白夏布大衫，眉宇軒昂，風采依然，仍舊是鶴立雞羣的形象。

老叔端詳着金生，滿面風塵，年紀輕輕眼角竟然有了紋路，一副在風雨中行過千萬里的模樣，不禁一陣心酸。

「金生，你吃了不少苦！」

「能見到老叔，就一切都值得了。老叔你到重慶多久了，有沒有跟江姑姑通信？」

「我到重慶還不到兩個月，我給江心怡寫了信，還沒得她回信。」

另外的一位男士走上前來。

「高亮，別站在大太陽底下談啊！找個茶館兒好好聊啊！」

「唉！可不是嗎？金生，我給你介紹，這位是秦叔叔。」又回過頭來對秦叔叔：「老秦，看情形今天不能跟你去江北了，你跟謝老師說說吧！」

「沒問題！沒問題！你這是大事。我會跟謝老師說。我先走了啊！」

秦汝言逕自下坡，到碼頭上去搭船。

「好了！金生，一切慢慢說，先找個地方歇歇，吃吃飯，然後隨我回沙坪壩。」

老叔也拽着金生，像怕他跑了似的；還想接過他身上的背包，金生執意不肯。金生忽然悟到旁邊還有同伴。

「老叔，我是跟同學一起結伴兒來的。他是張宗智！」

「老叔！」張宗智走上前來跟老叔打招呼。

「沒問題！吃了飯一起回沙坪壩！」

就這樣叔姪又相聚了。金生感覺，一切的苦辛都有了代價。不管老叔能照顧他多少，心理上有了靠山。

據老叔說，他也是從鬼門關跑出來的。中國軍隊還沒從北平撤守，他已被跟上了；同時，齊立功一干人本來只暗中活動，這時候便無所忌憚，和土肥原賢二利用一批爪牙公然勾結在一起。天津的火車站，也有人嚴格地檢查身分，稍覺有問題就給扣下。等到北平失陷，就更糟了，北平火車站也有人嚴行盤查，所以坐火車是不成了；要坐船非去天津不可，眞爲難極了。不過老叔想過，危險的地方也最安全，別人往天津逃，往後方逃，老叔沒有，擺脫監視，反而搬到報館車夫老蒯家住的城南大雜院兒裏頭。沒事天天跟老蒯學拉車，並且學得很地道；之後詳細地探路，看

那個城門查得最鬆，再尋機會。老叔就用這個法子，把車拉出了彰儀門，到背靜地方老叔和坐車的老劊換裝易位，由老劊再在城外買些鄉人土產，從西直門拉回去。老叔始終不敢乘火車，坐驢車、走路換着來。到了天津，也不敢奔日租界。可是英租界外圍沒人把守的地方，也有一人高通了電的鐵絲網。再沒有任何選擇了，利用田徑場上學的一點兒跳高的本領，跳了過去，倒沒像在東北那次扭傷了腿。在英租界，隱身在花街柳巷，整日跟些外國水手混在一起；然後混上赴香港的英國船，躲在水手艙裏。日本兵假借檢疫的名義，逐船仔細搜查，有的他們認爲可疑的民衆，當場被澆上洋油燒了丢入海中。但是天佑高亮，硬讓他闖過鬼門關，脫險到了香港。最後到了陪都重慶。

這次，高亮的身分不祇是雜誌的編輯了，還擔任了國際性貿易公司駐渝的代表；利用這公司的地址，給江心怡寫了封信，除了報告自己的動向，也告訴江心怡，金生的老嬸兒在蘆溝橋事變發生的前兩天，已經去世。

金生初初再逢老叔時，甚爲不解，老叔爲什麼不規規矩矩在「時與潮」雜誌當他的編輯，還要去在商界揷一腳，與性格根本不符；慢慢地才了解，那是一種身分的「外套」，不具太多實質的意義。這番發現，頓時使金生剛安下的心，又有了憂慮。老叔是怎麼搞的，怎麼專喜歡玩兒命？要論救國，他繼續編報編雜誌，不是也一樣，爲什麼非拿自己生命開玩笑不可？這番發現，使得金生參加大學考試連中三元——中大、重大、同濟的喜悅都降低了。金生如願以償的，考上了

中大航空系，在中山中學吃公費，上了大學又吃貸金。張宗智雖沒上中大的榜，也取在重大化工系，總算兩人千里迢迢，不虛此行；儘管面臨的是比中山中學更艱苦的生活，卻有令人欣喜的遠景和希望，什麼都好，就是老叔不叫人省心。

接着就是江心怡萬里來歸，從上海而香港，而在香港託盡了人事關係，等了差不多兩個月，才上了飛機。當金生陪着老叔去白市驛機場接江心怡時，江心怡幾乎暈機暈得像大病初癒的病人，但喜悅溢於言表。來不及多敍別情，緊接着就是爲老叔和江心怡籌備婚禮。

在正街西邊村莊的一所古宅裏，租了一個小院落做新房，由金生和張宗智幫忙打掃乾淨。主人原用過的七十年的雕花床不肯搬走，就將就了；主人的老式几椅不肯換，也將就了，祇買了一套白木頭桌子、竹椅子，當做飯桌椅。請宋三嬸當全福太太，把江心怡帶來的顧綉被面做成被；江心怡自己的衣服都做好了來的，就在春暖花開的兒童節，結起婚來。

外頭鞭炮響了，新人已經進了休息室，婚禮馬上就舉行，金生也不能躲在牆犄角再胡思亂想，只好走出來跟大家寒暄。老叔穿着藏青西服，紅領帶，配着大紅花，一副喜氣洋洋的樣子。啊呀！人這個多呀！沙坪壩到底是小地方，到場的不全是客人，看熱鬧的也不少，有小孩還有大人，要看「新姑娘」。那嘀嘀嗒嗒一吹奏，新娘踩着音樂拍子由伴娘陪着走出來，立刻引起一陣品頭論足的騷動。

儀式一切依俗進行，各請了一位鄉長做主婚人。宋三叔和老叔的同學兼同事秦汝言當了介紹

人，特別把老叔的大學老師謝教授從江北請來證婚。有角色的每個人都依俗發言。宋三叔致詞的時候用了一些「苦盡甘來」、「長期抗戰」之類的調兒，又說了還在兒童節舉行嘉禮，應努力生產報效國家之類的話，引來一場鬨堂大笑，金生卻覺得很俗很討厭。許多女客都在嘖嘖稱讚新娘的美麗，新娘禮服的時髦出色。金生也覺得很煩，他認爲老叔老嬸兒此刻最需要的是相依相偎默默廝守，不是這一套；而頂讓金生心緒不寧的是他發現一些讓他出乎意料的客人。

陶美弟的爸爸也在賀客之中，分別不到兩年，卻老了好多。陶美弟的靈灰也跟着入川了嗎？該去問嗎？算了！

中山中學的馬老師也來了。聽說金生等人畢業後，學校因戰局的關係，又離了湖南，到了廣西。在廣西只很短的時間，又因戰事的影響，由廣西經貴州，再入四川到威遠縣自流井的靜寧寺去。從廣西到四川，同學們都是徒步，祇有幼小或生病的同學，才能上行李車，馬老師就是打前站的。難不成中山中學的同學已「走」到了四川？多麼想去見見母校的師長和學弟學妹。「中山」不僅是學校，也是「家」！

容不得金生胡思亂想，婚禮已經結束了。大夥兒正拿着彩紙碎米往老叔和江心怡身上揚，連張宗智都在裏頭湊熱鬧。擠擠挿挿地拍了一張照片，然後鬧哄哄地搶着入席。

「傻小子，杵在這兒幹啥？入席啦！」

金生回頭一看，拍他的是宋三叔。宋三叔的長相說話雖不討人喜歡，那可是老叔最老的朋友

，也是一個屯子的長輩。老叔這次婚禮，宋三叔宋三嬸都出了大力，連住的房子都找在一處，不可以不敬；金生趕快順着宋三叔的一拍一推，也像張宗智一樣，坐到馬老師的那桌去，好順便問問中山中學遷校的情形。

劈劈啪啪，又是鼓掌又是叫，再來一陣亂，原來一對新人出來了。不行！金生幾乎暈倒！江心怡穿的也是粉紅軟緞綉花的長衫，衹是綉的大朵的牡丹，綉得艷而密；那衣衫跟陶美弟臨終身上穿的那件，十分相似。江心怡頭髮燙得蓬蓬鬆的，向後攏着，鬢角上一朵大紅花；再注意瞧瞧，連腳上的高跟鞋都是粉紅緞子綉牡丹的。四座的女賓顧不得吃菜，一片羨慕的嘖嘖。江心怡很美，粉紅色原是應讓皮膚那麼白的女人穿的；不瞎的人，都該好好欣賞新娘的美，但金生就不由得要想到，聯想到陶美弟彌留的那夜。

「金生！金生！」

又是誰大呼小叫的？又是宋三叔！到底要幹嘛？不得不放下機械動着的酒杯和筷子站了起來。

「金生！來！給你新嬸子見個禮兒！敬一杯酒！」

還沒喝幾杯酒怎麼就醉了，開始鬧酒。不過，也對！是該去行個禮。金生端了酒杯搖搖晃晃走到新人席。

「行禮呀！行禮！」

不用吽！我會行禮！金生原想鞠躬，也不知怎的，糊里糊塗就跪了下去。

「老叔！老嬸兒！姪子給你們道喜！」

磕了個頭起來，拿起剛放在桌上的酒杯一飲而盡。

瞧見這一幕的客人爲之譁然，又劈劈啪啪地鼓起掌來，不過席間倒是稱讚「有規矩」的人多。也有人在說，又一個人喝醉了。

「金生！別喝太多！」按規矩不開口的新娘子，竟小聲地叮囑金生了。

金生一陣鼻酸上升，這個穿粉紅軟緞綉花袍子的女人，也是眞心關心自己的。但是眞正要的還是「睡着的」那個。回到位子上，馬老師也說：

「咱們都不喝酒了，咱們吃菜！」

金生順從的擱下酒杯，不再喝酒，這樣可以不辜負新老嬸兒，也不辜負馬老師的關心，認眞地吃菜。學校裏的伙食，缺乏葷腥，同學都把打牙祭時候的殺豬聲，當成最美妙的音樂。有了好菜，還不該好好吃吃嗎？酒意稍稍減輕些，又關心老叔被灌醉了，新人已開始敬酒，就要敬到這一桌了。

還好！老叔沒有醉，旁邊有兩位酒仙替老叔應戰。老叔步履平穩，笑貌從容，跟江心怡臉龐微紅，略有慌亂的表情有點不同，大概是有人灌了新娘酒了。把新娘灌醉是不可原諒的事，春宵一刻值千金，怎麼可以？

「老嬸兒！他們灌妳酒妳不要喝！我替妳喝！」

「好姪子！好姪子！」有人拍手起哄，遞過一杯酒。

「不用！不用！要我們幹嘛的？」替酒的酒仙接過遞來的酒，一仰脖下了肚。

酒敬完了，又消停了，頭實在有點昏，大概是不該空肚喝了幾杯酒。古人說得不錯，酒入愁腸愁更愁。但煩心的，似乎不全爲着陶美弟，也爲着過去的老嬸兒和新老嬸兒。老老嬸兒入土爲安了，新老嬸兒呢？嫁給了老叔這麼一個人，以後會就此太太平平嗎？正如奶奶爺爺所形容的，這是一匹野馬！野馬能安安分分依戀在馬廐裏嗎？老叔的野馬性格，新老嬸會不知道嗎？那麼新老嬸兒爲什麼這麼死心塌地？都是情害的！情究竟是什麼東西？

「喂！高金生！人都走了！新人在送客了！」張宗智叫着金生。

「高金生啊！中山中學的後兩批同學也快來了。等他們來了，你和張宗智去看看，也給他們些鼓勵！」馬老師一邊用手絹兒擦着嘴，一邊站起來要走了。

金生很氣自己，因爲情緒不穩，一定沒盡到責任好好招呼老師，但就是管不住自己，希望老師不會見怪。

「馬老師，眞抱歉！我這兩天有點神不守舍似的，也沒好好招呼老師！」

「我明白！高金生，過去的就該過去，把它變做温馨的回憶，不要讓它變成苦痛的根源，要不然就對不起那有情人！」

抬頭看馬老師，馬老師也正瞧着金生。眼神的交會，更交換了言語不曾說出的一切。啊！原來馬老師什麼都知道，雖然他從來沒說過什麼。

「高金生！好自爲之，活得快樂一點，學學張宗智！」

馬老師說完，走到門口，和老叔握握手離去了。

走了！都走了！除了辦事的人在結賬、整理物件，祇有老叔和新老嬸兒留下來，連伴娘都走了。這怎麼行？連個鬧房的人都沒有。可是中午時分，又怎麼鬧呢？

老叔老嬸兒大概累了，坐在椅子上咄咄嚷嚷小聲說話，好像不太想動。金生注意看時，老嬸兒又換了一身衣服，是大紅沿細邊兒的長袍，腳上換了雙紅皮鞋，在金生看來，不那麼刺心了。沒事，還是走了吧！

「老叔，老嬸兒！還有沒有事讓我做？要沒有事，我回學校了。我還得過江去柏溪。」

「金生，你現在是有家的人了，要常回家！」江心怡說，看得出不是虛心假意的面子話。

「當然！好不容易又跟老叔老嬸兒見了面！」

「你老嬸兒說的是眞話，可別非得請你才回來！」

老叔也殷殷囑咐。金生忽然有一種感覺，他們不像是新婚夫婦，倒像是多年不見，再度相逢的夫妻。實在想跟他們回新房去看看，又怕成了礙事絆腳的討厭鬼，算了！

「今天不必了！沒什麼用你幫忙的。他們會把東西替我們送回去。忙了好幾天，我們也安靜

地歇歇！」

老叔就是老叔！還跟小時候一樣，一眼就看到心裏去，把心裏盤算的主意給點了出來。出了金剛飯店，外面有好燦爛的陽光。滿街嬉笑歡樂的兒童，眞像個兒童節。並不俗氣地盼望老叔老嬸兒生產多少孩子，祇希望老叔老嬸兒的未來，能像那耀眼的陽光一樣溫暖光明。

再去老叔家是一個多星期以後了。老嬸兒已脫掉了新嫁娘的裝束，可是在沙坪壩這個淳樸的文化鎭上，還是很突出。她不穿陰丹士林長衫，也不穿天藍色長衫，甚至也不穿花夏布長衫，連家常的衣服都是粉紅色布料的連衣裙。生活是現實的，金生看得出，老嬸適應戰時生活，適應得很辛苦。沒有自來水，要僱人挑水，挑來的水既要打礬又要過濾，光大小水缸就三個。要自己買菜、做飯、洗衣服、收拾屋子，對面宋三嬸有四個孩子，凡事都自己來，老嬸兒也祇好咬牙自己做。再說就一裏一外兩間屋，僱了佣人往那兒放？而出去買菜，非到正街上靠紅廟處的市場不可，祇有一條兩尺寬的石板路，坡度又大，下雨天極不好走。金生去了，老嬸兒簡直像遇見救星，缺的油鹽醬醋，給了金生一籃子的瓶子，叫他到街上賣油鹽泡菜的尹家小店都買來。也就在這天，宋家三嬸因菜刀切了手，不能沾水，請了一個佣人。老叔跟宋三叔說好，以後讓張嫂也替老叔老嬸兒洗洗衣服買買菜，另加一份工錢。宋三叔無異議，張嫂滿口答應，因爲在當地的佣人，把買菜的權利當成一種福利。所以金生去的那天，老嬸兒高興極了。

在沙坪壩住的大批東北人，許多太太奶奶瞧着老嬸兒不順眼；不是東北人倒不要緊，看不慣

的是闊小姐味道太重，老是嬌滴滴的，裝腔作勢。金生替江心怡叫寃，老嬸兒何嘗是裝腔作勢，她一向就那麼個樣兒，除了那年從天津逃到北平見了老叔嚎啕大哭，哭個死去活來，其他的時候，連咳嗽都不大聲。說穿了，是因爲江心怡比她們年輕不了太多，卻漂亮許多，又是大學畢業生；而且跟老叔都是同進同出，不像她們老被晾在家裏，當看家老婆。宋三嬸兒雖幫老叔和江心怡準備了結婚應用的東西，卻在心理上有着距離。金生揣摩揣摩，是在爲故去的老嬸兒吃醋。畢竟宋三嬸兒跟原來的老嬸兒「出身」相彷，見了老叔對江心怡細聲細氣噓寒問暖的光景，心裏就非常不受用。

所以江心怡的處境十分孤獨，眞眞盼金生來；金生來了，至少有個說話的人。金生同情，可是沒有功夫老來，航空工程系又不是白混的。金生勸老叔給江心怡找個工作，憑老嬸兒北師大的招牌，又教過那麼多年書，找個教員工作，還不是人人歡迎。不料老叔祇是哼哈答應也不進行，祇說到暑假再看，任何學校中途都沒辦法。這是實情，金生不怪，氣的是老叔的口氣，沒有多少誠意。

突然！

就是那麼突然！五月三日，日本飛機突然襲擊重慶，沙坪壩也沒能倖免，到處都落了炸彈。金生和同學坐在中渡口的茶館兒裏看書，連竹棚都震倒了，幸而沒有傷亡。過後金生去看老叔老嬸兒，老叔不在家，老嬸兒一個人嚇得滿臉眼淚，不知如何是好，見金生來了抓住金生不放。金

生憑着隨中山中學流亡的經驗，觀察週圍，告訴老嬸兒，他們住的地方不要緊。警報來的時候，牆外二十尺的地方有個竹林，竹林下有個乾壕溝，躲在裏面，除非炸彈直落下來，否則旣擋炸彈碎片，又擋機槍掃射。就是要把東西整理一下，放在一個隨手的口袋裏，警報來了拿起就走，減少損失到最低程度。

老嬸兒非常聽話，立刻拿了一個小手提箱除空，思索了一下，開始檢視她認爲重要的東西。那優先次序，讓金生看了心裏一顫。

第一、是老叔和她的結婚證書。

第二、是老叔和她的畢業文憑與服務證件。

第三、是她的嫁時衣，就是那件粉紅色綉花袍子。

以次，才是首飾、照片、錢財和一些叫不出名的細軟。

可氣，等到金生吃了晚飯，老叔還沒回來。

五月四日，敵機又來了；來得更多，到處濫炸，不分醫院、學校、民宅一起都炸，沙坪壩的中央大學、南開中學都落了炸彈，每一個炸彈坑有小池塘那麼大。金生的同學也受了傷。金生想起老嬸兒没經驗，心中着忙，立刻又跑到老叔家。老嬸兒一身黃土，呆呆地坐在屋裏不發一語，老叔還是没回來！

「老嬸兒！」金生叫了一聲。

「啊？金生！」老嬸兒像從夢中驚醒：「金生，我按你說的話做了！沒事，完全沒事！」

「沒事兒就好！」

金生不敢說，從中大走來，滿街都是彈片硫黃，人腿掛在電線上；原來建議老叔老嬸兒做新房的地方，同德茶樓前邊三層新樓沒事，後頭也塌了；隔壁第三家中了燃燒彈，燒個精精光光，有個男人燒死在裏面。

老嬸兒恢復了神智，站起來拿掃帚抹布收拾屋子。沒有一個地方不進灰，連抽屜裏都是一層灰，碗櫥的盤子、碗，碎的碎破的破，不碎不破的，都得拿出來洗。金生幫着弄到手軟脚軟，老叔才回來。老嬸兒嘴一撇就哭了。金生也想發頓脾氣，看看老叔的臉色，又忍住了。

「重慶城裏眞慘，受傷的不算，死了有四五千人，房倒屋塌，到處大火，你們有一個老師夫婦倆，還有三個同學，炸得屍骨無存，唉……這筆賬……」

老叔緩緩「報告」消息。但無一語問及老嬸兒，金生不滿意了。

「老叔，老嬸兒一人在家，幾乎不知怎麼應變！」

「心怡，這是戰時的重慶，妳得學學。」又對金生說：「昨天一片混亂，有些事非處理不可。今天我是走回來的，車不開。」

「啊！」

老嬸兒和金生同時驚呼，心中爲之惻然。從城裏走到沙坪壩，這麼熱的天！這麼遠！什麼也

不能再說。老嬸兒趕緊找了個最大的杯子，倒了一杯剛晾涼的開水給老叔。老叔喝完了，嘆了口氣。老嬸兒又給倒了一杯。檢查一下，麵粉裏全是灰，不能要了。米裏也有灰，但是淘一淘，還能做飯。什麼菜也沒有，祇有油鹽罐爲了怕耗子爬，原裝在一個扭緊的大玻璃罐裏，罐子套罐子，沒有進灰。飯裏攙點豬油，拌點兒鹽，三個人就那麼吃了。

「不錯！」老叔讚了一聲，大概餓壞了。

「這就是戰時生活！」老嬸兒慘然一笑。

筋疲力盡地回到學校，宿舍裏都議論紛紛，一些不喜歡鑽防空洞的同學，也不敢再到中渡口茶座上去觀「戰」了。校方爲了因應頻頻轟炸的情況，把上課時間改得亂七八糟，再也抽不出合適的時間去老叔家，直到學期快要結束的時候。

找了一個下雨天；下雨天能見度低，敵機應當不會來冒險。很好，老叔老嬸兒也都在。坐了下來，江心怡遞過一把蒲扇，然後很輕鬆地說：

「金生，在這裏，實在嚇怕了，我想回上海去看看。臨來的時候，我母親身體不好，好久沒信，很叫人躭心。」

這消息比轟炸還突然，怎會有這主意。想着就說了出來。

「好嗎？一個人怎麼走呢？」

「不要緊，你老叔答應送我去！」江心怡看看老叔很暢快地一笑。

「是呀！我送她回去看看。我們岳老太太身體不好，也一定想女兒，你老嬸兒也不大適應這裏的生活。」

老叔說得很冠冕堂皇，金生卻不相信是眞話，瞅着老叔，老叔假裝沒看見。等到江心怡去做飯了，金生實在忍不住，質問老叔。於是叔姪又起了爭執，吵得比在北平那次還厲害。

「老叔，你又有了什麼計畫？玩兒什麼花樣？」

「金生，我是你叔叔，說話有點尊卑長幼，什麼叫玩兒花樣？」老叔本來不氣，被金生的口吻惹火了。

「怎麼不是花樣？明明又想去弄那殺頭的勾當，憑什麼說是送老嬸兒回娘家？」

「不這麼說怎麼說？我敲鑼打鼓地告訴人家，我要去做地下工作啦？」

「老叔，你不對！既是這樣，就不該跟老嬸兒結婚，你不覺得你很殘忍？」

金生爲之語塞，想想還是老叔不對。

「殘忍？她等了十年以上，你先頭的老嬸兒又不在了，我不跟她結婚，讓她落空，殘忍不殘忍？」

這也是事實，那種打擊，恐怕不祇是情感的，還有尊嚴的。那樣江心怡將會怎樣想？

「你也可以把事情跟老嬸兒說明呀！」

「能嗎？我同事的太太，在敵機當空的時候，能在家裏爲自己接生，你老嬸兒祇驚慌得坐在

屋裏哭，直到你來教她應變，能告訴她嗎？」

「你可以不做！可以用別的方法抗日救國！」金生火上了，聲兒也變大了。

「我不做誰做？有經驗的不做誰做？該誰做?!」老叔的聲音也高了。

「那麼爲什麼就該你一個人逞能送死？」

「怎麼是逞能？誰說是送死，小子你混啦？」

聲音太大，江心怡探頭進來看看。

「喲！你們爺兒倆吵什麼？不知道的還以爲在打架呢！」

「怎麼會打架？東北人嗓門兒大，談得高興就像吵架。」

老叔嘻嘻哈哈地應付老嬸兒。江心怡又出去了。

「老叔，你對國家這麼有情，爲什麼對新老嬸兒這麼無情呢？」金生壓低了聲音，眞有很多的傷感。

「我對誰都有情，我是對自己無情。金生，記得我在東北時候就跟你說過了。我已經把自己捐出去了。」

「你老一定要去？」

「就是五三那天決定的，回東北去，發動現地抗日。」

「啊?!回東北？」

「小聲點兒！我信得着你，才跟你說的！」

「老叔！你眞是不負責任的丈夫！」

「我得先對我的祖先國家盡責。金生……以後得你替我對你老嬸兒多盡點責任了！」老叔的聲調也有了傷感。

「瞎說！老叔你瞎說！」金生急了！

「小聲點兒！好了！不討論這個了。」

說到這個份兒上，還說什麼？說了也不能改變什麼。

金生黯然地回到學校，老師給找了個畫圖的工作，還可以有點兒收入留着暑假後開學用。他沒再到老叔家。說什麼呢？直到老叔來找他。

老叔老嬸兒眞的要走了。老嬸兒還很天眞，認爲不久可以再回來。從敵後到後方那麼簡單?!

老叔沒說什麼，就是把一些東西交金生保管，說省得帶來帶去。然後給了金生五個金戒指、一個金鐲子和一些錢；金鐲子留娶媳婦用，金戒指必要時拿來變了貼補零花兒。

這簡直像交代後事嘛！但是當着老嬸兒，什麼也不能說。

老叔走了！就此走了！

一八

老叔走了以後，眞像斷了線的風箏，再也得不到一點點消息，是在上海？是在北平？還是回了東北？

宋三叔原是屬於有組織的工作人員，老叔始終是「義勇軍」，這次是接受徵召挺身而出；要問消息，去找宋三叔也許能有點線索。金生從小就不喜歡宋三叔，不喜歡那類似小日本兒的造形是一原因；他不親近小孩子是一原因；說話老打官腔是另一原因，所以除非必要，不去找他。尤其心裏還有點氣，旣然發動青年現地抗日那麼重要，宋三叔爲什麼不自己去？卻要老叔去冒險，讓高家的人都跟着擔驚受怕！

躭心、等消息是很痛苦的事，幸虧教授替金生找了個畫工程圖的工作，可轉移心思，否則眞是苦透了。因爲空襲的關係，暑假放得好長，都快放成「秋」假了。等霧季降臨，才能安心地上課。多數的同學，家在戰區，因此雖然沒像中山中學那樣強調「校以作家」，也非把學校當成家不可。住在學校裏，長天大日的，做什麼？除了看書、看話劇、到中渡口泡茶館兒，就是在宿舍

閒磕牙。全世界的習慣是一樣的，男生宿舍談女生，女生宿舍談男生。但眞夠資格談戀愛的不多，學生都窮，要交女朋友，至少得請得起在中渡口吃碗牛肉麵；連那「資本」都沒有，還談什麼？所以男生宿舍談女同學，無非是精神上的打牙祭而已。

每次有人吹牛，金生都聽着，有時不免好笑，全是些畫餅充飢、紙上談兵。曾經滄海難爲水，個中三昧，惟有眞經歷過的才知道，那像那些傢伙只圖嘴頭子上熱鬧。不過讓金生發現，大學生取綽號的水準畢竟高了一等。有位女同學身材修長平直，大家就叫她「筆桿兒」；一位女同學天生綣髮，頗類當紅的著名童星秀蘭鄧波兒，而形容蒼老，就命名爲「秀蘭鄧波兒的奶奶」；有位女同學身材婀娜，其貌不揚，就名之爲「不堪回首」；工學院某位女同學常年着工人褲草鞋，便有「游擊隊之母」的大號。不一而足，每年每座男生宿舍都會有些集體創作流傳下去，成爲衆人解頤之一法。

「年年難過年年過，處處無家處處家」。又翻過了一個年頭，金生升上了二年級，不但有資格替人取綽號，也有資格被取綽號了；可是等到他知道了自己的綽號以後，卻非常惱怒，因爲人家竟叫他「駙馬爺」。這是從何說起？從來沒到松林坡的女生宿舍站過崗；沒給任何人寫過信，沒跟那位女同學多說過一句話，怎麼出了這樣的事？後來慢慢弄明白了，原來外文系有位同屆的女同學原選法文做第二外語，據說卻因金生選讀德文，而退了法文改選德文。那女同學是周家的女兒，本地紳糧家的么小姐。當別人只能穿舊棉袍過冬時，她穿了豹皮大衣上課；穿着尙在其次

，長得十分漂亮，在美女最多的外文系，也排前幾名。由於身材嬌小，笑起來嫵媚誘人，大家就叫她「周么妹兒」，也有人叫她「周連長」，因爲追逐者可以編成一連。

某些「窮」極無聊的男同學，認爲假如追上這位千金小姐，便可人財兩得。偏偏這位小姐誰都不理，卻對不解風情的魯男子高金生有興趣。金生不知是眞是假，但第一不願和女同學名字扯在一起，第二怕別人把他看成沒有出息的投機分子，對好事者把他和「周么妹兒」相提並論，實在不高興。

不過，慢慢地，金生也感覺到「周么妹兒」或許眞有那麼點兒意思；要不然怎麼每次上課都坐在他旁邊，有意無意地笑一笑，借支筆、借塊橡皮什麼的！有一次忘了帶書，還把椅子移過來合看一本。要傷人氣人，沒有那個仇恨，也不是做人應有的態度；可是眞不知該怎麼辦才好，只好眼觀鼻，鼻觀心裝糊塗。金生確實不能了解，自己爲何會「雀屏中選」；相信僅有一個原因，就爲降伏不了這個冥頑不靈的傢伙，才決定要把高金生俘虜入「周連長」的麾下。

高金生偏不要做俘虜！偏不要當「駙馬爺」！金生對自己說。但還是不會惡聲惡氣對周芳倩。周芳倩，是教授上課點名聽來的；而且周芳倩帶着大批的磁器口小花生送同班上課的每個同學，金生也不便拒絕。

大學生生活，不能說沒有趣味，但是就不能像別的同學那樣苦中作樂。也許別的同學也有他們的苦痛，但都不會像金生彷彿時時在高空走鋼絲的心情。他們都不會有一個把自己放在刀刃上

過生活的叔叔。對於周芳倩全無意思，且有戒心；然而旣爲同班上課的窗友，似乎也不該木然而冷漠。金生自覺在「謝謝」之後，給了人家這種感受，是不是又傷了一個人？縱不打算愛她戀她，也不能傷了她。不懂有些人對於得不到或不想要的，總是毁而後快。金生很希望周芳倩對自己早一點失去興趣，不要讓高金生成爲傷人情感的刺客。

那可怕的舊曆年終於過去了！在中大不像在中山中學，有老師帶着過年，全班同學一塊兒包餃子守歲。在大學就得各自爲政，有人回自己家，有人去朋友家，一半兒以上那兒也回不去，學校也有口飯吃，但那氣氛着實凄涼。初次，金生歸入那兒也回不去的那類。去年與老叔共守，雖不成個家，卻也不是孤單一個。幸虧學校與附中之間，有條窄過巷子的「好吃街」。這條不成其爲街的街是因附近學校而興起的，短短的一條斜在山坡上的小路，面對面櫛次鱗比地開了很多家小吃店；供應的食品，絕不衞生，但也風味絕佳。旣因離家的學生而興，就該爲學生服務到底，大年初一就開市了，前去買得一醉，至少會忘去眼前的凄涼。

哦！可怖的舊曆年終於過去了，新學期又已開始。「周么妹兒」來上德文課，又帶了大堆的吃食，橘子、涼糕，連教授都有一份。教授看見講臺桌上的吃食，忙問怎麼回事？周芳倩聲稱是「盡地主之誼」，眼睛可望着金生。金生心裏一跳，趕快把頭低下，而那嬌腔嬌味的四川調，則引發了哄堂的歡呼。

兩節課中間，有同學來教室告訴金生，訓導處有他的掛號信。掛號信？自從進入中央大學，

這是從來沒有過的事。聽了心裏打鼓，三腳兩步地奔向訓導處，還有同學在叫「領了匯票要請客」。一封厚厚的信！不是老叔的筆跡，是江心怡的！這麼厚的信，老婦兒寫的，老叔出了什麼事?!顧不得回到教室，就想撕開信封。兩隻手很不聽使喚，哆哆嗦嗦地撕不開，還是回到座位上，用筆桿挑開的。

金生姪青覽：你接得此信，我已趕赴東北老家。我已查證屬實，你叔在鄉停妻再娶。是可忍孰不可忍，決心暫別母親，明日兼程北上出關，在公婆兄長之前討一公道……

金生的腦袋像被炮彈轟了一下，立刻破成了碎片。天！天！天！這是怎麼回事，怎麼回事呀?!眼前都模糊了，什麼也看不見了，耳朵裏嗡嗡地響。手抖得更厲害，把那疊信紙都抖得花啦花啦的。金生不知同學都在盯着自己，陳教授也已進了課堂，也正瞧着他。

「喂喂！教授在看你！」

另一位男同學和周芳倩同時敲了敲金生椅子上的扶手。

「對……對不起！家信！家裏……」

「這位同學，不要緊，你去休息一下吧！這堂課你不要上了。」陳教授很體恤地說。

金生挾着書，拿着信，在衆目睽睽下，離開了教室。

找個什麼地方看信？宿舍不行！不上課的同學會留在屋裏睡懶覺；圖書館也不合適，還是到中渡口茶館裏去吧！那是最沒干擾的地方。平時就是隨衆到那裏要一碗白開水，么師也只吆喝聲「一個玻璃」出氣就算了。

覓了茶座上角落裏的位子，細細研究老嬸兒的來信；雖由上海寄香港，香港又直接用航空寄到學校，也晚了一個多月了。是不是代轉信的人，不知信的嚴重性？江心怡在寫這封信的時候，顯然受了很大的刺激，筆跡歪歪倒倒還有淚痕；寫得密密麻麻，全是敍述十餘年來的心情，兩人交往的細節，與她的痛心。有些事實在是不宜告訴第三者的，但也說了。江心怡說絕沒想到，相戀十年，結褵才半載就發生了婚變。老叔將江心怡七月初旬送回上海，八月裏就回了老家；經過北平時有一封信，卻說暫時不回東北，因爲生意的需要，得先在平津躭擱一陣子，因居處不定，有信可以寄到一位朱文光先生家。俟後又接到兩封很短的信，就石沉大海；雖然很想親自去北平看看，卻又正值母親病重。誰知到了耶誕節前，忽得一匿名信，告知高亮已經在十月裏重婚，對象爲一農村女子，並且詳列家中的地址。江心怡按址寫了封信去呼蘭老家，卻遭退回，封皮上寫的是「查無此人，退回原處」；而那八個字正是老叔的筆跡，儘管係蓄意亂塗，仍看得出，因此證明那匿名信所言可靠。現在母親病情稍穩，將攜帶一切足資證明婚姻關係的物件，到老家去在公婆兄嫂前討一公道。

糟了！糟了！看了這信，金生知道事情不好；可是，已是過去一個多月的事！也是老叔糊塗

，祇看到江心怡溫馴的一面，沒見到她剛烈的一面。怎麼辦？怎麼辦也晚了！倘若老婦兒先寫信來，金生一定會抹拏平這件事，至少可以安撫一下，有個緩衝，現在怎麼辦？儘管不太喜歡宋三叔，祇怕也僅有宋德全才有確實消息。

初春時節，天氣還冷，宋三叔那張小日本兒樣的面孔更黃了，更像營養不足的日本鬼子。聽金生說明了來意，沉吟了半晌說：

「你老叔已經被捕了！」

「啊?!眞的！」金生目瞪口呆。

「就是年三十兒晚上！」

「三十兒晚上？」

「唔！那娘們兒到你們家不到半個鐘頭，你老叔就給帶走了，現在押在長春。」

「現在老叔怎麼樣？」

「不會舒服的！還沒有進一步消息。」

金生看了宋德全並不激動的表情，心裏很氣，忍不住就說了出來。

「宋三叔，既然抗日救國是大家的責任，爲什麼一定要我老叔去？」

「看工作需要，誰能做什麼，做什麼！」仍然毫不動容。

「前些年宋三叔在東北，不是常常做了炸彈送給日本人，神出鬼沒，你老不是更合適？」金

生出語諷刺了。

「金生，你是說我怕死，叫你老叔去送死了？」態度變得冷峻，見金生不回答又說：「那是因爲你老叔對當地的青年有影響力，他們都偷偷傳閱你老叔的文章，唱你老叔寫的歌。」

「也是你老叔自己要的！」宋三嬸兒也插嘴。

再追這問題也沒用，應問的是下一步。

「那麼怎麼辦呢？挺着?!」金生問得好無禮貌。

「得等進一步消息呀！不挺着能怎麼辦？」宋三叔也沒有好氣兒了。

「金生，這事兒也不能怪你宋三叔哇！那女人弄壞的。那女人仗着多唸幾本書，給慣壞了。任意兒胡來，要不然也不會出事。」宋三嬸乘機把對江心怡的不滿，都說了出來。

金生覺得這話很不公平，便想也沒想就說了：

「其實我老嬸兒也是受害者，她也很倒楣！」

宋家兩口子不出聲了。看得出來是不滿金生的態度，又覺他的話，不全無道理。

接到了這消息，金生再也不能安心。「被捕」僅是兩個字，裏面卻包含了無數殘酷內容。一閉上眼睛，便彷彿看見老叔在熬受苦刑。

整日的心神不寧，加上那天在課堂的情形，同學都見到聽到，幾個中山中學的校友，以及同班要好的同學都來探問。金生再也不必隱瞞，把老叔回鄉結合地下組織的任務和盤托出，並說現

在已經被捕，生死未卜。那幾位東北籍的學長，本來聽說高亮隨着漂亮的新夫人回了上海，都有三分不以爲然，認爲縱然不是汪精衞一流的人，也是貪圖逸樂之輩；得知金生的老叔被捕以後，才恍然大悟。

等待消息的時間特別難過，但是書還得讀。金生有時悄悄把老叔留下來的東西翻出來看看，有一些文稿、詩集，還有一個什麼都沒寫卻密封的信封。這些是不是已爲遺物？這樣的想法使自己悚然而驚！那信封裏裝的什麼？老叔沒交代什麼時候拆，就不能拆。

看完再包好收起來，然後和老叔留給自己的東西，以及自己的「寶貝」，全裝在一個帆布舊書包裏，走到那兒就背到那兒。金生自稱是書包，可是不上課的時候也背着到處走；上課的時候當然更要帶在身邊。背書包在大學生中已經不多見，但不管人家怎麼覺得奇怪，金生都不改初衷。同學中也有那麼個把有「病」的，而且宿舍裏也抓過專偷學生字典鋼筆的小偷；因此那些東西又成了金生的另一種負擔。

大二的宿舍跟在柏溪的大一宿舍不同，變成八個人一間；所謂一間，也只是木板隔成的小屋。據說到了四年級可以要求「物以類聚」。金生還不夠資格，同室的室友各路英雄都有，不一定是自己欣賞的人物。中大學生宿舍的通相，早餐以後和晚飯以前人口最密集；假如有個什麼動靜，立刻全幢轟動。四月中旬的早晨，從飯廳「作戰」回來，脫下點點斑斑的戰袍，頭兩堂沒課，看看是個春霧迷濛的陰天，鬼子的飛機大概不會來，就想到圖書館去。忽然從宿舍門口傳來了使

整棟房子都鬨鬧起來的騷動，原來有兩位修女指名要找高金生。

金生住的屋子是從門口算起的倒數第二間，等同學大呼小叫找到他，已是人人皆知，有兩位修女來找高金生。

「修女？別弄錯了，是找別人吧！」

「人家說了要找航空工程系的高金生！」傳話的同學遭到懷疑，有些不開心。

「修女?!」金生還是不相信。

「是啊！一個中國人，一個外國人！一個年輕，一個年老！穿着修女服飾的女人！」

看同學比手劃腳說得十分認眞，由不得要相信。一路走一路猜，究竟是什麼人？自己雖跟杜神父學過英文，可不信天主教。沙坪壩往磁器口的途中有個修女院，還附設了醫院和孤兒院，但這慈善機構和學校之間從來也沒發生關聯；就是有關聯也不該找上幹事，應當找班頭呀！

兩位修女，白頭巾白長裙，連耳朶都包了起來，只有一張臉露出來。老遠的也看不清鼻子眼睛，想來高大的那個應當是外國人，矮小的是中國人。究竟是修女，看見金生來，一動也不動，站在那裏等着。

「請問……」

金生覺得那中國修女眼熟，在腦子裏搜索名姓。

「金生，我是三姐！」

老天爺呀！修女！三姐！怎麽弄的，三姐不是在聖伯多祿醫院附設護士學校讀書，怎麽成了修女？不可信！不可信！完全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

「金生，我是三姐呀！七八年不見，你怎變呆了？」

「哦！三姐，七八年不見，樣子變了太多，妳又這個裝束……我認不出來！」金生囁嚅着。

「我皈依了天主，進了修會。哦！金生，給你介紹，這是我的副院長，李姆姆。」

「李姆姆！」金生不知該如何表示，鞠了一躬。

「高金生，你好！」中文說得很清楚，就是洋腔洋調。

「我們的修會，分了一部分到這邊的修院支援開辦醫院，李姆姆好意也帶我來了。」

「我們……我們得找個地方說話。這裏……」金生回頭看看身後那一羣眼睛。

找來找去，找不到合適的地方。看看坡下的風雨操場沒人，就在門外樹下找兩塊石頭坐下來。

「Theresa，妳跟妳弟弟講話，我看看風景。」

李姆姆把手抄在胸前的長幅白巾下，慢慢地走到另一棵樹下。

金生仔細看三姐，變了！變太多了，原來最毛躁的三姐，舉止斯文得令人不敢相信。往石頭上坐的時候，腰板始終是直的；坐了下去，把裙裾拉得整整齊齊，說話再也不大吵大嚷。

「金生，我現在是出家人了。已經進會五年，發過初願了。但是我們雖是出家人，仍然要服

務社會，我選擇的是護理工作；像李姆姆，她是婦產科醫生！」

修女？婦產科醫生?!簡直不可思議。

「這次到四川來，除了因爲工作需要，我也是希望能來看看你。家裏人，祇有我能來！所以我請求派我來。」

金生都聽着。三姐雖自稱出家人，心裏還是有着原來的家，也有兄弟。

「這次到四川以前，我特別請准，讓我回家看看父母；因爲新遭大故，家人需要天主恩典的安慰。」

什麼？什麼！什麼新遭大故？三姐還坐在石頭上像說別人的事似的！

「三姐！三姐！妳說清楚，什麼新遭大故啊！誰出了事？爺爺，還是爹娘？還是……」

望着三姐的臉，包在白頭巾裏的臉，頓時猜到了。

「老叔啊！老叔已經犧牲了，三月十日。怎麼江家老嬸兒沒告訴你？」

老叔！老叔犧牲了？這是原可預料的後果！終於證實了！老叔才三十四歲，就走完了一生的路。江家老嬸兒？爲什麼沒告訴？老嬸兒，那江家老嬸兒呢？去那兒了？

「江家老嬸兒在老叔出殯後三天，帶着小鎖子走了。」

江家老嬸兒帶着小鎖子走了？這又是怎麼回事？三姐那張包在頭巾裏的臉，還是很平靜，細聲細氣慢慢地說着。

老叔這次回家既不教書，也不編報，改行做買賣，經營大豆出口到上海、天津、香港，還有東南亞。也許爲了買賣，從齊齊哈爾就是原來的龍江到瀋陽，經常來回地跑，但在瀋陽比在哈爾濱的時候還多。家鄉人好事，都問老叔爲什麼回來？老叔的說詞是身體不好，後方的生活太苦，在關內早改行做生意；現在因爲業務需要，外國老闆派他回來現地直接購買，可以節省中間一道成本。老叔別事都承認，就是不承認自己是高亮。他說：

「一筆寫不出兩個高字來；但是他是他，我是我。我叫高鐵屛，在關裏教書，也做點小買賣；高亮是編報的。人家人人都知道，我是芝蔴綠豆，外頭過不下去，回鄉混口飯吃。雖然從前在報屁股上玩過文字遊戲，可不是高亮！」

家裏人不知道老叔弄什麼玄虛；他對老父和兄嫂都說就此回鄉定居，偶然跑跑上海和天津。這話也不犯衝突，因爲這兩個地方都在日本人控制之下；至於平時跑生意以遼南爲主。既然如此，也只好相信。看他平常除了跑跑不多的買賣，就四處喝喝茶，交際交際，頂多打打網球，下下棋，在球場、棋社結交了不少年輕的學生做朋友；要不然眞讓人認爲他已經意志消沉，老氣橫秋。

算算老叔死了原配已經兩年多，在爺爺看來，一個壯年男子不該沒有媳婦；野馬旣願回家，還該配個對兒定下來。原以爲老叔會反對，沒想到一口就答應了。地戶謝家有個沒有出嫁的老姑娘，由於要管家照顧奶奶，給就誤了；年歲小的不要她，年齡大一點兒又相配的，早都成了家。

謝家姑娘不在乎續絃，高家也不在乎謝家的家境，尤其聽說這姑娘身體壯健，十分能幹，不但家事做得好，也能拿個筆記個賬什麼的，於是兩家一下就說合上了，選了個日子把謝秀芳娶回家。爲了這件喜事，屯子裏還着實熱鬧了一次，是九一八事變發生以後還沒有過的。平時老楞頭葱似的老叔，這次完全沒有意見，全聽家人安排。

日子過得似乎很平淡，老叔的字號設在哈爾濱，叫濱鐵國際商事公司，但是跟瀋陽小西街的滿洲白石商事株式會社合作，所以也常往瀋陽跑。公司用人很簡單，一個會計，一個跑街的，另外還有個工友，好在業務不多，也應付得過來。

本來高家的人都對老叔放了心。直到有一天從上海來了封信，寄到家裏，是給「高亮」的，還是女人手筆，爺爺就起了疑。老叔忙解釋，很多人都以爲他是高亮，信寄到家，怕是一種誤會，爲了不耽誤別人的事，趕快退回吧，所以當場在信上寫了「查無此人，退回原處」幾個字給退了。老叔不知信的內容，否則也不會退了。江心怡因爲信遭退回，才在苦寒的舊曆年關，千里尋夫。

己卯年的除夕，呼蘭縣長嶺子北的屯子裏，高家來了遠客；一輛付了高價的馬車，把一個女人帶到了高家的園子門口。屋裏的人剛祭完祖先，吃完年夜飯，正準備包守歲的餃子，重而急的敲門聲，讓高家的人不能不去開已封了的大門。萬一是日本憲兵來檢查呢？門開了，一個女人不等通報，直闖正房；身穿皮大衣，頭戴皮帽，臉色還凍得煞白的女人，聲稱是高家的媳婦，回家

過年。

江心怡把婚書、嫁衣、婚禮當天拍的團體照片放在桌上，然後給爺爺下跪，求爺爺主持公道。爺爺審視了那些東西，除婚書名字寫的是「高亮」，無一不符；特別照片中不但有老叔還有金生。老叔沒料到這種場面，一時之間，想不出怎麼應付，只能頻頻向江心怡說對不起，並說出於不得已；爺爺尋思了一下剛想罵人還沒罵，日本憲兵已追蹤而至。原來江心怡到了北平，便被盯住了。她在哈爾濱下了火車，一路打聽着走，日本憲兵也不打草驚蛇。等江心怡進了屋，他們佈置好一切，才進門拿住了所有的證據，高鐵屏就是高亮，再想說不是也沒用。

不錯，高鐵屏回到東北並沒有查到什麼實際積極的活動，可是在北平主持編務、撰寫文章反日，又聯絡攔截私運出關的白銀則屬實；並且故隱高亮之名，回到東北從事原非本行的事業，顯然思有異圖，因此立刻扣押。金生的父親託人去探聽的消息，回言就是如此。而且當做重犯，立刻押赴「新京」。

「證據確鑿，老叔不能再否認；但是祇承認了自己的身分，其他的都沒說。」

三姐慢慢地敍述着。霧漸漸散了。金生也忘了要上課，只怔怔地看着姐姐。都是叫人不能接受的事！叫人怎麼能接受?!

「偽滿當局要老叔歸順，新京和瀋陽兩個地方的市長由老叔挑；只要歸順，就既往不究。」

「老叔當然不會答應。」金生清醒了些。

「是！可是先沒一口拒絕，只說要和家人見見面，確知家裏人沒受害，再作考慮。老叔指定要見的是爹，還有先後娶的兩個新老嬸兒。是要交代後事！」

「老叔槍斃了？」

「沒有那麼順利！」修女的眼眶也泛起了淚光：「日本人恨極了，認爲受了老叔的愚弄；所以把老叔剝光了衣裳，澆上開水，再放到雪地裏凍，凍到差不多的時候，讓憲兵用來練刺刀。」

不能聽！不能聽！痛！痛啊！好痛啊！金生無法再控制自己。

「老叔交代的：家，託付給爹。謝家老嬸兒假如不回娘家，高家必須好好養她終生。小鎖子交給江家老嬸兒帶進關裏教養，如果江家老嬸日後另嫁他人，就由你來監護！」

哦！這大概就是三姐非見自己一面的原因了，要轉達老叔的意思！

「兩個老嬸兒，都向老叔發誓，生爲高家人死爲高家鬼。謝家老嬸兒說，姐姐撫孤，她來孝親，永不改初志，要老叔放心！」

究竟是誰錯了，弄成這樣？沒有一個人是有壞心眼的，沒有一個人是想存心害人的，結果卻是如此！究竟該怪誰？該說家門不幸，還是該怪國家多難？

「金生，爹和娘不放心你！說如果要能見到你，一定要叮囑你得受得住打擊。」

「我受得住！受得住！多少苦都受過了。」金生喃喃而言，對姐姐說，也像對自己。

「辦完老叔的喪事，爺爺跟爹娘都倒下了，不知什麼病；小黑兒來找杜神父想法子。杜神父

請牛神父給老人看病，並且讓我和另一位修女跟牛神父一起到家去，其實是給我方便。」

「老人家的病怎麼樣了？精神怎麼樣？」

「沒什麼特別的病，心病佔一半兒。爺爺還好，就是整天罵老叔，是個討債的損種，把自己作死了，還害了兩家好姑娘。」

「家裏人是不是很恨江心怡？」

「沒有！江家老嬸兒也一直住在家，把她和老叔的事毫不隱瞞都說了，爺爺覺得很對不起她。兩個老嬸兒在一個炕上住了一個多月，瞧着倒沒啥仇恨，要不然也不容把小鎖子帶走了。」

說這些話的時候，三姐又不那麼像完全超脫的修女了。不知三姐是有心還是無意，故意表示得冷肅，彷彿在談別人家的事；也許是怕引起自己情感的過分激動。這樣的結果，金生也曾預料過，但沒想到會這麼快。老叔還交代了有關堂弟的責任呢！

「三姐，老嬸兒把小鎖子帶去那裏了？」

「不知道！她沒說。只說必不負老叔所託，會好好教育小鎖子跟他父親一樣傑出！我以為她會來找你的！」

江心怡帶着小鎖子不知去向了！

老叔年方青壯就慘死了！

高家也幾乎破散了！

都爲的什麼？東北人爲什麼不能在自己用血汗灌溉的土地上，過一點恬淡太平的日子？

「嗚——嗚——」

警報！警報響了不能再談了，叫過李姆姆一起趕快往防空洞跑；李姆姆還說她不怕，找一個壕溝臨時避避就行了。

「李姆姆，不行！妳們穿了白衣服在外面走，會讓人當漢奸！」

不管李姆姆願意不願意，把兩個修女也帶進了防空洞。同學們見到是修女，紛紛讓出空間。猛然間，金生想起那個帆布口袋，由於急着跟「兩位修女」見面，忘了拿。見緊急警報還沒發，就拔腳向外跑。

「金生，你往那兒去？」三姐忘情地抓住他。

「不行！老叔的遺物！」甩開姐姐的手，飛奔出去。

跑回宿舍，空無一人；還好，那帆布口袋還在。打開看看，仍舊如常；於是背上口袋，立刻又往防空洞奔跑。

緊急警報發了，遠處飛機聲音已經聽見了，這可怎麼辦？來不及進防空洞了，只好在路旁坡坎下面的石頭後面躲一躲。

敵機到頭頂了，機翼上的紅膏藥，甚至連飛行員的臉都看得見；掠過了頭頂，向小龍坎的方向俯衝，一串炸彈跟着扔了下來，遠處立刻一片黑煙！每批三架一共三批。又來了！還是每批三

架，共是三批，向磁器口的方向，低飛下去，除了丟下炸彈還用機槍漫掃過去。

炸彈丟完了，槍彈打完了，敵機又走了。金生爬上坡坎，仍向防空洞的方向走去。迎面大步跑來的是三姐，忽然又像三姐的三姐。

「金生！金生！」

「Theresa！Theresa——」李姆姆暗示着。

「三姐，我沒事！」

「沒事就好！」三姐拿出手絹搽了搽眼睛，恢復了矜持。對李姆姆說：「副院長，我們走吧！」

「三姐！怎麼了？剛剛來，話沒說完就要走了？」

金生眞着急了，很不滿意三姐；分別七八年，才見面一個多鐘頭，接着就碰上一場警報，好多事都沒說呢！怎麼就說要走了？難道當了修女就該六親不認?!

「哦！高金生，我們還有事！我們的醫院在江津，你可以來看你的姐姐！」李姆姆很慈祥地一字一字說。

「金生，今天已經躭擱太久了，我跟李姆姆還要到此地的修會去辦一點事。明天一早就回江津了。有事寫信到江津聖母醫院。」三姐堅持要走。

修院有修院的規矩，也祇好讓三姐走了。金生實在很惆悵，很壓抑，最需要的是跟三姐這樣

金生無語了。宋德全大概天生是這樣的人物，難怪他以前給日本人送了炸彈，還敢馬上到日本澡堂去燙澡。還能跟他說什麼？向宋三嬸要了塊黑布條和一個別針，告別了宋家夫婦走出來。原來老叔和江心怡住過的那小屋，已經熄燈了。那對恩愛夫妻應當已相擁共眠了吧！想到這裏，金生再也忍不住，在黑暗中張開大嘴，無聲地哭着，一路哭回學校。

同寢室的同學，見他左臂上的黑紗，都不敢說不敢問，看書的看書，睡覺的睡覺，愛擺龍門陣的，到別屋去擺，一室全靜悄悄的。金生的床在上舖，上了床，就着燈影，從帆布口袋裏把那密封的信封拆開來，不料還有一層封套，上面寫着「字付吾妻心怡拆閱」。是留給老嬸兒的，趕快又裝回原信封包好，收好。

要交給江心怡，江心怡在那裏呢？什麼時候才能替老叔達成心願？簡直像夢一樣，但願眞是夢；可是不是夢，臂上已繫上黑紗！

一九

唸了兩年大學，金生也交下幾個相知的朋友，不過不都是東北人，也不都是航空工程系的同班。同鄉或同班在一起，當然會有很多話題可供談助，感情上容易溝通，金生卻不喜歡故意去打堆堆兒；寧願順乎自然，做一個「中國」籍的中大學生。某些同學對南開出身的反感，因爲南開畢業生普遍活動力強，英文好，看來似乎有些囂張，故而就有心地疏遠；金生不存這偏見，他見過也是南開出身的窮學生，而由於自身曾跟杜神父學過英文，說起英文不比那些有優越感的傢伙土氣，心理没有障礙。至於說活動力強，大學教育又不是專比出風頭的，何必在意？

也有人輕視川籍的同學，認爲都是些整天鬼混的少爺小姐；金生認爲這也是成見，大家都是一樣考進來的，立足點相同，本無參差，没經過人間疾苦，不能體會讀書機會的可貴，也不算重大缺點，而且有些「川娃兒」功課極好，比方說「周么妹兒」就不是綉花枕頭，在德文班上乃是成績最好的。所以金生敞開心懷處朋友，聲氣相投的就可成爲知交；平常一塊兒擺龍門陣、坐茶館兒，伙伴不少，但是非到有事，看不出來那份情誼的深淺。

不幸與衝擊接踵而來，金生跟三姐說，他受得起打擊，但也有受不了的時候；三姐走了不到一個禮拜，金生就倒了下來。從圖書館走回宿舍，還沒進門，就躺在地下。雨後的泥土坡，一身稀髒，很多人叫着怎麼辦，不知如何下手。同寢室的張康經過，一語不發，連抱帶挾，把金生架回房間，因爲金生的床在上舖，張康就把金生放在自己床上。陳偉明顧不得要跟女朋友約會，馬上去請校醫。金生不知自己失去知覺有多久，醒來的時候，陳偉明剛陪着校醫楊大夫進門。楊大夫看了看，說沒有大病，就是營養不良，又已經感冒發燒了，自己還不知道，多休息，多喝水，吃吃藥，補充點營養就行了。有人聽了楊大夫的話就罵他「放屁」，說了等於沒說，營養不良是通病，要能補充營養何至於營養不良呢？誰不跟高金生一樣，窮到穿腳踏實地的鞋，空前絕後的襪子？

楊大夫的話，只好姑妄聽之，老叔是留下五個金戒指給自己，說必要時候變了錢用；但大學還有兩年才能唸完，誰知什麼時候是眞正的山窮水盡，而且萬一有一天堂弟小鎖子要輪到自己監護，將拿什麼來「監護」？所以那些金飾不能用來吃在肚裏。吃吃藥，挺吧！喝水，休息，都沒有問題。連吃飯，張康和陳偉明都會從飯廳帶回來。就是跑警報，尤其敵機疲勞轟炸，去防空洞困難。頭重腳輕，像踩在雲裏一樣，怎麼去？站起來又躺下。

「我背你，不走不成！」張康說。

張康是物理系高一班的學長，祇有一米六五高，又瘦又小，他有那心，可怎能累他！

「我扶你走，走一走，歇一歇！」

陳偉明說得很實際，可是這位國文系的夫子，人長得很挺拔，卻又瘦又細，不管金生怎麼虛有其表，比在北平又竄了一截，已是長到一米七七的大個子。再說飛機來了，才不等你走一走歇一歇呢！

就那麼巧，下了兩天雨，第三天一早就出了大太陽，金生才吃完張康帶回來的稀飯，警報就響了。依金生的意思他一次不跑沒關係，那有那麼巧就「中了彩」？張康反對，正在爭；不但不同寢室，也不同一棟宿舍的何理仁衝了進來，不由分說，揹起金生就跑。張康與金生同屋，曉得那個帆布「書包」的重要，替金生拿着。幸虧這次金生跑了，他們的宿舍雖沒直接中彈，學校裏可落了炸彈；一個人留在宿舍，至少會嚇個半死。何理仁祇是在柏溪讀大一的時候連床，體育系的三鐵健將，自從上了二年級，幾乎沒有什麼來往了；但是眞朋友在有難的時候就想到你。金生躺了一個多禮拜，去了四次防空洞，都是何理仁跑來的；其實最後一次，金生已不用扶不用揹了。

病好了，不管川外的戰局如何，在重慶的學生仍舊能在炸彈的斷續聲中絃歌不輟。金生很珍惜這一點，所以一能上課，立刻恢復上課。上德文的時候，除了外文系的學生，各系都有，見金生來了，紛紛問候，金生感覺很温暖。病剛好，行動比較遲緩，幾乎是最後一個出教室，一起身發現周芳倩還沒走，有點吃驚。周芳倩把一個紙包放在金生位子的扶手上。金生有些手足無措。

「我們是同學，是不是？」周么妹兒盯着金生瞧。

「是呀！」

「我們也可以說是朋友，對不對？」

「對呀！」

「好！是同學是朋友，送點兒吃的東西，不可以拒絕，是不是？」

「……」

「怎麼？嫌我的錢來路不正，我的東西髒？」周芳倩撅起了嘴，腳還一跺。

「沒有呀！我沒說呀！妳不要生氣嘛！」

「那你是收下了！」周么妹兒頑皮地笑了。

看那眞誠無邪的笑容，金生雖有中了圈套的感覺，卻也爲這份情所感動；而且，那樣的笑容讓金生放心，因爲不是痴茫迷戀的神態，而是開朗坦然的表情，叫人不會時時產生怕傷了人的惶恐。若不領這份情，倒讓人覺得緊張過甚，自作多情，因此金生用了一句四川俏皮話回答：

「三月的桃花——謝了！」

「哈哈，你已經學會了！」周芳倩笑得好開心。

把「周么妹兒」送的吃食捧回宿舍，還不輕呢！打開一看，一大罐豬油，一些滷好的豬蹄，還有一小瓶魚肝油丸。金生看了一陣眼熱；不是花錢多少的問題，而是這份心意。正如周芳倩說

的，什麼都談不到，是同學，是朋友，是……好朋友。

友情的溫暖，多少可以減輕些心中的疼痛，所以看來這場病倒不是壞事了。自從掃除了心裏的障礙，反而敢很自然地跟周芳倩說話了，才知道這位「周么妹兒」也有她的苦痛。父親在內江是數一數二的紳糧，娶過三個太太，「周么妹兒」就是一般罵人時所謂「嬢媽兒」生的；儘管父親寵愛，常是一般人諷刺的對象，所幸兩姐三兄都大她很多，對這個么妹兒非常疼愛，要不然日子就不好過了。不過兄姐對周芳倩雖好，卻歧視她的母親，這是她沒法子改變的事。她的父親並不算最「腐朽」的紳糧，兩個大姐姐是早早嫁了，三個哥哥有兩個讀過大學。大哥只讀了師範，卻不做孩子王，反而繼承家業，成爲糖業鉅子；二哥留過學，在重慶大學當教授，周芳倩不住學校，就是住在二哥家。但是她的這個二哥不像一般窮教授，三個孩子，一個孩子一個奶媽帶到六歲；爲金生滷的豬腳，熬的豬油，就是叫二哥家的佣人做的。周芳倩悄悄告訴金生這些，但不許金生跟別人說，怕別人笑她是小媽生的。其他的都是大媽生的，二媽連「屁」也沒放一個。

人都需要傾訴的對象，一些要好的朋友，也都知老叔犧牲的前因後果，但看法見仁見智，像張康就認爲江心怡的衝動不可原諒，覺得最無辜而不幸的是謝秀芳。周芳倩跟他們的看法不一樣，那些人卽使不說江心怡討厭，卻說不可愛，周芳倩則認爲江心怡可愛，說她爲愛奉獻了一切，除了愛並不想得回別的，最後卻落得個終生痛苦的結果，太可憐太可憐了！好友的議論都不能改變什麼，可是多少有個抒發的機會，不至如「周么妹兒」所說「要把自己憋死」。

不管「周么妹兒」怎麼遊說，金生沒肯接受她三哥的安排，去周家三哥的榨油廠裏工作，長長的暑假，仍用畫工程圖賺小錢來打發。縱使畫圖的工作旣累錢又少，究竟心安理得。周芳倩本來很生氣，後來想想也對，否則那些長舌鬼不知又要怎麼編排。爲了敵機的疲勞轟炸，能使學生老師安心上課，不能不採變通的辦法，等霧季到了以後再開學，因而暑假好長好長。對於這項辦法，金生十分喜歡；長長的暑假，可以多找點事做。因爲暑假太長，寒假就必須特短，那惱人的年前年後不是滋味的日子，就減到最少的情況。

過了漫長的暑假，金生升到三年級，考慮了一下，還是選了第二年德文，畢竟德國是科學的先進。周芳倩也樂喝喝地選了第二年德文，她還是常常帶東西到班上「請客」，但是也敢很大膽地特別優待金生。有人開她玩笑，她就說男女非像情人不可啊！就不能像兄弟朋友一樣啊？因此大家就揶揄地給金生一個新綽號「四哥」；因爲周芳倩有三個哥哥，假如把高金生當兄弟的話，就是四哥。金生覺得這外號旣謔亦虐，但想想無論如何比「駙馬爺」好；並且對綽號之類越頂眞，人家越愛叫，看開點隨他們去算了。

四川的冬季，寒冷的程度，雖不如北平，更不如東北，還是很冷。金生的衣服小的小，破的破，幸好撿了一件畢業學長留下的舊棉袍過冬。陶美弟母親織的毛衣毛褲還在，陶美弟織的圍巾、江心怡織的背心手套也都還在。但圍巾、手套乃至於背心都不容易破；毛衣的袖子，毛褲的膝頭都會很快破掉，而往往破一個洞，便一發不可收拾。當周芳倩發現金生穿着露肘的毛衣上課時

，就對金生所穿着的每件毛織物發生了興趣，追問來歷。金生毫不隱諱，從實說明，包括與陶美弟的感情。周芳倩聽了半天沒說話，像是考量了很久才開腔。

「喂！你這件毛衣已經破了，你說你的毛褲也破了，你反對不反對把這套衣服拆了，剔掉壞線，重新打過？」

「唉呀！說起來簡單，誰會呀？」金生打着哈哈。

「我會呀！我的毛線衣都是我自家打，不壞吧！你交給我，我來打！」

「……」

金生張了好幾次嘴，都不知說什麼好。

「怎麼？不相信，還是……」周芳倩臉沉了下來。

「不是啦！妳不要多心，舊衣服多慚，還得拆！」

「又不要我拆，我會叫佣人拆！現在的線沒有從前的好，要不然我才不拆舊的呢！我去買新的！」

「眞是不好意思，這……」

「唔！唔！又來了！怎麼？交情不夠？」

金生無詞以對了。心裏有無限的感觸，這又是一個爲自己織毛衣的女人。他只能騙自己，「四哥」嘛！也沒什麼不可以！但眞也弄不淸了，自己的心裏是否依舊保持「四哥」的心境。每次

上課竟悄悄地先爲周芳倩擦位子，送她回家的時候替周芳倩拿東西，以往爲陶美弟好像都沒做過。有一天，金生又想着「以前沒替陶美弟」做過的時候，他驚呆了；從何時開始，周芳倩已經和陶美弟相提並論了?!

毛衣織好，又該是送走庚辰迎接辛巳的時節。寒假很好過，祇有幾天，恢復上課以後，周芳倩看見金生穿着新織好的毛衣，瞧了許久說：

「你不相信找個穿衣鏡看一下，絕不比陶美弟的媽媽打得壞。我是怕人家笑你，要不然我會打花樣的！」

金生聽了笑笑，不敢說什麼，祇能做個穿來合身、舒適的樣子給周芳倩看。也不曉得從什麼時候起，金生很在乎「周么妹兒」怎麼想；也不曉得從什麼時候起，覺得跟周芳倩在一起很快樂；還不曉得從什麼時候起，同學們把他們兩個同進同出視爲理所當然。

但和周芳倩在一起，也有不快樂的時候，那就是想起江心怡和小鎖子。在老家的一輩，是莫可奈何了；江津的三姐進了修院，成爲「天主的淨配」，無法多關心俗世的老嬸兒和堂弟，而老叔臨終遺言，要金生爲他盡監護之責，可是人在那兒呢?每次經過金剛飯店門口，心裏都特別沉重。

直到有一天，訓導處又通知金生去取掛號信。

有些同學一聽掛號信就開心，必是家裏又寄來「薪水」了。金生的家，關山阻隔，除了沒有

私財的三姐，並無任何親人在後方，掛號信來了不可能有什麼好消息。可是信來了能不去領嗎？還有，不管什麼事情，謎底越早揭開越好。

金生領了信，一看是江心怡的字跡，再檢查一下，不是淪陷區或國外來的，立刻心裏一陣亂跳。等不得另找地方看信，出了訓導處，站在通道上，就撕開了信封。

金生知悉：我携天生已於日前抵達重慶，現暫居歌樂山友人處。擬於四月四日晨前往探你，務希屆時留在學校。倘有空襲，警報解除後，必當立刻趕赴。無數的衷情委曲容待面敍。即詢

安好

嬸心怡字

說是信，不過是一張簡單的便條；但是，這一張便條竟有千斤重。老嬸兒帶着小鎖子，終於千山萬水地又回到重慶，但是爲什麼要選在四月四日來沙坪壩？啊！四月四日兒童節，是老叔和江心怡在金剛飯店舉行婚禮的日子！老嬸兒就因爲這個，才要在四月四日來沙坪壩吧！到時候該怎樣安排？萬一江心怡出了什麼問題得怎樣因應？四月四日過兩天就是了！

拿著那信，翻來覆去地看，走出那排房子，竟站在梯階下發起呆來。聞訊而至的周芳倩，本來遠遠在一旁守望，就怕金生又接到什麼不好的信息，出什麼事。看金生一直發愣，就走了過來。金生看見周芳倩走來，搖一搖手上的信紙很緊張也很茫然地說：

「怎麼辦？我老嬸兒到重慶了，四月四日要到沙坪壩來！」
「這不是你希望的，天天盼望能見到她們！」
「咳呀！妳忘了，跟妳說過的，四月四日是我老叔跟嬸娘在金剛飯店結婚的日子！」
「啊!!」周芳倩恍然大悟，思索了一下說。「你莫要躭心，那天我整天留在學校。如果有事，你到上德文的教室那排房子去找我。沙坪壩我熟得很。」
「妳說會出事嗎？」
「那個也不曉得啊！也許會大哭一場，也許會暈倒！不要緊，我二哥跟沙磁醫院的醫生都很好！」
兩人也商量不出什麼，周芳倩見金生沒事，又回了文學院，金生走回自己的教室。此後的兩天，心懸着，不知到底會發生什麼事。
四月四日，一大早就是艷陽天，警報臺已經把一個紅球扯上了旗杆。一個紅球是「預備」警報，但是跑慣了警報的人，都不當回事，頂多準備些乾糧飲水，把手電筒、小凳子和最重要的東西放在一處。眞正緊張是從兩個紅球開始，要到三個紅球都扯上去，再緊接着降下來，那在防空洞外的人都得連滾帶爬了。或許是日本空軍另有任務，那第二個紅球一直沒升上去。
金生從早晨就像熱鍋上螞蟻一樣，上兩堂課也心不在焉，其他的課只好不上，回到宿舍候着，耐不住又走出去，走不遠又退回來，就怕萬一老嬸兒來了找不着人。但坐不住，又順著宿舍往

坡下走，卻見周芳倩連跑帶走，跑得面頰通紅，額頭都沁出了汗珠。

「高金生，大概是你嬸娘了，來了！」

「來了?!妳怎麼知道？妳也沒見過！」金生的腳步也加快了。

「一個女人，帶著一個男孩。那位女士跟這裏的人樣子都不同，頭上還戴着白花！」戴着孝的女人和孩子，一定是了。金生大步迎過去，周芳倩趕得直喘。

一個女人，穿着一身灰色的衣裙，帶着一個男孩緩緩走上坡來。慢慢地看清楚了，衣裙上鑲着白邊，頭上戴着白花，腳上穿着白鞋。怎麼？老叔週年都過了，還穿這麼重的孝？老嬸兒走近了，瘦了許多，由於不施脂粉，皮膚更顯得白皙，但是嘴唇怎麼也白白的沒有顏色?!頭髮也不篷鬆鬆了，攏到耳後去，隨便在腦後挽個髻。

「老嬸兒，老嬸兒！」金生奔過去，一把抓住老嬸的手臂，哭得喉嚨像打鐵的風箱一般。老嬸兒並沒那樣激動，眼裏雖有淚光，卻沒有出聲音，還低着頭強笑，把那男孩推到前面去。

「來！見見大哥！」

金生不等堂弟開口，哽咽着，用另一隻手緊緊抓住孩子的肩膀。

「小鎖子，我是大哥！」

「大哥！我不是小鎖子，我是天生！」

男孩辨正了自己的名字，緊綳着臉，眨巴着眼睛，卻不肯流一滴眼淚。

「好！好！你是天生，我是金生！」

金生放開抓住老嬸兒的手，攬住了天生的肩頭，騰出另一隻手，掏出手絹擦去臉上的淚涕。

「老嬸兒，今天的計畫怎麼樣？」好容易才平靜下來，問問該問的事，仍舊哽咽着。

「中午要是不來警報，我們到金剛飯店吃午飯。然後……」忽然發現遠樹後有人。「金生，怎麼有人在聽咱們說話？」

金生回頭一看，有點兒不好意思，倒破涕爲笑。

「那是一個要好的同學，大概怕我們誰會暈倒，在那裏守候着。去年這時候……我……哦！沒什麼！」

江心怡瞧瞧金生，瞧瞧遠處樹後的人，眼睛轉了好多轉。

「哦！哦！我是不會再暈倒的了，旣是你的要好同學，不妨請過來見見面。」

「老嬸兒，且慢和她見面，我們得找個地方說話，有東西要交給您！」

「哦！飯館裏不方便?!你們這兒?!能不能借宋德全家，就是我和你老叔住過的那裏！」

「不行！不行！宋家絕對不成！」

金生急急地阻攔，但說完就後悔了。江心怡注意看了他半天，咬着嘴唇半晌，說：

「我明白了！我明白了！」

「老嬸兒今天非回歌樂山不可嗎？」

「不回歌樂山可住那兒呀！」老嬸兒也在考慮着。

「同德茶樓二樓三樓有很多客房租給人住，是不是……」

「那都是長住的，而且要自帶舖蓋。」

「天熱，舖蓋的問題簡單，借一夜……我想可以請周芳倩去想想辦法，開同德茶樓的周大爺，是她們家的同宗！」

「周芳倩?!」老嬸兒聽不懂。

「就是她！」金生指指遠處樹後那個人。

「哦！哦！」老嬸兒臉上竟有了笑意。「好！好吧！你請她出來吧！」

「周芳倩，來呀！」

周芳倩從樹後走出來，慢慢地走到他們三個人面前。她從江心怡眼睛裏看到了老媽媽的慈愛，其實她才三十出頭！一種素雅高貴的美，叫人自嘆不如。不能胡思亂想，先打招呼要緊。

「高嬸嬸，我是周芳倩！」意外地竟說的國語，且川味不重。

「妳好！周芳倩！我們金生很幸運，在學校裏有好多好朋友。」江心怡伸出手跟周芳倩握着。

「周芳倩，妳不必說國語，我老嬸兒懂四川話。想麻煩妳的是，有沒有辦法在同德茶樓通融

一下，租個房間住一晚？我知道不容易！」金生頗有強人所難的意思。

「沒得問題！我不用找幺爸（註）！對管事的先生說一下就可以。倒是……」考慮了一下。

「沒關係，鎗蓋我來想辦法！」

「謝謝妳呀！周芳倩！」老嬸兒說。

「謝謝妳！謝謝妳！」金生行了個舉手禮。

「我現在就去！」周芳倩被金生逗笑了。

「中午，我想請妳一起到金剛飯店來！」江心怡想了一下對周芳倩說。

周芳倩和金生交換了一下眼色。

「要是來得及，妳就來吧！」

「好！我來！假如不來警報，中午我就去！」

三個人目送周芳倩走了以後，慢慢地在校園裏走着，都不說話，心裏全有好多話，全不說。

江心怡像在想着什麼，金生也像在想着什麼；男孩看看兩個大人的表情，也很嚴肅地不開口。

「天生！這是大哥的學校。」金生終於開口了。

「我知道！重慶市，沙坪壩，中央大學，航空工程系。是爹告訴我的，叫我長大以後，書要唸得跟大哥一樣好！」天生背那地址背得好熟，看得出是背過多少次了。

「哦！」金生又要流淚了。「跟我到宿舍去坐一下。」

「方便嗎？」江心怡問。

「同學們現在多半在上課，不要緊！」

一行三個人進了金生的宿舍，金生讓嬸娘和堂弟坐下來，把自己的茶杯跟張康的茶杯都洗了洗，倒了兩杯水給他們，全一口喝乾了。江心怡和天生都上下打量這間擠了八個人的小屋。金生有些難爲情，實在是亂了一點兒。江心怡一眼瞧見金生桌上有個放魚肝油丸的空瓶用來揷筆。

「哦！你需要吃魚肝油啊？」

「不是！那是去年鬧病，周芳倩買的。我没有那麼嬌貴！」

「去年生病？很重啊！」

嬸姪兩人對覰一眼，了然於心，金生立刻把頭低下，想了一下說：

「也没有多重，眞正起不來也祇一個多禮拜。上防空洞都是同學揹去的！」

「哦!!」江心怡意味深長地看看他。忽然像想起什麼，從皮包裏摸出一個紙包，遞給金生。

金生接過，打開一看，驚叫一聲。

「手錶？」

「是！過香港買的，想你一定用得着。本想把你老叔的那塊給你。再想，我要留給天生，替你買塊新的吧！戴上啊！」

金生無言，順從地戴上了手錶，看看。說：

「老嬸兒！這個太貴了！」

「替你老叔照顧你，花多少錢都是願意的，明年就大學畢業了，該有個錶。」

金生不再說什麼，瞧瞧老嬸兒，終於慢慢地講。

「老嬸兒，老叔已經過去一年多了。您的孝穿得太重了！老嬸兒，我想……」

「唉！爲你老叔，心喪是永遠的！不過，這是爲我母親穿孝；我母親過世還不滿百日。」

金生明白了何以老叔去世後，老嬸兒帶着天生走了，卻沒遵老叔的意願來重慶，江心怡還有另一份牽掛。老嬸兒眞太可憐了，一下子兩個最親愛的人都沒有了。

「好吧！差不多了，我們該去金剛飯店了！」

「好！」金生從舖上把那個帆布口袋拿下來，揹在肩上，拍拍那口袋。「老嬸兒，這裏邊有最重要的東西，幾乎時時不離身邊。」

江心怡瞧着金生意味深長的眼神，不太了解，隨着金生向宿舍外走着。看江心怡特殊的打扮，略知端倪的同學，都猜到必是「烈士」的遺孀，全很客氣地點頭爲禮，並且避道而行。

進了金剛飯店，周芳倩已經在等着。

「幾位？」么師走過來請客入座。

「四位！」金生回答。

「不！五位？擺五份碗筷！」江心怡搶着糾正。

周芳倩和金生互相遞個眼色，不敢出一聲。么師放好碗筷，江心怡叫他們入座，卻分派着座位。一個四方桌，除了有一邊放了兩副碗筷，其他三邊各擺一份。

「金生坐這邊！周芳倩，對不起，我直呼名姓了，妳坐那邊。天生，來跟媽媽坐，留那邊給你爸爸！」

金生依言入座，咬緊牙關控制自己，周芳倩眼圈都紅了。江心怡仍舊很能自持，拉着天生坐下。么師拿過菜單請客人點菜。

「一盤餚肉，一盤薰魚，兩籠小籠包子，三人份的雪菜肉絲麵。」

這都是老叔生前最愛吃的。金生心裏不知是什麼滋味。又聽見江心怡在對天生說：

「這個地方，就是兩年前媽媽跟你爹結婚的地方。」

天生順着江心怡的話，打量着飯館。金生發現，不管老嬸兒說什麼，天生都很注意地聽，並且很順從。

「天生很乖，很聽話！」

「也有點個性！平常好說話，到時候也有脾氣，有自己的主意。很像你老叔！」江心怡慈愛地瞅着天生。

「爹給日本人帶走以前告訴我，以後一切要聽媽媽的，還有大哥。奶奶捨不得我走，可是爹說了，要我聽媽媽的，我自己要跟媽媽走。」天生確實很有主意，表示了他的立場。

「天生，你說得不錯！我以前爲你爹活，以後會爲你活。你爹很了解我！」

江心怡母子的話都說得很平靜，讓聽話的人，可很心酸。周芳倩要轉轉氣氛，趕緊岔開話題。

「高嬸嬸，同德茶樓那方面我已經安排好了。三樓三〇九，住幾天都沒有關係。舖蓋也都有了，是家裏拿來的，乾乾淨淨的。」

「好！眞費心了！」江心怡臉上露出了笑容。「妳唸那一系呀？幾年級呀？」

「我讀外文系，也是三年級，跟高金生同班選德文。」

周芳倩又開始說國語，也笑吟吟地，很有點嬌態；用四川話來形容，應當可以用個「乖」字。江心怡以前在老叔面前，偶然也會有這種神情，現在可一點也沒有了，彷彿像從希臘古廟走出來的女神，淸雅端肅，但瞧着天生的時候，又多了些慈柔。

么師開始上菜，四個人默默地吃着，吃完一頓飯，江心怡始終不會落過一滴眼淚，除了偶然爲金生和周芳倩佈一次菜，主要都在照顧天生，薰魚裏的魚刺，都小心地一一剔掉。金生冷眼旁觀，覺得老嬸兒太過分，天生已經十一了，怎麼可以這樣照顧。還好！這頓飯比想像的好，至少不太狼狽。

吃了午飯，周芳倩下午後兩堂還有課，就直接回學校，金生也有課，但是不想去了。江心怡要他回去上課，金生不肯，說心不在課堂上。江心怡就說自己累了，要休息一下。既然這般堅持

，金生祇好聽從，與周芳倩把老婎兒和堂弟送往同德茶樓。可是，人不流淚，天要流淚了，外面的天空黑得跟黃昏時分差不多。四個人趕快走，總算到了地方，檢覗一下舖蓋茶水，約好傍晚來看他們，便和周芳倩一同回學校。但是還沒出門，雨已經下來了。周芳倩急得要命，只好向管事的先生借一把油紙傘，兩個人撐着走。這在小鎭上當然顯得很特別，也顧不得了。

向晚的時刻，金生一個人背着帆布口袋，拿了那把油紙傘到同德茶樓去；還了傘，上三樓敲開了三〇九號的房門，金生看見屋角也靠着一把紙傘，還滴着水。金生落了座，屋子很小，那娘兒倆坐在床上。

「我帶天生出去轉了轉！」江心怡解釋着。

「媽媽帶我去重慶大學裏逛了一逛，還到嘉陵江邊走了一走。媽媽告訴我，那幾塊石頭是爹以前坐過的。」天生補充老婎兒的話。

不能順着這個題目往下談，趕緊岔開吧！

「嘉陵江漂亮吧！比呼蘭河要寬多了。」

「嘉陵江比呼蘭河寬多了，也比呼蘭河漂亮，可是不同啊！呼蘭河是咱們老根呀！」

天生小小年紀怎麼說這話？

「這是我要走的時候，爺爺說的。告訴我走得再遠，根還在呼蘭河的邊上。」

「老爺子大概怕我把天生帶走，慢慢地讓他忘了根本，是跟天生說，也是跟我說。」江心怡

解釋天生的話。

「老嬸兒離開老家的時候，爺爺和我爹娘有沒有什麼交代？」

「除了好好唸書，注意身體之外，你爹暗地囑咐我轉告你，救國是可以，不許你再走老叔的路子！」

金生默然了。老叔的路子豈是人人可以走的？自己那有那個膽識、條件？自己僅是個「一般人」，老叔的作爲不是「一般人」。

天完全黑了。金生看看手上的新手錶，已經指向七點。老嬸兒大概忘了，該吃晚飯了，自己又不便問，但相信天生一定餓了。

「天生，你餓不餓？」金生問。

「我……」看看江心怡，低下了頭。

「我滿心都是事，一點兒也不知道餓！」江心怡說。

「老嬸兒，天生是在長個兒的小孩子，怕早餓了！」

「啊？」老嬸兒才省悟過來，好抱歉地說：「啊呀！我沒帶過小孩兒，什麼都不知道。天生，媽媽糊塗，你要提醒我呀！可憐的兒子！」

「媽！不要緊，媽媽也不是常忘。爹就跟我說過，大哥住中山中學的時候，就常吃不飽。」

金生萬沒想到天生什麼都知道，連自己唸中山中學，老叔都告訴他了。

「天生，你爹都告訴你什麼了？」

「可多了！我爹剛回家的時候，帶我睡一個炕，天天晚上跟我落科兒，什麼都講了，除了跟媽媽有關係的事，還有他自己做的事。爹說男孩子不可以隨便淌眼淚，只能肚裏淌！」天生談到他爹，臉上有無數的孺慕之色。

「走吧！去吃飯吧！」江心怡很歉疚地催着。

所謂的晚餐，就是找個小麵館兒，吃碗麵就算了。一碗的份量不大，金生和天生各吃了一碗牛肉麵和一碗蹄花麵，江心怡吃了一碗牛肉麵，三個吃了五碗麵，兩小碟泡菜。吃完麵回到同德茶樓，樓下茶館鬧哄哄的，三樓上還安靜。天生吃飽了就睏了，動也不想動。

「天生，睏了就上床睡！不要蔫不搭的靠在椅子上。」金生叫着天生。

「早上起來太早，昨天又睡太晚！」天生有點兒不好意思。

「那就睡吧！」江心怡也說：「洗洗臉再上床，要不然耗子啃你嘴唇子。」

天生一聲不吭去洗臉，那白毛巾也是新的，想來都是周芳倩預備的。天生洗完臉，脫了鞋，上了床在裏面躺下，江心怡給他蓋好被，自己再坐在床沿上。

「大哥，你不走吧！」

「大哥要回學校，你放心！也就是在學校，不會到別的地方去。」

天生不搭腔，只懶懶地躺着點點頭。

「老嬸兒，妳下一步的計畫是什麼？」

「找個工作。我們北師大在南開教書的校友很多，我探了一下，說沒有英文教員的缺。」

看情形，老嬸兒很想在沙坪壩定居。她不知道，沙坪壩的東北同鄉太多，提起江心怡，說「那女人」是很客氣的，好多都說「那臭娘兒們」，認定老叔的犧牲全因江心怡的衝動，對她不肯原諒。這一點金生不敢說，又想讓老嬸兒明瞭處境，但怕傷了江心怡，沉吟着不回答。

「我在想，重慶的人越來越多，流行着一句『人浮於事』的說法。」

老嬸兒點點頭，拿起桌上的茶壺，各倒了一杯茶；為了放茶杯，不得不推一推金生那個帆布口袋。

「我打算這個房間不退，就租下來，先住着，再找房子。老住同學家不是辦法！」

金生沒有答老嬸兒的那句話。他被江心怡推帆布口袋的舉動提醒了一件事。瞧瞧床上的天生已經睡着了，就伸手打開那個口袋，掏出了那個拆了封口的信封。

「老嬸兒，日本憲兵帶老叔走的時候，有沒有跟您說有東西留在我這兒？」

「不用說呀！送我回上海以前，不是把文稿什麼的都交給你了？這個我知道。再說……」聲音沉下去了，越來越低。「從我進家門，到他被帶走，不到半個鐘頭！」

金生無語地抽出那個「字付吾妻心怡拆閱」的信封遞過去。江心怡見了神情大變，趕快接了過去，撕開了信封，僅有一張薄薄的信紙，還有一個小紙包掉下來。江心怡忙着讀信，金生替她

把那個小紙包拾起來，放在桌子上。江心怡讀着信，混身抖了起來，猛然間從桌上拿起那個小紙包，貼在胸口上，淚成串地掉下來；但老嬸兒小心地不讓淚水濕了那小紙包。金生不知如何是好，想了想，把臉盆架上那條印着「祝君早安」的白毛巾遞給江心怡。江心怡用毛巾蒙住臉好久，才止住了眼淚，將信紙遞給金生。金生不知該不該看，老嬸兒肯於遞過來，想來是可以看的。

心怡吾愛：當妳見到這封遺書，也許正痛恨我的棄妳而去。但是我仍要說，在這個世界上，所愛的祗有妳一個人。這話在那年妳由津奔平，夤夜投我，我倆訂情之日已經說過。此刻妳必會懷疑。但請不要懷疑，自九一八事變而後，我已有國無家。然命運弄人，讓我擺脫不了妳的層層情絲，終於做了不可原諒的情人，不能盡職的丈夫。離渝之前，金生姪曾痛責我為不負責任的丈夫，說我是無情的男人。此時思之，似乎都對。

我負妳終生，不敢要求諒解，但我仍要表明心意，到離世之日止，我之真愛僅妳一人。當我遠去，極願為妳留下些什麼，安置些什麼！但知妳冀東殷富，且有一技之長，我所能付出的身外之物，妳皆不虞匱乏，不值一顧。現在所欲遺留給妳者，乃係身上之物。昔年被迫授室前夕，娘親將保藏念載的胎髮臍帶交我，囑由新婦保管至我離世時同葬。端因前妻並非我愛，縱有夫妻之實，無有夫妻之情，不願重託。如今交託給妳，希望妳能保管至妳回返天國之日，與妳合葬，了我生難同衾，死得同穴的心願。妳仍少艾

，倘能重得幸福，亦爲我衷心所盼，卽請囑吾姪金生留交吾兒天生。

吾子天生，非因愛而誕生，却爲我之所愛。唯一無法釋念者，卽爲此兒。如妳仍願爲我之妻，請代我撫此孤息，設法接離東北，敎育其勿爲亡國之種。若良緣另結，無法了此責任，天生則交金生監護。

生於亂世，長於亂地，惟盼吾儕的鮮血，能灌溉出自由的樂土，災難憂患止於吾輩，則雖身居九泉，亦必含笑，卿卿珍重，魂靈佑妳！

高亮遺言

金生讀完了老叔的遺書，除長嘆一聲，又能說什麼？把那張信箋交還給江心怡，想了半天也祇會說：

「老嬸兒，不要太難過！您要當心自己的健康！」

「我不敢太難過，損害健康，我身上有千斤責任。」江心怡指指熟睡的天生。「你們要敎我帶他，我還不行！」

老嬸兒把那個棉紙包，小心翼翼地打開，裏面是一段黑黑乾乾的東西，還有一撮柔細的孩兒髮。她又開始流淚，一吸鼻子，那輕柔的胎毛幾乎飛了起來；連忙包好，放回老叔遺書的信封裏，再套上外面的封套，謹愼地放入皮包裏。好一會兒，終又恢復了平靜。

「唉！我一個人的一着錯棋，滿盤都錯了！」

「老嬸兒，三姐來說，爺爺和爹都沒怪您！」

「我自己怪我自己！他的朋友說我是掃帚星！」

「由他們去說！不來往就是了！」金生沒想到老嬸兒已知道那些議論。

「我自己也自覺是個掃帚星，把什麼都掃光了。我與你老叔，不管共同生活多久，還有十年的回憶。謝秀芳太慘了！那麼好的人！那麼可愛的人！」

「老嬸兒！老嬸兒！」

金生見老嬸兒獨個兒喃喃，有點怕，連聲叫着。

「金生，太晚了！你回去吧！明天再說明天的！」

老嬸兒像陷入了回憶。金生不敢打擾，拉開房門走了出去。

走在回學校的路上，金生覺得肩上那個帆布口袋輕多了；重量都加在老嬸兒身上，很感抱歉。可是，沒有辦法，那些重壓都是老叔要加的。兩個人的事，第三者怎能分擔?!

註：么爸：四川鄉下稱叔父，如二爸、三爸、四爸……么爸。么爸一如東北話的老叔。

二〇

江心怡母子總算安頓下來了，可是那過程並不簡單。

依江心怡的意願，最好能在沙坪壩定居，因爲「沙磁區」是重慶的文化區，光是公私立中上學校就有三十六所，爲天生着想，這是讀書的好環境；再說，金生也在沙坪壩。但金生卻爲嬸娘的這種構想躭心，因爲誠如江心怡自己說的，老叔的一千朋友，都把她當成掃帚星，除了私人感情的成分，還有破壞大計的罪愆；天天被人指指戳戳，那滋味不好受，對於江心怡在天生心中的印象也有影響。雖說各過各的，但沙坪壩太小了，只有「正街」一條主要大街，街頭不碰見，街尾也碰得見。

周芳倩的看法不同，爲了這事與金生起了爭執。江心怡本身已經有很深的罪惡感，倘若不讓她面對現實，規避那不諒解的敵意，到外地去謀生活，更會加深她的罪惡感；在極其孤零的環境，品嘗自譴的味道，也太殘酷了。經過反覆的分析，金生承認周芳倩的話有道理，讓老嬸兒「逃避」，即使逃避的是打擊，也非長久之計；況且讓嬸娘和堂弟留在沙坪壩最大的好處，是自己可

以照顧他們，或許沒有實質的幫助，至少如老嬸兒所希望的，在精神上也有倚靠。

既然要定居沙坪壩，就不能老住在同德茶樓，應該找個房子安個家；再其次老嬸兒應當有個工作，天生應當恢復上學。找房子安家，替天生安排就學都不難，難的是老嬸兒的工作，連她北師大的學長，都無法爲她找到一條路子，金生一個學生更沒辦法。如果老叔的那羣朋友肯助一臂之力，也許容易些；無奈那些人的心，對江心怡是關着門的。問了幾處，都說暫時沒有辦法，祇好向外探路。這種情況，讓江心怡未免心慌，儘管帶了一點兒「老底子」來重慶，也經不起長久的坐吃山空；尤其物價飛漲，生活越形艱難，誰知道長期抗戰，會有多長呢？爲了這事江心怡煩惱，金生也煩惱。

但是事情就是那樣巧，周芳倩把這件事當做一件「故事」在家裏講了，沒想到那教統計學的二哥，聽進去了，說卽或江心怡不是北師大畢業，經驗豐富的老師；不是妹妹同學的親長，就憑是高亮的遺孀這一點，周芳鐸也要管這件事。據周芳倩說，他二哥與老叔是「同時代」的人物，二哥對於高亮的文名知之甚久，現在犧牲得如此壯烈，理應爲他照應遺孤；因此江心怡的工作竟急轉直下，立刻解決。省立女子職業學校的校長，與周芳倩的二哥極熟，前往一說，就得同意；因爲女校女老師不少，常有因生產而請假的，請代課人極爲不便，就請江心怡先去代課，待暑假後正式聘用。周芳鐸對於這樣的說法，不太滿意；江心怡卻認爲十分合理，就答應了下來。待周教授陪江心怡拜訪過校長後，校長自動說，學校尙有宿舍提供，可以先搬進去。這結果不但出乎

高家人的意外，連周芳倩也意外，原預備解決一個問題，卻兩個問題都解決了。

沙坪壩的人，都把省立女子職業學校簡稱「省女職」，在一般人的觀念裏，那是紳糧家小姐鍍金的學校；有些女孩讀了那學校，有時難免自慚形穢。校長倒有心把學校辦好，因此聽說有這樣一位老師，雖在學期中途，也決定要聘用。江心怡一到學校，就轟動了，所有的學生都知道學校新來了一位說「國語話」的女先生。叫江心怡吃驚的是學生的年齡參差很大，不像在平津那樣整齊；初中的還好，高一的學生，有的才十四，但也有已經二十歲的。據知那二十歲的高一學生，便是來鍍金的準新娘。江心怡接受這一切的特殊情況，不僅因為把水準較次的學生教好才看出成績，而是因能進省女職任教一事，本身就是可貴的溫情。

省女職在湯家灣的東邊，離紅廟的中心小學很近。所提供的宿舍，倒比中央大學的教授眷舍還好一些。中大全是搶建的臨時房舍，用竹篾片編成架子，摔上泥巴，再用石灰墁平就是牆了；省女職給的房子，牆與屋蓋都要平整不少。兩間小屋，屋簷與左鄰的花磚院牆之間，是個很寬的夾壁道；正好可以做廚房，並且無論如何前後都還有個豆腐干大的小院兒，可以種種花，曬曬衣服。以前住的人，已經把夾壁道和後院兒搭上了竹篷，放水缸安爐灶都淋不着雨。看過了無數的困苦之後，江心怡對於這樣的居處已經非常非常滿意。

幾經商量，從長遠打算，母子各居一室；裏面的一小間由江心怡住，外面那大間除了給天生住，兼做起坐間和客廳。竹桌竹椅，竹櫥竹櫃，用四條長板凳幾塊木板，就架起兩張床，完全是

戰時流行的風貌。江心怡爲天生買的床帳都是特大尺寸的，預備金生隨時可以回家同住。江心怡把帶來的被褥床單佈置起來，不夠的再添置一些，便很有個家樣兒了。安置好家，第一件大事便是安排天生的學校，就在不遠處的紅廟小學；在上海時唸五年級，接下去仍唸五年級。戰時的學校，有戰時的做法，並不拒絕接受隨時從戰區來的學生，於是高天生成了「重慶市沙坪壩鎮中心國民學校」的學生。

這麼快就能把老嬸兒和天生安頓好，金生好高興，這樣才能安心讀書；要不然無論上課、吃飯、睡覺、跑警報的時候，都會忽然想到「他們怎麼辦」？等他們的生活都上了軌道，就不需要老去看他們了。

因爲趕報告隔了兩個禮拜回去，發現高家又變了樣子，不但夾壁道裏鍋碗瓢盆爐灶都已齊全，屋裏的皮箱行李也都堆放得整整齊齊，而且也不那麼家徒四壁了。在天生的屋裏，掛了兩幅小畫，另外有一幀老叔回東北後與爺爺新奶奶帶天生合影的照片；放大了，但不很大，祇有十二吋。老嬸兒房間裏什麼也沒掛，祇有一張老叔的放大相片，懸在面對床舖的壁上，好大好大！很少有那麼大的，大得叫人一下子說不出尺寸。問問天生，在學校裏已經適應得很好，交下了新朋友，並且已經會扯着四川調兒背書；同學已經帶着他滿山遍野地去「耍」，去過重大操場、南開校園、中大農場，還有同學家。

「跟同學玩兒是很好，危險地方可不許去喲！比方說楊公橋之類的地方絕不許去！放警報記

得馬上回家！」

金生叮嚀着，很爲天生的恢復活潑高興，但又就上新的心事，怕他不知天高地厚亂跑。

「不會啦！我比他們懂啦！他們很喜歡聽我講故事，還問我日本人是不是眞兇。」

「你怎麼說？」

「我說，當然是眞的！我爸爸就是被日本人害死的。他們問我怎麼害的，我說我不知道。大哥，爹是被日本人怎麼殺死的？」

「我……我也不知道哇！」金生不敢說實話。

「哼！不管怎麼樣，我跟日本鬼子沒完。小黑兒這麼說過，我也這麼說！」

提到了小黑兒，心裏一動，好像是好久以前的事了。

「小黑兒還好吧？」

「好哦！咱們家就靠他，張家兩兄弟都不幹了，老佟歲數也太大了，不能幹什麼活兒，小黑兒什麼都管！」

「他還沒娶媳婦？」

「沒有！他說女人太麻煩！」

小黑兒難道是有感而發？小黑兒的一切也是自己關心的，好久以來，都勻不出心思去想他。

「哦！對了！我偷聽到小黑兒跟爺爺說，爹不在了，外頭的事他不必參加了，要好好替爹照

顧老高家！」

「哦！」

金生十分感動。老高家何德何能，能有小黑兒這樣赤膽忠心的人來照顧！

「小黑兒也跟大爺說，張家兩兄弟不在咱們家了，不用再找長工，把地都交給地戶種，收的糧食也夠嚼裹了！何必多收什麼？收多了也讓日本鬼子『奉仕』奉走了。」

「我爹聽沒聽？」

「聽啦！除了謝家姥爺家、周家、王家，又多招了一家傳家，是謝家姥爺找來的，靠得住！」

天生說起這些頭頭是道，比老孀兒叨咕傳神；從天生的話裏，可以回味很多以往在故鄉的事兒，禁不住一陣鄉愁……不能！得克制自己。那人跟事都一幕一幕地在腦子裏竄；但說出來的話，未必是自己想說的。

「那小黑兒就準備一輩子打光棍兒？」

眞混！怎麼淨問這些沒味兒的話，天生可認眞地回答。

「不會吧！我聽他跟爺爺說，等打走了鬼子，天下太平了，他就娶媳婦，替他們王家傳宗接代！」

「小黑兒……沒叫帶話給我？」

「有……可是，我不敢說！我問我媽，能不能說？媽說暫時先別說！」天生吭吭吃吃地要說

又不敢說。

可以猜想得到不是什麼好話！不是好話一定是眞話，如此越發的要知道。

「天生，你說！大哥一定不生氣！」

「我說啦！」

「你說吧！我一定不發火兒。」

「我說啦！」學着小黑兒的口吻。「告訴你大哥，叫他別學那些洋學生，整天狗扯羊皮地弄什麼戀愛，放着正事兒不做。讓他好好唸書，唸就唸出個樣兒來！」接着又補了一句：「可不是我說的，我是學小黑兒！」

金生立刻了然於心，爲什麼小黑兒不讓老孀兒傳話，叫一個小孩兒學舌。小黑兒的話眞如醍醐灌頂，不過也自慶幸，不曾像好些同學戀愛戀得昏天黑地，尋死覓活的，否則連小黑兒都瞧不起。自己唸書是不是唸出樣兒來了呢？

「大哥，你生氣啦？」

「沒有！小黑兒是……是我的好朋友，好朋友說話怎麼會生氣？他沒說別的吧！」

「說了！也不太好聽！」又學小黑兒：「讓他別因爲心裏難過，一時糊塗，也去學你爹，他不是那材料！做他能做的，留着命回來見我小黑兒！」

金生不能不流淚了。小黑兒對自己的了解眞超過一切的人，就看穿了自己的心理，當三姐帶

信兒來，最先的反應是不顧一切，步老叔的後塵，後來想到老叔留下的責任，才繼續留在課堂裏。

「大哥！你怎麼哭了？」

「哦！沒有，一時……唉！問你，我爹娘是不是眞的很好？」

「是啊！大娘計劃着要給三哥娶媳婦。大娘說本來大哥該先娶的，可是跑到關裏去了，就先給三哥說媳婦。」

「銅生樂意嗎？」

「三哥沒什麼不樂意，國高畢業了，也不想再唸書，四哥說他要住大學。」

按大排行，銅生是男孩兒的老三，小小兒是老四，銅生願意娶個媳婦侍候爹娘，滿足娘的心願，實在很感激他。這些家事，在天生嘴裏說出來，有無比的親切。但是也提到謝家的大舅對老叔不滿意，認爲老叔不該爲掩護身分犧牲他妹妹，所以出殯那天都不肯來；倒是謝家媽媽看得開，說以前的人，還有爲了救國連親娘也不顧了呢！謝家媽媽才二十六，身體好，粗細一把抓，大娘的活兒一多半兒都攬了去。天生口口聲聲稱謝家媽媽，不知當面怎麼稱呼。「娘」是不會改變的，一定是生他的前房老嬸兒，這兩個媽媽怎麼分？想問問，又覺得這問題實在很無聊，就沒有問。不過也驚訝，天生比一般孩子懂的事兒多，至少凡事留心。

此後，除了跑警報是件大事，高家在沙坪壩的日子過得很安恬。

江心怡的一羣女學生着迷於老師的美麗和風度，又曉得了她的「軼事」，一種年輕人羅曼蒂克的情懷，使得她們對江老師付出超於一般師生的感情；熱情的學生甚至想到老師家去替老師掃地擦桌子、做飯洗衣服。江心怡當然不要，可是很領這份情。但送吃的喝的用的就不能拒絕，到放暑假的時候，高家的枕頭套、被單、桌布，都換了學生的手工；學生送了不算，還要看老師用不用。江心怡說的一口北平話，學生演話劇的時候，硬要請她當顧問；曉得老師愛唱歌，又拉她參加合唱團。省女職的師生本來都是四川籍佔壓倒多數，但是對這位「下江人」的老師，卻只有更多的溫情。天生已經會說四川話，跟一羣同學玩得很痛快，祇有一次被金生狠狠地揍了一頓，因爲天生和同學到中渡口坐渡船玩，差點兒淹死。天生在船上撒歡兒亂跳，掉到水裏，正巧金生和同學在茶館兒喝茶，有人慌慌張張地跑來說有小孩子掉在嘉陵江裏了，金生憑着在中山中學學來的泳技去救人，救起來的卻是天生；江水太急，幾乎兩個人一起送命。上岸休息以後，金生把天生帶回家痛揍一頓，讓他在老叔遺像前罰跪；江心怡雖然心疼，但絕不講情。揍過了，金生告訴天生可以玩，不可以涉險；還有，得和大哥學游泳。

按江心怡的意思，既然老嬸兒有收入，金生暑假就不要再去化龍橋工廠裏畫圖了。這是在大學的最後一個暑假，也該過點兒假期生活；周芳倩也巴望如此，金生卻不同意，他以爲已經不是小孩子，二十三歲的大男人，伸手拿老嬸兒的錢，太不好意思，尤其自已賺錢，拿來請女朋友吃碗牛肉麵什麼的，才能安心。況且那暑假放得那麼長，整天遊遊逛逛，也不是回事；公餘之暇，

還是可以回家。周芳倩不肯整個暑假都呆在內江，重慶內江兩頭跑，托詞要給二哥的孩子補習功課，因此倒有一多半兒時間在沙坪壩；其實她二哥的大兒子剛七歲，暑假後才上二年級，沒有什麼要補習的。可是，周芳倩又不便告訴爸爸和媽媽爲什麼留在沙坪壩。

這是最長的一年暑假，敵機把一個暑假炸得七零八碎，國內國際的局勢越來越緊張；但霧季將屆，學校還是在周芳倩的盼望中開學了。開學沒多久，有了新的變化，日本偷襲珍珠港，中國由孤軍奮鬥變成了世界大戰中的一個角色，立刻投入了國際戰局，成立了中國戰區。美國志願空軍來華越來越多，爲了實際的需要，政府立刻徵調大學外文系三、四年級的男生入軍中充任譯員；中央大學的同學也不例外，但是人數還不夠，也准其他學系的學生志願報名，凡是大一英文在七十分以上，通得過口試的都可參加。七十分的英文成績，在一般學生看太難了，金生卻得的八十分；不過，許多拿八十分的同學往往張不開嘴，金生則因當年在哈爾濱跟杜神父練就了幼工，所以順理成章如願以償。爲了這事，周芳倩、江心怡、高天生和金生在老媽兒家裏展開了辯論。金生覺得那一頓晚飯幾乎像鴻門宴，首先發難的是周芳倩。

「你曉不曉得，你再過半年就畢業了！要去做啥子，也等畢了業嘛！」着急了，四川土腔全部出籠！

「人家現在急需通譯人員，還嫌不夠，怎麼能等畢業？前些時候徵調工學院四年級的學生去修飛機場，那時候我還是三年級學生，不然我早去了！」

「金生呀！人家徵調的是外文系的學生，你又不是外文系的學生！」江心怡企圖說服金生。

「是嘛！我去還差不多！」周芳倩幫了一句腔。

「可是我夠資格呀！人家接受了我呀！」

「等畢了業不好嗎？再半年就畢業了！」老𡟲兒給他分析利害。「差半年不畢業，不是可惜嗎？」

「老𡟲兒，政府頒佈了四條辦法，可以享受自修算成績跟補課的優待，不就誤畢業！」

「你莫要高興，辦法規定只限外文系的學生，其他學系要看不同性質，由學校決定！」周芳倩反駁得非常快。

「我相信學校不會虧待我！就是虧待我也認了！」

江心怡與周芳倩聽了這話面面相覷，說不出一句話。

「大哥！你眞笨，你看不出媽跟周姐姐不叫你去，是怕你有危險，怕你死掉嗎！」天生提醒哥哥。

「我怎麼不知道？我也知道，去做翻譯官，雖然不在第一線做肉搏戰，但是在基地或跟着軍隊跑，當然也會有生命危險。可是，誰家的孩子比我該死呢？人家都去了！」

「大哥，你不是跟我說過，做你該做的事，做你能做的事？」

「是呀！我也沒像你爹，去做什麼地下工作，發動什麼現地抗日，我祇是去翻A、B、C！

我有什麼不能做的？不能做，人家也不會要我！」

「高金生，你一定要去呀？」

「我是開玩笑的呀！當然要去！學校裏集訓一個月，再到戰地服務團去受訓，然後就分發軍中！」

「唉！周芳倩，妳知道他是高家的人……」老婂兒無奈地嘆了口氣。

於是，金生成了第一批的應召入軍中的翻譯官。他的要好朋友、他的同班同學、他中山中學的校友、他的東北同鄉，都没有具備那樣的資格和條件，高金生是唯一的一人。學校的集訓完了，就要調離學校，到戰地服務團去報到了。他的東北同鄉和中山中學的校友，合着為他開一個茶話會歡送，也邀請金生所有的好友與願意參加的同學，同時還請了江心怡和高天生。

歡送會就選在教室裏舉行，没有什麼佈置，祇在黑板上掛了一些彩紙條，用粉筆橫過來寫上「金生，我們歡送你」幾個大字。課桌椅都重新排過，繞着圈兒排成兩排，總共也不到五十人；每個人面前擺了一點花生跟簡單的糖果，另燒了一大壺茶。每個人發個茶杯，倒一杯茶，就是全部的茶點。直到周芳倩陪着江心怡母子來，才又帶了一大堆橘子。

江心怡帶着天生一進門，東北籍的學生就趕着叫「老婂兒」，江心怡心裏眞有說不出的滋味。老婂兒是從金生的老叔來的，聽見這鄉土的稱呼，不能不立刻想到在那處鄉土埋骨的老叔，不能不想到留在那塊鄉土上的人。

金生因爲離校在卽，料理一些事情，到得最晚；等金生到了，茶話會就開始。幾個女同學，點起蠟燭，分擱在幾個角落的桌子上，熄去了燈火。金生注意到，全場除了周芳倩，大概還有六七個女同學；一個是中山中學的校友，兩個是德文班的同學，其他的女孩子全是校內的東北同鄉。金生那班是和尙班，但是並沒全班參加；另外平常交好的那幾個人都來了；剩下的男生不分是不是中山中學的畢業生，都是東北人。主持這個晚會的是中山中學的校友趙和平，在學校的時候比金生低一班，到中大讀的歷史系。

「今天晚上我們開這個燭光晚會，是爲了歡送高金生學長出征；雖然他不是去扛槍桿，也是上戰場，所以我們是以送兄弟上戰場的心情送他走。不過大家不要拘形式，採茶話會的方式聊聊，留給高學長一點溫馨的記憶。」

趙和平站起來說了一段話，接着又面向金生說：

「雖說不拘形式，我們還是要請高學長說幾句話！」

說完，趙和平領頭鼓起掌來。

金生慢慢地站了起來，他並不怕當衆說話，但是一時間心情很亂，不知從何說起；看看所有的同學，看看周芳倩亮晶晶的眼睛，看看老嬸兒托着腮的凝視，看看天生又綳得溜緊的小臉。明天就要跟「中大」一起丟在腦後了，忽然覺得彷彿又是跟老叔進關，站在月臺上等着上火車的那個孩子；知道該往前走，卻依依不捨。

「各位同學，謝謝大家！我很幸運，能得機會和外文系的同學一樣，盡一點兒我能盡的義務，眞不值得大家歡送。今天在這兒，我的心情跟九年前進關的時候，站在月臺上等火車進站的那一刹那相同。當年帶我進關的叔叔已經不在人世了，我很沒出息，不能繼他的遺志，祇能到軍中去充個舌人。眞不值得大家如此厚愛！謝謝！」

金生在劈劈啪啪的鼓掌聲中坐下，偷眼看老嬸兒；江心怡硬撑着滿眶的淚水，沒有掉下來。有人在嚷着該表演節目了，也有人說大家聊一聊就好了，不必那麼形式化。

「請老嬸兒說幾句話好不好？」

金生一看，扯着山西腔在嚷的是何理仁。他的話顯然大家都同意，又拍起手來。江心怡沒有推辭，站了起來。

「各位同學：我以家長的身分，謝謝大家對我們金生的盛情。憑心而論，以我的意思，是不希望他去，因爲我和天生孤兒寡母，覺得需要心理的依靠；但是，他執意要去。雖然走的道路，和先夫高亮不同，但是那種不顧一切的心情是一樣的。我曾經在數九寒冬，到過那個冰天雪地的地方，我見過那裏的人的堅毅，我也領會過他們不服輸的精神。我祇想在這裏說，不管那裏淪陷了多久，請不要忘了他們。今天我們金生從軍，不是應召，而是志願報名的，這是我們高家的光榮！謝謝！謝謝！謝謝！」

在掌聲中，老嬸兒坐下了。有一個男學生鄉音很重地對江心怡說：

「老嬸兒，要不因爲我說英文有曲末栥味兒，我也去了！」

別地的人聽不懂，東北籍的同學都大笑起來。

在這樣的一個場合，身爲主角，金生的注意力卻不能集中，不停地要想那些不在眼前的人和事；想老嬸兒陸陸續續說出的種種：小黑兒如何跟爹一起去把老叔的屍體拉回來，老叔被開水潑過又上過凍的身體，數一數有二十六個刺刀窟窿，凍成冰柱的身體在白色的冰層中泛出大的小的數不淸的血紅冰花。預備的幾領幾腰的裝裹衣裳完全穿不上，謝家老嬸兒把他結婚那天蓋的棉被，包裹了老叔的遺體，放入棺木。從頭到尾都是謝家老嬸兒在操持，江心怡祇能數度暈倒，成爲大夥照顧的對象。家裏人，從娘起到所有的叔嬸，都不給江心怡好臉色，祇有謝家老嬸兒完全原諒江心怡，姐姐長姐姐短地侍候。所以老嬸兒說，家裏的人，除了爺爺，她最想念謝秀芳。

「唉！唉！高金生，你在尋思什麼？吃個橘子吧！這是周芳倩帶來的！」

那個中山中學的女同學又在分橘子，把金生從冥思裏叫回來，發現大家都在跟老嬸兒談老叔的事。金生很想阻攔，可是那說的跟聽的都很專注。

「老嬸兒，妳怎麼知道那匿名信是那個齊立功寄的呢？」有人在問。

眞糟，連齊立功都說出來了。這老嬸兒是怎麼了？

「那信是北平寄的，而且除了他們弄情報的，誰能知道高亮跟高鐵屏是一個人？高亮在北平一直以號爲名。」

老嬸兒推斷得絕不錯，但是爲什麼在這兒講呢？大概是憋得太厲害了，也需要有個地方發洩。

根據宋三叔他們的調查，那封惹禍的匿名信，的確是齊立功的組織發出的。齊立功這樣做，除了布餌，也是爲了報私仇。這也是爲什麼老叔的朋友不能原諒的緣故，一切都是這禍水女人引起的。

有人在嘆息了，是爲老嬸兒們的深情而嘆，還是爲老叔的壯烈而嘆？抑或爲了那塊土地上所有的人而嘆息?!

趙和平大概覺得氣氛太低沉一些，提議大家像平常一樣唱歌娛樂吧！來唱歌吧！唱吧！從最流行的「祖國之戀」開始：「天蒼蒼，海茫茫，在遙遙的彼岸，那遙遙的彼岸，不正是你我的故鄉……」幾乎人人皆會。

唱「五月的鮮花」，唱「抗敵歌」，唱「大刀向鬼子們的頭上砍去」，唱「夜夜夢江南」，唱「流亡三部曲」，唱「游擊隊歌」，最後有人唱「故鄉的呼喚」。

「故鄉的呼喚」！老叔在進山海關的火車上寫的那首！

遼河的水呀，松花江的浪，長白山似父親結實的臂膀，大平原像母親溫暖的胸懷，呵護，乳育，依依戀戀，永遠不能忘。

首先是中山中學畢業的同學開始流淚。不管在北平的報國寺北新橋、南京的板橋鎮、湘鄉的璜璧堂、廣西懷遠的無名破廟，還是在自流井的靜寧寺，九一八的那天，都會唱這首歌。

呼蘭河的水，黑龍江的浪，與安嶺畔留下我甜蜜的夢，北大荒有祖先開發的寶藏，耕地，打場，勤勤奮奮，歡樂歲月長。

東北籍的同學齊聲嗚咽了。遼河、松花江、長白山、松遼平原、呼蘭河、黑龍江、興安嶺、北大荒，那一處不魂牽夢縈？

東鄰惡，賽虎狼，佔我家園，奴我爹娘，大好河山淪異類，無限的歡笑轉悲傷。棄兒苦，斷肝腸，擦乾眼淚，收起心傷，自己的親人自己救，驅走虎狼復我家邦。

所有的同學都感染了同樣的傷懷，但是愈唱愈激越悲壯。也許老叔本來的心意就是要所有的同胞，不祇悲哀還有激憤。老叔人不在了，但他寫的歌會傳唱下去。

趙和平用手背抹了一下眼睛，站起來說：

「所有的同學，請不要忘記，不要忘了開燭光晚會，歡送高金生的今天。」

似乎茶話會到了尾聲，但是江心怡卻突然站了起來，說：

「剛才各位唱了高亮寫的歌，那是高亮生前的作品，我坐在這裏聽大家唱高亮的歌送他的姪

子出征，有很深的感懷。現在我要爲他續上一曲！」

沒有人拍手，但立刻靜了下來，屏息等江心怡唱。

江心怡開始唱了！聲音怎麼那樣悲涼，就像一隻孤獨的百靈鳥在深峽的空谷裏哀鳴。

遼河的水呀，松花江的浪，受傷的爹娘期待着援救，姊妹兄弟思望淚千行。呼兒，兒，淒淒切切，盼兒回故鄉！

呼蘭河的水，黑龍江的浪，興安嶺下長埋君之骨，忠靈如願魂歸北大荒。思君，念君，朝朝暮暮，何日永相傍。

金生看不見任何人了，眼前所浮現的不祇是祖先開發北大荒的情景，爺爺、爹娘、姐姐弟弟，乃至於老佟、小黑兒都活鮮鮮地跳到眼前來，不僅是一景一景，而是一幕一幕……

癡女恨，永難償，覓情萬里，喪我夫郎，美滿良緣成虛幻，海誓山盟夢一場。烈士血，綿流長，撫你孤幼，孝你親長，河山重見光明日，展袂相隨天國鄉。

江心怡的歌聲越來越淒愴，最後嘎然而止。金生仰望老婼兒如大理石像一般的面頰，有着兩行清淚。舉座之間都默然地流着淚水。

「媽！媽！」

是孤兒的喚母聲，驚醒了在自己誓言中迷茫的江心怡。她低下頭，摟着兒子，無言地走出了教室；周芳倩和一羣男女學生隨了出去。服務的同學，神情凝重地，默默一支一支吹熄了蠟燭。金生在最後一支蠟燭熄滅前，也走出了那間教室。

無星無月，外面好黑。站在黑暗裏，要整理一下情緒。金生想起有的同學警告他，接受徵召的學生，目前得到優待的僅是外文系的學生；現在差半年就畢業，投入軍中擔任翻譯，其結果不知是不是一場空，弄個前途無亮。金生決定，要去做「自己能做的」，他不考慮「未來」是不是像眼前一樣一片黑茫茫。但遠處也有無數的燈火，相信並非完全無亮！

未來是什麼？在金生看，未來是一座難爬的山，尤其生爲中國人的未來；特別是生在白山黑水間，飮過遼河的水，親過松花江的浪的中國人，未來眞是難以攀登的大山。不過金生不怕，在這一條崎嶇的險徑上，已經有很多人爲後行者點過蠟燭了。在金生想，卽使所有的蠟燭都滅了，老叔點燃的那支也絕不會熄滅；永遠會替高金生照亮，使明天踏上征途的他，卽使面對惡風險雨，也永不會迷失方向。

後記

就這樣結束了嗎？就這樣完了嗎？

不！松花江上的浪頭，永不會靜息；不過，當它湧起另一個波峯前，會暫時休止。然而，休息僅是休息，不是結束。有關松花江子民的故事不會結束，更完不了。

很多人，甚至於大半的讀者朋友，都會覺得奇怪，爲什麼書中的年代，不能從俗，止於日本無條件投降，國土重光？把抗戰勝利當做苦盡甘來的高潮，似乎最自然不過。我沒有那麼做，因爲書中的發展是以一個人爲主線，他生命中的轉捩點與高潮，發生得更早，做爲一個階段的落幕，抑或另一個階段的開端最合適。事實上，對於曾淪陷於日本人之手的東北同胞，絕大多數未曾品嚐過勝利的美果，連短暫的甜蜜也不會有過。那個舉國同慶的日子，甚而可以說，正是另一幕悲劇的開始；在我的意念中，想過、計劃過，還要用第二部、第三部寫出。當然，那必定在情感上是很痛苦的煎熬；在工作上是很艱辛的考驗。

許多讀者表示，我對日本人狠毒殘惡的侵略寫得還嫌太少。我承認，因爲創作的是小說，不

是記錄「日寇侵華史」。也有人認爲，書內不該引用偺多歷史；引述也不必認眞，馬馬虎虎有點做背景就行了，究竟是寫小說，不是編歷史書。這一點我不能苟同，衡評文學作品界境的三要件爲眞、善、美；但求眞光有眞情還不夠，一部小說假如連眞實感都談不到，還能談什麼？況且，我所描寫的，不是虛無的時空，乃是一個無法杜撰，國土與鄉土、個人與國家、現實與歷史糾合在一起的時代；即或在感情與心理上可以做一個吉普賽，實質上他仍無法排脫。至少「東北人」沒有這麼「幸運」，他們不是葛天氏之民，無法超脫於現實；就是他們不想做歷史中人，歷史也不容他們逃避；會找上他們。

不是要辜負一些人士的好意，承他們的厚情，雖素昧平生，卻極熱心地提供很多意見；尤其是在特殊語彙與名詞方面，認爲我的註解還不夠詳盡，建議我依所附資料加以增添修正。但是，一個註腳用上三四百字說明，在小說中是否合宜，頗值商榷，因此未曾盡從高見。實際上，亦有不少朋友根本反對列出註解，覺得該搬走這些絆腳石；甚多的行家均持此一論點。他們說的也沒錯，往昔許多廣爲人知的鄉土小說，何嘗都加上註釋？那是讀者該去揣摩咀嚼的「功課」，作者不該越俎代庖。我也沒敢聽從這樣的高議，誠如一些人所形容的，工商業社會，用慣了機器，人都變懶了，誰耐煩去細細品味捉摸?!所以，祇能折衷，保留簡略而必要的註解，儘量少佈絆腳石。

相識的朋友，或是本不相識因談起這部小說才成爲朋友的人們，都怪我把美麗的愛情變造得

悽慘而苦澀，甚至說我「殘酷」；有人甚至懷疑我是否反對男女戀愛，否則爲何專門製造遺憾。這一點確實寃枉了我，至今我還認爲假使一個人一輩子未談過戀愛，他的人生是有缺陷的；可是也認爲人間的愛情，不祇男女相悅的一種，親子、手足、師生、友朋，那種不是？但會纏綿悱惻，痴迷至神昏智亂的，似乎祇兩性相戀的一類。眞正相愛的人，不必言詞表達，更不用像流行於今日開門見山式的接觸，僅眸傳心會，就能「來電」；那種感受，與終生說不出「我愛你」的生死伴侶，白頭到老的依偎，有異曲同工的甘甜。一輩子沒有過這樣感應的人，豈不虛度此生？然而，生長在苦難年月中，個人的運命依附着國運的輪軸轉動，即使是小兒女的感情，也免不了會受到大時代的影響；一些在歷史隧道中來往穿行的人物，他怎會不沾染上同味的苦澀?!

還有人講，旣寫的是「鄉土小說」，爲什麼不把「舞台」就定在山海關外的那片土地上？說包老實話，我從未刻意雕琢「鄉土」，祇是創造的人物是帶泥土味的，便不能把他們變成摩登鄉下佬。一般說來，習稱的東北人，主要是華北各省前往關外拓荒落戶的移民，正似閩、粵等省的同胞，飄洋過海到臺灣打天下。對於他們，安身立命的土地是鄉，先人萌發的「老根兒」是鄉，後世子孫開闢的新天地也是鄉；心中往往容得下大鄉土，所以天寬地濶的胸襟，應當是東北人的特性。祇是，別叫他們「滿洲人」，也別叫那塊地方「滿洲」；「滿洲」僅是一族的稱謂，而將那塊芬芳的土地隨意地稱做「滿洲」，更使人聯想到恥辱的僞「滿洲國」。「東北人」就包括了所有中國東北角那大片土地上，綿衍生長的子民。在東北，那怕是不識之無的莊稼漢，也不是頂

着一小塊天的井底蛙；因此，當有人強調東北人的「草根性」時，他可能呵呵大笑鞭梢一指，指向天南地北。故而就是蓄意要寫東北人的鄉土故事，也不必僅局限在山海關外的某省、某縣、某屯、某窩棚。

總有好奇的讀者愛問，書中事是實情還是虛構？這個問題原是不必問的，小說本來就是小說。不過也聽人說起過，小說除了人名、地名都是眞的，歷史除了人名、地名都是假的。歷史是不是除了人名、地名皆是假的？倒不一定，須看是什麼時候，什麼人記載的；但誰要信它百分之百不假，那就是儍瓜。可是，倘言小說除了人名、地名全是眞的，縱然有些誇張，大致不差；因小說本就是從人生百態、社會現象、生活經驗內發掘素材，就是假的，也是眞的！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松花江的浪

每册定價：新臺幣一二〇元

著作人：趙淑敏

出版者：中央日報出版部

發行人：石永貴

地址：臺北市八德路二段二六〇號

郵政劃撥：〇〇一二一二〇一〇號

印刷者：裕高印刷廠

中華民國七十四年九月初版

中華民國七十七年八月六版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〇六〇三號

（本書如有缺頁．倒裝，請寄回調換）


中央日報